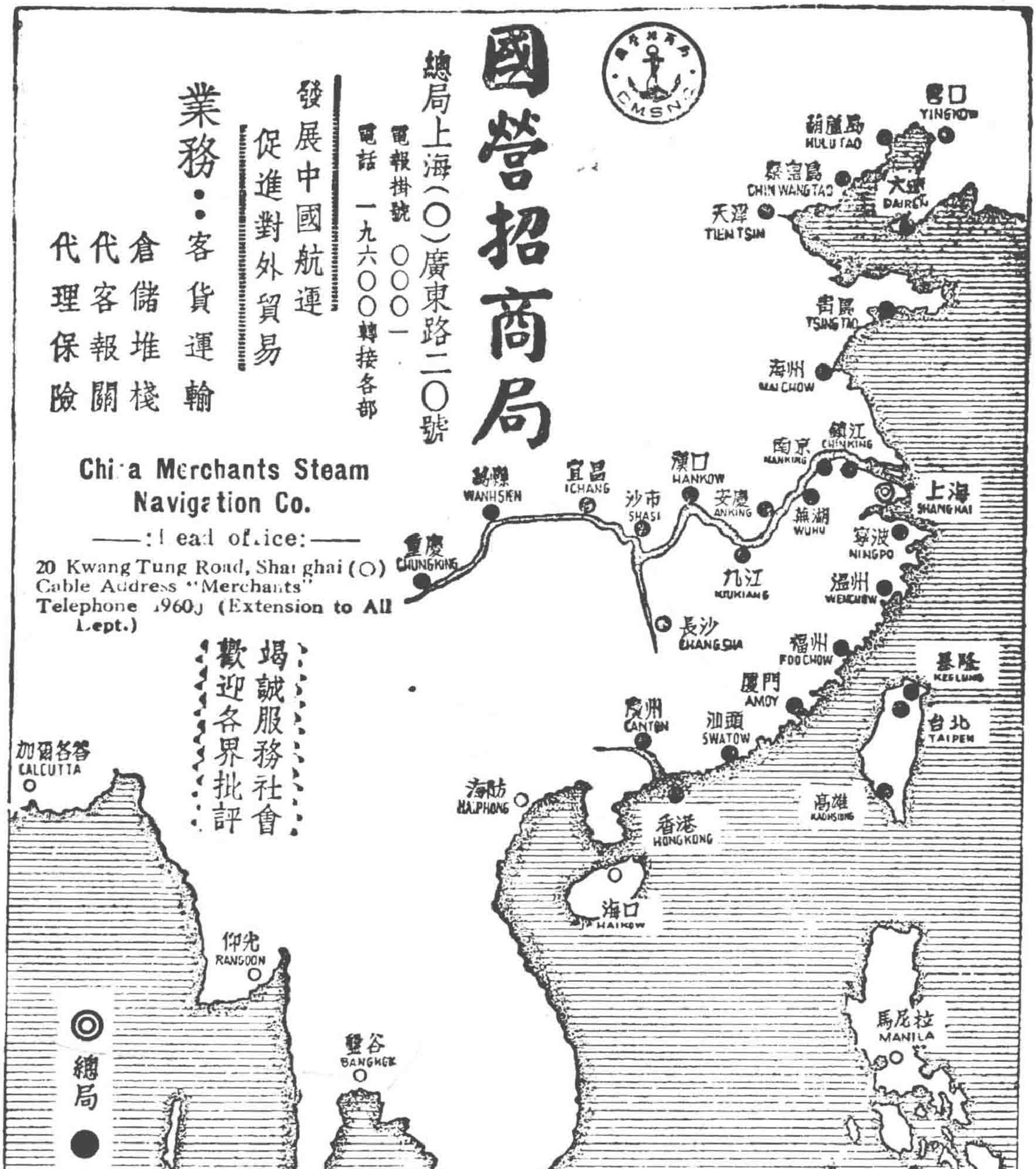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HUNG TING LIBRARY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
第二十一卷・十月號

CHINA TRAVELER
Vol. 21, No. 10 - October 1947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CMSN
國營招商局
總局上海(〇)廣東路二〇號
電報掛號 〇〇〇一
電話 一九六〇〇轉接各部
發展中國航運
促進對外貿易
業務：客貨運輸
倉儲堆棧
代客報關
代理保險
China Merchants Steam
Navigation Co.
——Head office:——
20 Kwang Tung Road, Shanghai (〇)
Cable Address "Merchants"
Telephone 19600 (Extension to All
Dept.)
竭誠服務社會
歡迎各界批評
營口 YINGKOW
葫蘆島 HULUTAO
秦皇島 CHIN WANG TAO
大連 DAIREN
天津 TIENTSIN
青島 TSINGTAO
海州 HAICHOW
鎮江 CHINKING
南京 NANKING
上海 SHANGHAI
萬縣 WANHSIEN
宜昌 ICHANG
沙市 SHASI
漢口 HANKOW
安慶 ANKING
蕪湖 WUHU
寧波 NINGPO
重慶 CHUNGKING
九江 KIUKIANG
溫州 WENCHOW
長沙 CHANGSHA
福州 FOOCHOW
基隆 KEELUNG
台北 TAIPEH
廈門 AMOY
汕頭 SWATOW
廣州 CANTON
加爾各答 CALCUTTA
海防 HAIPHONG
香港 HONGKONG
高雄 KAOHSIUNG
海口 HAIKOW
仰光 RANGOON
曼谷 BANGKOK
馬尼拉 MANILA
新嘉坡 SINGAPORE
◎ 總局
● 分局
○ 代理處


紅金牌
不必見君面　知君吸何煙
惟有紅金牌　香味濃更鮮
PROS PERITY
金紅
20 CIGRETTES
中國福新煙公司出品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經營一切商業銀行及儲蓄信託業務

宗旨：服務社會，
輔助工商實業，
發展國際貿易。

總行：上海甯波路五十號

本埠分行：

上海愚園路　上海南京西路　上海八仙橋　上海林森中路
上海徐家匯　上海虹口　上海提藍橋

外埠分支行處：

重慶　成都　萬縣　貴陽　昆明　西安　寶雞　長沙　長沙北城　南昌
漢口　漢口漢正街　武昌　蕪湖　南京　南京珠江路　南京下關
南京大行宮　鎮江　常州　無錫　蘇州　香港　廣州　廣州漢民路　北平
北平東城　北平西城　天津　天津黃家花園　天津梨棧　青島　濟南
蚌埠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

第二十一卷 十月號 目次

富春山嚴瀨釣台（三色封面）……陳其英……封面
走訪台灣（上篇）……郭祝崧……一
熱河八廟……馬鴻瑞……一三
和煦如春的鷄公山……曾誠……一七
游呈貢菓園……趙德厚……二〇
螺髻山天池……朱偰……二〇
楊梅時節到西山……周瘦鵑……二三
建設浙江名勝域區……蔣德敬……三三
香妃陵華麗莊偉……陳澄之……三七
香港半山區消夏記……程志政……四四
意大利招徠游客……滋孟……四七
意大利的勝景（美術圖景）……費求……五一
嚴瀨訪古（美術圖景）……阿瑛……五二
富春江上訪嚴陵……陳其英……五三
戰後的芬蘭（上篇）……伍墨衢……五九
空軍領航軍官在美國……徐裁園……六八
北加羅列納州風貌……銅駝……七一
在旅行時怎樣攝影……陳其英……七五
海屋劍客羣（長篇小說）……葉勁風……七九
交通消息……八五
中國航空公司定期班機表……八七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十日出版

發行人 唐渭濱
編輯人 趙君豪
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報掛號二四六四號（旅）
重慶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昆明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昆明護國路二三號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及各招待所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書坊

旅行雜誌自由定戶訂購辦法

一、訂費每戶暫收國幣拾萬元
二、本社收欵後掣給定費收據嗣後每逢雜誌出版即按期儘先寄發
三、書價以印刷地點門市售價八折優待郵費另加寄遞方法分自取平寄掛號航空掛號數種由定戶自行擇定未經指定者概以掛號寄遞
四、來欵將罄時本社當另開計數單以供查考俾便續定
五、凡能介紹親友加入本誌自由定戶滿十份者免費贈閱本誌一份半年二十份者贈閱本誌一份全年
六、本誌自由定戶購買本社出版書籍概以八折計算惟以向上海本社出版科購買爲限
七、來函及匯欵請書明本社「出版科」字樣以資迅捷

中國旅行社謹訂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本期實售國幣貳萬圓

上海

永安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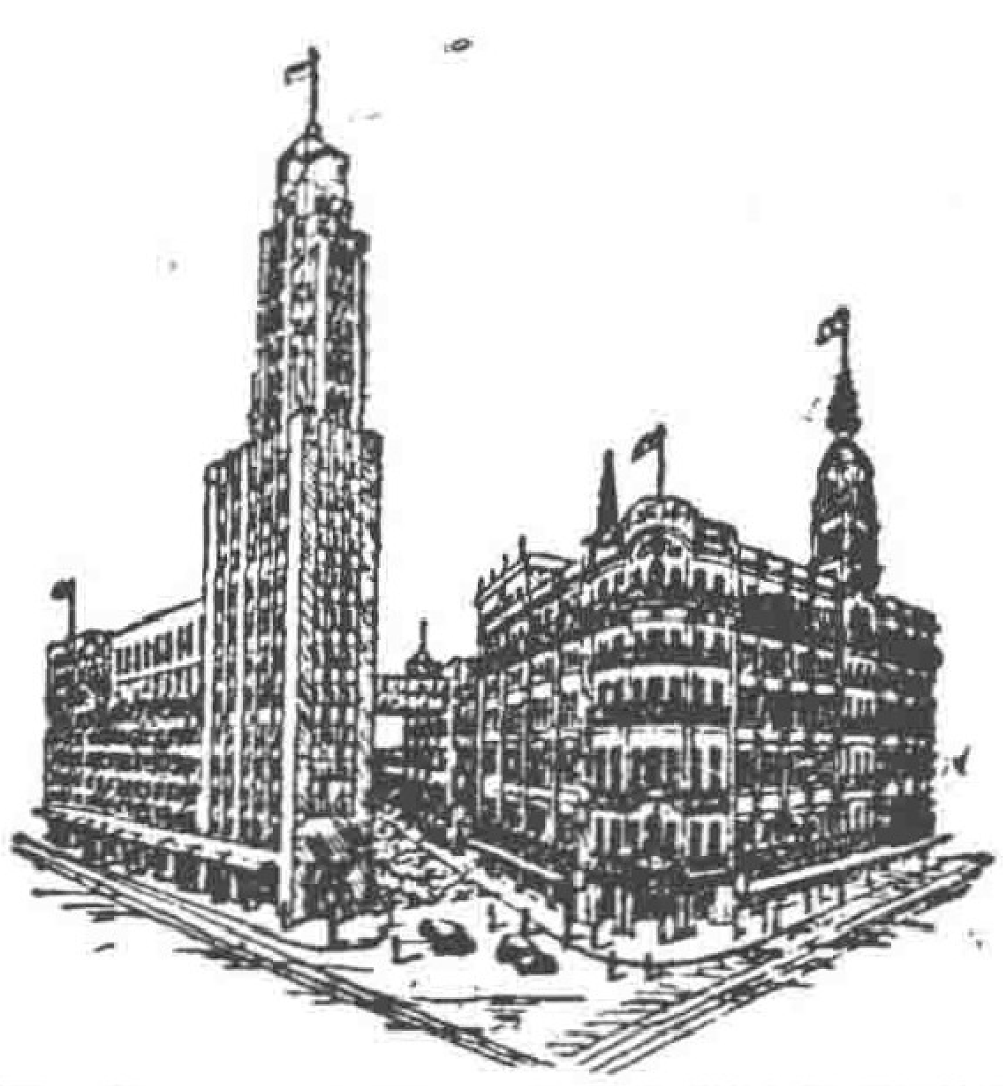
THE WING ON COMPANY

FED INC. U. S. A.

推銷中華國產

郵政信箱
第五六七號

電報
中文掛號八二八二
英文簡碼
Wing on Shanghai



統辦環球貨品

地址
南京東路

電話
九八二八二
轉接各部

永安公司為中國最完備之百貨商店，分類營業，包羅萬有，舉凡日用所需及珍奇物品，無不搜集美備，尤以貨色宏博，定價平準，務使顧客滿意。

附設

大東旅社
鸞鳳廳 西餐室 茶室
飲冰室
大東跳舞場
七重天咖啡室
永安月刊社
永安攝影室

本公司各部分列如下

·舖面·

帽部 男裝部
女式部 毛衫部
襪部 手袋部
手巾部 化粧品部
藥部 水瓶部
文具部 花鳥魚部
墨水筆部 糖果部
伙食部 烟草部
五金部 燒青部
玻璃部 磁器部
茶葉部 酒部
南貨部 禮券部

·二樓·

綢緞部 疋頭部
毡被部 京蘇部
裁縫部 新裝部
皮貨部

·三樓·

照相材料部 永安攝影室
象牙部 鐘表部
銀器部 首飾部
眼鏡部 電器部
收音機部 運動部
玩具部 鞋部
音樂部 漆器部

·四樓·

傢具部 皮箱部

走·訪·台·灣（上篇）

郭祝崧

七月廿四日上午七時三十五分一架從上海龍華機場起飛的中航機，向着青天白雲，劃然飛去；這飛機是同日同機場起飛的第五隻客機，牠是飛向台灣的，將在台北的松山機場降落。這一天的氣候很正常，牠安穩的準時於十時三十五分在目的地降落。在同一種天氣下，另一架飛機，我記得清楚牠是T56號，六月中，牠曾把我從成都載到重慶；於八月九日午正在台北松山機場起飛，於午後二時半安抵上海龍華機場。這兩架飛機中，皆有我在；同時我都在期望着，首先我想我應該見到一座名實相符的美麗的寶島，後來我祝福她不要再墮落下去；我的第一次的願望，是失敗了，第二個願望，在推論上，也許還是逃不出那個可惡的範疇。

去時，我的心滿懷熱望，目前展開着一幅美麗的圖畫，機身下面的一切，似乎都不能在我的眼底網膜呈現出印像來；回程中，我却清楚的看到一切，並令我回想起來時所見。

相同地點的來去，氣候也一樣的正常，飛行速度也無一點差異，可怪的是來去的時間竟差了半小時。關於此，我不知道有沒有旅客注意到，但我却是注意到的，不僅我去台北的那一天是如此，就是我回上海的那一天，由上海來的飛機也明明飛了整整三個鐘頭。為甚麼來去會差半小時呢？我沒有問過航空公司的人員；據我比較兩次飛行地區的結果，可能是航線的不同，去程是走的Z形路，回程則是直線飛行，因此產生半小時的差異。為甚麼去程要作Z形飛呢？我也未問過航空公司的人員；據我猜想，應當是風向的原因：在台灣海峽方面，恐怕風向多是由南而北，飛機由滬飛台，正是由北而南，恰與北來的風，打個照面，這種碰頭而來的風，在航空學上似乎有個專名詞叫「頭風」，人得了「頭風病」要暈眩，飛機遇了「頭風」也會東施效顰的偏倒傾側，簸盪不寧起來；所以在可能範圍之內，牠多走了一些路去躲避那迎頭而來的風。（按夏季季候風，是由太平洋方面以東南吹向西北江浙閩粵海岸。）

飛機離開龍華機場地面後，擺動着掠過黃浦江上的帆檣，江中正航駛着一些汽輪同數不清的帆船。飛行不久，就到了海上；這一帶海水是紅色的同草綠帶藍色的，應當是杭州灣附近；約莫又飛了半小時，（以後飛經任何一種地形帶的時間，都與回程不相同。）纔發現右下側是錢塘江口，在紅色的水面上，點綴着幾隻白帆，在朝陽中投下比船身更大的黑影，我們飛機的影子就在那些白色與黑色的點子間，慢慢的移動着。於是重新登岸；看到即將陸沉正在搶救的南塘；又看到一小片平原，整齊的繁殖着綠色的農作物，只是看不清是什麼，大體上應該分出三種以上的類別來。一條公路同一條比公路寬約四倍的江流並行南去，這江應該是曹娥江，那漢代孝女投江尋父的所在。隨着時間的消逝，江面逐漸的在收縮，平地也隆了起來；到江面小得可憐的時候，那地面上隆起的山却大得足以使在飛機上的胆小的人感到威脅了。

海闊天空

山，是相當的深厚，左右前後一望，凡視線所及，無往而不是高山；好在除開稀疏的飄蕩在機身下面的雲朵，同高掛在上空的幾條略帶黑色的雲條外，一般氣候是非常良好的。飛行甚高，但除開略感寒冷外，一切都很平常。（我們一小時前是在氣溫九十六度的上海。）空中便餐已用過了，許多人安靜的打起盹來。山是黝黑帶綠的，正表示這是叢密荒林。山上很少房屋發現，只偶爾在一些山澗旁邊顯出一方一方的松綠色的梯田；梯田的四週或者中間會有一椽茅屋的，如是遠遠的纔有一個村落。更遠的纔有一座小小的場鎮。山嶺越南越高，也越奇特，許多壁立的峭岩，上面一草一木都沒有，全是暗褐色同一片片的白色。遠遠的，我們還看到了一座奇山，牠是非常標準的一列峭壁。在伸出的一座

高峯頂上是平的，因爲那上面建有一座亭子。壁下的山，也是平頂，有一大片斜坡；坡上有些大而長的房子，究竟有多少，不大分得淸。飛機把那山拉到後面，我們可以看見那山上還懸着一縷瀑布。有人說那是天台山，又有人說是雁蕩山；兩處我都未去過，無從證實那一個說的對，那一個說的不對，或者都不對。

如是在羣山中飛了一個鐘頭，人家漸漸多了，山也低窪下去；在一條自西而東的河流南岸，有着一座很大的都市，後來在台灣會見一位溫州的朋友，他說那就是他的家鄉溫州。溫州也與回程所見的寧波一樣，那城市的對岸，有着很多長方形的雜糧農作；這些農作物是雜糧，也是後來聽說的。

又過去十多分鐘，飛機轉彎到海上，不久就又登上了陸地。

回程中的航路不是這樣的，因而少飛了半小時，當意外迅速的看到黃浦江的時候，弄得我們有點茫然了。

八月九日這一天，十一位乘客都很早的就到了松山機場，最遲的是我們十時半到的，可是機場中除却一架飛機同一些加油的地勤人員外，所有公司的職員同機師都進城吃飯去了。直到十一時三刻，進城的人方纔回來；隨着點名登機，十二時正，離別了那「美麗」的寶島。

低飛過台北橋，在劍潭山的上空急劇的升空，越過北投，側而就是草山同紗帽山，這些都是舊遊的所在，可是在萬綠叢中，竟找不到紅樓半角。飛機依然是從來路出海的，淡水安閒的靜坐在下面，除開淡水河中有幾十隻帆船外，海上則不見一點帆影，與來時有點兩樣，也許是海浪太大的緣故。

慢慢的海水變成了很濃而且很鮮艷的藍色，上面起着很細的縐紋。有一大片映着太陽的閃光，眩耀得我們不敢正眼的看牠一下。沒有閃光的地方，那藍色的縐紋間，時時激起一點一點的像白米大小的長形的浪花，潔白的，我以爲是礁石激起的，經過五分鐘的注視，未再見到同一地方再出現那種浪花，我纔斷定那是飛魚；聽坐過這一帶航路上船舶的人說，無論晝夜，有船經過與否，這些魚都要跳躍的，一出水面，立即墜入海中，魚都相當的大，有時甚至一不當心就躍到船上來了，這就活該牠倒霉。

飛了四十五分鐘了（此時正是十二時四十五分）。我們正在一層薄而有縫隙的白雲堆上慢慢的前進，台灣已拋在機尾右斜側，上面懸有一條很厚的雲，把全島裹得很暗；左側遠遠的海天交界處，也有一條類似的雲，雲下有一座像是很大看來却很小的島子；從我們估看的位置看去，島子的右邊是台灣，而在牠的左邊也有一帶海岸在雲下；這島就是澎湖，新發現的海岸便是福建。依據台灣澎湖同福建來定我們飛行的方向是由南而北，與來時過海的由西而東，（海岸在機頭機尾。）完全兩樣。

一時許，早已脫離雲錦，下面的海水已不是先前的碧藍，而帶有些許綠色；小島甚多，飛魚也甚多，只是距海岸尙遠，必是浙江飛雲江口（瑞安）外的北箕山附近。再北上，島嶼比較稀疏，但面積較大，有些島上已有人家，島灣內有很多的帆船，海上也點綴着兩三隻。其中有兩個島嶼，並肩橫臥着，較小的一個在東邊；兩島間只間隔一道狹窄得很的水道，像有一條石梁梗阻其間，因爲水道的中途有白色的浪花把牠平分開來。本島的西南有兩個較小的島子；西北則有三個較小的；東面有一個；西面則有一個很大的島子在一個很大的海灣內，當初我把牠當作是海岸線上一隻突出的山頭，等再向前飛了五分鐘，纔發現這是一座大島，當時我即從攜帶在身旁的地圖上查出是樂淸灣內的玉環島。有浪花的島叫披山；披山西南的一個島叫姜茶山；西北的叫大鹿山羊嶼。

一時十五分，海浪很大，所有的島上都鑲着很寬的白邊。有三座長形島嶼，上面都有梯田同人家；其中最大的一個，上面比較平坦，中間有一座山峯把島分爲東北與西南二部，東北部有村落一處，西南部有村落二處，村落都是向着大陸的：這三大島就是石塘島三蒜島及松門山。稍前又有一小島，上面有一間瓦房同一小片田土；也許是一位隱士遯跡在此。過此小島，海水變紅了，小舟三五，一道很窄的江流流到海中來，江海與陸地交界處，有很寬廣的兩座沙灘，此處便是台州灣的靈江口。飛機仍傍海北飛，經過兩座小舟蟻集的島嶼上空後，就飛入三門灣；灣內的風景甚佳，水很深，岸也很高，在一個小灣內，有一個漁村，繫有幾隻小船，要有江南叢生的蘆葦，就是理想中的水滸傳梁山弟兄的水寨了。

一點五十分，巳飛到寧海以西的山地，在剛進入山地時，因爲劇烈爬高而生的簸動過去了；這些山與來程中所碰到的山完全異樣。一會兒，象山港、奉化、寧波都過去了；寧波附近村落甚多，地面上一片青葱。以七分鐘的短時飛過杭州灣，又是陸地了，依據來時的經驗，應當又是海，要飛四十分鐘的海；那知頃刻間迎面來的就是黃浦江，房屋櫛比的上海。

「呃，美麗的寶島！」

「eh, Formosa!」飛機正在橫渡海峽，一位西人尖叫起來。打盹的



台北中山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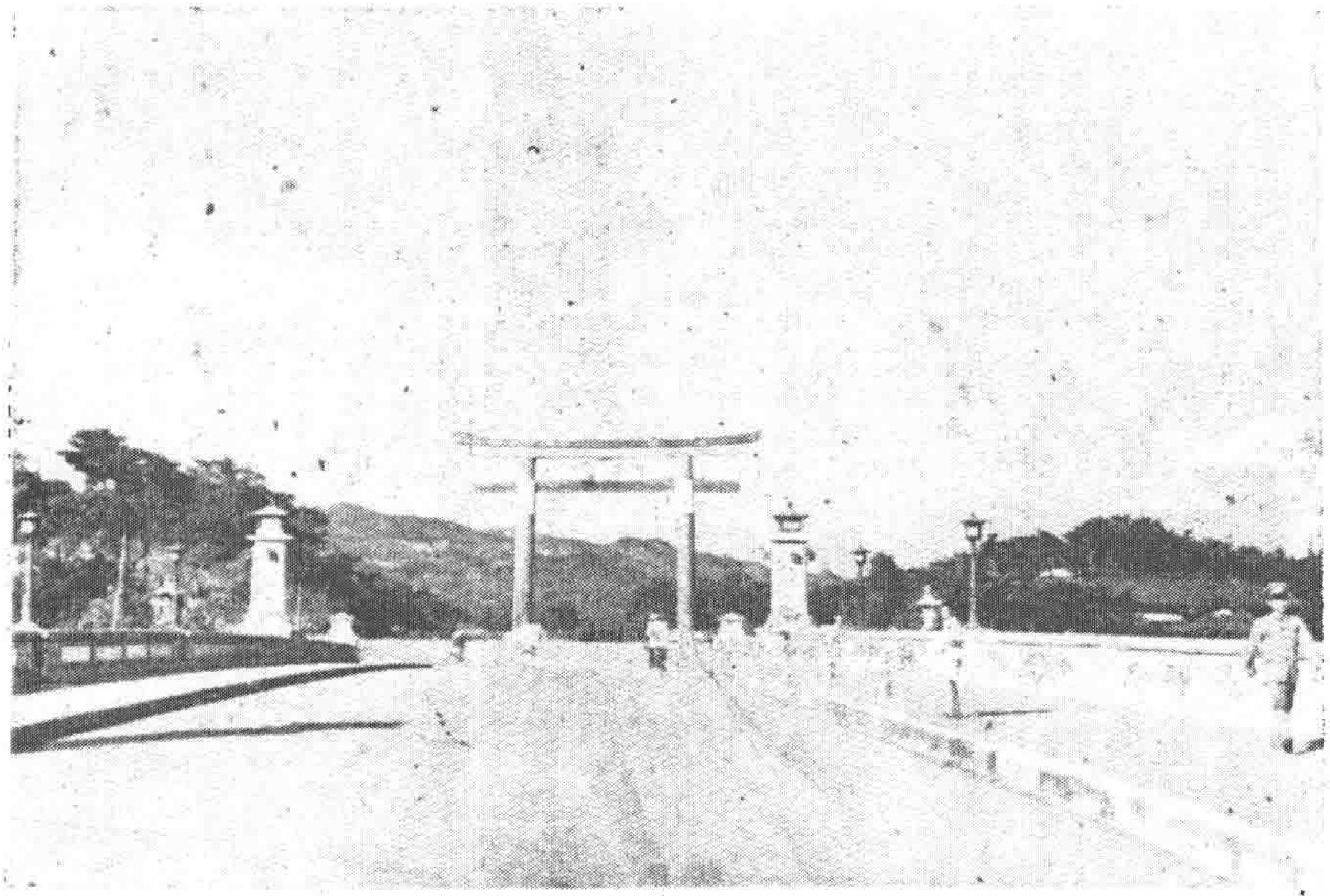
睜開了眼睛，驀地同醒着的許多人一樣，慌張的站了起來；但是飛機仍舊很平穩的飛行着，意外的事情並未發生。我的臉緊貼着玻窗，吃力的向前望去，在一堆積雲之下，看到一列暗黑的山脈。

時間飛逝着；飛來的卻是那一列山，牠越飛近我們，牠就越大一些，高一些，長一些，直長到我們不能「一覽無遺」的時候，纔知道在牠的面前，還有寬廣的平疇，把牠與海分開來。平地上密密的散佈着數不清的房屋，全是白壁紅頂或是紅壁紅頂的。屋的四周是水田；田中放着稻草，從空中望下，那些不經心放置的稻草，倒好似精心陳列的圖案；自然在還沒有收穫的稻田裏是沒有此種乾枯的稻草的。稻田很整齊，一塊塊的正方形，彼此並不差大小。右前海上有一個大的礁石，一條帆船正沿着牠，駛向一條小河裏去，河口還有不少的帆船聚在江的左岸，岸上邊也聚有數十棟房屋。飛機順此河向上游而去。又在河口的右岸看到一座相當大的市鎮；我當時確設以此為基隆，這是在上海時熟聞由上海到台北第一個接觸到的城市是基隆的緣故。不過此一錯設，也還附有保留的，至少在當時我懷疑兩點：第一，這是河港而不是海港，也找不到海港的設備，如像防波堤、大的碼頭與堆棧、燈塔。第二，港中只有帆船與很小的機輪，並未見我們海軍部隊的千把噸的「巨」艦。同日夜裏，打開台灣地圖一查，原來纔是淡水。

在台灣迎接我們的，不是和風麗日，而是蓋地烏雲，轉瞬間就有驟雨襲擊的可能。我們留台的十幾天中，只有一天在台中一天在新竹未遇到雨，此外在台北、台中、礁溪、基隆的那十多天，天天午後三時左右就開始暴雨三四小時，據說這種天氣在台灣是習以為常的。若是彙集起報紙上的氣象報告來算一算，一月中至少應有廿八天午後驟雨或偶驟雨的記錄。在氣象報告中，也常有山地驟雨或海洋驟雨的字句，如像台北就時有山地驟雨，一般內地人總會設以為我們現在住在平原上（譬如在台北），這雨是不會來的；結果他們每每為此感到煩惱，而嘲笑氣象報告的不確實；實則這是他們自已的錯，所謂山地與海洋者，不過指那風雨形成的地區，若是風向適合，那雨自然會到平地上來的。

在機場接我們的有台省防空司令部的高彥明司令同他部內的科所長暢溶高煦兩先生同歐陽光璘學兄，堂弟郭祝升也在內。一同驅車到台北最漂亮的一家餐館大華酒家去吃飯。

飯後遊公園，參觀博物館。園不大，尙不及上海外灘公園；只是佈置得法，極盡玲瓏曲折之趣：園中遍植椰子，有一噴水壇，另一曲池，兩者之中，都植有荷花，共三種，與內地所見的不同。還有一座做「好



台北劍潭中山橋由此可至北投草山等處

來塢碗」而築的晉樂台，也是具體而微的。

博物館只一座兩層樓的大廈，非常宏偉，用各色大理石及鋼骨水泥建成；像這樣的建築在台省並不稀罕，在上海則不易找到可以匹敵的。大廳有十六根很粗很高的大理石柱，直貫屋頂，頂端有花式浮雕，乃是托利安型。

大廈的下層為圖書館，大廳的兩側：一為書庫，一為閱覽室。由大門對面的大理石級上樓，便是博物館了。博物館中，無非陳列些地方特產飛禽走獸貝介之類，此外有一間屋子是南洋土著的墳墓、住房、服飾同戰舞面具的模式及實物，又有幾隻大的施彩繪及浮雕的獨木舟。在走廊邊一隻獨木舟上，坐有一位中學生在溫習舊課，所用教本是國文的，所作筆記則全是日本字。過一穿堂，另一間展覽室內陳列的是台灣歷史文物，一半是照片，一半是實物，實物中還有些毫不相干的字畫同古人字幅的贋品。字幅中有一幅是清末成都郭尚先寫的行書，郭氏的字在成都很容易見到，自重慶而下就不多覯了，想不到在台灣留此一幅。文物中，有曇花一現的民主國國旗及元首像；也有鄭成功同劉銘傳的畫像。鄭氏的像及日本總督的印信與戰刀，被目為台灣三寶；我不知印與刀有什麼資格可稱為寶；除非日本統治時代，那時牠們還可生殺予奪。

温泉水滑洗凝脂

正在細細瀏覽之際，陣雨已經降下來，那雨真不愧為熱帶雨，粗暴、狂放，頓時街上行人絕跡。我們在樓頭等了半點多鐘，而雨興仍未盡，雖則令人感到豪爽，可是却給初來的旅客一記悶頭棒。據高司令說：此種天候正好去北投；於是他就用他的汽車送我們上山去。筆者願在此處向高先生表示謝意，因為我們留台十七天中，幾乎無一天不煩擾他。

北投在台北之北約十華里，為台省最有名的溫泉區，那地方以夜晚及雨天最熱鬧，故有「夜北投，雨北投」的稱謂。溫泉的區域很廣，而北投又有北投鎮新北投頂北投之別，所以不明瞭此種情形的人，很容易錯投北投鎮上的溫泉旅社。北投鎮上的溫泉浴池，據說是用水管將泉水自山上導來者。眞正的風景勝地，應當是大屯山上的新北投頂北投。由北投鎮到新北投，要路過一個小小的公園，那只是一片草坪；實際由此公園而上，直達頂北投，無一處不風光旖旎，整個都可算是一座公園。

新北投區的溫泉旅社相當衆多，我沒有——也無法數清牠。因為凡有溫泉出土處就有一旅社建立起來，而新北投區的溫泉共有三類，泉眼之多，全台找不出第二個比牠更多的。公園草坪側面有兩個此區最大的溫泉旅社——新薈芳同新樂園，這兩處設備比較完整，只不過旅客繁雜，鬧囂過甚，除宴會外，不適宜於休憩。我們在山上前後共住四夜，都是住的逸邨：逸邨在新北投的最高處，下距公園有三華里的坡道，所以未備汽車的人，通常是不大到這一帶旅社來的。由公園去逸邨有兩路可走，一條路從新薈芳新樂園門前上山；沿途都是旅社，各各建築不同，嬌小玲瓏是牠們統一的特點。各旅館門前都有麻石砌的花壇以及石燈之屬，還栽有不少的黑松。（黑松是台灣的名產，松針很美，粗壯而不甚高；在台灣最好的汽水，就是黑松牌的。）所有房子最精緻的是窗槅；後來發現內部的更美。一路上也有私人的住宅，以及政府機關接收

下來作為俱樂部的，還些房子建築更為典雅。所有旅社都在山谷內，雖是坡度陡，越走越高，但兩旁的山更高聳，樹木陰森，平望出去，萬綠叢中，隱約見得一角紅樓而已。回頭一顧，就又是一種景色；叢樹間一泓流水，蜿蜒流去，溪旁盡見各色房頂。氣溫的差異，使那溫泉造成的山澗，時時放出粉白色的輕霧，在林間飄蕩；每當昏黃時分，像在多處罩上了鮫綃，把白晝都分不清楚的森林，却分出了遠近層次；一遇降雨，滿坑滿谷，氤氳瀰漫，一溪之隔，便一無所見。逸村就在溪流源頭一個大坑的旁邊。坑很深，水却很淺，水底的石頭為礦質沉澱關係，全作赭黃色或白色。從逸邨門前環繞水坑，可得到另一條下山到公園的路，路上一二座點綴風景的茅亭與兩三家公共浴堂及破房，算是最清幽的了。一天早晨，因為前晚上下過暴雨，氣溫很低——只有七十五度，濕霧很濃。我們沿着那條路走去，除開很近的人與樹外，週遭一切都是迷濛濛的。溪流潺湲，樹蔭裏有蟬嘶鳥鳴，微風帶來那漫山遍野的百合花的清香，香到濃處直有點悶人。突出的山頭是明亮的，太陽在石壁上



草山溫泉

抹了一筆橘紅；一縷陽光從兩山夾縫射入山谷，投在霧綃中，一片雪亮。遠遠一座亭子，亭下有兩個人影黑黝黝的在動；等我們走近亭子時，那兩個人影也移出亭來，原來是兩個穿紅着綠的妓女，下山去的。

北投是很繁榮的；其繁榮的原故，不是我們這班旅行者的常來往，而是台北狎妓的通常都到這兒來。那些狎妓的同妓女，每使我們這些來休憩來享受溫泉與寧靜的旅行者感到厭惡。他們在內地人的眼裏是「莫明其妙」的：來時是一大羣，男的女的鬧嚷嚷的；夜晚十一時左右——在山上已是深夜了，纔坐汽車來；在一頓酒食之後，又坐着汽車去了。也有不去的，幾對男女——至少是兩對，就擠在一間房內一籠大蚊帳內安歇下來。很少一男一女到旅社的；但兩女一男或兩男一女又為常見的。八月七日的新生報（官方所辦的台省最大的報紙）載稱，台省警務處六日晚九時清查北投溫泉區，捉得野鴛鴦三百對。所有旅社都可互通電話，很可能打草驚蛇，跑了不少，要是多派員警，於午夜十二時一齊搜查，定得千對。

北投的溫泉在前已提說過共有三類，最普通的是土類泉（以含鐳為號召）；無色無味無臭，有含鐵質沉殿物，水溫六十度，可治神經痛、糖尿病、痔、痲痺輕症等，此種溫泉各旅社皆有。另兩種溫泉則各在一旅社內；酸性泉（無色無臭有酸味，水溫六十八度，含銚，治慢性皮膚病，腺病，）在掬翠園。逸邨也獨有一種，那是硫黃泉（無色，有乳白色沉澱物甚多，故呈乳白色，有強烈的硫黃臭味，但不令人感到薰悶，水溫在四十五度上下，治貧血及婦女病最佳，無病患及非特來施行溫泉治療疾病者，最好洗此溫泉，俾免引起不良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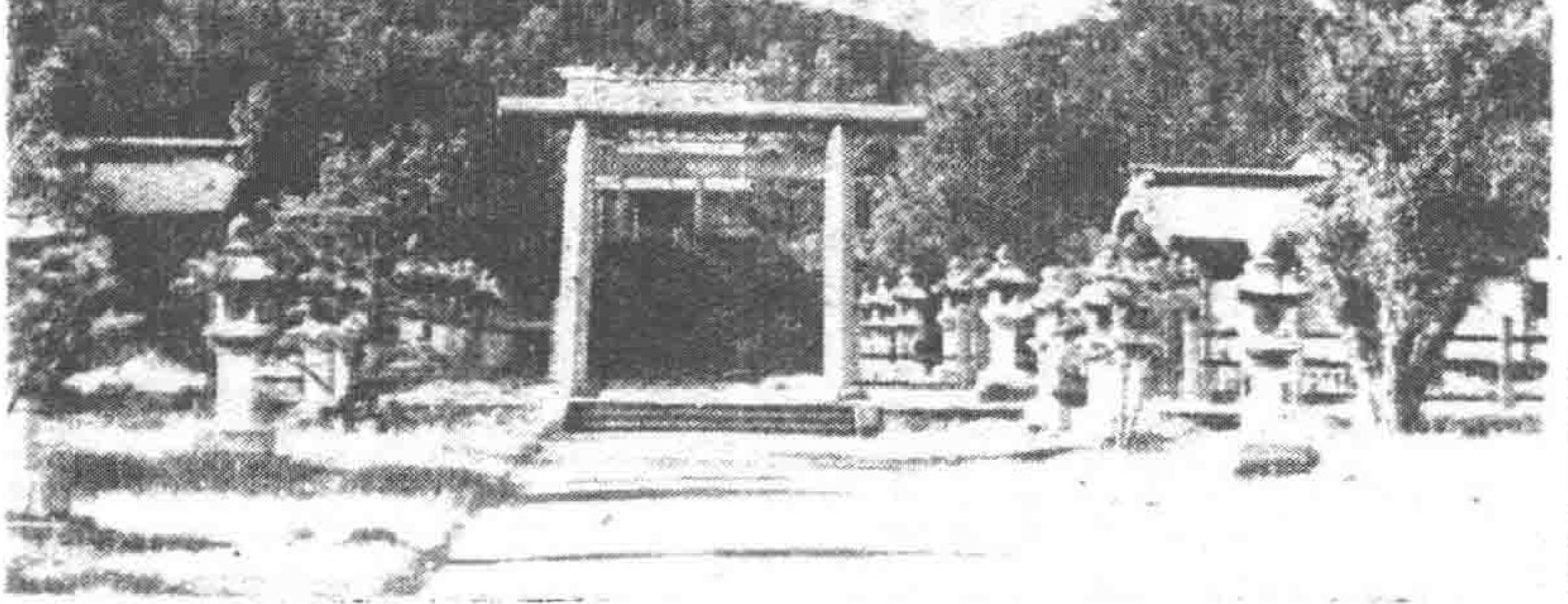
久住逸邨，使我對牠的一切都非常熟悉。牠正建在一道山脊上，前後左右所見的景色各各不同：前面就是那個泉坑，後面是蜿曲上山的路，都面對着高山，山上又都有旅舍及人家，入晚之後，四處皆燃起燈火，在霧氣裏閃爍得像星星。逸邨的下面有一座廟宇，叫湯守觀音鐵眞院，是溫泉的守護神；逸邨上面一道高坡上，也有一座廟宇，叫法藏寺，供的也是觀音；觀音的供養在台灣是非常普遍的。每到黃昏、子夜、侵晨，鐘聲悠然佈在山谷間，令人萬慮頓消。

逸邨旅社的內部設備是日本式，其典雅整潔為我們在台灣所住和式旅社中最好的。走廊的地板，每天正午由兩個下女，用棉墊揩拭兩小時，她們伏着，用手推墊，用足推動全身，如是一步一步的緩緩推進，一個個都弄得汗流浹背，一點點的從額上滴到墊上。飯菜也較合我們內地人的口味，到後來甚至還可以商量「定食」的菜；這裏的定食是四菜

一湯，菜是二葷一蛋一生菜，別的地方是一葷一生菜，不過此處飯費要高出一倍，全天為九百元（按此為三十五年七月八月價，合法幣六萬元，同樣菜餚，在上海須費二十萬元，而此為台省旅社中第一等定食）。店裏共有下女四名，其中廿七歲的「卡士米」（音作如此讀，日本文一時未能查出），招待客人最為週到細心；一個是憨態可掬的「阿陳」（陳讀為金），一見客人就叫「卡乓」（吃飯），客人表示不吃時，她就氣走而不再來照顧了，一俟客人表示要「卡乓」時，她纔回嗔作喜，高興起來。此外還有廿歲的姓洪的「麥假」（光子），她是全店中的明星，活潑伶俐；雖然各房各有規定的下女招待，所有旅客都喜歡找她打交道，入夜以後，「麥假」「麥假」之聲不絕。

台省地屬火山帶，最近一次之噴發為大屯火山在洪積末期所作，距今尤在數萬年前，現除所謂泥火山外，殆已無火山噴發遺蹟，有之，就是這不少的溫泉。台省的溫泉多得屈指難數，比較知名的西台：計有北投、草山、天母、烏來、金山（台北附近），礁溪、內員山、土場、新城（宜蘭蘇澳附近），井上（張學良住此）、上島（新竹境內），明治（台中東北數十里山中），關子嶺（嘉義），四重溪（恒春之北），彰化平原內還有一小溫泉；台中山地計有櫻溫泉（龍高山霧社東），東埔（北高山），此山區為高山族住地，漢胞依約不能進入，此等大山間風景最為雄峻秀麗，溫泉定必不少，只漢人無法探知；台東計有深水（花蓮港），紅葉（瑞穗），安通、鹿野、北絲鬮、（皆在花蓮港到台東鐵路線上），知本、虷仔崙、迅茶（皆在大武山麓）。

台東及山區各溫泉因交通不便，遊客去者甚少，烏來溫泉亦是高山族住地，井上溫泉是禁地，皆不能隨便前往。此外以草山北投礁溪關子嶺四重溪各有特色。北投已如上述。此次遊台，因逢颱風侵襲台南，破壞交通至鉅，迄至我們離開台灣時，由高雄去恒春及去台東的公路皆不通車，故未能遊四重溪，四重溪為炭酸礦泉，為台南唯一溫泉，台南氣候酷熱，有此一泉，因此人們侈陳其美。關子嶺溫泉在嘉義東南三十餘里，與北投類似在山谷中，海拔則比北投高二百公尺，風景大體也相同，只是遊客稀少，旅社也不多，泉與礁溪泉同，為含鹽類炭酸泉。此泉水甚膩滑，若沐浴者，入水數分鐘後，出水立一二分鐘，再行入水，則覺全身皮膚上似有一層油膩。此地又因屬於火山帶，地下時有瓦斯噴出（四川自貢市亦有），在紅葉公園附近可見，台灣人稱此地為水火同源。礁溪溫泉有兩個特點；牠是高山族歷史上的聖地，相傳彼族祖先知野萬山、達路幾山、斯母山等幾弟兄，在這裏煮飯吃，一不小心，把鍋打翻了，鍋內的熱水倒在地上，四散開來，潛入地下；就成了今天所噴出的溫泉。台省的溫泉全在山上，僅此從平地湧出。泉水無色無臭，水溫五十五度，治消化器官疾患有特效（飲用）。本溫泉遊客亦少，只東站對面一家旅館較佳，園內佈置甚具奇趣。草山溫泉可算與北投是一區的，由新北投去有十華里，由台北去有三十里，在七星山紗帽山溪谷間，是一帶坡地，最大的泉眼叢聚在衆樂園旅社之北，那一大片地上無房無樹，地面白色，隨處有水汽噴出，草全是醬黃色的。衆樂園是草山最大的旅社，原為昭和作太子時巡行到此，特建的行館；西式大廈，日式陳設，昭和去後，改作公共樂園，免費供應市民沐浴。園後有一座淺坡，坡上滿植紅色杜鵑，八月還在開放。衆樂園別館則在一處密林中，背臨深淵，自窗外望，景色幽絕。論風景，草山遠比北投綺麗，泉水可就熨得人不敢下水（七十一度）。由台北去草山的公路是柏油路，坡度陡得很。大清早從山上下山，俯看台北平原；眞美麗得很，山與平疇之間，有一帶塵霧把牠們間隔開，山與山之間也有一條雲霧分開，總共有七重山，就有六條雲帶；平原上紅綠黃三色相間，紅的是房屋，綠的是竹樹與晚稻，黃的則是成熟了的稻子。平原與我們之間，又隔有一道河流——淡


新竹松嶺山上之忠烈祠

水河，河中很多風帆。

每分鐘開出一輛公共汽車

我們是有意撇開新竹的，打算回程中再去那裏；就直接買了到台中的火車票，乘的是特快車貳等車廂。車上的旅客很少，少到一節車不到十個人。車上沒有侍役，沒有泡茶的；但有不少賣水果與冰淇淋的小孩。座位是雙座絲絨沙發；可以翻動，就是一座可以坐向車頭，也可坐向車尾。車廂內有電風扇，開行以後就轉動不息。頭等車廂則是單人座椅，一列一座；乘坐的人比二等車廂的人更少，有時甚至不掛頭等車，因爲票價很高，台胞只勉強坐得起三等，二等在內地人的眼中也已覺得比京滬綫的頭等還要舒適，自然也不會浪費旅費去坐頭等。

台灣火車有長期票一種，價甚廉，備販夫走卒同學生購買的；憑票在有效期內自由搭乘，只能站立，不能佔據座位。購買長期票的人很多，每逢早上正午及傍晚的班車都加掛有無座車廂數節。

夜車設備頭二三等車都掛有臥車，頭等一人一房，價爲六百元，二等二人分上下舖，價爲四百與三百正，三等三人分上中下舖，價爲二百與一百正，另外出售毛毯票，備不購臥舖的人用，每條五十元。在台灣搭頭二等臥舖，可說是一種浪費。只須搭二等加毛毯便甚舒適了。有天夜裏，我從台東方面回台北，在八堵換搭夜快車，我坐那節二等車廂中只有三個人，各臥一座，實在淸靜爽適。

台省主要鐵路幹線共四條，計爲：基隆到林邊海線與陸線，八堵到蘇澳，花蓮港到台東，此外尙有民營線多條。各線上小站甚多，從基隆到高雄十小時的行程，要經過六十九個大小站。普班車每站一停，所停時間並不太長。因之所花時間也不上二小時；大約每小站停一分鐘，大站則五分到九分（只台北停九分）。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多則有二三千人上下火車，至少亦有一百人上下車，但在開車之前，所有的人皆已下上停妥，這一點不能不贊佩於台胞之守公共秩序；買票之先須排隊，車抵站五分鐘前開始售票；兩分鐘前剪票入站，再排成若干行列，在指定地位站立候車；車到，下車的乘客下完後，候車的方依次魚貫上車，很少不守秩序的。我第一次搭乘台省火車時，就是由台北到台中這一次，買的特快二等票，我見排隊的人多，（其實我錯把三等乘客看作了二等，）車廂中空位又不多，遂用乘京滬不對號車的手法，跑到車旁，急急把手提包丟進去佔了一個坐位；當我回身時，發覺兩旁幾百隻眼睛呆望着我，像對我的動作感到莫明其妙似的。

日月潭之高山族婦女泛獨木舟於萬頃碧潭中



由八堵到蘇澳的火車，車廂要差一些，也相當的齷齪，原因是這一段路的隧道多而且長，隨時有煤灰侵入。隧道是在武丹坑與大里之間，共有十多個，最長的兩個要車行走八分鐘，還有一處是三個連在一處。豐原到苗栗（台中到新竹）之間也有十來座隧道。隧道最多的一段鐵路是阿里山輕便鐵道，路長七十三公里，就有六十二座，且皆集中在三四十公里內。隧道與吊橋是台省鐵道與公路的特色；吊橋就是我們中國的索橋樣式，是用若干粗壯鋼索，繫於兩端橋墩；中間再橫置若干鋼索，順置若干鋼索，皆與上下吊索繫牢；上舖木板，也有短而平坦的則用水泥鋼筋舖成。從台中到日月潭的公路上就要遇到很多大吊橋，最大的一個在集集鎭以北濁水溪上；最壯麗驚險的吊橋則是太魯閣峽的仙寰橋及塲鷄籠溪橋。吊橋之建立，完全

是由於峽谷太深或河流太寬廣太湍急，不能建立普通橋基所致。

台灣的公路建築得很好，主要的道路都是用鋼筋水泥或柏油築成的：譬如台北到基隆公路卽是用水泥築成，兩旁另有柏油路各四尺許；台北到草山的路卽是柏油的。公路兩旁還植有美麗整齊的行道樹，像台北到新竹，台中到日月潭公路都是這樣的。窳劣路面還是有，如像頂崁到水社、花蓮港到蘇澳、五城到土城，一遇暴雨，山洪遽發，整段公路常常因此斷絕；原來台灣的地質複雜，這一帶公路多屬結晶片岩砂岩等較軟岩層，岩質疏鬆，最易崩塌；日本人喜歡爬山，時常誤攀此種山岩，因而跌死。

公路交通也非常方便，省營及民營公共汽車通達全省各地，連許多小場鎭都在內；計全長一萬六千九百六十三公里，若以此等長的公路舖築在富貴角（台省本島的最北之地）至鵝鑾鼻（最南之地）的兩座燈塔間，約可有四十五路直達。台省鐵路全長則爲二千六百餘公里；其密度比美國蘇聯及日本尤大；以人口比例每人分得者爲五公里半，國內則爲零點四公里，爲國內的十四倍；比日本本土尤高二點三公里。

省營公共汽車全係嶄新福特車，快車及普班車每車十八座；特別快車爲七座小車（木壳，甚寬敞，前二排兩座，後排三座）。市區公共汽車比較差，約與南京市公共汽車與上海公共汽車相等，不及江南公司車；市區車輛也很少。至於長途車，不僅車好，班次也多，單以基北線來看（台北到基隆），每日午前七時至午後十九時；普班車台北到基隆共五十七次，基隆到台北共五十九次；特快車約十分鐘一次；特快車不定次，每滿七人或售出七票（一人可購一票至七票）時便開；而且到時無人搭乘，空車也照常行駛；因此台北與基隆間每四五分鐘就有一輛長途公共汽車對開。以台北站而論，加上其他路線（約有十二線），則至多一分鐘便有一車出站或進站。

除開鐵路公路外，還有一種叫台車的交通工具應當受到我們更特別的重視，其重要性可以日本人在戰時未撤除牠的軌道就足看出。這是一種以人力推動的有軌車；軌道與火車軌道同，鐵軌要輕小些，枕木以普通三四寸徑大的樹幹就可用，軌道只一尺多寬。台車車廂是一個約三尺寬五尺長的細鐵條同木板合成的。車廂底的構造，未檢視，下面有四個鋼輪，樣式約同於火車的；車廂底用木板舖成；四條鐵柱，各高三尺許，兩端柱間各有一尺多高的木板。車上無座位，可客貨兩載，載客時加凳或站立皆有，坐可載四人，站可載六人，惟以推車的人膂力關係，通常皆未超過四人，多是二三人坐；載貨重量則不知，或亦不過四五百斤。行時，平地及上坡用人力推進，推車的人脚踏實地，用手撐着後端兩鐵柱，使力掀動；下坡，推者就站上車沿，讓牠自行滑走；平地上也有推一會滑一會的。兩個以上的車廂也可以連結起來。台車的軌道共長九百六十公里（曾達一三六七公里）；其特色在於狹窄的陡坡山脊，叢山峻嶺都可興築。八月五日正午，我由台北到基隆，得見七堵與八堵之間，公路西側，一道山脊上，有一列三廂的台車，滿載煤炭，由一個頭裹白巾的人放下山來；山脊坡度有六七十度，中間有一小灣，所以當時那情景，在我們看來實是一個很驚險可觀的表演。

自行車的使用非常普遍，黃包車非常稀少，三輪車僅在台北偶一見及。黃包車與內地者型式大異：車輪甚大，坐位甚窄，人坐在上面，下距地面三四尺；車夫前進時，恒作小跑；車費很高，咫尺之地亦須五六十元，故高車過市者，也多是內地人。

台灣的交通工具，對軍人是不優待的，其他職業的人也不能受半票及免費的優待。若有人不買票，查出來立卽逐下車去，若找不到或是無法弄他下車，那嗎車子立卽停駛。八月五日夜，我由東台方面返台北，搭蘇澳到八堵的一一零次車，車停礁溪時，有人偷上火車，車開出站後被發覺，立卽停駛十分鐘，待查到驅下車後，纔再開行。

我浪費着冰淇淋

去台南的鐵路有海陸兩線，海線沿海岸走，陸線則穿山越嶺，各自有不同的特殊風物；兩線在新竹以南的竹南分道，在彰化合攏。由台北到台中應乘陸線車。這條路線上，尙感覺不出熱帶風味，路旁山間僅只少數的木瓜棕櫚同香蕉，椰子更稀疏。勝蹟也不多見，鶯歌石只山石一座；南莊粉紅色櫻花很多，春初方可見得。離台北不遠的板橋鎭（台北縣府設在此地）有一座私人花園，是台灣最有名的建築，就是林本源所建的住宅。庭園建於道光末年，據說「費時三年半，耗資五十萬，壯麗有如阿房宮。」我們參觀此園是在八月八日，由台北縣總務科饒科長陪同參觀。（是日復承饒科長約遊淡水並兩度羅宴，夜宴在他的台北市府上，同席爲台北縣各科長暨警察局長，他們都不是四川人，而都到過四川的，至短住過三年多，有二位住過七八年。）園子並不大（或有二十五畝），建築得甚爲奇巧曲折；大小曲池，飛閣水榭，高樓巨廈、書館劇台都有。不過因爲地基小，又要建築這樣多的房屋，又要種植那樣多的花草，有許多道路、迴廊、太湖石山徑都窄得幾乎過不了人。全園有四五處佈置很好。入大門，經過幾個圓穹，可以看到一個很大的圓池

五八—三〇〇

子，上面蓋着幾棵大大的榕樹，把全池蔭蔽得不見一絲陽光；池子的南面，有一座太湖石作的假山，山形是依據林氏祖籍福建的山脈縮小成的；池旁山下，道路重重，且有隧道。沿假山路入內，有一處叫汲古書屋，從前藏有中國典籍二三十萬卷，現在流散已盡。書屋後不遠就是戲台，戲台與看台的形式，略同於北平清宮內的，兩台之間，原來也有一個池子。又轉過不少的地方，一條閣道，高高的通到一座叫觀稼亭的；亭建在另一曲池中央，共兩層，上層由一道緣着巨樹的石梯上去。

車抵台中時，有戴師長傳薪張副官長勁竹來接。同天（七月廿六）午後由戴師長召宴，作陪的有廿一師將校級軍官三十位。宴會地點在繼光街一家叫「不醉不歸」的川菜館（台灣最大的一家川菜館），這家菜館在今年二三月曾出過大風頭，那時叫大華酒家，謝雪紅小姐是店主。

到台中的第二天侵晨，同二十一師胡副參謀長彤有去日月潭遊覽，同行有該師參謀處同仁。乘坐的是台省公路局公共汽車，專包的；上午七時出發，全程共八十六公里，因為我們須繞道去參觀大觀水電廠，故去程在百公里以上。自台中經霧峯草屯到南投，這一段路上除山地外，公路皆係柏油築成，兩旁植行道樹，路上行人衆多。霧峯也有一林家花園，為現任省委林獻堂的住宅，「二二八事件」的叛民曾擬以他充任「新華」國的總統。霧峯至草屯一帶為鳳梨（波羅）的主要產地（產量次於高雄附近的後莊）。由霧峯上至頂崁則為香蕉的主要產地，（產量佔全省百分之六十，）自集集到頂崁一帶山上，隨地皆有，此際正值產期，開花結實正忙得連頭都抬不起了。香蕉與鳳梨的栽植，與我們理想的同平日在電影或圖片上所見的南洋各地及夏威夷區者不同，南洋一帶香蕉產地的香蕉直如野草一樣的佈滿地面，夏威夷附近鳳梨產地的鳳梨，叢生如我國蘿蔔的種植，一望無際，在本省僅疏疏落落散在山坡土埂同田內。兩者產量都很豐富，香蕉產量最高紀錄是三萬六千四百三十一萬斤，鳳梨產量廿七年似為二億枚，亦在三億斤左右。至於目前的產額，則未知地方政府曾加統計否？香蕉與鳳梨在台灣的售價很低，今春據云香蕉每斤僅售台幣五元，八月中，售三十元一斤（合當日法幣價二千元）；鳳梨為五十元一斤。

我們的車子在通過不少的隧道，轉折在崇山峻嶺間，然後再落入平原之後，全車的人都感到有些疲倦口渴，需要休息休息；就在集集前面一個叫水裏坑的地方停了下來。水裏坑是二水到外車埕間輕便鐵道的最大中站，也是台中入山各道的樞紐，經此可到阿里山、玉山、合歡山、能高山、太魯閣峽。牠位置在濁水溪所浸蝕的平原上。台灣的地質屬喜馬拉雅山系，多是平地而起的高山，除高山外，就是平原；平原佔地甚狹窄，只台北、台中、台南三地較大，不過台西大部份是丘陵地，有梯田可耕種。台西是屬於洪積期及冲積平原。此外台省中央佔地五分之三（或達三分之二）的山岳地帶，則分為四脈，計為阿里山脈，玉山山脈，中央山脈（能高山合歡山南湖火山大武山卑南主山秀姑巒山）同東台的海岸山脈；除中央山脈為粘板岩外，阿里玉山兩脈同東台山脈都是第三紀中新鮮新統的砂岩頁岩及安山岩結晶片岩容易遭受風雨侵蝕，再加上斷層作用，就使這三道山脈中凡河流流經之處，都成很大很深的河谷。這水裏坑側的濁水溪就是一條很小的溪溝，而有一條比牠大二十倍的河谷。水裏坑，集集等及我們即將進入的埔里盆地羣都是一種冲積湖盆。這些湖盆本來都是紅土，沿濁水溪的耕作地區，因引用濁水溪溪水（黑色）灌溉的結果，已在紅土上沉積七寸上下的黑土，可能在幾千年後，就會成為與附近地質極不相似的黑土地帶。

從水裏坑向東經過一座很大的鐵橋，就是到玉山及日月潭的路，我們要去門牌潭參觀大觀水電廠，所以走向朝北一條很窄小的公路，與鐵道並列行去；走不多遠，隔水裏溪，就可望到鉅工電廠。鉅工是日月潭系水力電廠的第三所，發電量居第二（四萬瓩），所用水力是大觀廠用過的廢水。再前進過外車埕車站，火車到此終止，除公路外，還有台東通達埔里鎮。公路穿過一個很長的隧道，隧道以內，就是大觀發電所。

日月潭水力電系共有三所水電廠，本以霧社第一（日本人時代尚有一所在計劃中）及日月潭第一第二命名；光復後，蔣主席夫婦蒞台巡視，由主席夫婦另為更名，日月潭第一廠由主席更名大觀，第二廠由主席夫人改為鉅工。本系水電廠，由台省電力公司管轄經營。公司總發電量為二十二萬三千瓩（戰前為三十二萬瓩）；本系共發十二萬三千瓩（連其他水電共十七萬瓩）。戰前本系為十五萬八千瓩；因戰時，以成都附近三機場為基地的B92式機及海爾賽元帥斯普魯恩斯上將的艦隊曾給以猛烈的打擊，不但本來各電廠全部被毀，就連全省其他水電火電廠也幾乎全部不能發電；到去年初，本系只能發三萬五千瓩的電，鉅工且不能發電。

台灣的電氣事業與工礦事業未能配合，工廠多自行發電，乃使電力公司的電供過於求；譬如今春台省用電只及七萬五千瓩，只須大觀一廠之電尚有剩餘。電力既供過於求，電價也就大低以鼓勵用電，現在深山叢林中的農家蕃社及都市城鎮中貧富家庭都大量的使用電燈電扇，至於

電熱則未具備。在台省連一些山間的小村落，都有電燙頭髮的設備；製造冰棒、冰磚同冰淇淋的電機，隨時都可以看到，機聲軋軋不絕，只要有電的時候，就可以大量出品。我們在台灣所吃到的冰淇淋，每份只售十五元到四十元，質量相同，售價則按售賣地點的大小而定。量全比上海的多一倍，依當時的法台幣兌換率論，那嗎四十元一份者亦只二千六百元法幣，最低十五元一份者則只九百七十五元，以二除之再與上海街頭所賣六千元一份的美女牌紙盒冰淇淋比，其價要便宜五分之四到十一分之一。因此由內地去的人，大都盡量的享受，一天我吃了八份，簡直是在浪費着牠了。

大觀發電廠位置在門牌潭，日本人建築的，共花了四千三百七十萬日元，一九三四年完成，可發電十萬瓩。光復後由蒲敏仁氏（甘肅人）任日月潭發電區管理處處長，長駐本廠處理公務。日月潭水電系最高取水地是海拔二千多公尺白石山麓發源的霧社溪萬大溪；通過隧道將水引至放水口，再導入水槽，從高處落下，推動電機發電（霧社第一電廠）。大觀水電廠取水地是濁水溪正流；濁水溪由能高山發源地經霧社千卓萬蕃社姊妹原到達武界，匯為一潭，電力公司就此地築一長九十公尺高四十八公尺的水壩一道，在壩西開一長十三點七三公里，平均直徑四點五公尺的馬蹄鐵形導水隧道，將水導入日月潭；再在日月潭側頭社築一長一百三十公尺的水壩，在水社一長三百六十三公尺的水壩，將潭水出口渚住。又在後一水壩南側，築一取水隧道——名魚池放水口；把水壓入一長三公里的壓力隧道，在水社大山落下至大觀廠後的高山山頭；經過減壓水槽的減壓作用，放入五條水壓鐵管。鐵管上部內徑六尺厚半吋，下部四點五尺厚二吋，每管長二千尺；最大傾斜達四十七度；此時水壓為每平方公尺三十二點七公斤。此項水力放入德國維司公司（Uoith）製的橫軸雙水輪型的比耳頓(Pelter)水車內，轉動水車，牽動電機。水車共五部，每部為三萬三千馬力；發電機亦為五部，係美國奇異公司製，每部電容量二萬瓩，電壓一萬一千伏特（交流），週率每秒六十Cyele，每分鐘旋轉三百次。水電的設備比較火電發電設備要簡單得多：先是將水導入傾斜度甚大的水道，以增加流速；然後變流速為力，以推動水車；再由水車去推動電機；約略與四川沿江河溪溝所見的水礱同一原理。電機發出之電，導入變壓器，變為十四萬伏特的電，由十五萬伏特的高壓線路，輸往各地，其地區上至基隆，下達高雄。

台灣的發電能力，自然也以水力為最大最經濟；發電量在日本統治時期最高達三十二萬餘瓩；但據估計濁水溪水力尚未為現今日月潭水力系電廠用盡，且若一再輾轉取用，則本系至少尚可發三倍以上的電力。若依據筆者旅行各大山溪來作一估計，則台省可發電至一百五十萬瓩，此數雖可使台省的工業用電農業用電及普通照相電熱等用電達到最高標準，但若與內地各省發電儲能比，則將瞠乎其後。不過就現實論，台省電力供應之普遍，國內無地可及。

一盞難以下咽的瓊漿

水裏坑經頂崁朝東去是新高登山口，前經東埔八仙關就到了玉山東面主峯東山；東埔有溫泉，有瀑布，台省最大最高的瀑布就是這雲龍瀑。頂崁東北一條非常險峻的公路，拐彎甚多，崩塌深陷的地方也很多，車行一不留心，便會墜下四五百尺的深崖去。

轉折與爬高到一片野火燒過的山坡側，汽車走盡一個很長的隧道；這隧道是桃源洞，出洞便是另一世界；面前的不是綠的山，不是黑紅色的房屋；而是一潭色彩艷麗的潭。潭水的顏色很藍，藍得像陰丹士林藍色那樣的深而顯明，除了這藍，還加添得有一點綠在裏面。潭不大，對岸山上的樹子還可以分清楚枝幹；潭中有三五隻獨木舟在水中盪漾，那是漁人的魚舟。潭水似乎比往年的最高水位要高些，在湖畔淺水處可以看見水下有田塍及穀物的影子，要是年年的水位都是這般高，農人們是不會忘記而白花力氣與種粮的。除開對潭水的色彩尚覺得好看外，我對牠同牠周圍的一切都不感興趣；待司機告訴我們這就是日月潭時，我失望了！

難道花費兩天的時光，百萬法幣的車費，翻越無數危險的山嶺，懷着最大的興奮，來看的幻想中的美麗的湖泊；竟是如此的小，如此的醜陋!?

車子未停下來，那湖迅卽為一些細長的杉樹所掩蔽；車子也轉到一個山凹。越過一山脊，又看見那湖；似乎覺得比剛纔看見的又要小一點。接着牠又不見了；又轉到了一個山凹；又越過一個山脊；又看見了牠，總又覺得牠又小了一點；這樣的過了幾個山脊，過了十多分鐘，車在雨中下滑着，沒有看見那湖了。

我忘記了一件重要事，我忘記敍述這一天的天氣如何；晴雨對旅行的人是最關心的了，在有些地方是要雨景的，有些地方又怕有雨，行路時總是怕雨的，台灣的雨更可怕，牠可以立時把鐵路公路都冲毀的。這天早上我們從台中啓程，天空除一團紅日外，一無所有；過集集頂崁時，天上也一無所有，只在遠遠的阿里山同玉山有白雲一帶，攔腰束

住。此際，天空突然散布着無數朵白雲，慢慢的順着同一方向飛過去，有的因爲飛行的速度不同，幾朵又合爲一塊，也有一朵化整爲零的。在台灣一起雲，不論什麼雲，都表示雨就要來了，所以在台灣旅行的人，一直怕見雲；這是一個例外——也許只有這一個例外，我們對這些飛奔的雲並不感到厭惡。要不有牠們那是太單調了。天上一片蔚藍，地面一片蔚藍，兩片蔚藍之間，只隔着一橫抹碧綠的山林；有了這白雲，在天上在地面都反映出白色，在山林中也移動着一些黑點。隨着又有幾點暗紅色的點子在車旁飛過，那是幾間房子；不過牠仍未打破這白綠藍三色的素潔的景像。隨着又走入一座山間去，路面向前傾斜着，很顚簸，到再看見那湖水，路纔抬起頭來，剛一抬頭，便轉向一條兩旁有不少房子的岔路上去。汽車沒有在這裏停下來，向另一座山頭盤旋上去；這裏又是昂起頭走了，兩旁不少竹子，竹子都是大葉的，竹幹並不太粗，要不叢生得太密，一定會倒在地上的。車子旋到一座平坦的山頂；地面上全舖的是細石子，一列剪平了頭的竹子把路同壩子分開。有一棵松樹修剪得很好，牠的細針葉，把全座有三十方丈的壩子掩蓋住，只讓太陽稀疎的照射下來。松樹影裏，有一帶日本式的旅館，雖只一家，但房屋拉得長長的，這就是日月潭惟一可住宿的涵碧樓。房子是很好的，但是地方過於遙遠，去一趟一個人至少得花上四千元台幣，遊客因此就少得可憐，星期天一天的生意比較好一些。遊人少，自然旅舍方面平日所備飯食的量同質都差，下女也就不及其他地方的，雖則喊了一百次，也不見一個人來，既不懂國語，又笨拙得可以。當天我們吃晚飯，照着一個下女拿的菜單圈有一樣薑絲「炒」鷄，後來她與我們端來的是一份薑絲鷄「湯」。這旅館中的飯食尤其難吃，我們到日月潭的第二天早晨，吃早餐，除稀飯花生米之外，另一小碗灰色的湯，起先大家都沒有動牠，繼而看到另一桌台胞在意味深長的慢慢啜着牠，彼此又在談論這湯味道的美，過後他們對我們說，這湯是很名貴的，在別的地方不容易嚐到，尤其對喜歡抽紙煙同雪茄的人更有好處。當時我們信以爲眞，端起一嘗，頓時全桌子都有那湯的蹤跡了，那氣味留在我們的嗅神經上，就連別人認爲霉臭得很的被蓋同蚊帳，也不覺得有甚麼住不下的苦。

涵碧樓在一座伸入日月潭去的半島上，坐西朝東的面對着潭水同水社大山。看潭水只是一片深黑同灰白色，沒有在車上看到的藍綠色好看。在涵碧潭樓上可以看到全潭的五分之三；這潭沿邊共三十多華里，前此使我們失望的只是她一隅一角罷了。原來這裏共有兩座潭——日潭同月潭，日本人爲修建水電廠，纔把兩潭的出口築壩堵住水流，提高水位就成了今日所見的日月潭。由涵碧樓望去，除開灰白色的潭水外一座座綠色的山頭，阻住了視界，上面只是藍天白雲。右面遠處潭心有一個小黑點，小得還沒有芝蔴大，可是實際上他是一座周圍三華里的日本神社，經改名爲光華島的。島上有奉燈有石坊有拜殿有花樹，還有一座虹霓燈牌坊，上面綴着光華島三個大字，還有一些照明燈，一到夜裏，黑黶黶一座湖中，閃爍着這一點光明。

如許大一座湖中，還有不少小塵點像箭一般的在飛動，那是高山族同胞所駕的獨木舟，他們在湖上打魚，在湖上安置浮島，用竹筒誘引小魚進去，也有在湖邊撒網的。在日月潭邊的高山族是屬於不殺人不食人的化番，他們這一族只一百多人，叫水社。高山族是台灣人同內地人這樣稱呼他們的，因爲他們住在高山；日本人稱他們作高砂族。所謂的高山族，並非一族，其中分阿米、曹米、培旺、太野兒、保隆、亞米、晒隨之等族，其體質與來源都不大同。晒隨之族已完全漢化，阿米曹米兩族從事農耕與漁獵，性情已趨溫馴；其他各族就是世傳的食人魔王。高山族人有其獨特的文化形態，單以其雕刻而論，就自與中國人的不同，也與日本人的不同，完全是一種原始的南洋的作風，他們的雕刻，施之於石壁同木柱上，並且施以彩繪。雕的是人像（女子最多）牛鳥魚同方格，方格染成紅白色，參錯象棋盤。人像皆將雙手置於胸前，手指向上，放在頸部，手腕手臂都有環狀物（此是馬來裝飾，高山族沒有），乳房在肘下腰際，有臍，有褲帶痕，兩脛相對，膝下同足頸也有環狀裝飾；全裸，臍下有一倒三角形，無一點雕刻痕，很像穿的三角褲。阿米族尤其特別，他們的社會是以女人爲中心的，男子完全臣服於女人。

到日月潭的人們，少不了要乘舟遊遊湖；遊湖又少不得去欣賞一番高山族的杵歌。船有汽艇，小游艇同獨木舟，我們選了遊艇，三隻小船便向着湖心欵乃而去。

上船的地方，就是來時轉入岔路所看見那一排房子附近。由一個長滿着青草的淺坡下去；淺坡的兩端都接着絕壁，湖水是很深的所以是藍色，坡前是松綠色，可見水要淺得多。坡上湖邊長得有很多杉樹；要坡左有幾株老幹禿禿，還有兩三株倒下去，傾斜在水面上；近旁還有幾隻破沉的獨木舟，點綴得非常有意思。船前後的成一直線前進，陽光熱辣辣的射到身上，天空只有幾條冰絲。遠處光華島以南一個角落，蓋滿了烏雲，雨麻從半空披下來；由那裏吹來微風，湖上起了漣漪。一羣羣的鷺鷥掠過湖面，水深得可清晰的映牠們的影子。幾隻獨木舟穿梭似的一往一來。山間有人吹着蘆笛；水涯不時傳來一陣白鶴的嘎聲，發音高吭

的丹頂鶴正是台灣的特產。

船到了湖心，有些兒擺動，幾度把湖水從船舷潑進來。太陽已在時隱時現。船划進一道狹窄的水門，划進一個大灣，對面已可看出許多房舍小點。隔船有帶着望遠鏡的，他說他已經看到那裏有人，全是女的，還有牛，有鴨，有火鷄；他又說那些女人朝着我們這兒望了一望，都背轉身去跑了，連牛點影兒也不見了。可是我們呢，依舊只見得那些小點，只是越更顯著了，越更大了。

大到我們可以看清牠們的時候，船已快靠岸了。船靠岸處，也是一片淺坡，坡度更平坦，坡面更大，那些房子就建在坡的中央，由湖邊去還有一里路。要上岸還得先經過一段泞排，三五個人同時站在上面，就會沉到水面下去，多少人都走得戰戰競競的。上去之後，大家都被太陽晒得發渴了，走向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賣照片同汽水的店舖去喝汽水，店裏只有一個高山族的婦女在那裏，可以說簡單的國語，這一點比涵碧樓台籍下女還要進步些。汽水不知是那一年的古董了，招貼是日本字，水味也有如白水。所售照片無非是高山族的風物，無甚麽特别的，只價錢貴得特別，要比台中的貴五六倍，比涵碧樓同上船那兒店舖買的貴兩倍，想不到高山族也有生意門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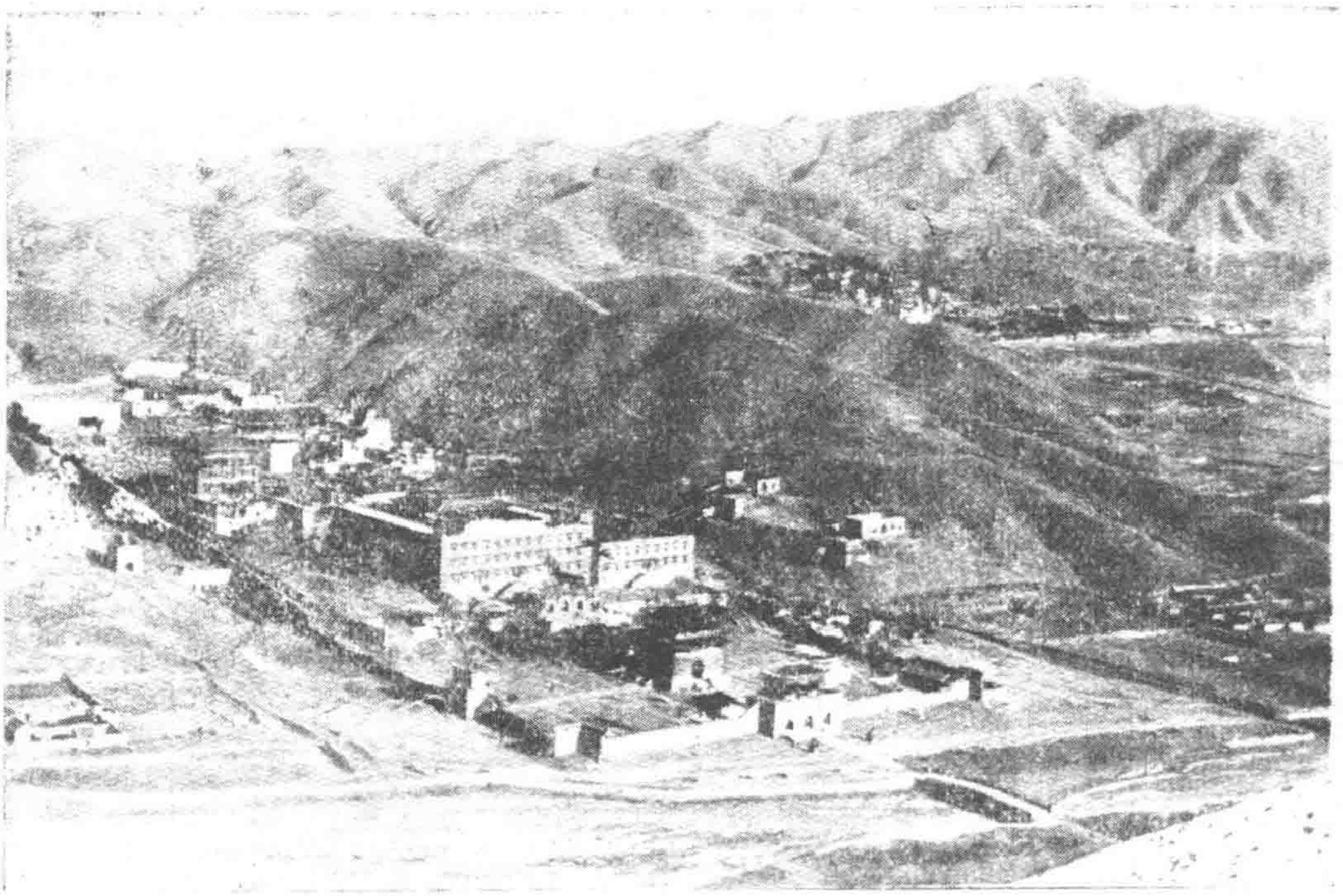
他們房屋建築得與台胞的無啥分別，一列一列的非常整齊。每家人約佔兩間房，每列共三四家。入門一間滿堆積谷物，中有一坑，舂米用的，本來杵歌就是用杵在此坑內舂米。隨意唱的。另一間是臥室，一間床佔去全屋二分之一，有一些高凳矮凳，看不見桌子椅子。屋內光線不充足，汙穢，臥室連窗戶都沒有。他們婦女的皮膚顏色同身上穿的衣服的顏色大體相似是深灰色的，很像四川擦銅器用的瓦灰。酋長的房子要好一些，有門窗，一列三間；酋長的兩個女兒——大公主二公主也要白淨些，她們兩個還電燙了頭咧。

表演杵歌就在酋長的房屋側邊一個空壩上，中間嵌有一塊光滑的石頭，番婦歌前用杵在上面撞擊；杵是一根長木棒，兩頭方楞，有一丈半高，約二十斤，同褚彪黃天霸在虮蜡廟捉費德功，那金大力要的武器一樣。杵歌開始，有三五十個老的少的小的番人婦女團坐在壩子的四周，中間十多個是歌舞女，穿的衣服依舊，加了一圈富於色彩的條花布，頭上加有一條玻璃珠子同玻璃棍兒的頭箍；臉上撲了一些粉，正像北平人說的「驢糞球兒下了霜」。歌舞開始時，她們用杵舂石成聲，一起一落，雜沓不成調。一陣杵聲後，她們就伊哩呀唔的唱起來；我只聽出是「呵哦伊得多哦呵呵哦哦唔」的循環音調，尾聲呵哦哦唔拖得很長，是詞曲的「柔曼以媚之」，但却媚得我周身起雞皮疙瘩。這歌聲據說還有意思呢，牠們是「迎客」、「贊美家鄉」、「豐收」、「安慰迷途的船」、「少女湖邊曉粧以波為鏡」。跳舞更糟，她們只彼此以手扶肩，一步一跳的團團轉。無論是歌是舞，都比南洋土著同我們西南的苗族儸儸等的歌舞，拙劣到不可以道里計。

回程中，遇着大雨，走到前頭的人，足剛一踏上浮筒，傾盆大雨就來了，霎時四周黑暗下來，大家沒命的奔向番人的房屋去避雨。雨大得如濃霧，一尺遠就看不見什麽，道路已變成一道洪流。足足等了一個半鐘頭，白茫茫的西方，開了一個孔，藍天紅雲朦朧的給我們帶來了好消息。雨果然是停了，大家趕着上船去；船離開岸不遠，雨又來了，所有的人——男人女人小孩都變成落湯雞，還連帶着雙手不停的用瓢把水舀出來，不然在船內留積得過多，這船就要沉下去了。當時在船上看來，光華島那方面沒有雨，船夫就把船搖到那島旁去。那島子所在，正是烈日耀空，再加上風吹，本已濕透的衣服，一會兒就乾了。衣服剛乾了不久，雨點又稀疎的打在身上了，大家又急急的趕上船，急急的朝涵碧樓划去。我們的船不斷的朝前進，可是始終都在有雨無雨的邊沿上，少不得全身衣褲又被雨打濕了。待船進到湖中，風因山勢轉了向，雨不再陪着我們，從此我們別了牠。當我回頭與牠作別時，一條寬大美麗的虹霓，從空中直落下來，齊着水面；我們三船中的最後一船，正從牠的中間穿過，兩個人兩個人的在光帶後慢慢的推了出來。

我們很快的登了岸，虹淡了些，東山下那一段湖面已成了黑色，近處的湖水發着鮮紅色的光彩，這時整個的眼前，是一片交織紅白黑三色的世界，只有那一條美麗的虹，在中間劃了一劃。天上佈滿着紅霞，紅得像血，紅得有些令人嚇怕；路上一泓泓的積水，也反映着那可怕的血色。在那路上有一位少年蹣跚的走着，看樣子定是個受過中等教育的青年；我趕上去問了他，他的國語說得很好，是新竹人，茶業公司的會計，姓吳叫殳，他約我到他們公司的試驗所去，他願告訴一些我需要知道的事實。我答應了他，我們背着那褪了色的虹，踏着那一泓一泓的紅水向着那路的盡頭走去。

（未完）



普陀宗乘廟全景

熱河八廟

馬鴻瑞

「千山環紫塞，一水風護丹邱，土沃猶古，農耕戶已稠；地靈迎日馭，天意待宸遊，隨蹕重至此，清涼五月秋。行殿無雕繢，山原有性情，高卑因地勝，簡樸儼天成；林巒千重護，烟雲四方生，寰中新落土，歲歲駐霓旌。」

熱河紀事詩

（陳元龍）

『昆圃原宜苑，神山自有樓，烟雲開紫塞，職覲近臯州；巒邃災難到，湖平淡不流，聖人行處好，翠麥十分秋。』

熱河山莊詩

（高其倬）

熱河，爲清廷歷代皇帝消夏獮狩之所，熱河行宮之名，農夫農婦皆得而知之。筆者在十幾年前，卽有一遊熱河之願，嗣抗戰軍興，輾轉南國歷十餘載，迄未能實現，深以爲憾。事出不謀，今春奉調來承德，夙願於今得償，初非意略也。

緒言

考承德，在周秦爲山戎東胡地，漢初爲匈奴左地，武帝時爲塞地，後入烏桓，後漢及魏時代屬鮮卑，晉代爲鮮卑段氏地，後併入慕容氏爲前燕地，北魏爲安州廣陽郡燕樂縣地，北齊及周屬庫莫奚地，隋唐屬奚地，遼改爲州縣，屬中京道澤州灤河縣，金爲北京路興州興化縣宜興縣及大定府神山縣，元爲上都路興州興安縣宜興縣及大寧路惠州地，明爲興州衛，後廢入諸晉衛，清改爲府，轄平泉州、及灤平、豐寧、赤峯、建昌、朝陽等五縣；民國肇建，改爲承德縣，爲熱河省會所在地。

清帝「避暑山莊」，在承德縣治北里許，有城長圓形，石砌，週圍十六里三分。山莊內外，建寺觀凡二十有一剎，其工程浩大建築宏巍者有八，曰普寧寺、曰普佑寺、曰安遠寺、曰普樂寺、曰普陀宗乘廟、曰殊像寺、曰羅漢堂、曰須彌福壽廟，俗稱八大處，皆在山莊之外，爲清乾隆時所建。筆者到此二月，往遊寺觀者已兩次，第一次爲五月二十五日，第二次爲七月六日，這兩天都是星期例假，故得暢遊；尤其七月六日這天，天氣濃陰，又未會落雨，更助遊興不少。遠近友好，紛紛以此間寺觀行宮等遺跡見詢，爰先將最著名的八廟，分別記之，用代答焉。

普寧寺

普寧寺又稱大佛寺，因有木雕佛像甚大得

名。寺在承德東北約十里，獅子溝地方，清乾隆二十年建，寺制仿西藏三摩耶廟。熱河志載：「乾隆二十年平定準噶爾，高宗幸避暑山莊，四衛拉特部落來覲，賜宴封賚，勅建普寧寺，以昭武成」。有天王殿五楹，天王殿前左右有鐘鼓樓。又內殿七楹，供三世佛雕像，前楹有額曰「金輪法界」，殿內一匾曰「大雄寶殿」。月臺左右，有五色浮屠四，用五彩琉璃磚瓦修建，列四大部洲，四小部洲。殿後爲大乘閣，閣之上下供諸佛菩薩，閣四層各七楹，建築宏巍，紅漆柱都可兩抱，有千手千眼佛立雕像，高七丈二尺，身週約及四丈，雕工極精，漆彩色，至今彩色猶新。柱間懸一聯：「具大神通完十行；是眞淸淨現三身」。閣下層匾額曰「鴻庥普蔭」，上層匾額：「眞如圓滿」，皆乾隆御筆。

乾隆普寧寺觀佛事詩有序

「蒙古等皆敬宗哈巴黃敎，故於山莊之北，建此梵刹，聚黃衣者流而唪梵唄，且達什達瓦餘衆歸降者，嚮風慕化，咸使安居樂業，兹令演步踏法事，俾衆觀之，並成是什。

塞垣筏寶煥林珠　大聚衣黃偏袒徒
宗哈巴傳慧燈耀　三摩耶式梵宮圖
象龍步踏惟天力　老弱駢觀與衆娛
神道何妨權設敎　若論佛法本來無」

普陀宗乘廟

普陀宗乘廟，在熱河行宮北里許，乾隆三十五年建，仿西藏布達拉都綱法式，故又名布達拉。前殿八楹，額曰「無量福海」，又十六楹，爲千佛閣。中殿二十楹，有三世佛塑像，塑工極精細，又殿十八楹，高凡六層，後殿二十五楹，高八層。中殿及後殿，外壁間佛閣層層排列整齊，一如窗形，佛閣皆鑲以黃綠紫三彩磚瓦，閣內均有不同樣之琉璃佛像，佛像及彩磚色極佳，且極堅固，傳爲乾隆五窰出品，各殿建築，工程浩大，殿之外牆，都施朱色，極爲壯觀。後殿外檐有匾額曰「落伽勝境」、曰「文殊勝境」、曰「萬法歸一」。東樓爲阿閦鞞佛壇城，觀士音菩薩壇城，無量壽佛壇城，釋迦佛壇城，雅曼達噶壇城，喜金剛壇城，西樓上爲「大乘妙峯」。有八方亭一，亭上爲七層浮屠，亭外額曰「權衡三界」，又六方亭一，額曰「慈航普渡」，兩亭四周，有白石欄圍繞，欄雕花紋極精細。殿前有琉璃牌坊一座，曰「寶坊」，用彩色琉璃瓦建，坊前面額間直刊「普門應現」，後面刊「蓮界莊嚴，」廟內所有題額，皆彙書漢、滿、蒙古、唐古忒四體文字。

廟之四周，繞以圍牆，週徑約數里，遠望之，儼然一城廓也。熱河志載：「廟模輪奐，天藻輝煌，眞佛國之化城，人間之福地也。」乾隆普陀宗乘之廟詩：「下馬巖城拾級登，珠旛紺蓋現層層，入門未見眞如境，進步方超最上乘，玉壘銷兵昭護法，金粧選佛示傳燈，海南塞北境無二，心祝慈恩寶籙增。」

須彌福壽廟

「華言福壽等須彌，建以班禪來祝釐，舊例已逶邐順治，新工猶近比康熙，層樓初聳輝佛日，萬樹分栽蔚慧枝，一語欲詢駐錫者，有無法也抑無爲。」（乾隆札什倫布落成紀事）

寺在承德北，普陀宗乘廟東，又名札什倫布，乾隆四十五年建。熱河志載：「歲在庚子，恭逢高宗七旬萬壽，時則班禪額爾德呢祝釐來自後藏，上嘉其遠至，於山莊建札什倫布廟居之，唐古忒語札什爲福壽，倫布爲須彌山也。」寺因班禪曾居之，故亦稱行宮。廟門南向，額刻乾隆御書「須彌福壽之廟」，東西二山門，遙遙相對，東山門額題「梵香遍滿」，西山門額題「法界圓成」。大門內在東西山門之正中處，有御碑亭一座，爲乾隆製須彌福壽之廟碑記，碑高二丈餘，寬約四尺，豎立於石龜之上，龜體長丈餘，頭高約四尺，爲一整石琢成，碑亭額題「智光普照」。內爲都綱殿樓三重，更內佛樓二重，三樓上有金剛佛三，考之寺譜，一爲「金剛」，一爲「太持金剛」，另一忘其名，俗稱金剛佛爲「歡喜佛」。又御座樓南北各二重。都綱殿內南面一匾，題「寶地祥輪」，爲乾隆書。各殿及佛樓，建築頗爲宏巍，寺宇之周，築有圍牆，極爲壯觀。

都綱殿前有琉璃坊，高約有三丈，以黃綠紫三彩磚瓦建成，磚瓦縫間，皆對花紋，彩色配合異常美觀，據本地人云：此坊磚瓦，皆乾隆「五窰」出品。建築之工特精，至今猶完整如新建，坊前面額刊「總持佛境」四字。

普樂寺

普樂寺，在熱河行宮東二里許，磬錘山半山處，乾隆三十一年勅建，寺東向。殿二重，前殿中爲彌勒佛塑像，左右配殿各一，北殿曰「勝因」，南殿曰「慧力」，正殿供上樂王佛，額題「福慧圓成」。西有門通經壇，門內一碑，鐫乾隆製普樂寺碑記。經壇以條石砌成，四方形，四面皆有門，上有圓亭，二層，狀肖似北平天壇之祈年殿，亭頂皆蓋以黃色琉璃瓦，前檐額匾曰「旭光閣」，亭中築石座形圓，高達五尺餘，上有銅質「歡喜佛」，男女性各一，裸體，成交配狀。亭左右兩旁有彩色琉璃浮屠六座，前後排列。

普樂寺碑記，并系以讚，文約千言，鐫工極佳。寺內匾額，皆兼漢、滿、蒙古，唐古忒四體書。

殊像寺

殊像寺，在普陀宗乘廟西，名取五臺山麓之殊像寺，仿香山寺制創建，工始於乾隆甲午夏，逾年完竣。門凡三楹，門額刊「殊像寺」三字，左右有鐘樓及鼓樓，內為天王殿，東西配殿各五楹，再內為會乘殿，殿七楹，又東西配殿各三楹，東曰指峯殿，西曰面月殿，又東西配殿各三楹，東為雲來殿，西為雪淨殿，更內有樓十八楹，曰清涼樓，又東西配殿各五楹，東吉暉殿，西慧喜殿，寺旁築室三楹，曰香林室，又樓三楹，曰倚雲樓，亭台樓閣，極其堂皇，惟現時已有一部倒塌矣。

面月殿後建八方亭，額曰『寶香閣』，亭上為黃綠琉璃瓦，并置銅包金頂一座，高約五尺，腰凸上尖，腰週約二丈許，現時該頂已落置地下，包金已被刮取淨盡，金頂之落，係被盜取其金者所破壞，抑因別故，不得知。亭內有一雕像，騎坐一塑獸上，高約二丈，傳為乾隆自雕像。亭頂於本年不久以前坍塌，木樑落下，將塑獸身打裂，另有四塑像亦都傾倒，風雨侵襲，乾隆當年，當未料及今日之遭災殃也。

羅漢堂

羅漢堂，在殊像寺西約二里許，乾隆三十九年建南向。有鐘鼓樓各一，內為天王殿，又內為大殿，東西配殿六楹。堂中應眞像五百二十，悉仿海寧安國寺制。乾隆製羅漢堂詩：「潔治山堂據漫坡，應眞寫像各婆娑，江安彼豈塞北此，十六非少五百多，色見聲求總邪道，水流雲住契禪那，知然是復何為者，獅子峯島借問他。」現各殿已大部傾圮，大殿木料，多被拆除，完整者僅鐘鼓樓矣。

普佑寺

普佑寺在普寧寺東，兩寺相毗連，乾隆二十五年建。寺南向，門三楹，今已圮，正殿額題「大方廣殿」，更內為天王殿，後為法輪殿，最後為經樓，寺中諸佛，皆仿西藏塑像。地漸近錘峯，倚山麓而開道場，極為幽勝。

偽滿時，熱河省公署（偽滿時代熱河省政府）以羅漢堂漸即傾圮，遂將全部羅漢雕像，移置寺之大方殿，『羅漢堂』四體書額，亦移懸殿之外檐。邑人於朔望之日，多前往進香、求籤。羅漢像雕工極細，漆彩色，各具不同之容貌。民國三十四年蘇軍到此時，遭受摧毀，像之四肢及耳目鼻被打殘不少，內有一雕像，會遭蘇軍擊兩手腕，一彈未出，現仍含於額下，羅漢其無辜耶。

安遠廟

安遠廟在普樂寺之北，居山麓高處，兩廟相距二里許，乾隆二十九年建，仿伊犂固爾札廟式，故又稱新疆廟。廟西南向，大門額刊「安遠廟」三字，繚垣成方形，四面各有門，中為普渡殿三層，周以迴廊，凡六十有四楹，所謂都綱也。殿四週壁間繪佛國源流，各識佛號於其旁，配以彩色，畫工精細，不亞敦煌。迴廊前石碑一座，鐫乾隆製安遠廟詩十韻并有序，書漢、滿、蒙古、唐古忒四體文字。熱河志載：「乾隆二十四年以準噶爾降人達什達瓦部遷居山下，二十九年勅建安遠廟。」又載：「殿最上層，恭藏御用甲仗，每歲藩部入覲，咸集廟下，莫不歡喜膜拜讚嘆佛力涵濡，聖恩安遠之義大矣。」所謂甲仗，今已不存矣。

據本地人傳說：此廟之建，主要原因，是為「香妃」，廟仿伊犂固爾札廟式，香妃得常到廟瞻禮，一如身在本土，用以去其思鄉之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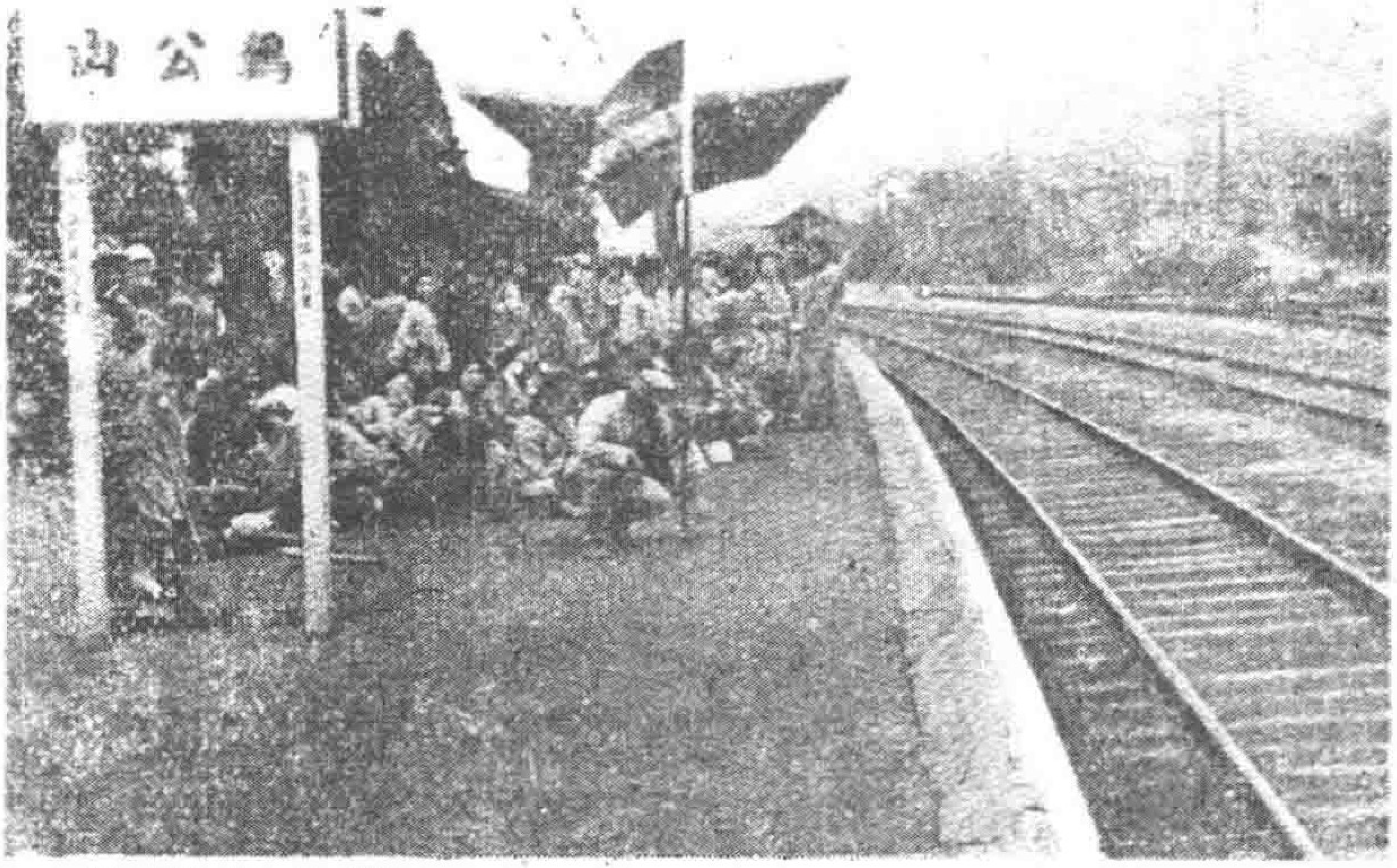
由各廟之紀事碑并考之典籍之記載，則知當年寺觀之建，固以點綴避暑山莊之風景，然亦寓有安邦定遠之意在焉，如乾隆安遠廟瞻禮書事有云：「余之所以為此者，非惟闡揚黃教之謂，蓋以綏靖荒服，柔懷遠人，俾之長享樂利，永永無極云。」又須彌福壽之廟碑記有云：「今之建須彌福壽之廟於普陀宗乘之左岡者，則以班禪額爾德呢欲來覲而肖其所居以資安禪，且遵我世祖章皇帝建西黃寺於京師以居第五達賴喇嘛之例也。然昔達賴喇嘛之來，實以敦請，茲班禪額爾德呢之來覲，則不因招致而出於喇嘛之自願，來京以觀華夏之振興黃教，撫育羣生，海宇清宴，民物敉寧之景象，……而茲喇嘛之來，則有不宜阻者，蓋國家百餘年，昇平累洽，中外一家，自昔達賴喇嘛之來，至今亦百餘年矣，且昔為開創之初，如喀爾喀厄魯特尚有梗化者，今則重熙休和，喀爾喀久為世臣，厄魯特亦無不歸順，而一聞班禪額爾德呢之來，其歡欣舞蹈，欲執役供奉，出於至誠，有不待教而然者，則此須彌福壽之廟之建，上以揚歷代致治保邦之謨烈，下以答列藩傾心向化之悃忱，庸可已乎。」乾隆當年，當亦費一番苦心經營也。

◆ ◆ ◆

和煦如春的雞公山

言成

雞公山這個名稱，並不見於經傳，祇川滇黔一帶流行着「四川有座峨嵋山，祇欠三尺摹着天，雲南有座雞公山，已有半山插入天」。的一句鄉諺，究竟雲南的雞公山是屬於高黎貢山脈怒山脈雲嶺脈嗎？或者屬於無量山脈哀牢山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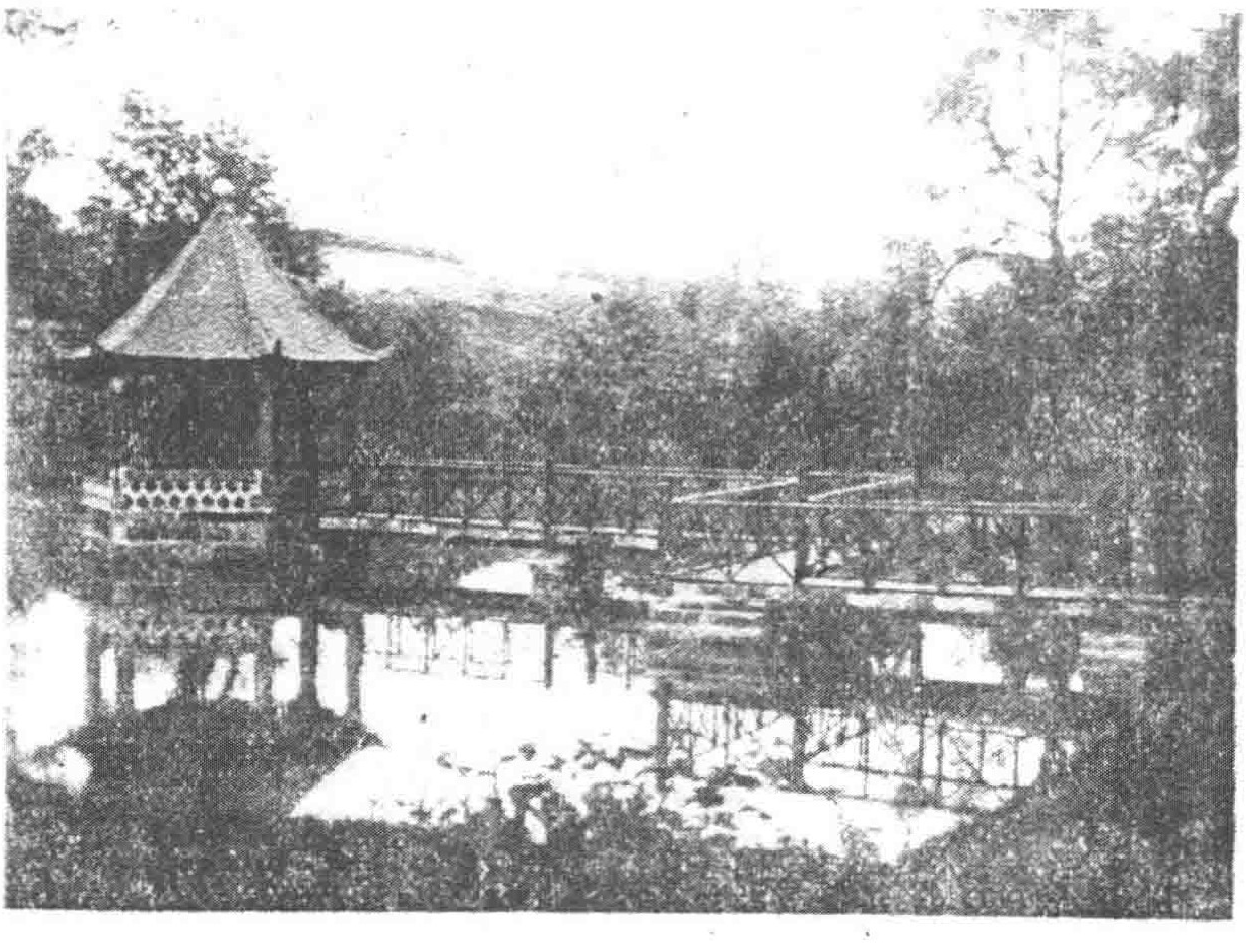
雞公山車站

縱然有這個山名，可是處於萬山之中，到過的人或者有，而遊記等類文字還沒有見過。

筆者到的這個雞公山，不是雲南的雞公山，而是湖北與河南交界，屬於湖北廣水縣管轄的雞公山，此山在信陽城南三十六公里，距漢口大智門一百七十四公里，距鄭州三百四十公里，為平漢路漢口、鄭州間之中間站。發源於崐崙山系，是大別山的支脈，拔海二千四百公尺，全面積有一百餘平方公里。在遜清光緒三十年前，還是苔蕪滿壁，荆棘叢生的一座荒山，牠怎樣變成遊覽區呢？是在遜清末葉，有傳教士西人李立生等，偶爾登臨佈道，發現山上花木清妍，水泉甘美，巖石險巇，風景幽麗，流連不捨遽去，於是走商地主廣水葉某者，把全山購買下來，大事開拓，已經略具規模；後為政府知悉，為維持國有主權，遂以原價贖回，陸續設備。因了酬庸發現者的功績，並劃定一角為西人的教會區。從此這背晦數千年的勝地，被人開發出來了。戰前已有房屋一百八九十幢，人口一千一百七十七人，在這名山勝境裏度着安閒的歲月，抗戰烽火的洗禮，使牠受了點創傷，復員以來，這秀逸的山靈，又在恢復牠新的成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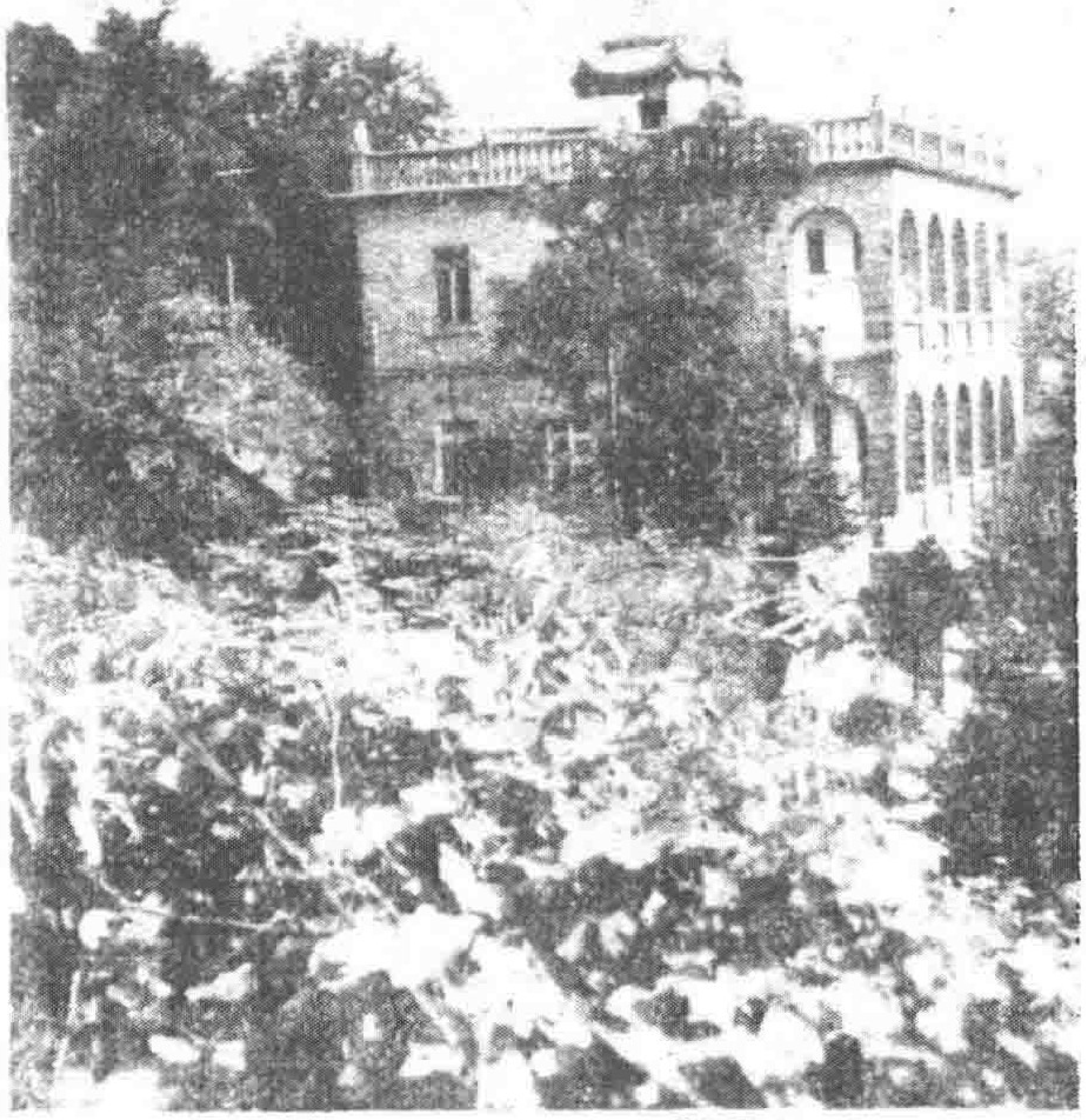
名俗山不俗

國內名山的命名，如崐崙、峨嵋、衡、華、泰、岱、雁宕、匡廬、天台、普陀等，無不秀麗典雅，雄偉神奇，勝景美名，相得益彰，而此山命名雞公，自屬俚俗。考其由來，大半依其形狀，而定名稱。報曉峯矗立山



•雞公山荷花池•

前，尖端稍大而平出，狀如雞頭，南北兩峯各向外伸展，儼如雞翅，靳山則形狀橢圓，緊接報曉南北二峯而成雞腹，雞尾雖不易識別，然已粗具模形，故有此命名。復按信陽州志所載「雞翅山在城南七十里，上有怪石名雞公石，一名雞頭山，」等語，是則雞公山之命名，實因雞翅山或雞頭山名稱，不甚通俗，依當地雞公、雞婆、雞兒等俚語訛呼而成，名稱雖然俚俗不堪，可是滿山風景，異常奇絕，最令人神往的是山中的氣候。雖然盛夏季節，其他各地大都驕陽肆虐，炎威逼人，此山則午前和煦如春，午後即天高氣爽，入夜則稍有寒意，宛如初冬。遊山的人如不攜帶夾衣，恐怕還要受涼哩！住在都市中日受熱浪排打的人們，全天汗流浹背，酷熱難當，聞此勝地亦有涼意，如果身臨其境，這大自然的恬適，又要比風扇冷氣等人為的消夏方法疎放得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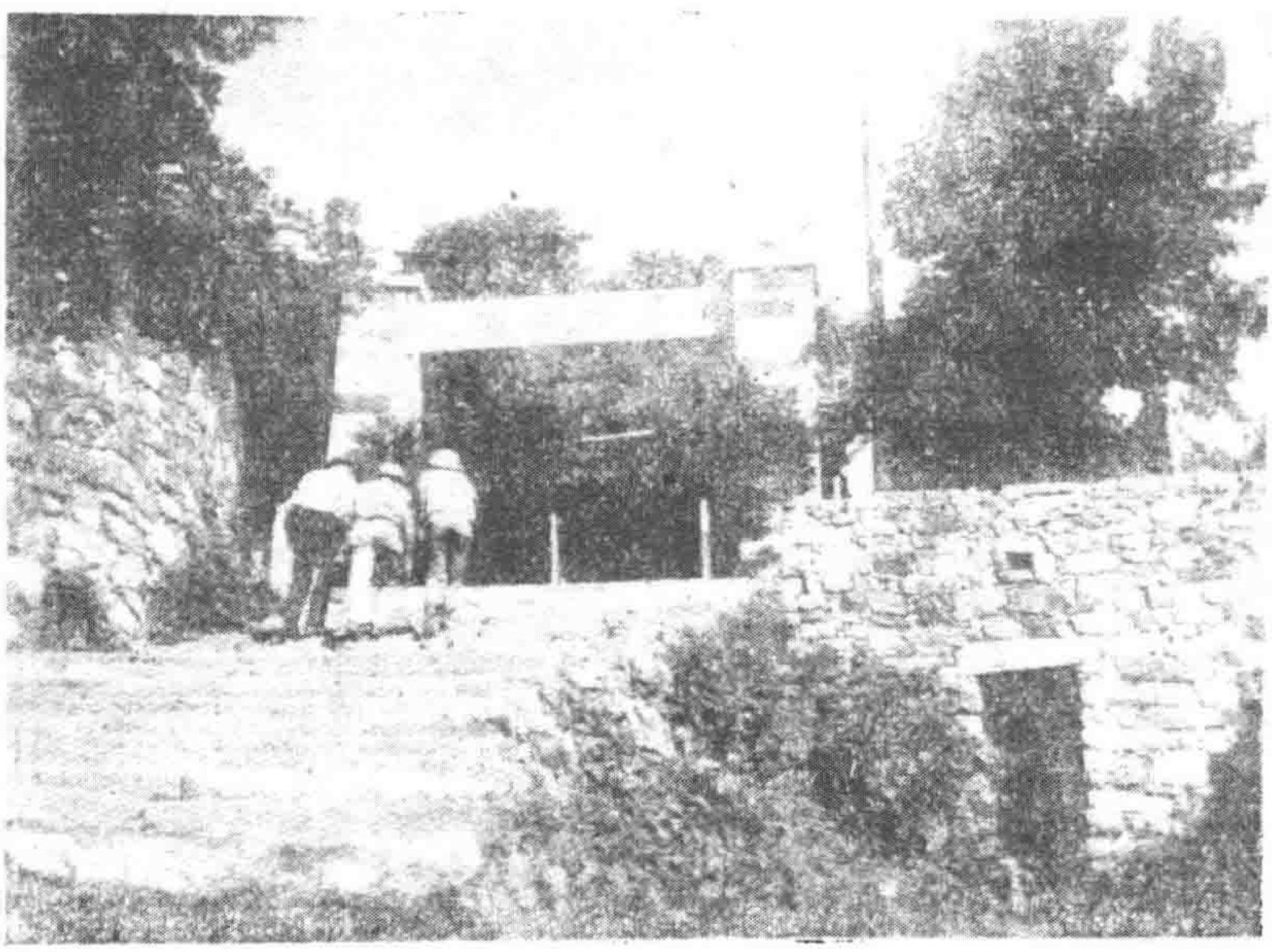

•雞公山小平樓•

遊覽所得

七月八日晨，筆者應平漢鐵路局之邀，隨同漢市記者團前往參觀該路設在山頂的鐵路賓館。九時許乘該路特備專車出發，沿途經過花園、王家店、廣水、東篁店、武勝關於午後四時，到達雞公山車站。該站設在山麓，建築尚稱堅實，在此候車的乘客們，仰視山頂佳木葱蘢，建築宏麗，俯瞰平疇阡陌，沃野千里，於不知不覺中，把很不容易過去的候車時間，輕輕消磨過去了。

由山麓到山巔，足有十二華里，唯一的交通工具，則為山轎，每乘收費二萬元，須一小時半方能到達。我們每人坐了一乘路局預定的山轎代步，因沿途山路崎嶇，階梯峻險，景物多被敵寇所毀，尚未恢復原來舊觀，故無風景可言。迨至山頂，則豁然開朗，蒼翠的林木，與崇偉的樓閣，頓入眼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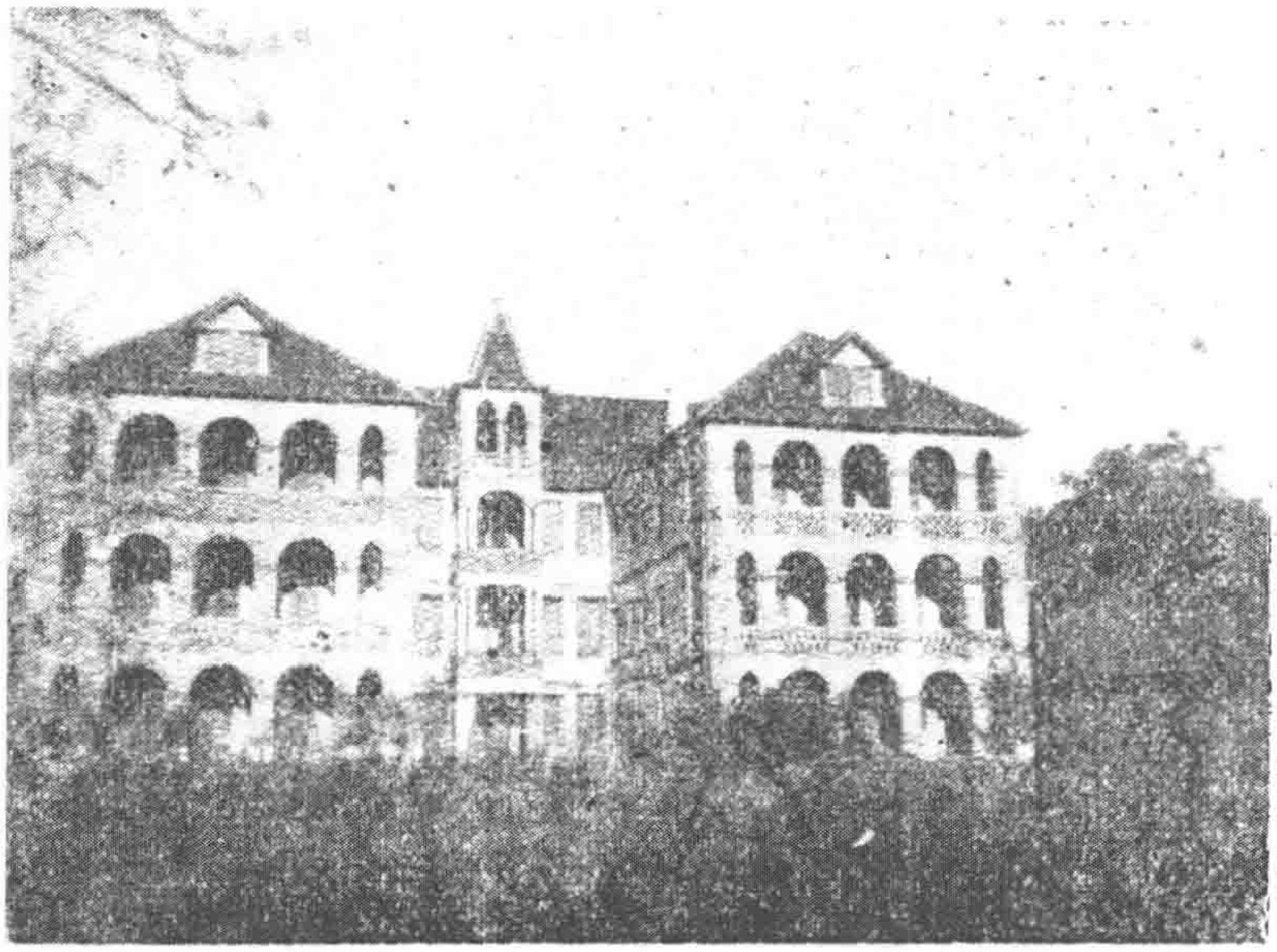
我們在五時半鐘即到達平漢鐵路賓館，該館於七月十日開幕，擁有客房十八間，鋪位四十九個，每房均寬敞宏大，佈置雅潔，更兼四週植以花木，間以疎籬，尤覺幽雅宜人。全山旅館，當以此為最。


•雞公山龍子口•

飯後相繼出遊，先沿羊腸小道，攀登雞公頭，極目西眺，但見血紅般的火球，被層雲遮處，映射出五色霞光，動盪不定，千變萬化，瑋奇瑰麗，無與倫比，這是雞公山的晚霞，亦即奇景之一。此外我們還遊覽了美文中學、小平樓、荷花池、龍子口等地，無不風物天然，各得奇趣。尚有避暑山莊、天福宮、活佛寺、

瀉紅澗等地勝景，尤爲奇絕，因時間關係，不及遊覽，回至賓館，已入夜八時餘。

次日晨興盥洗後，即出觀有名的雲海，正值日出之前，我們攀登山頂作飛鳥瞰，果然山半白雲如蒸汽出籠，冉冉上昇，不絕如縷，刹那間，山林樹木不現半枝，傑閣崇樓，不餘鰲尾，祇有白茫茫一片大海呈現眼前，未被淹沒的高峯，更如瀛海島嶼，星羅棋布，奇景幻人，眞有知水而不知山之感。迨至日上三竿，雲霧方始漸漸消逝，而我們已踏上歸途了。



雞公山美文中學

此外要告訴讀者的：要遊雞公山，交通和費用，以及一切遊程計劃，可由平漢路局包辦，現在付費四十萬元，可住山二日，遊覽全山名勝所憲注意者，隨身攜帶須衣、布鞋、夾手杖等以備需用，更須隨帶身份證，以備雞公山管理局登記處的檢查，這樣才可以暢遊無阻。◆◆

鼎新染織公司

註冊商標

鼎新圖　豐壽圖
霸王圖　武鄉圖
金九鼎　蝶戀花
馬球圖　賢孝子

出品種類

霸王藍布　馬球元色嗶嘰
馬球漂布　金九鼎清水漂布
金九鼎士林　蝶戀花絲光藍布
襯衫府綢　各式男女線呢

兼營代客整理漂染交貨迅速

廠　址：上海嘉善路六百號　電話：七七〇〇二　七七〇〇三

事務所：上海寧海西路五十號　電話：八八四五八　八二四四六

游呈貢菓園

趙德厚

菓子園距昆明南端二十公里許，屬呈貢縣邑，以其山林曠野，盛產菓子，因此以名園焉。每屆夏秋之交，星期假日，遊人如織，皆摘紅採綠，滿載而歸，為昆明一俗尙，俗謂「耍菓子園」是也。

雲南省記者公會本屆秋季旅行，卽選擇菓子園為目的地，決議日期為七月二十日星期天。此消息報章傳出後，呈貢縣府派代表到會接頭，歡迎記者駕到，滇越鐵路當局亦有熱忱歡迎表示。記者同人聞訊，莫不欣欣然有喜色！蓋昆明斯時雖處伏天，而風和日麗，不亞三春景象，所謂四季無寒暑者，縱居亞熱帶氣候之唯一雲貴高原而得天獨厚，日跑街頭終夜伏案之記者先生，得半日之清閒，到郊外換換空氣亦宜也，當時簽名參加者甚衆。

天有不測風雲！十九日夜，風雷大作，繼之傾盆膏澤，天明淅瀝未收，參加遊菓園之人，心理頓受打擊，地利矣，人和矣，天時胡不作美耶？滇越鐵路早於雨中掛專車以相待。晨九時半開車，會員紛紛冒雨而來，歸車前半刻淸點人數，已達八十又六，按參加人數原為八九，以夜生活之編輯記者輩，不覺整夜之辛勤，冒大雨而不爽約，尙攜愛人內子，遊興勃勃者，此種勇氣，能不令人精神奮發，心曠神怡？又能不令人出諸預料？

呈貢為滇越鐵路沿線一小站，距昆十七公里，以坡度關係，行一小時始達，十時半，下車，斯時天從人願，雨過天青，縣府所派之專員嚮導，已在車站迎候，遂於站旁菜肆中小憩。公會特為參加者預備午點，係土產麵巴巴與乳腐，大家津津有味咀嚼，大有粥少僧多之勢，綠淸晨均忙于趕車，什九腹中尙缺如也。

麵巴巴食畢，嚮導卽分二路引導會員遊菓園，視各人之體力選擇遠近兩途。余以機會難再，曩昔遊者再再，如摸黑路，未得嚮導之指引，雖叢叢密茂菓林，亦不能暢遊也，遂捨近而求遠，隨嚮導繞山繞水，爬高上低，大汗濕巾，亦自成趣。

呈貢縣屬有田地萬餘畝，五分之四屬荒地，以土壤氣候種種關係，種植菓木為最宜，當地人民，四分之三俱賴此以為生，故菓子一項為主要之農產品，菓類有蘋菓，花紅，桃，李，梨等，梨以寶珠梨，桃以黃金利核桃為最馳名。行銷區域，不特昆明數邑，昔滇越鐵路暢通時，尙裝兜運往越南河內及海外，供外人佐餐及製造菓醬之用。現因交通梗阻，菓子外銷大受影響，兼之抗戰以來，散兵游勇，無端打擾，菓未熟而先摘光，其菓林之慘狀有如蝗虫之入穀境，且有砍伐菓木以當柴燒者。當地人民無可奈何，而靠此為生之輩遭此浩刧，生活困難不難想像！現在仍有同類事件發生，人民以衣食攸歸，不得不武裝保衛，目前且時有人命案件發生。經嚮導引至若干菓園時，均有武製士兵把守，嚮導蹙額而謂曰：

螺髻山天池

朱偰

湖月照我影　送我至剡谿
謝公宿處今尙在　綠水蕩漾淸猿啼
——李白

宇內名湖，多在低隰之地，如楚有七澤，吳有五湖，水勢就下，皆不足奇；苦乃千仞之上，停泓凝碧，星漢垂影，汪洋千頃，則奇中之奇矣。余嘗聞之：天山有博格達山池（或云卽西王母之瑤池），西藏有騰格里海，並高出海面四千餘公尺，冰川縈帶，雪嶺迴環，羣玉山頭，不啻瓊樓玉宇！二處余未及游，嘗引為憾事。以余所覩，則有廬山之天池，天目山之仙池，螺髻山之天池。考廬山天池，因王陽明之詩而得名；天目山仙池，因郭璞之詩而得名；然廬山天池逼窄，天目山仙池淤淺，皆無螺髻山天池之氣象。然或傳或不傳，山川顯晦，其亦有幸有不幸也夫！

「若不與武裝弟兄合夥共同看管，則今年之菓子，又是替別人栽也。」言之不勝浩嘆！

記者團體之遊菓園，頗俱寓工作於旅行之間，故詢問菓園之一切疾苦頗爲詳盡，一守尚未成熟梨園之老者與記者曰：「扶植菓子誠屬不易，每當春日花放，遇一場暴風雨，一年之希望便完矣！」一老婦又言曰：「荒山荒地之中，蚊虫最多，菓子成熟之日，亦即蚊虫最多之時，枝頭壘壘者，是用血肉之軀喂蚊虫所得之結晶耳。」若干尚未涉足農村之仕女，聞聽此言，不知能否感動於衷？

轉灣抹角，行行復行行，抵一近大桃園，壘壘滿枝，紅綠相映，美麗異常！與看守者商好後，各自向樹枝摘而食之，食畢又納諸袋中，俟歸作紀念品，莫不滿腹滿袋，此種不才形式歡樂怡快之景象：非個別旅行遊樂者所能感受！亦若非熱徑之嚮導不克至此也。

時過午矣，由桃園惜別至呈貢車站會師，乘下午三時半之火車返昆，人人手提袋納，眞可謂滿載而歸，亦有特別收獲者，如一部份記者，參觀附近之雲南大學農學院，院中除請吃自栽種之西瓜外，每人並贈送重約十餘斤之台灣種大西瓜各一枚。參觀者並謂：

「西瓜曾剖食一，其味冰甜不計外，里面尚有美國蘋菓，奉化蜜桃，天津雅梨等改良試種菓品，均已獲得最大成功！以其土壤氣候尚甚適宜，將來若推而廣之，呈貢菓子園藝前途，正未可限量也。」

咸聽斯言，復睹一個個冰甜大西瓜，不禁唾涎三尺。

◆ ◆ ◆



記者團在呈貢

天池素描

螺髻山係西康名山，頂有天池，在三天門之上，俗稱黑龍塘，方圓三里許。余以三十年八月往游，時值盛夏，雨水多漲，雖高處絕頂，爲面不廣，然雲影天光，頗有一碧千頃之勢。人言天池之水，潛通巨海，故每逢朔望，亦呈潮汐，衡之物理，非爲無因。又傳其地有共命鳥，比目魚，三足蟾，則姑妄聽之而已。余有詠天池詩云：

天池非海水　絕頂暗通潮　雲影落虛靜　星光垂動搖
驪龍時出沒　魚鳥共漂瀟　我欲浮槎去　蟾宮探寂寥

夜宿天池

夜宿絕頂，結幕天池之上，罡風浩浩，池水滔滔，而雲漢星辰，影落水底，頗有李太白『一夜飛渡鏡湖月』之意境，冷人流連不止。考螺髻山高二千六百三十公尺，天池海拔亦至少在二千公尺以上。雖在盛夏，寒風襲人。至今回想，眞有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之感矣。



石公山全景

楊梅時節到西山

·記洞庭西山之遊

周瘦鵑

今春農曆二月中旬，正當梅花怒放的季節，我應了江蘇省立圖書館長蔣吟秋兄之約，到滄浪亭可園去觀賞浩歌亭畔的幾株老梅，和小西湖邊那侏易君左兄譽爲江南第一梅的胭脂紅梅，香色特殊，孤芳自賞，正如吟秋兄所謂以兒女容顏而具英雄性格的。飽看了名梅之後，又參觀了在抗戰期間密藏洞庭西山而最近完璧歸趙的許多善本書籍。在茶會席上遇見了西山顯慶禪寺的住持聞達上人，他就是八年間苦心孤詣保持這些珍籍的大功臣；年四十許，工書善詩，談吐不俗，曾師事故高僧太虛大休兩大師，除顯慶禪寺外，兼主蘇州龍池菴，雖是僧侶，而並沒有一些僧侶的習氣，但覺得恂恂儒雅，絕似一位騷人墨客一般。席散之後，他就和范煙橋兄同到我家，探看梅邱梅屋下的幾株白梅·它們本是洞庭西山的產物，這時就好似見了故人一樣。我們暢談之下，彷彿增加了十年的友情，上人堅邀於枇杷時節去西山一遊，可在他的禪寺中下陳蕃之榻，由他作東道主，我們都歡欣地答允了。

荏苒數月的光陰，消逝得很快，我因憤世疾俗，意興闌珊，百無聊賴之中，只以花木水石自遣，幾乎把聞達上人的遊山舊約付之淡忘了。到了枇杷時節，眼見鳳來儀室北窗外的一樹枇杷，一顆顆的黃了熟了，儘是摘下來飽啖，也並不想到洞庭西山的白沙枇杷。倒是范煙橋兄不忘舊約，一見枇杷楊梅相繼上市，就投了一首詩給聞達上人：『曾與山僧約看山，枇杷黃熟楊梅殷；偶然入市驀然見，飛越心神消夏灣。』上人得詩也不忘舊諾，忙着與煙橋兄接洽，約定於國曆六月二十七日往遊，煙橋兄轉達於我，并約了程小青兄等七八人同去，我是無可無不可的，立時答允下來。誰知到了二十七日那天早上，天不做美，竟下起雨來，我以爲這一次西山之遊，恐成畫餅了；正待着老媽子去探問小青兄他們去不去？而小青兄已穿了雨衣戴了雨帽趕上門來，說別的遊伴或因有事或因怕雨都來回絕，可是他和煙橋兄是去定了的，并要拉我同去。我倒也並不怕雨，他們旣遊興勃發，我是個有閒之身，當然奉伴，於是毅然決然的帶着雨具走了。

我們倆僱了人力車趕到胥門外萬年橋下西山班輪船的碼頭上，聞達上人在船頭含笑相迎，而煙橋兄早已高坐船艙中，悠閒地抽着紙煙；此行只有我們三人，並無外人，平日間彼此原是意氣相投，如針拾芥，如今結伴同遊，自是最合理想的遊伴。聞達上人不在西山相候，而特地從蘇州伴同我們前去，眞是情至義盡，使人感激得很！輪船九時解纜，雨小時到木瀆鎭停泊，我們在石家飯店吃麵果腹之後，回到船中，直向胥口進發。一時餘出胥口，就看到了三萬六千頃的太湖的面目，浩浩淼淼，足以蕩滌塵襟，令人有仙乎仙乎之歎，唐代大詩人陸魯望稱太湖乃仙家浮玉之北堂，的非溢美之辭。我們先前只在岸上望太

湖，只是心嘌麗質，那及此時借着舟楫投入太湖懷抱這麼的親暱，不覺想起皮日休汎太湖長歌的佳句來：「（上略）三萬六千頃，頃頃玻璃色，連空淡無類，照野平絕隙，好放青翰舟堪弄白玉笛，踈岑七十二，巑巑露寸戟，悠然嘯傲去，天上搖畫鷁，西風乍獵獵，驚波罨涵碧，倏忽雪陣吼，須臾玉崖坼，樹動為蜃尾，山浮似黿脊……」太湖之美，已給他老人家一一道盡，我雖想胡謅幾句來歌頌它一下，竟不能贊一辭；而煙橋兄吟哦之下，却已得了兩句：「山分濃淡天然畫，浪有高低自在心，」大家聽了，都道一聲好，他意在足成一首七律，一時想不妥貼，於是又成了七絕一首：「一舟劃破水中天，七十二峯斷復連；低似蛾眉高似髻，不須粉黛亦嬋娟。」比喻入妙，倒也未經人道。今人稱東南山水之美，總說是杭州的西湖，其實西湖只有南北二高峯作點綴，那及太湖擁有七十二峯之偉大；我們在船上放眼望去，只見峯巒起伏，似是一葉葉的翡翠屏風，目不暇接，而以西山的縹緲峯和東山的莫釐峯為領袖，東西歸峙，氣象萬千，襯托着汪洋浩瀚的太湖，送到眼底，高瞻遠矚之餘，覺得這一顆心先已陶醉了；於是我也口占了一首詩：「七十二峯參差列，翠屏葉葉為我開；湖天放眼先心醉，萬頃澄波一酒杯。」太湖太湖，您倘不是一大杯色香俱美的醇酒，我怎麼會陶然而醉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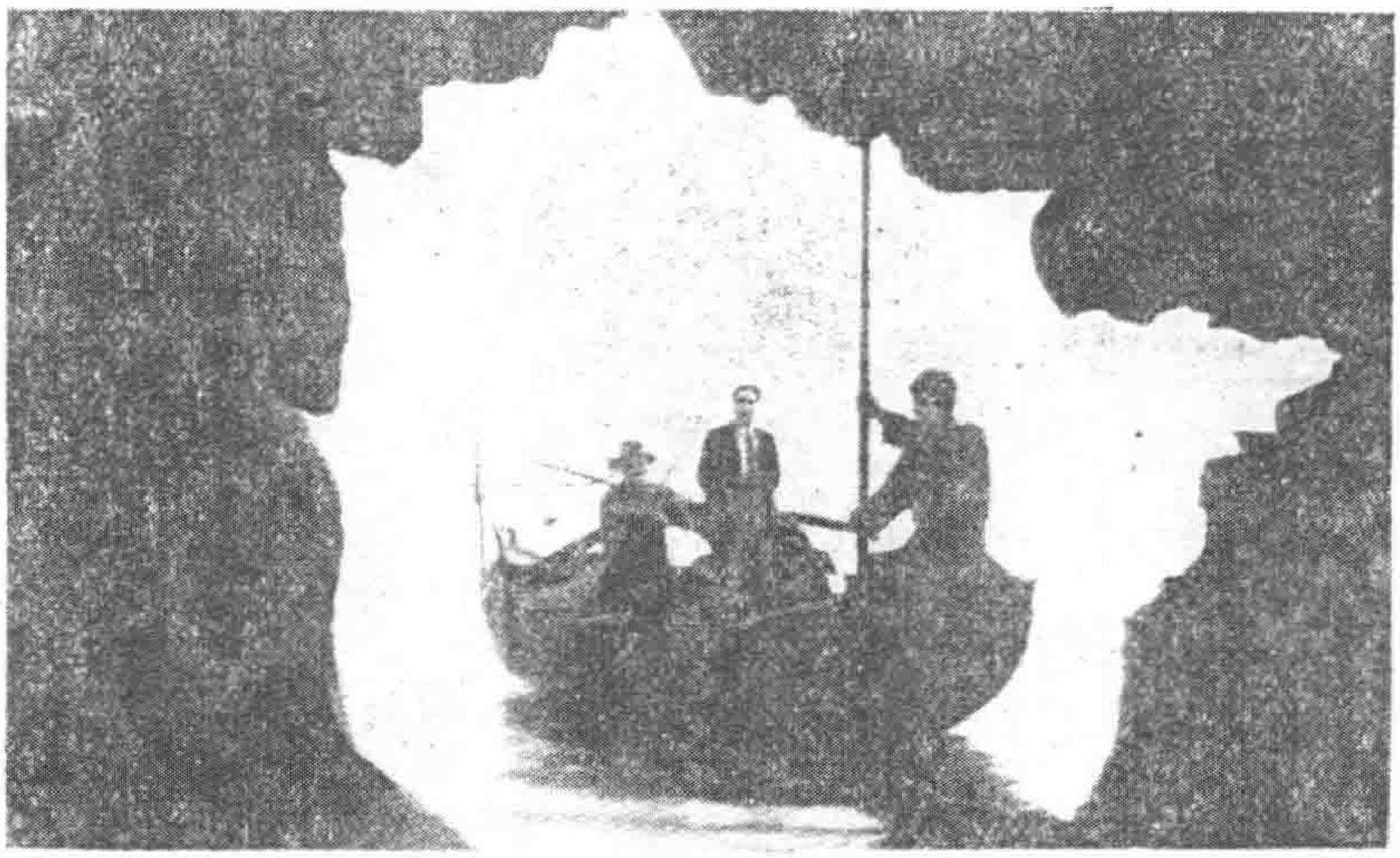
顯慶寺前

船出胥口後又兩小時許，就到了鎮下，傍岸而泊，踏着輕鬆的脚步，跨上了埠頭，這纔到了西山了。西山原是我舊遊之地，這一回是前度劉郎今又來了；記得民二十四年冬，我為了要買些老梅樹種在梅邱上下，曾隨同文友吳雅非兄來到西山，就宿在他的家裏，他的老母和夫人，招待得十分殷勤；第二天雖為雅非兄四出與山農接洽，買到了十幾株虬枝老幹的大梅樹，代僱了船裝運到蘇州。可是這次除觀光了林屋洞外，並未出遊，第三天就買棹回蘇了；如今林屋洞無恙，而雅非兄墓草已宿，追憶舊遊，為之腹痛！

跨上埠頭時，瞥見一筐筐紅紅紫紫的楊梅，令人饞涎欲滴，纔知枇杷時節已過，這是楊梅的時節了。聞達上人和山農大半熟識，就向他們要了好多顆深紫的楊梅，分給我們嚐試，我們邊吃邊走，直向顯慶禪寺進發；穿過了鎮下的市集，從山徑上曲曲彎彎的走去，夾道十之七八是楊梅樹，聽得密葉中一片清脆的笑語聲，女孩子們採了楊梅下來，放在兩個筐子裏，用扁擔挑回家去，柔腰欵擺，別有一種風致，我因詠以詩道：「摘來甘果出深叢，三兩吳娃笑語同，拂柳分花歸緩緩，一肩紅紫夕陽中。」這一帶的楊梅樹實在太多了，有的巳把楊梅採光，有的還是深紫淺紅的綴在枝頭，我們儘揀着深紫的摘來吃，沒人過問，小青兄就成了一首五絕：「行行看欝色，幽徑絕埃塵，一路楊梅摘，無須問主人。」可是這山裏的楊梅，原也並不像都市中那麼名貴，出了三四千元，就可買到大大的一筐，而路旁溝洫之間，常見成堆的委棄在那裏，淌着血一般的紅汁，我瞧了惋惜不置！心想倘有一家罐頭食物廠開在這裏，就可把山農們每天賣不完的楊梅收買了蜜餞裝罐，行銷到國內各地去，化無用為有用，那就不致這樣的暴殄天物了。

行進約二里許，聞達上人忽說：「來來來！我們先來看一看林屋洞。」於是折向右方，踏着野草前去百餘步，見有大石盤礴，一洞豁然，石上刻有「天下第九洞天」六個擘窠大字，并有靈威丈人異蹟的石刻。洞寬丈許，高約四五尺，我先就傴僂着走了進去，石壁打頭，不能直立，地上溼漉漉的，濘滑如膏，向內張望，只見黑黝黝的一片，也不知有多遠多深；但據婁地記說：潛行二道，北通瑯琊東武縣，西通長沙巴陵湖，吳大帝使人行三十餘里而返。郡國志說：闔閭使靈威丈人入洞，秉燭晝夜行七十餘日不窮，（一說十七日）乃返，曰：初入洞口甚隘，約數里，遇石室，高可二丈，上垂津液，內有石牀枕硯，石几上有素書三卷，上於闔閭不識，使人問孔子，孔子曰：此禹石函文也。闔閭復令入，經兩旬却返，云不似前也，唯上聞風濤聲，又有異蟲撓人撲火，石燕蝙蝠大如鳥，前去不得，穴中高處照不見巔，左右多人馬跡。拾遺記說：洞中異香芬馥，衆石明朗，天清霞耀，花芳柳暗，丹樓瓊宇，宮觀異常；乃見衆女霓裳，冰顏豔質。

衆說紛紜，都是些神話之類，不可憑信；我小立了一會，只覺涼風襲來，鼻子裏又聞到一股幽窗之氣，就退了出來。要不是陵谷變遷，我不信這洞中可晝夜行七十餘日，也不信可以深入三十餘里；據聞達上人說：十餘年前，他曾帶了電炬，帶爬帶走的進去了半里多路，因見地上有很大的異獸似的脚印，纔把他嚇退了，不敢深入。唐代大詩人皮日休，曾探過此洞，



•石公山盤龍洞•

有長詩記其事：「齋心已三日，筋骨如煙輕，腰下佩金獸，手中持火鈴，幽塘四百里，中有日月精，連亘三十六，各各爲玉京，自非心至誠，必被神物烹，顧余慕大道，不能惜微生，遂招放曠侶，同作幽憂行。其門纔函丈，初若盤礴硎，洞氣黑昳昳，苔髮紅猙獰，試足值坎窞，低頭避崢嶸，攀緣不知倦，怪異焉敢驚，匍匐一百步，稍稍策可橫，忽焉白蝙蝠，來撲松炬明，人語散澒洞，石響高玲玎，脚底龍蛇氣，頭上波浪聲，有時若伏匿，偪仄如見綳，俄而造平淡，豁然逢光晶，金堂似鑄出，王座如琢成，前有方丈沼，凝碧融人情，雲漿湛不動，矞露涵而馨，漱之恐減算，勺之必延齡，愁爲三官責，不敢攜一甌。昔云夏后氏，於此藏眞經，刻之以紫琳，祕之以丹瓊，期之以萬祀，守之以百靈，焉得彼丈人，竊之不加刑，石匱一以出，左神俄不局，禹書既云得，吳國由是傾。薜縫纔半尺，中有怪物腥，欲去既嘎喈，將迴又佮傳，却遵舊時道，半日出杳冥，屨泥惹石髓，衣溼沾雲英，元籙乏仙骨，青文無絳名，雖然入陰宮，不得朝上清，對彼神仙窟，自厭濁俗形，却怪造物者，遺我騎文星。」細讀全詩，也並沒有甚麼新的發見，與諸記所載，如出一轍，他到底探過了洞沒有，也還是可疑的；不過他並不會說起遇到甚麼神仙靈怪，以眩世而惑衆，總算是老實的了。據這書所載：洞有三門，同會一穴，一名雨洞，一名丙洞，一名暘谷洞，中有石室銀房，金庭玉柱，石鐘石鼓，內石門名隔凡。我們所進去的，大概就是雨洞，過去不多路，就瞧見了暘谷，恰在山腰之上，洞口高約丈許，長滿了野草，黝黑陰森，茫無所見，誰也不敢進去；洞外石壁上多摩厓，宋代名人范至能至先都有題名，筆致古樸可喜。再過去不遠就是丙洞，洞門也很高廣，可是進口很小，似乎容不得一個人體，當然是無從進去探看。這兩洞附近，多玲瓏怪石，林林總總，大小不下數百塊，志書所謂林屋洞之外，亂石如犀象牛羊，起伏蹲臥者，大約就是指此吧？

辭別了林屋洞，仍還原路，又走了一里多路、驀聽得聞達上人欣然說道：「到了到了！這兒就是我的家！」出家人沒有家，寺觀就是他的家；只見一重重菓樹和雜樹亂絲交織之間，露出紅牆一角；當下又曲曲折折地走了好幾百步路，度過了一頂曲澗上的石橋，好一座宏偉古樸的顯慶禪寺已呈現在眼前，我們就從邊門中走了進去。此寺舊爲禪院，有古鐘，梁大同二年置爲福願寺，唐上元九年改爲包山寺，高宗賜名顯慶，可是大家都稱它爲包山寺，顯慶兩字反而晦了。大雄寶殿外有石幢二座，東西各一，上人鄭重地指點幢上所刻的字蹟，一座上刻的是陀羅尼尊聖經，另一座上刻的是唐代高僧契元所寫的偈，字體古拙而遒媚，別具風致。此寺環境之幽蒨，疑在塵外，但看皮日休那首雨中遊包山精舍詩，即可知之，詩云：「松門亘五里，彩翠高下絢，幽人共躋攀，勝事頗清便，雯雯林上雨，隱隱湖中電，薜帶輕束腰，荷笠低遮面，溼屨黏煙霧，穿衣落霜霰，笑次度巖壑，困中遇臺殿，老僧三四人，梵字十數卷，地稀無夏屋，境僻乏朝膳，散髮抵泉流，支頤數雲片，坐石忽忘起，捫蘿不知倦。異蝶時似錦，幽禽或如鈿，篥簩還戛刃，栟櫚自搖扇，俗態既斗藪，野情空眷戀。道人摘芝蘭，爲余備午饌，渴具石榴羹，飢歷胡麻飯，如何事於役，玆遊急於傳，却將塵土衣，一任瀑絲濺。」但看詩中的描寫，不是好像仙境一般麼？

大雄寶殿之後，有堂構三楹，中間掛一橫


來鶴亭遠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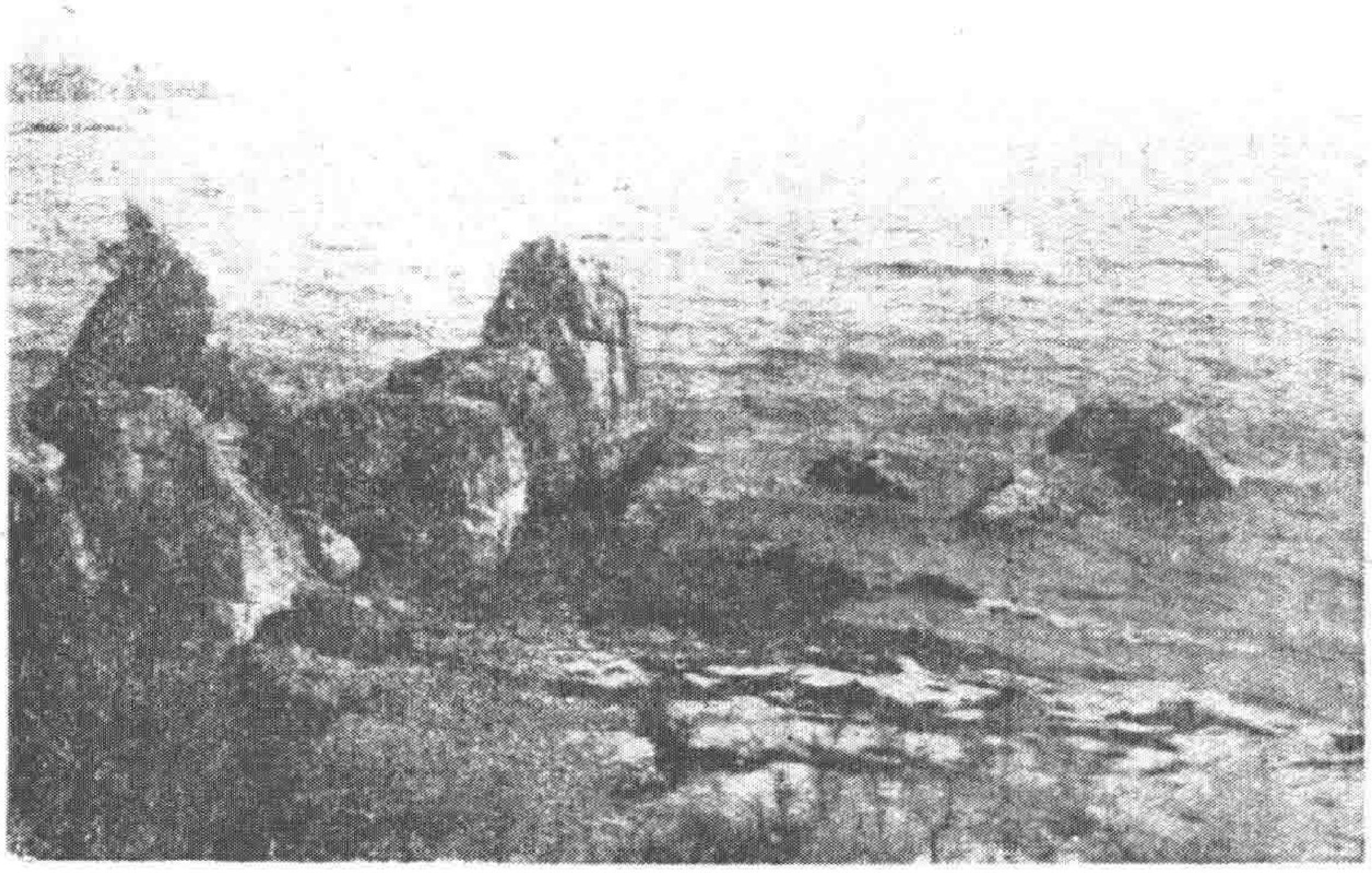
額，大書曰大雲堂，是清代咸豐時人謝子卿的手筆，寫得倒也不壞；另有一個金字藍地的匾，是清帝順治的御筆「敬佛」二字，却並不高妙，眞蹟還保藏在藏經樓中，歷數百年依然完好，可也不容易了。壁上張掛書畫多幅，而以書軸爲多，老友蔣吟秋兄以省立圖書館長的身份，親書一軸，頌揚聞達上人保藏圖書館舊籍的功績；此外有石湖名書家余覺老人一聯：「佳味無多，白飯香蔬苦茗。」「我聞如是，松風鳥語泉聲。」切合本地風光，自是佳構；名藝人田漢也有一個詩軸，是他的親筆：「不聞天塹能防越，何處桃源可避秦？願待濤平風定日，扁舟重品碧螺春。」原來民二十六年暮春，田氏曾來此一遊，而中日的局勢已很緊張，所以有防越之語，至於問桃源何處？那麽這一座包山寺實在是最現成的桃源啊。（據聞達上人說：蘇州淪陷期間，日寇從未到此。）堂的左右，有兩間廂房，右廂是上人的丈室，左廂就是客房，前後用板壁隔成兩間，各置牀舖一張，這便是我們的宿所，當時決定我和小青兄宿在裏間，煙橋兄宿在外間，雖有一板之隔，而兩牀的地位恰好貼接，正可作聯牀夜話咧。堂前有廊，可供小坐，廊外有院落，種着兩大叢的芭蕉，綠油油地布滿了一院的清陰，爽心悅目。

我們在堂上坐定，以後就進來了一位三十左右的衲子，送茶送煙的十分殷勤，上人給我們介紹，原來是他的高徒雲谷師。煙茶之後，雲谷師忽又送上一盤白沙枇杷來，時期已過，驀見此僅存碩果，我們都大喜過望；原來上人因和我們約定了遊山之期，特地寫信給雲谷師，把最後一株樹上的枇杷摘下來留以相餉的；如此情重，怎不使人感激！煙橋兄飽啖之餘，立成一詩：「我來已過枇杷時，山裏枇杷無一枝；入寺枇杷留以待，謝君應作枇杷詩。」吃過了枇杷，我很想到附近山上去蹓躂一下，上人却說此來不免有些乏了，不如就在寺中各處瞧瞧吧。於是引導我們先到藏經樓上，看了許多經籍，但也有不少的詩詞雜書；隨後又穿過了幾所堂屋，到一個很幽僻的所在，見有小小的一間房，很爲爽塏，當年省立圖書館的善本舊籍四十箱，就由上人密密地藏在這裏，雖被敵僞威脅利誘，始終不屈，終於在勝利後完璧歸趙；吳江大儒故金鶴望先生曾撰「完書記」一文記其事，吳中傳誦一時。

寺中向來不做佛事，寺僧也只有他們師徒二人，不聞諷經唸佛和鐃磬之聲，所以我們也忘却自己身在佛地，自管謔浪笑傲起來。滲觀一周之後，仍還到大雲堂上，這時夕陽在山，已是用晚餐的時候了，香伙阿三用盤子端上了五色素肴，色香俱美，一嘗味兒，也甘美可口，並不如我意想中的清淡；因爲煙橋兄嗜酒，一日不可無此君，上人特備旨酒供奉，用一個舊景泰藍的酒壺盛着，古雅可喜；我們一壁隨意吃喝，一壁放言高論，一些兒沒有拘束，極痛快淋漓之致。酒醉飯飽，便移坐廊下，香伙早又送上來一大盤的紫楊梅，是剛從本寺果園裏摘下來的，分外覺得鮮甜，我一吃就是幾十顆，微吟着宋代楊萬里「玉肌半醉生紅粟，墨暈微深染紫囊，」「火齊堆盤珠徑寸，醴泉浸齒蔗爲漿」之句，以此歌頌包山的楊梅，實在是當之無愧的。

我們正在說古談今，敲詩斟韻，驀見重雲叠叠，蓋住了前面的山峯，料知山雨欲來，不多一會，果然下雨了；先還不大，淅淅瀝瀝的打着芭蕉，和我們的笑語聲互相應和，誰知愈下愈大，竟如傾盆一般，小青兄即景生情，得了一首詩：「大雲堂上談今古，驀地重雲罨翠巒；細雨蕉聲聽未足，故教傾瀉作奔瀾。」這時的雨，當眞像倒瀉的奔瀾一樣，簡直要把那許多芭蕉葉打碎了。我很想和他一首，因不得

佳句，沒有和成。大家漸有倦意，就和上人說了聲「明天見」，到左廂中去睡覺；我和小青兄個子較瘦，就合了一牀，三十餘年老友，纔是第一次抵足而眠；煙橋兄獨睡在外房，隔着板壁把我們調侃一番。我的頭着到枕上，聽得雨聲依然未止，大約雨師興會淋漓，怕要來個通宵了，於是口占二十八字：『聚首禪堂別有情，淸宵翦燭話平生；芭蕉葉上瀟瀟雨，夢裏猶聞碎玉聲。』夢裏聽得到聽不到，雖未可知，不妨姑作此想吧。



石公石婆

第二天早上，雲收雨歇，日麗風和，正是一個遊山玩水的好日子。聞達上人提議今天不山而水，到消夏灣泛舟去；我早年就神往於這吳王避暑之所，連想到那位傾國傾城的西施，可是在蘇州就了好幾年，無緣一遊，今天可如願以償了。出得寺來，聽得水聲潺潺，如鳴琴筑，原來一夜豪雨，使溪澗中的水都激漲起來，我們找到一座小橋之畔，就看見一片雪白，在亂石中翻滾而下，雖非瀑布，也使耳目得了小小享受。從匯里鎭到消夏鎭，約有四五里路，中途在一個小茶館中吃茶小息，向一位賣零食的老婆婆那裏買了一捲橢圓形的餅，據說是吳興出名的腰子餅，猪油夾沙，味兒很腴美，每捲五個，代價一千五百元，吳興去此不遠，每天有人販來出賣，銷路倒還不壞。沿路靜悄悄地，住戶似乎不多，有些很大的老屋子，坍毀的坍毀，空閉的空閉，充滿了蕭條氣，大概小康之家，不耐山村寂寞，八年抗戰期間，多有遷避到都市中去的，如今就樂不思返了。消夏鎭中有士紳蔡頌芳先生，豪爽好客，聞達上人和他交稱莫逆，就導我們去訪問他，彼此一見如故，縱談忘倦，承以麵點，家釀相款，肴核精潔，大快朵頤，廣軒面南，榜曰晚香書屋，前有一個小小院落，叠湖石作假山，滿種方竹無數：蘇州沒有方竹，我就向主人要了幾枝新生的稚竹，和了泥土包紮起來，預備帶回家去，這是我此行第一次的收穫，不可不記的。

消夏灣在西山之北，據盧志說：水口闊三里，深九里，煙蘿塞望，水樹涵空，杳若仙鄉，殆非人境。可是我們要去泛舟，却並沒有現成待僱的船隻，雖爲蔡先生給我們設法，恰好他有一位族姪女，要送飯去給她丈夫吃，就讓我們搭着她的船同去，她丈夫今年以一千五百萬元新立了一個魚簖，不幸在前幾天被大風吹倒了一部份，這幾天正在修葺，所以天天要送飯去；明明是一位世家女，却自已搖櫓，並不假手他人，這是都市中的小姐們所想像不到的，不由得使我們肅然起敬！據說打魚的利益很大，要是幸運的話，每天大魚小魚源源而來，一年間就可出本獲利，不過半夜三更就要出門，風雨無間，也是非常辛苦的。

我們浮泛水上，但覺水連天，天連水，一片空明，使人心目俱爽，蔡羽消夏灣記有云：『山以水襲爲奇，水以山襲尤奇也；山襲之以水，又襲之以山，中涵池沼，寬二十里，舉天下之所無，奇之又奇，消夏灣是也。灣去郡城且百二十里，春秋時吳王嘗從避暑，因名消夏，自吳迄今垂二千年，遊而顯者不過三五輩，其不爲凡俗所有可知矣。』是見消夏灣之爲消夏灣，自有價值。俗傳當年山上還有吳王的避暑宮，下築地道，可以把船隻拖上山去，可是年久代遠，宮和地道早就沒有，據說前幾年曾有人發見宮的遺址，有磚石的殘壁，存在叢叢荊榛中，這究竟是不是避暑宮的所在，可也不可考了。不過宋明人的詩中，已有此說，如宋范成大詩云：『蓼磯楓渚故離宮，一曲淸漣九里風；縱有暑光無著處，青山環水水浮空。』又明高啓詩云：『涼生白苧水雲空，湖上曾聞避暑宮；淸簟疏簾人去後，漁舟占盡柳陰風。』以吳王之善享淸福，那麼既有消夏灣，當然還有避暑宮，這是不足爲奇的。

我們的船有時容與中流，有時在荻岸邊行進，常見荇藻萍蓴和菱葉泛泛水上，有的還開着小小的白花，純潔可愛。我用手杖撩了幾根

浮萍起來，忽有所感，因口占一絕：「湖水淪漣滿綠萍，隨波逐浪總艱辛，托根無地歸無所，一樣飄零念個人。」個人是誰？小青兄是知道的，聽了末二句，也不覺微微歎息。這一帶本來蓮花也是很多的，大約爲了時期尙早，只見一朵挺立在田田蓮葉之上，猩紅照眼，在亂綠中分外鮮豔，這是吾家之花，不可無詩，因又胡謅了二十八字：「消夏灣頭一望賒，亭茗玉立有蓮花；遙看瓣瓣胭脂色，疑是西施臉上霞。」看了紅蓮花，想入非非，又想到西施臉上去了，輕薄之誚，自不能免。煙橋兄與到，也成了一首五絕：「消夏灣頭去，廿年宿願成，一宵梅雨急，到處石泉鳴；先許紅蓮放，要同青嶂迎；倘遲兩月至，可聽采菱聲。」船在石佛寺前停泊，讓我們在寺中遊息一下，約定送飯回來時，再來相接；這石佛寺實在沒有甚麼可看的，就黿頭山麓開了一個小小的洞，雕成幾尊小小的佛像，雕工也很平凡；此寺何代興建，已不可考，據吳縣志說建於梁代，那麼與包山寺一樣古老了。臨水有閣，可供坐眺，見壁間有亡友劉公魯題字，如遇故人，煙橋兄賦詩有「忽從題壁懷公魯，老去風流一例休」之句，不禁感溉系之。我一面啜茗，一面飽看湖光山色，樂而忘倦，因微吟着明代詩人王鏊的兩首絕句：「四山環抱列中虛，一碧琉璃十頃餘；不獨淸涼可消夏，秋來翫月定何如？」「畫船棹破水晶盤，面面芙蓉正好看；信是人間無暑地，我來消夏又消閒。」我這時的心中也正在這樣想，這兩首詩倒像是代我捉刀的。

在石佛寺坐息了一小時光景，那船又來了，把我們送到了匯里鎭登岸，懷着滿腔子的愉快回到了包山寺；難爲雲谷師早又備好了一大盤的白沙枇杷和一大盤的紫楊梅送到大雲堂上，讓我們旣解了渴，又殺了饞。我隨卽把帶回來的幾枝方竹暫時種在芭蕉下，把浮萍養在水缸裏，又將石佛寺裏掘得的竹葉草和石上的寄生草種在一個泥盆子裏，粟六了好一會，纔坐下來休息；閒着無事，信手翻看案頭的書本，發見了一本洪北江詩文集，翻了幾頁，驀地看到一篇「遊消夏灣記」，喜出望外，卽忙從頭讀下去，讀完之後，擊節歎賞，的是一篇小品美文中的傑作，於是掏出懷中手冊，鈔錄了下來：『余以辛酉七月來遊東山，月正半圭，花開十里；人定後，自明月灣放舟西行，涼風參差，駭浪曲折，夜四鼓，甫抵西山，泊所謂消夏灣者；橘柚萬樹，與星斗垂垂，樓臺千家，共蛟蜃雜宿，雲同石燕，竟爾回翔，天與白鷗，居然咫尺。舟泊水門，岸來素友，言采菱芡，供其早餐，頻搜魚蝦，酌此春酒。奇石突戶，乞題蟲書，怪雲窺人，時現鱗影；相與縱步幽遠，攀躋藤葛。靈區種藥，往往延年，暗牖栽花，時時照夜。晚辭同人，獨宿半舫，蓮葉千餘，遊魚百頭，怪響出波，奇香入夢，蓋至夜光沈壑，湖浪衝霄，情乎若悲，默爾延佇，此又後夜漁而燕息，先林鳥而遄征者焉。是爲記。』遊消夏灣歸來，却於無意中給我讀到這篇消夏灣記，也可算得是一件奇巧的事了。

用過了晚餐，月色正好，我們便又坐在廊下啜茗談天，從飲食談到了男女；煙橋兄說他是魯男子，生平從沒有過粉紅色的夢，因轉問聞達上人當初爲甚麼出家，可是受了失戀的刺激？上人回說並沒這回事，他早年就心如止水，了無俗念，實在也就如一般人所說，看破了紅塵而出家的。我和小青兄倆倚着三分薄醉，想起了三十年前如煙如夢的陳陳影事，不由得迴腸盪氣起來，便如泣如訴的傾筐倒篋而出；煙橋聽了，大爲感動，立成一詩，有「已分伶俜年少事，一般悵觸兩情癡」之句，是啊！我們倆都是情癡，已足足的癡了三十年了。不過我們正談得出神，月兒被雲影掩去，霎時間下起雨來，雨點先徐後急，愈急愈響，着在那兩大叢的芭蕉葉上，彷彿奏着一種繁絃急管的交響樂。我側耳聽着，如癡如醉，反而連話匣子也關上了，沈默下來，這樣不知聽了多少時候，雨聲並未間歇，芭蕉葉上仍是一片繁響，驀聽得小青兄放聲說道：「時光不早了，你難道不想睡了麼？」我這時恰好想得了兩句詩，便湊成一絕句作答道：「跌宕茶邊復酒邊，淸言亹亹湧如泉；祇因貪聽芭蕉雨，誤我虛堂半夕眠。」煙橋兄點着頭道：「這兩晚你做了兩首芭蕉詩，都很不錯，我們援着昔人王桐花崔黃葉之例，就稱你爲周芭蕉吧。」我連說不敢不敢，只是偶然觸機而已。於是大家就在這雨打芭蕉聲中，各自安睡去了。

天公眞是解事，不肯掃我們的興，仍像前天一樣，夜間儘自下雨，而一早就放晴了；一路泉聲鳥語，把我們送到了鎭下。聞達上人知道我除了遊山以外，還得劚樹拾石，因此特地喚香伙阿三帶了筐子刀鑿隨同前去，難爲他想得如此周到啊！一到鎭下，就僱了一艘船，向石公山進發。石公山在包山東南隅，周二里許，三面環着湖水，山多石而少土，上上下下，都是無數的頑石怪石堆疊而成，正像小孩子們所玩的積木一般。我從船上遠遠地望去，就覺得此山不同於他山，它彷彿是一位端重凝厚的古之君子，風骨崚崚，不趨時俗；像縹緲莫釐那麼的高峯，到處都有，而像石公山的怕不多見吧？舟行約一小時有半，就到了山下，大家舍舟登山，從山徑中曲折前去，但見高高低低怪怪奇奇的亂石，連接不斷，使人目

不暇給。先過歸雲洞，洞高約二丈，相傳舊時有大石垂在洞口，如雲之方歸，因以爲名。洞形活似一座天然的佛龕，中立觀音大士裝金造像，高可丈許，寶相莊嚴，另有青龍石鸚鵡石，都是象形；石壁上刻有昔賢的題詩題字很多，如徐綗的十二大字：「讀聖賢書，行仁義事，存忠孝心，」倒像是現代的標語；尤西堂的古風一章，秦敏樹的石公八詠，都是歌頌本山的妙景；最近的有六十年前龍陽易實甫氏的七律一首，煙橋兄有意和韻，就把它鈔了下來：「石公山畔此勾留，水國春寒尙似秋，天外有天初泛艇，客中爲客怕登樓；煙波浩蕩連千里，風物凄淸擬十洲；細雨梅花正愁絕，笛聲何處起漁謳？」去洞再進，有御墨亭，遊人胡亂題字題詩，都不可讀，而墨汚縱橫，活像人身上生滿了疥瘡，昔人稱爲「疥壁」，的是妙喻。石公禪院背山面湖，處境絕勝，其旁有翠屏軒與浮玉堂，可供小憩，由軒後石級迂迴而上，見處處都是方形的大石，似乎用人工堆積而成，宛然是現代最新式的立體建築，難道天工也知道趨時不成？最高處有來鶴亭，料想山空無人之際，眞會有仙鶴飛來呢。其下有斷山亭，望湖最好，遠山近水，一一都收眼底，足以醒目怡神。

聞達上人的遊山提調，做得十分周到，他知道這裏沒東西吃，早帶來了生麵條和一切作料，命香伙阿三做好了給我們吃；果腹之後，就繼續出遊。先到夕光洞，洞小而淺，石壁有罅似一線天，可是不能上去；據說另有一石好像一個倒掛的塔，斜陽返照時，光芒燦然，可惜此刻時光還早，無從欣賞。洞外一塊平面的石壁上，刻有一個周圍十餘尺的大壽字，爲明代王鏊所書，不知當時是爲了祝某一大人物之壽呢，還是祝湖山之壽，這也不可考了。過去不多路，又見石壁上刻有「雲梯」二大字，祇因這裏的石塊略具梯形，因有此名，其實並無梯級，除了猿猴，恐怕誰也不能走上去的。再進就是本山第一名勝聯雲嶂，一塊碩大無朋的石壁，刻着「縹緲雲聯」四個碩大無朋的字，而這裏一帶錯綜層疊，連綿銜接的，也全是無量數的碩大無朋的方形頑石，正如明人姚希孟所記：「如崇邱者，如禪龕者，如夏屋者，如釣臺者，皆突兀水濱，而睒蛟龍之窟，參差俯仰，連臥離屬。」轉折而上，便是聯雲嶂的第一名勝「劍樓」，高四五丈，寬十丈許，中間開出寬窄不一的五條弄來，弄中石壁，都銳劇如攢劍，因名「劍樓」；而五弄之中，以「風弄」爲最著，彷彿是神工鬼斧，把一堵奇險的峭壁，從中間劈了開來，頂上却留着一個窟窿，透進天光，因此也俗稱一線天。聞達上人並不取得我們的同意，先自矯捷地趕上前去，鼓勇而登；我和小青雖過中年，而腰脚仍健，不肯示弱，見弄中並沒有顯著的石級，只是在兩旁突出的石塊上攀躋上去，石上又溼又滑，必須步步留神，一失足就得掉將下去，也許要成千古恨了。我們一面用脚踏得着實，一面用手攀着上面的野樹和藤葛，好容易跟着上人到達弄口，回頭一瞧，不禁長長的吐了一口氣，竟不信我們會這樣冒險攀登上來的。煙橋兄脚力較差，沒有這股勇氣，只得被遺留在下面，擡着頭望「弄」興歎。我們當着弄口，小立半晌，領略了一陣不知所從來的颯颯涼風，纔知道風弄之所以名爲風弄；小青兄先就口占一絕句道：「百尺危崖驚石破，纔知幽弄得風多；攀緣直上臨無地，笑傲雲天一放歌。」我也和了兩絕：「奇石劈空驚鬼斧，天開一線歎神工；先登風弄驕風伯，更上層崖叩碧穹。」「步步艱難步步愁，還須鼓勇莫夷猶；老夫腰脚仍如昨，要到巉巖最上頭。」當下我們倆一遞一迭的信口狂吟，悠然自得，轉過身去，却見聞達上人又在攀登一座危崖，於是也賈着餘勇，手脚並用的攀援了上去；在這裏高瞻遠矚，一片開曠，又是一個境界。從亂石堆裏曲折盤旋而下，和煙橋兄會合；我們猶有童心，不免把他的畏葸不前調笑一番，煙橋兄却涎着臉，放聲長吟起來道：「我本無能，未登風弄；公等縱勇，不上雲梯。」他明知雲梯徒有其名，可望而不可卽，却故意借此來調侃我們，這也足見他的俏皮處了。可是他雖怯於登山，而勇於作詩，三天來一首又一首的，隨處成吟，這時他已和就了易龍陽那首刻在歸雲洞中的七律，得意地唸給我們聽：「暫作西山三日留，晚涼我亦感如秋，雲歸有待尙虛洞，風至無邊欲滿樓；上下天光開玉壘，東南靈氣盡芳洲；不聞梵唄空鐘磬，惟與山僧雜笑謳。」兩聯屬對工穩，字斟句酌，以視易氏原詩，有過之無不及。

從聯雲嶂那邊轉下去，步步接近水濱，見有一大片平坦寬廣的石坡，直展開到水裏去，可容數百人坐，很像虎丘的千人石，聞達上人說：「這是明月坡，三五月明之夜，嘯歌於此，又是何等境界！」我留連光景，不忍遽去，很願意等到月上時候，欣賞一下，因此得句：「此心願似明明月，明月坡前待月明。」因了明月坡，便又想起了明月灣，據說是當年吳王翫月之所，有大明灣小明灣之分，湖隈環抱，形如新月，因以爲名。明代詩人高啓曾有詩云：「木葉秋乍脫，霜鴻夜猶飛，扁舟弄明月，遠度青山磯。明月處處有，此處月偏好；天闊星漢低，波寒菱荷老。舟去月始出，舟迴月將沈，莫照種種髮，但照耿耿心。把酒酬水仙，容我宿湖裏；醉後失淸輝，西巖曉猿起。」

我因嚮往已久，便向上人探問明月灣所在，能不能前去一遊？上人回說灣在此山之西，還有好一些水路，只因常有湖匪出沒其間，還是以不去為妙。我聽了，不覺悵然若失，於是身在明月坡上，而神馳明月灣中了。

在明月坡前濱水之處，有兩塊挺大的奇石差肩而立，聞達上人指點着那塊傴僂似老人的說道：「這就是石公，不是很像一位老公公麼？」又指着那塊比較瘦而秀的說道：「這就是他的德配石婆，頂上恰長着一株野樹，不是很像老太太頭上簪着一枝花麼？」我瞧着這石公婆一對賢伉儷，不勝豔羨之至！因為人間夫婦，往往不是生離，就是死別，那有像他們兩口兒天長地久廝守下去的？因又胡謅了一絕句道：「雙石差肩臨水立，石公耄矣石婆妍；羨他伉儷多情甚，息息相依億萬年。」當下向石公石婆朗誦了一下，料想賢伉儷有知，也該作會心的微笑吧。這一帶水邊，很多五光十色的小石塊，有黑色的，有綠色的，有純白色的，有赭黃色的，有黑地白紋的，有灰色地而綴着小紅點的，大概都被湖中波浪沖激而來；那時我如入寶山，看到了無數的寶石，一時眼花撩亂，也來不及掇拾，只檢取了一二十塊，又在大石上掘」好多寄生的瓦花和水苔，一起交與香伙阿三納入帶來的那隻筐子裏代為保管，這是我此行很大的收穫，也是石公石婆賜與我的絕妙紀念品。

昔人曾稱石公山為「石之家」，奇峯怪石，有如汗牛充棟，所謂「縐」「瘦」「透」「漏」石之四德，這裏的石一一俱備；宋代佞臣朱勔的花石綱，弄得民怨沸騰，據說也就是取給石公山和附近的謝姑山的；千百年來，人家園林中布置假山，大都到這裏來採石，所以縐瘦透漏的奇峯，已越採越少了。至於那些頑大無朋的頑石，當然無從捆載以去，至今仍為此山眉目，清代詩人汪琬遊石公山一詩中，寫得很詳細，茲錄其一部分：「……所遇石漸奇，一一煩記錄：或如栽堞蓮，或如屏障曲，或平若几案，或方若棊局，虛或生天風，潤或聚雲族，或為猿猱蹲，或作羊虎伏，或如兒孫拱，或如賓主肅，或深若永巷，或遂若重屋，色或雜青蒼，紋或蹙羅縠，纍纍高復下，離離斷還屬，嚝或可振衣，仄或危容足，既疑雷斧劈，又似鬼工築，不然湖中龍，蛻骨堆深谷，天公弄狡獪，專用悅人目，……」這寫石之大而奇，歷歷如數家珍，而末後幾句，更寫得加倍有力，石公有知，也該引為知己吧。

我盤桓在這明月坡一帶，遊目騁懷，戀戀不忍去，要不是大家催着我走，眞想就下去，就到晚上，和石公石婆倆一同投入明月的懷抱，作一個遊仙之夢；記得明代王思任氏遊洞庭山記中有云：「……諸山之捲太湖也以舌，而石公獨拒之以齒，膽怒骨張，而石姥助之；予仰臥於廿丈珊瑚瀨上，太清一碧，斜睨萬里湖波，與公姥戲弄，撩而不鬬，乃涓涓流月，極力照人，若將翔而下者。李生蹕各雄飲大叫，川谷鬨然，竟不知誰叫誰答？吾昔山遊仙於瓊臺，今水遊仙於石公矣。……」寫月夜遊賞之樂，何等雋永够味！我既到了這廿丈珊瑚瀨上，却不能水遊仙於石公，未免輪老王郎一着，恨也何如！

我們重到翠屏軒中，喝了一盞茶，纔回上船去：可是大家都有些戀戀不捨之意，因命船家沿着山下緩緩搖去，讓我們把全山形勢子細觀察一下，有在山上瞧不見的，在船上却瞧清楚了。有一個像龍頭一般伸在水裏的，據說是龍頭渚：而石公石婆比肩立着，也似乎分外親暱。我們的船搖呀搖的，直搖到了盡頭處，方始折回來，我又掏出手冊，把風弄聯雲嶂明月坡一帶畫了一個草圖，打算把昨天在大雲堂前花壇裏所檢到的許多略帶方形的小石塊，帶回去搭一座石公山雛型玩玩，那也算得不虛此行也。一路回去時，煙橋兄被好山好水引起了煙士披里純，（inspiration 梁任公譯音）提議聯句來一首七律，由他開始道：「七十二峯數石公，（橋）煙波萬頃接長空；風帆點點心俱遠，（青）山骨崚崚意自雄；萍藻隨緣依茯岸，（鵑）松杉肆力出蕪叢；崩雲亂石驚天闕，（達）未許五丁奪化工。（橋）」單以這麼一首七律來詠歎石公山，實在還不够，且把清初吳梅村的一首五古來張目：「眞宰劇雲根，奇物思所置，養之以天地，盆盎插靈異；初為仙家囷，百似千倉閉，釜鬲炊雪中，杵臼鳴天際；忽而遇嚴城，猿猱不能縋，遠窺樓櫓堅，逼視戈矛利；一關當其中，飛鳥為之避，仰睇微有光，投足疑無地；循級登層巔，天風豁蒼翠，疲喘千犀牛，落落誰能制？傴僂一老人，獨立拊其背，既若拱而立，又疑隱而睡，此乃為石公？三問不吾對！」一結聰明得很。

回到了包山寺中，啜茗小息，我因今日得了許多好石，却沒有掘到野樹，認為遺憾；聞達上人就伴我到他的山地上去，由他親自帶了筐子和刀鑿，我策杖相隨，還是興高采烈。一路從山徑上走去，一路留心着地下，上人知道我的目標所在，隨時指點，做了一小時的「地下工作」，大的樹椿因時令關係，掘回去也養不活，所以一概留以有待，只掘了許多小型的六月雪，山梔子，山竹，杉苗，連根帶泥，裝在筐子裏，滿載而歸。可是回到大雲堂上，却不見了手杖；這一枝手杖，是民二十六年冬間避寇皖南南屏山村時房東太太贈與我的紀念品，丟了未免可惜，難為上人重又趕上山去，居然

找了回來，眞使我感激不盡！當下我又把那些野樹──種在地上或盆裏，忙了好一會，還是不想休息；煙橋兄便又調侃我，做了一首詩：「劚根剔石不尋常，也愛山梔有野香；鳥語泉聲都冷淡，比來端爲訪花忙。」小靑兄接口道：「豈止冷淡，簡直是一切不管！」我立時提出了抗議，說鳥語泉聲，都是我一向所愛聽的，豈肯冷淡，豈有不管，不過好的卉木，凡是可以供我作盆玩用的，也不肯輕輕放過罷了；於是也以二十八字爲答：「奇葩異卉隨心擷，如入寶山得寶時；寄語羣公休目笑，甌生原是一花癡。」他們見我已自承花癡，也就一笑而罷。這夜是我們在大雲堂上最後的一夜，吃過了一頓豐盛的晚餐，又照例在廊下撩天，大家暢談人生哲學，飛辭騁辯，多所闡發，好在調笑謔浪既不禁，誰駁倒了誰也並不生氣；這大雲堂上的三夜，至今覺得如啖諫果，回味無窮。

第四天早上，我們倍覺依依的和包山寺作別了，聞達上人直送我們到鎮下，雲谷師已先在那裏相候，并承以寺產楊梅三大筐分贈我們，隆情可感！我們各自買了一些土產，就登輪待發，上人送到船上，珍重別去。十時左右，船就開了，一路風平浪靜，氣候也並不太熱，縹緲峯兀立雲表，似在向我們點頭送別，可是石公山已在煙波深處了。船到胥口，停泊了一下，我因來時貪看大者遠者的太湖，沒有留意這一帶風物，此刻便在船窗中細看了一下，唐代皮日休氏曾有胥口即事六言二首，倒是所見略同，詩云：「波光杳杳不極，霽景澹澹初斜，黑蛺蝶黏蓮蕊，紅蜻蜓裊菱花；鴛鴦一處兩處，舴艋三家五家；會把酒船偎荻，共君作個生涯。」「拂釣清風細麗，飄蓑暑雨霏微，湖雲欲散未散，嶼鳥將飛不飛；換酒帩頭把看，載蓮艇子撐歸；斯人到死還樂，誰道剛須用機！」把這兩首好詩錄在這裏，就算對證古本吧。

午後二時許，我們已回到了蘇州，而這四天中所登臨的明山媚水，仍還掛在眼底，印在心頭，眞的是推它不開，排之不去。在山中時，煙橋小靑二兄曾約我和聞達上人合作了一篇集體遊記；我自己又把小石堆了一座石公山的雛型，和一盆消夏灣的縮景，朝夕自娛，并吸引了許多朋友都來欣賞，山竹山梔六月雪等分栽多盆，也欣欣向榮，於是更加深了我對於洞庭西山的好感，素性搜集材料，加以我個人的經歷和觀感，寫了這一篇比較詳細的遊記；不過有兩點使我不能無憾的，一則在蘇州淪陷期間留滬八年，亡婦鳳君曾和我約定承平後重返故鄉時，定要一遊洞庭，如今我已償了宿願，而鳳君却長眠地下了；二則外患雖去，內憂未已，我在登臨之餘，總覺得河山洵美，無奈是人謀不臧；勝利以來，忽忽兩周年，却似乎乍見了暘谷初陽，頓時又瞧到虞淵斜日，黑地昏天，不知所屆，以此言愁，愁可知矣！漫賦二絕句，以作本文的結束：

遊侶當年有鳳儔，偏教避寇誤淸遊；而今放棹煙波上，觸撥孤鸞一段愁。

暘谷初陽乍吐光，虞淵斜日又昏黃；相煎相賊今何世，歌哭湖山下大荒。



建設浙江名勝區域

蔣德敬

浙江在全國中是相當小的省份，但所擁有的名勝風景之衆多，則爲全國諸省第一。詩人謝靈運，曾做過永嘉太守；李太白曾和會稽道士吳筠爲友；紹興是陸放翁的故鄉。在他們的詩篇中，對於浙江風景，都曾有很好的描畫。浙江名勝不僅在於數量之多，也在於它的趣味的豐富。

自然界的大觀，不外高山，深水和平原。說高山，浙江有天目山，天台山，雁蕩山等名山；說深水，則有海寧的怒潮，七里瀧的峽谷，普陀的東海；說平原，則有浙西的大平原，其間運渠縱橫，烟柳如畫，還有三萬六千頃的太湖，明媚如鏡的西湖。如許名勝，就是以蜀山蜀水出名的四川，山水甲天下的廣西來相比較，也難望其項背。茲將此區域內的名勝，列舉於下：

名勝區域中心兼省會：

杭州——有西湖、孤山、靈隱、南北高峯、六和塔及錢江大橋等。

浙西線：

嘉興——有南湖、烟雨樓、三塔寺等。

海寧——中秋時有大潮。

海鹽雲岫山——絕頂鷹窠頂，十月朔有日月並出的奇觀。

莫干山——有劍池瀑布，是避暑佳地。

天目山——有東西二山；東天目有瀑布泉，萬杉岩、垂虹橋等，西天目有禪源寺、千丈岩、倒掛蓮花等。更有國內罕見的原始森林，以及昭明太子的古蹟。

沿海線：

紹興——有東湖、吼山、柯岩、蘭亭、禹陵等。

寧波——有天童、育王二大名刹。

溪口和雪竇山——溪口是蔣主席的故鄉，雪竇山有千丈岩瀑布，妙高台，隱潭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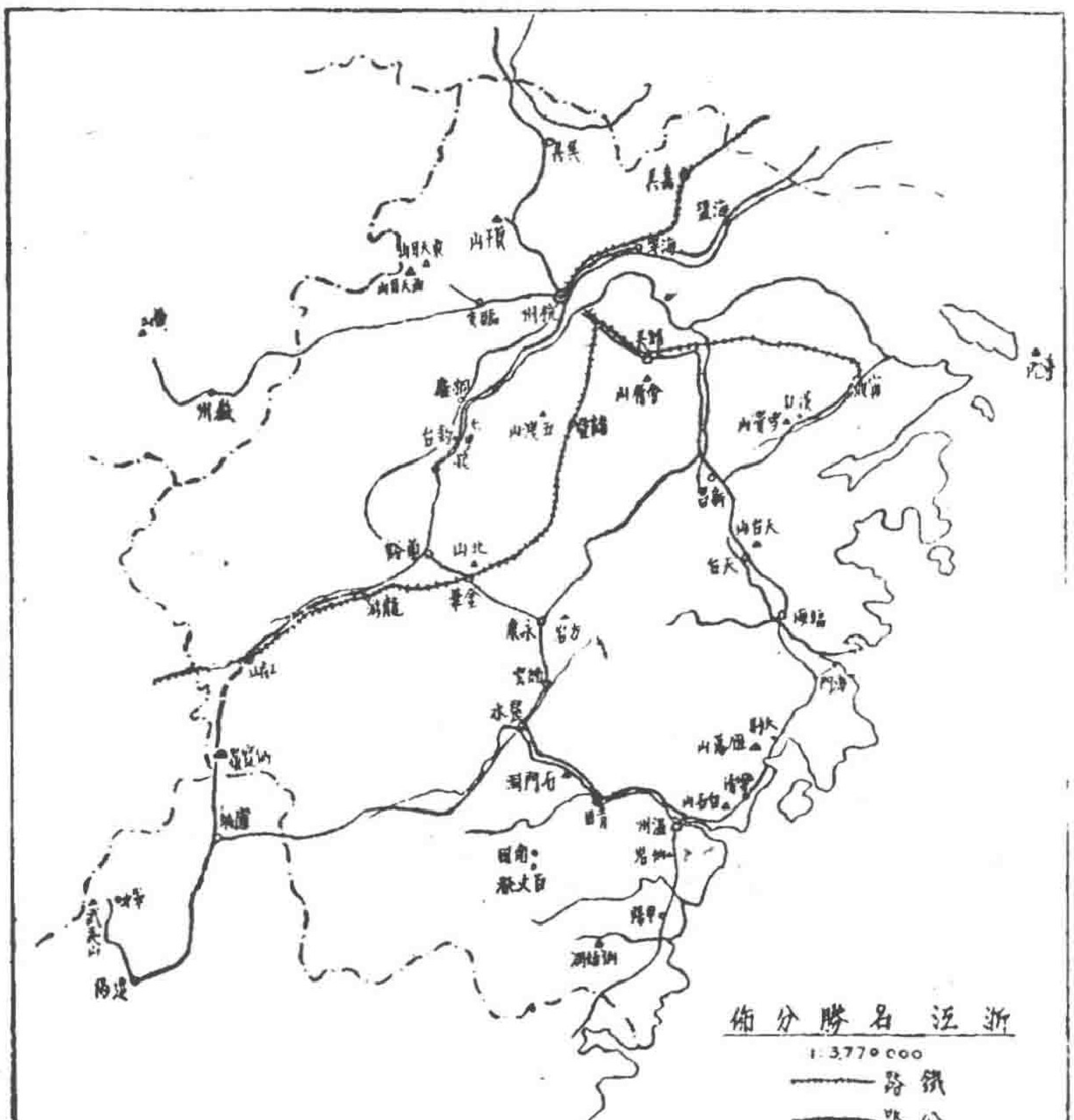
普陀——是佛敎四大聖地之一，觀音菩薩的道場。有潮音洞、梵音洞、千步沙、磐陀山、佛頂山等。

天台山——是隋朝智者大師創立天台宗之處。有赤城山、國淸寺、石梁瀑布、螺溪、瓊台、寒岩、明岩等。

雁蕩山——有靈岩、靈峯、大龍湫瀑布、顯勝門、雁湖、東、西、北三石梁洞等。

白石山——在樂清縣西鄉，俗稱中雁蕩山，有玉甑峯等。

永嘉——甌江中有孤嶼，城中有積谷山，華蓋山等。



瑞安仙岩——有梅雨瀑、雷響潭、龍鬚瀑等。

平陽仙姑洞——俗稱南雁蕩山，有仙姑洞、明王峯等。

內地線：

青田石門洞——在甌江邊，有大瀑布。

南田百丈漈——百丈漈爲浙省最大瀑布，瀑布之高，流量之大，還在雁蕩大龍湫之上，惜遊者罕至。

永康方岩——有胡公廟、五峯書院等。

金華北山——有雙龍、朝眞、冰壺等三奇洞。

仙霞嶺——在浙、閩、贛交界處，是古今兵家必爭之地。

諸暨五洩——有西施古蹟，東西龍潭瀑布。

七里瀧——江流曲折，有類巫峽，並有嚴子陵釣台。

以上所列舉的，不過就筆者見聞所及，比較有名的風景區。此外如新昌的大佛寺、溫嶺的方城山、縉雲的鼎湖峯、麗水的三岩寺、江山的江郎山，桐廬的桐君山等較次之風景，尙沒有細列。上列名勝區，試對照所附的「浙江名勝分佈圖」，可見十分之八九，已有鉄路公路相通，這些公路所經過的地區，不但有點的名勝區，而依據筆者戰前公路旅行的經驗，沿線的風景，也大有可觀，像杭溫公路過紹興以後，初沿着曹娥江走，江上風帆歷歷，疎林隱約，是一種情調；等一入新昌縣境，則山環水繞，在萬綠叢中旋盤，時見竹筏順着山溪而下，又是一種情調。在浙江的春天，遍野是金黃的菜花和碧綠的荳麥，在秋冬之交，又到處可見經霜腥紅的烏桕樹，這種沿線風景，和黔滇等後方終日行車，只見童山濯濯的景象相較，眞有天淵之別，這又是我們談建設名勝區域所不能忽視的。

我們試看所附的「浙江名勝分佈圖」，可見重要的公路鉄路線，都是從杭州輻射出來的，這正符合區域設計的條件。此外我們更應注意一點：就是安徽境內的黃山，和福建境內的武夷山，這兩座名山距離浙江的邊境很近。它們都在從杭州輻射出來的公路的頂點上，就交通的情況說來，由安慶到黃山和由福州到武夷山，還不如由杭州到黃山和武夷山的方便。照區域建設的意義講，這兩座山實應該歸入浙江名勝區域之內，有了這兩座名山，便更使整個名勝區域爲之錦上添花。這一點希望在實施建設浙江名勝區域時，與皖閩兩省，覓取合作，對於建設前途，必更有幫助。

由上節所述，我們對於浙江之可以構成一個名勝區域，當無疑問。現在再將建設名勝區域所遭遇的問題，在下面作一個扼要的討論。

區域綜合測量

在實施區域建設之前，必須有區域設計，設計必須依據資料。資料的來源，就要靠「區域綜合測量」。這區域綜合測量，原由法國地理學派的社會學大家辣卜內氏所首創，後來經過蘇格蘭社會學家蓄斯達教授父子的畢生研究、提倡和力行，成爲近代應用科學的一支，是區域設計最重要的步驟。測量的對象，是「地方」「工作」「人民」三個社會現象的主要因子，因爲意義重要，我不憚煩將綜合測量的項目，略開於下（參看武漢版「工程」雜誌四月號，朱皆平著：「南岳文化建設區域規劃綱要」）：

甲、屬於「地方」因子之項目

（1）名勝之分佈。

（2）地理情形及地勢等高線圖（水、陸、空運交通線及人民集居情形；構成人文地理主要因素）

（3）氣象紀錄（有關風、雨、溫度、陰晴等之歷年報告及統計圖表）。

（4）天然物產誌（動、植、礦物之地理分佈圖）

（5）地質調查及地質圖。

乙、屬於「工作」因子之項目

（6）主要生產事業之調查。

（7）交通運輸情形及其分佈圖。

（8）地方財政收支情形之歷年統計。

（9）社會經濟情形調查（如民間利息，租佃、倉儲制度、經濟互助辦法之類。）

（10）地方建設概況及其經濟上的影響。

（11）土地利用情形及地籍圖（分爲農田、園地、住宅基址、工商業用地、荒地、公地等）。

丙、屬於「人民」因子之項目

（12）人口調查及人口密度分佈圖。

（13）社會組織及社會風俗調查。

（14）地方衛生建設情形及生命統計表。

（15）敎育機關及文化事業調查（小學校分佈圖）。

（16）歷史古蹟之調查。

（17）地方行政組織及行政區域之沿革。

按照以上十七項綜合測量的結果，至少可得十種以上的平面分佈圖。彼此互相疊合參照，便可以得到全盤和綜合的概念。由上面所列舉項目之多，我們也可以知道區域建設是一件怎樣煩重的工作。或者有人以為我們的主題是名勝區域，何必要牽涉這樣多呢？當然我們在設計之前，先分別緩急，揀最有關係者着手測量。但要知我們的遠景是在由此獲得地方經濟的繁榮，進而謀整個社會文化事業的進步，所以我們的眼光必須放大。當初T.V.A.實施時，因着眼多在自然資源方面，結果現今在社會建設方面，難以獲得同樣的發展，這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方案擬定和實施原則

有了區域綜合測量的結果，我們便可以擬定具體的方案。現在還談不到什麼具體的方案，不過就筆者個人思考所及，將方案的大致輪廓，略加描畫，附帶對於實施建設的原則，作一個簡短的討論。

（甲）建設機構　在機構上，應有「浙江名勝區域建設委員會」的組織，直隸省府，因為區域建設是全盤的事業，所以民、教、建、財各廳都要有人參加。

（乙）名勝區類別　計劃建設的名勝區，可分三類：

（1）花園都市　杭州、紹興、永嘉等三城，都是都市而兼有優美的風景，應使成為花園都市。

（2）國家公園　凡是地區宏大而景色繁多的名勝區，應成為國家公園，故可成立雁蕩、天台、天目以及黃山、武夷等五大國家公園。

（3）遊覽區　凡花園都市和國家公園以外的名勝區，都列為遊覽區。

花園都市和遊覽區的建設實施，由當地市政府或縣政府來執行，「名勝區域建委會」來加以指導和監督。國家公園因範圍廣大，不是一縣的能力所能担任，可以將它從縣中劃出，另成立「國家公園管理局」，隸屬於「名勝區域建委會」之下，並請求中央撥專款補助，使成為眞正理想的國家公園。

（丙）文化特徵和生活特徵　建設名勝區，我們應注意保存和發揚每一名勝區的特徵。這特徵當分作兩項：一是文化特徵，一是生活特徵。文化特徵的表現，要靠圖書館、博物館、寺宇或是鄉先賢的祠堂。在這種建築物中保留下該地區有價值的文獻和器物，這對於文化的保存，果盡了責任，而且也是招徠遊客的一法。譬如溪口是蔣主席的故鄉，可設革命史蹟博物館；天台山是天台宗的發祥地，可設宏大的佛教圖書館，如此山川靈秀，和人文瓌寶，互相映照，方能相得益彰。其次，生活特徵是指吸引遊客在生活上的特徵，譬如莫干山是供人去避暑的，西湖是供人遊春和燒香的。此外各地有各地的土產，人們到一個新地方遊歷，都喜歡帶一些土產回去，這些土產，也是生活特徵的表現。名勝區有了文化和生活的特徵，便好比人不特面貌各別，還有各別的作風和個性，便更能引人入勝了。

（丁）交通建設　交通上最重要的是公路，戰前的公路，已能通到十分之八九的名勝區，現在修復舊路，更希望能接通以前未到的名勝區。中國因為物力艱難，過去以及目前的公路，大概只求其能通車，相當的標準已談不上，至於公路和沿線風景的關係，更不去理會。但我們談名勝區域建設，不能不對此稍加討論。大抵公路和風景的關係，一種是由公路之外來看公路，將公路當作風景的一部份；一種是由公路上面來看公路以外的風景。我們在風景佳勝的地帶設計公路，必須同時顧慮這兩點，不要使公路破壞天然風景的美，而是使公路能襯托天然風景的美，同時在公路上能儘量欣賞公路外坡風景。所以在國力富裕如美國，公路設計有多種改良：譬如過去平向路線多採取悠長的直線，改向處接以急轉曲線，現在則利用長而緩的曲線；接近風景區的坡度，比較平緩，以適應旅客視線之所及；路基瀕坡，從過去的一比一點五，而代以現今的一比二，一比三，以至一比四，在路肩和坡脚轉角，都改用弧形；橋樑的形式，不採用僵硬的桁構和鈑梁，而應用拱橋。種種措置，我們在這裏不能詳細討論。總之我們可以知道公路和風景是有着密切的關係的，應該向這一個方向努力。

此外，公路路線應當只通到名勝區的山麓，公路入山，不但工程艱鉅，並且會擾亂山中的安靜。在山中平路的地段，只要能通行脚踏車、三輪車或馬車便够了。

（戊）建設步驟　名勝區域建設的步驟，天然風景的保護，應重於人工風景的培養。造林尤為保護天然風景的第一步。人工建築必須出於審慎的計劃，因為愚蠢而拙劣的建築物，反會破壞原有天然風景的美。

（己）管理政策　建設的目的，在普遍繁榮地方經濟，所以管理方面的措置，不能陷入「與民爭利」的覆轍中。要指導和輔助人民去創辦各種有關旅行業務的企業，並糾正一些不合理的現象，而不是一切都抓在政府的手裏去幹。中國的官營事業，多數因為流為衙門化而毫無成績可言；我們應明瞭人民財富的增加，間接便是增加政府的收入。

（庚）宣傳工作　在實施建設之前和之後，要多做宣傳的工作，用精美的文字、照片和圖畫，向國內國外，宣傳本區域優美的風景，以及文化和生活上的特徵。一方面提高本區域地方人士對於建設本區域的興趣，使能參加合作；一方面使國內外人士有深刻的印象，作來日觀光的心理準備。

（申）經費籌措　最後我們還應該一談建設經費的來源。根據上面所述的項目，便可知區域建設的初步主要工作，是綜合測量、設計、宣傳和指導監督的工作，這些事情所需要的經費很少，省府應該負担得起。公路的興築，有公路局負責，不需要另立預算。旅行業務，獎勵民營，也不須要負担經費。至於較大規模如圖書館博物館的建立，則可採取向各界募捐和請中央補助的方式。待將來整個區域發達，財源寬裕，才再推廣舉辦各種生產、社會、文化事業，當視實際情形而定。

雁蕩名勝區的特徵

上節已將建設名勝區域要點，大致說明。現在再拿這些要點，引用在較小範圍的雁蕩名勝區，或者比較有具體的印象。筆者世居雁蕩山麓，對雁蕩情形，尚熟能詳，所以對於雁蕩的建設前途，曾加留意。現先敘述雁蕩名勝區的特徵，再依據這些特徵，談建設的方案。筆者曾於去年十月號的旅行雜誌上，發表「建設雁蕩山」一文，這裏所說的，對前文或有補充，或有出入，這是應該一併聲明的。

雁蕩的特徵，有下列四點：

1.雁蕩是座濱海的山，雁蕩不特有山的勝，也有海的勝。在此我要特別舉出清江，清江是芙蓉溪的下游，本身是個狹長的海灣，長約十里，水色常年碧綠。江中有花缸嶼，好比甌江的孤嶼，江上的青山綠水，再加後面千峯聳秀的雁山，風景絕佳。在戰前除公路在清江過渡以外，還有輪船通溫州、海門和上海。清江既具備有水陸交通的有利條件，所以將來必對雁蕩建設，起重大的作用。

2.雁蕩的風景，多在谷底。沈括雁蕩山記：「……雁蕩諸峯，皆峭拔隆怪，上聳千尺，穹崖巨谷，不類他山。峯皆包在諸谷中，自嶺外望之，都無所見，至谷中則森然干霄。」所以雁蕩除了分隔諸谷的山嶺以外，在谷中都是沿山的平路，這也是雁蕩建設的有利條件。

3.雁蕩風景，很是繁富密接，通常相距不到五里，便到一風景集中點。在東內谷更可說沿路都是好風景。康有為曾說過：「若靈峯靈岩，十數里之內，飛泉百道，下則澗流淙潺，與飛橋桃花相映；上則羣峯峭壁，與青天白雲相摩。耳不絕於奔泉之聲，目相接於奇石之色。邱壑之美，以吾足跡所到，全球無比，奚獨中國也。」

4.雁蕩的風景，奇削雄偉，在中國山水中，別成一格。名地質學家侯德封氏，最近在時與潮副刊上（六月號），表發一篇「中國的山水畫與山水」，分中國的山水為黃山式、江南式、雁蕩式、桂林式、石灰岩式和五台式等六大類。所謂雁蕩式的山水，多半是流紋岩一類酸性火成岩所構成，因為岩石的直立柱狀節理，特別發達，所以岩石的崩裂侵削，都沿着節理的弱點，以致所形成的形狀，常為孤柱高聳，或崖牆陡立，甚至於成各種危岩奇狀。這是其他種岩石所不易見到的。他說：「此類山水惟浙閩沿海區才發達，他處雖有火山岩區，山勢較小，難與雁蕩比倫。」雁蕩有了這種地質上的特徵，所以有如黃魯直所稱的：「桂嶺環城如雁蕩，平地蒼玉忽嵯峨」的拔地奇峯；有蔣維喬氏所譽為他山罕見的洞、嶂和湫；有高達百丈，闊僅丈許的顯勝門，和屈曲十餘折，蜿若游龍的龍溜。

綜上所述，我們知道雁蕩有他山少見的石峯、飛瀑、明洞、連嶂、龍溜和顯勝門之奇；有繁富密接的風景；有便利往來的谷底平路；並且在山水之外，還有江海之勝。這些已足顯示這一名勝區的價值，也足以顯示建設這一名勝區的有利的前途了。

◆　◆　◆

在中國尚未獲得和平統一，多數民衆尚在饑餓線上掙扎的時候，來修談名勝區域的建設，似有故作風雅，急所不急之嫌。不過我們知道建設原是多方面的，只要環境許可，便當力行，才不致坐誤時機。浙江是相當安定的省份，沒有受到內戰的直接影響，並且鄰近全國經濟中心的上海，交通最便。看到西湖香期時之盛，上海的有閒有錢階級，一車一車的來到杭州送錢給杭州人用，便可見我們應如何利用這一份天然的資本，以繁榮地方的經濟。所以當此浙省修復公路的時候，謹以此文供當道與時賢的參攷。至於雁蕩因其自然條件的特殊優越，風景之佳和建設條件的有利，皆在天台和天目二山之上，更可儘先成立國家公園，為國內的首創，必能一新國內外人士的耳目，而有助於整個名勝區域的建設了。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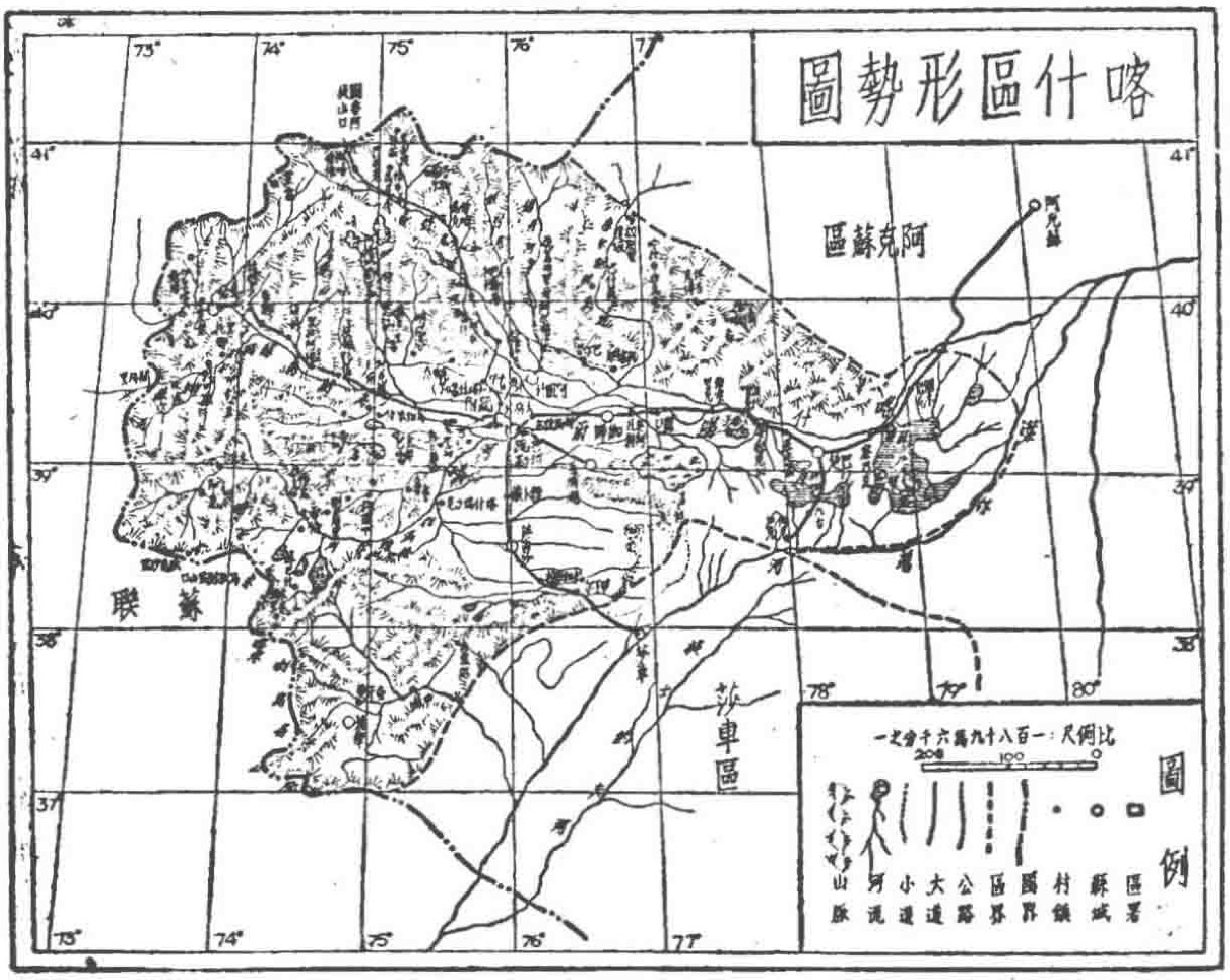
附記　本文脫稿，見五月二十八日大公報載：浙省府已飭樂清縣府成立「雁山風景管理處」。組織成立伊始，願以本文提供參攷。

香妃陵華麗莊偉

陳澄之

出美人的喀什

喀什區是南疆首富之區。喀什是喀什噶爾的簡稱，「喀什噶爾Kashgar」是維吾爾語文的音譯，「喀什」是「各色」；「噶爾」是「磚屋」，這「各色磚屋」就是象徵這座古城的富庶。



「新疆賦」裏有一段是描寫喀什的：「豆識噶愛之文，匠鏤噉嚕之匭；表陳噂克霸之箋，字譯陀犂克之史。既通四譯，爰建八城。首曰疏勒，參贊之庭，環列八衛，分屯四營。臨徙多以爲圓，據磐橐之崢嶸，次曰依耐，新建是名。領隊治之，如古附庸；架沙梁以橫亘，實咽喉之所嬰。」

奧茇匝卜Aureng Zeb的醫師，法國人波兒涅Benrier，西元一六六三（清康熙二）年曾在印度和這一帶住過三個月，他說「這一帶人以體美著名，體美貌媚，遠非歐洲人所能趕得上的，尤其是婦人。」這句話是相信得過的，喀什的女人確富於嬌嫻美嫺的情態，北疆婦人比內地的美，但與南疆一比，北疆的女人大見遜色。你還記得不？清代的香妃便是喀什噶爾人！

喀什區所轄縣份及其人口與耕地統計：

地名	人口	耕地面積
疏附	245,427	471,678畝
疏勒	175,452	636,554
伽師	150,299	428,883
英吉沙	152,352	413,638
巴楚	81,416	299,563
烏恰	14,141	—
蒲犂	18,491	—
岳普湖	31,358	124,804
阿圖什	46,786	114,611

「手足皆六指」

現在喀什噶爾是行政區的名稱，但此區首縣疏附，是民國以後改稱的，人們多半仍以喀什噶爾呼之。這地方就是漢時的疏勒故國，關於疏勒有兩段很有趣的記載，是值得我們下一番工夫去考釋的：

疏勒，漢時通焉。……耿恭爲戊巳校尉，屯車師後王金蒲城，爲匈奴所攻，恭引衆入疏勒。城中乏水，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飛泉湧出，賊遂退（杜氏通典）。

後魏文成末，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帝以其審是佛衣，當有靈異，置於猛火之上，經日不燃，觀者悚駭。其人之身碧瞳，手足皆六指。產子束頭使褊，非六指者卽不育（北史）。

喀什噶爾的坭厚泉深是眞的，但每一井水，沸之泡茶，比較內地所謂天下名泉，還要甘美。一般人都說：蘇州出美女，是由於水好；那麼疏附的多美人，恐怕也是水的關係吧。至於說他們「非六指者卽

西北邊地拾異之十九

不育」這話確否，不敢斷；但此種莫明其妙的風俗，在古時可能是眞的。

喀什噶爾在從前歐洲史籍中名之曰小不花剌。這是由于天山葱嶺以西一帶叫做大不花剌的對稱。在西歷紀元前中國內地人便常常遠行至此，所以內地老早就有很多關乎喀什的紀載。成吉思會用此一重要據點，西征歐洲。成吉思的兒子察合台Djagatai會在此大事建設，至今還有不少的遺蹟。最後一代的蒙古王在西元一六六五（康熙四）年至一六七七（康熙十六）年間，竟想脫離了中國的藩屬，而在牙古柏 Yakoub 地方獨立稱孤。據說這蒙古王是被左宗棠討平（據「馬可波羅行紀」載）的。這一段紀載相當的不可靠，就足見言之無據了：十七世紀謀叛的蒙古王是察哈爾；左宗棠是十九世紀的人物，祇此一點已是不足以憑信的證據。馬可波羅遊記裏的錯誤良多，又如察合台明明是成吉思的兒子，是忽必烈的伯父。而他竟誤以察合台是忽必烈的族兄，並一口咬定了說是基督教徒，而始終拿不出佐證來。

香妃故里——疏附

疏附和疏勒這兩座大城之間，相距不過十幾里路，誠可謂遙遙相對，疏附最初是一座大規模的回莊，乾隆廿四（西元一七五九）年就原有的莊子修築爲城，當時並沒有今日這麼大，後來阿奇木早敦在道光十八（西元一八三八）年，又在城西南隅拓築了一部份，就是今日的規模。

疏附的東門外十里處有一座娘娘廟，這位被紀念的「娘娘」便是霍集占的姨太太，也就是被清兵擄劫到北京，乾隆收之深宮，封之爲香妃的那一位歷史上有名的喀什噶爾女人！

這廟宇建蓋得極其華麗莊偉，四周有墻垣，香妃的陵寢在城的東北角上，陵是上圓下方的，陵墻全是綠色花磚，遠遠地望是煞似琉璃，陵頂的鼎帨整個兒是黃金的，這在你我的心目中覺得是貴重得很，在那盛產黃金的地方的人們却不引以爲了不得！——光緒廿八（西元一九〇二）年道台袁鴻佑合官商資本設保大、保利、保源、保興等四廠，開採喀什金礦。次年四月開局，不及二年停辦，採金四千七百七十兩，時金鎊價大跌，深慮不敷，乃止。——這廟裏有乾隆皇帝欽賜諭額一方，這諭額在帕夏侵據南疆時，被盜了，至今不知其下落。

在疏附和疏勒之間有一口耿恭井，就是杜氏通典裏所描述的那口井。這一說始於水經注，鄉土志從之。根據耿恭傳：「恭爲戊巳校尉屯車師後王金蒲城，爲匈奴所攻，恭引衆入疏勒城。……」而水經注竟把「疏勒城」當做了「疏勒國」。這是水經注的謬錯。耿恭所到的疏勒城距金滿（蒲）城必定很近，所以耿恭在倉卒間得入而據之。如果說疏勒城就是今喀什噶爾的話，那麼和金滿有二千多里之隔，耿恭安得一敗就敗退兩三千里而守之？且漢明帝永平時（西元五八—七五年），疏勒國尙强，戶二萬一千，勝兵三萬，安能城中乏水？以當時匈奴又那裏能遠涉二千多里而征侵的？何况漢時疏勒和龜茲于闐是世仇，但從未與匈奴交過兵！所以辛卯侍行記說：『耿恭所據，乃天山北之疏勒城，非葱嶺東之疏勒國』。頗爲可佩，又說『唐代耶勒城守捉，疑在今阜康境，或卽耿恭所守之城』，亦有其卓見所在。

「絹國之都」

疏勒縣當然是古疏勒國的一部份，也就是古佶沙國地，此地原名色勒庫爾，其實比較正確的音譯宜是赫色勒剋爾。「赫色勒」是維吾爾語文「紅色」；「剋爾」是「湖沼」的音譯。

南疆眞正的商業中心在此，中亞的名商大賈莫不集聚在此，每一位富商家裏多半養蓄着專供宴客娛樂的歌舞聲樂的男女，祇此一端，讀者可以概見此處生活風俗的侈靡。因此上在這地方有兩種人聞名於中亞，甚及於歐洲：一是雕玉鍊金刺綉的技工；另一便是嫺歌善舞工媚的妓女。這風氣自古以來就有，當年波斯商人貿易至此，每人都有一房臨時眷屬，臨去時便各自東西，今日維吾爾人多妻，或許是歷史的因循所致。

這不但是南疆的首富之區，直到目前爲止，依舊是葱嶺以東的一大都會。每年和蘇聯的貿易最多，英國次之，可是近十年來印度商人多裹足不前，其故安在？記者居南疆未久，未敢斷言。出口多係土產，以羊毛、牛羊皮、棉花、土布、絲爲大宗，入口的多是日用必需品，大焉者綢緞、布西，鐵器、石油；小焉者白糖、罐頭，鞋襪、火柴。

自古以來，這裏便是中國西部的一大國際市場，此一市場的發達，比中國東部的若干沿海港市要早得多！希臘人遠在西元前六、七世紀就到了中國的西境，稱中國爲Seres（據Herodotus說）；後來羅馬人稱中國爲Serica（Serica乃希臘語文Seres的羅馬化，二字皆解作「絹」字）。同時希臘商人也的的確確曾到過「絹國之都」Sera Metropolis（據Ptolemy說）。

這「絹國之都」諒來是指今日的喀什噶爾，根據古籍的紀載，希臘商人在古代多半雲集在此，等待中國內地商人來到喀什跟他們交換商品。後來的阿剌伯商隊，也是麕集聚散在

這天山南路的喀什噶爾，販運中國的絲絹到西方去。所以我們敢斷定希臘人所謂的「絹國之都」乃今日的疏勒，而決不是德國 Richthofen 所推測的長安！



·南疆一美人·

此「伽師」非那「喀什」

到了南疆，才知道南疆之富非江南可比，

南疆之重要，遠在北疆之上，筆者到了迪化之後，在描述全疆各地之前，在此願將全疆南北的地和人，先作一簡括的介紹，然後以所見所聞再作詳盡的紀載。

喀什噶爾是新疆的第三行政區。除了疏附和疏勒之外，每一縣名多半音譯，都有加以解釋的必要。

伽師縣的這「伽師」二字，乃是「喀什」的異譯。所以當年命名時，就根本沒有考慮到「伽師」和「喀什」是同一個詞的同音異譯，這足以證明新疆建置匆皇，未及愼加注意。今日伽師縣治原名牌素巴特，而此一音譯，實際上應是牌租阿巴特。「牌租」是維吾爾語文「天賜」的音譯；「阿巴特」是「欣幸」。

英吉沙這一縣，古依耐國地，這城池是新建的。英吉沙是英吉沙爾的縮譯，在維吾爾語文中，「英吉」是「新」；「沙爾」是「城」。

烏恰縣的「烏恰」就更令人莫名了。「烏恰」是「烏魯克」和「恰特」的簡縮音譯，所以猛一看，看不出這命名在維吾爾語文中原始的意義。「烏魯克」（有時中國古籍中譯之為「托古斯」）是維吾爾語文「九」字的音譯；「恰特」是「村莊」。歐亞某一些學者以為烏恰是「烏恰特」的縮譯似乎欠妥，何況南疆確另有一地名烏恰特，「烏」是維吾爾語文「遠處」的音譯。烏恰特，那「遠處的村莊」，當然不是烏（魯克）恰（特），這「九座村莊」。再者烏恰在最初的確是九個村莊連合起來而形成的城鎮。

巴楚是巴爾楚克的縮寫。在維吾爾語文中，「巴爾」是「有」，「楚克」是「全有」。巴楚縣倒是名符其實的，地面上的出產豐富，可惜地下蘊藏的黃金，至今還是被埋藏在地下。

蒲犂在今日是外戰強鄰，內固吾圉，中、印相鬨，中、蘇牙錯的西陲國防重地。勢扼葱嶺之衝，守據要害之塞！漢為蒲犂國地，這是蒲犂縣命名的由來，原名也是色勒庫爾，「紅湖」也。

岳普湖原是一座村莊，岳普湖，乃岳（或「雅」）普爾古（或「湖」）的縮譯。維吾爾語文的原意是「涓流每斷」。

阿圖什，即阿喇圖什，原是喀什的四大田莊之一，全名是阿斯騰阿喇圖什。其維吾爾原意乃是「下山出口處相對而偉大的田莊」。

美衣美食美酒美人

在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旁邊一座世外的果森園，便是指的新疆第四行政區阿克蘇 Aksu(Oxus)。

因為阿克蘇人自古以來，就嘗盡了沙漠的苦處和狂風的威脅。所以人們每提到這地方便想到這地方的故事：

（舊唐書）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弊行旅。風將至，老駝知之，引項而鳴，以口鼻埋沙中，人以為候，即以氈擁蔽口鼻，而避其患。

阿克蘇這一區除掉了與戈壁為鄰，是新疆最合乎人類近代理想的大田園，這裏有美衣美食的豐富原料，有美酒美人的應運而生。

阿克蘇區所轄縣份及其人口與耕地統計：

地名	人口	耕地面積
阿克蘇	90,912	611,237畝
庫車	108,862	911,063
溫宿	83,524	615,386
烏什	76,586	457,741
新和	43,221	474,872

阿瓦提	28,107	149,331
沙雅	53,407	612,892
拜城	71,493	507,656
柯坪	13,482	47,033
阿合奇	11,720	——

阿克蘇者漢姑墨也

關於阿克蘇在古代原為何國的考據，似有作進一步推敲的必要。

西域圖考，西域水道記，西域圖志等書都說：

——阿克蘇者，漢溫宿國也。……漢姑墨國在雅哈阿里克。（李光庭以為「在哈喇裕勒滾」；徐松以為「在拜城滴水崖」）。

我們根據漢、唐兩代的西域傳和地理志徵證一下，就可以斷言：今日的阿克蘇不是漢溫宿國，而是姑墨國地。溫宿國地是今日的烏什。

以所紀道里推斷：新唐書西域傳載：

——自龜茲贏六百里，踰小沙磧，有跋祿迦小國，一曰亟墨，即漢姑墨國。

據大唐西域記曰：

——龜茲曾場西北渡河，至阿耆理貳伽藍，從此西行六百餘里，經小沙磧，至跋祿迦，舊謂姑墨，又曰亟墨。

又據漢書西域傳曰，

——姑墨國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溫宿國西至尉道三百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

而西域圖志也說「由阿克蘇至烏什二百五十里」；又據西域圖志載：「由庫車至阿克蘇七百里」；莎車行記說是「六百五十里」，也不過祗差五十里。由此看來，這些書上的里程紀載和漢書、唐書所紀載的完全相符。

單就這一點來說，如果以為溫宿國地是今日阿克蘇的話，那就不免自相矛盾，自然此一論據就站不住脚了。但古今度量衡不同，我們苟祗依據里程的相符，便斷定阿克蘇為漢姑墨國，猶以為有斟酌之必要。

姑墨・姑默・撥換・威戎

就是以漢、唐時代西域各國的位勢來做根據，我們也可以推斷出來：阿克蘇是姑墨國，而不是溫宿國。據前漢書載：

——姑墨國，戶三千五百；口二萬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溫宿國，戶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人。……

又據大唐西域記載：

——跋祿迦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伽藍數十所，僧徒千餘人。

跋祿迦就是姑墨。如以為「姑墨國在雅哈阿里克」，而雅哈阿里克一帶都是窮山僻壤，野無人烟，姑墨這麼一個大國斷不會設置在此的，且「東西六百餘里」，庫車阿克蘇之間的距離，那有如此之長？何況阿克蘇的富饒，沃壤的交錯，水道的縱橫，農產的豐富，商業的茂盛，自古稱道，若溫宿在阿克蘇的話，牠的戶口兵丁量反而不及姑墨？再者，前漢書曰：

——姑墨南至於（于）闐，馬行十五日（于闐，今和闐）。……又北史曰：

——疏勒國在姑默（墨）西。……又賈耽四夷路程載：

——撥換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撥換達於闐及疏勒之路，五代時大食國伊底里錫亦云，由撥換至和闐十四日程，由撥換至喀什亦十四日程）。

這和今日由阿克蘇達喀什及和闐的路程完全符合。近世法國伯希和曾在這一路上發現無數的古塔廢寺，並被他發掘走了無數的古代佛像和其他文化遺物。如果溫宿國在今阿克蘇的話，那麼，賈耽為什麼不計此一古道，反而詳歷由雅哈阿里克一帶去和闐及喀什噶爾的今既沒有，古亦似難能的戈壁道路，能有如此不盡情理的事麼？

由此益證，阿克蘇絕對不是漢溫宿國地，而一定是姑墨國地，古人無誤，後人偶誤，竟因偶誤而今人因誤就誤，邊陲史地此類舛誤層出不窮。

因沙而得名

阿克蘇乃姑墨，非溫宿的論斷，我們願意提供更多的考證，以堅斯說。茲再徵諸水道方言以定論焉。水經注曰：

——北河又東逕溫宿國南，又東逕姑墨國南，姑墨川注之。姑墨川者今阿克蘇河也。其水由姑墨西北，歷赤沙山東南流，逕姑墨國西，又東南流右注北波河，又東經龜茲國南。……賈耽四夷路程曰：

——姑墨州，南臨思渾河。……李光庭曰：

——「思」字疑「衍」。……今阿克蘇河，西北渡撥換河，即姑墨川，為阿克蘇河上流。……又云中河距思渾河百二十里，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於闐境之胡蘆河；又六十里至大石城，曰於祝，曰溫肅州。……自撥換碎葉西南，渡渾河，百八十里有濟濁館。

徐松先生說：雅哈阿里克，及哈喇裕勒滾南有橫山，塔里木在其南，姑墨水決不能入，而滴水崖西，雖有阿爾巴特河，亦伏於沙，不入大河。這是徐先生的夢想和臆斷，筆者身臨其境時方知中國有若干地理的紀載，亦不甚可

鼎。

賈耽所謂的撥換河，明明就是指的阿克蘇河上流，胡蘆河自西北來入之始，名曰渾河，也就是阿克蘇河下流。胡蘆河就是現在的托什干河，也就是托拉爾特河。這倒是正確的，阿克蘇就是在阿克蘇河之東。由阿克蘇西渡阿克蘇河上流，又渡托什干河至烏什；由阿克蘇西南渡阿克蘇河下流，可以到達喀什噶爾。這和賈耽所記正符。

今日阿克蘇河上流，土名呼木阿里克，這「呼木」是維吾爾語「沙」字的音譯，「阿里克」是「水道」。「沙木」在若干古今冊籍上，有譯作「姑阿」、「姑墨」、「渾」的，實際上都是「沙」的同字異譯。再按「跋祿迦」乃印度梵文「沙」字的音譯。還有阿克蘇河下流有一沙頭莊，維吾爾人至今名之曰渾巴什莊；渾者「沙」也，巴什者「頭」也。也就是元史裏的「渾八升城」。

這最後足以證明當日姑墨乃因「沙」而得名。

漢西域圖考之謬

請你在讀這一節時，先打開一本比較正確的中國地圖，更希望你把新疆省阿克蘇區各縣的位置認清。據新唐書地理志載：

——河西內屬諸胡州：曰烏壘州、和墨州、溫府州、蔚頭州、遍城州、耀連州、寅度州、豬拔州、達滿州、蒲順州、郢及滿州、乞乍州、焉耆都督府、渠黎都督府。

這一串州名、府名中，烏壘、渠黎、焉耆都是沿用漢時的名號「和墨」就是「姑墨」，「宿府」就是「溫宿」。至於「達滿州、寅度州、郢及滿州」乃是賈耽所謂的「達滿城、演渡州、郅支滿城」。由此可見，「蒲順」乃「蒲類」，「蔚頭」乃「尉頭」之誤。賈耽又說：

——自撥換西南渡渾河，至據史德城。

在舊唐書高仙芝傳裏有「握瑟德城」。「握」字必是「據」字或「掘」字的誤寫。這「握瑟德城」和「據史德城」，必是那在赤河北岸的鬱頭州；而「鬱頭」則必是「尉頭」。至於赤河就是喀什噶爾河，也就是葱嶺北河，也就是水經注裏的北河，也就是赫色勒河。「赫色勒」乃維吾爾語文「赤」字的音譯。

今日蘇木塔什的附近有一座古老的廢城墟，諒來是唐尉頭州遺址，這遺址距離巴楚很近。寄語國內考古學者，此墟有待發掘。而那被今人視為新疆重要而又名貴文獻的西域圖志，竟以為尉頭州是在烏什。事實上，烏什何能在喀什噶爾河上？又杜環經行記、大唐西域記、賈耽四夷路程等書，莫不一再詳載阿克蘇和烏什踰拔達嶺以達熱海的途程（拔達嶺，又名勃達嶺，就是現在的畢底爾嶺，漢西域圖考竟誤以為是木素爾嶺，可謂大謬！又熱海，就是鹹海，就是現在的特穆爾圖淖爾，也就是圖斯庫爾，也就是伊錫克庫兒。——「淖爾」，「庫爾」和「庫兒」就是維吾爾「池」字的一字異譯；「圖斯」是「鹽」；「伊錫克」是「熱」字）！如果尉頭在烏什，何能捨這一路綫不守，反而詳載喀什一綫途程？賈耽又說，溫宿一曰于（於）祝（商務印書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阿克蘇條下將「于祝」誤為「子祝」）。其[illegible]溫宿、于祝、烏什三者，本是一字的三個異譯。

愛情的樂園

現在我把阿克蘇區各縣的音譯縣名，盡個人之所知者意釋一下。

阿克蘇是維吾爾語文的音譯。「阿克」是「白」，「蘇」是「水」。這命名是由於阿克蘇河清見底而起的吧。

庫車是南疆文化悠久，至今令人迷醉的好地方。凡是到過新疆的人，想到庫車「殃哥兒」（少女）一枝花，便有點神往。庫車是中亞細亞愛情的樂園，但庫車並不因此而萎靡，這是古龜茲國地，龜茲文化和藝術的流傳，至今還影響着人類的思想和心靈。「庫車」是古代帕爾西語文的音譯：「庫」是「此地」；「車」是「智井」。此地因為有清沁的井水，所以庫車出美人。信哉，寶二爺之言，女人是水造的！

溫宿，我們已經說了很多，今日的溫宿乃是阿克蘇回城，漢姑墨國地。我們不要小看了這沙漠旁邊的小城，礦產之豐，南疆第一！現在城中首富張家，他們的祖先張得喜便是在光緒十九（西元一八九三）年由內地隻身入新，領了一筆很少的公欵，在溫宿城東鐵木耳其地方開礦致富的，鐵木耳其的礦山，煤鐵並產。此地最大的銅礦在伯什克孜克，礦苗滿佈在地面上。

烏什這一座邊城的命名，和溫宿是同名異譯的。實實在在地考核起來，這才眞正是漢溫宿國地。偏偏不名之曰溫宿，反以烏什以名之。我們已經知道烏什是溫宿的異譯，但以元時名之曰倭赤，研究西北地理者因「倭赤」和「烏什」，皆與維吾爾語文「烏赤」的音讀相近，便以為「烏什」由于「烏赤」，「烏赤」者「山石突出」也，此一說實在近乎牽强附會了。

新和，原是賽里木，就是唐時阿悉言城的所在地。「賽里木」乃是維吾爾語文「安適」的音譯。

拜城，就在新和的附近，在乾隆以前，拜城和賽里木併合爲一，稱之曰拜賽里木。「拜」乃維吾爾語文「富厚」的音譯。最初二而爲一城時，其命名取「富而後安」的意義。光緒初年，又併二城爲一縣，如今却又分設爲兩個縣治了。拜城是唐時的俱毗羅城。

龜茲壁畫被竊

阿克蘇區的阿瓦提，原是一座大規模的回莊，有譯做阿爾巴特的，也有譯作阿察哈喇的。在維吾爾語文裏，「阿察」是「分支湍出」；「哈喇」是「黑色」。這是形容在河流分支的地方，望之湍湍而顯得昏暗，近乎玄黑。

沙雅，本是沙雅爾回莊。在維吾爾語文裏，「沙」是「部長」；「雅」是「軫郵」。在最初此地有一位伯克很體卹他的部落，這命名是用來紀念此伯克的德政的。奇怪的是沙雅柳樹的枝幹長起來，都是空心的。

柯坪，本來也是一座回莊，柯坪是柯爾坪的簡譯。

阿合奇在隋書上是阿羯，唐書上是阿羯田。維吾爾人名之曰額什克巴什。「額什克」是「小山羊」；「巴什」是「頭」。

阿克蘇這一區最值得留戀的不是美女，不是葡萄，也不是名山秀水，更不是歌舞聲樂，而是已被各國學者發覺，但仍未掘取殆盡，然而有待你我下工夫下力量予以整理，細加研究，再行公諸於世的，現在赫色勒莊的古代龜茲國藝術的寶藏。這文化寶藏的價值，遠在吐魯番一帶所發現古代藝術之上，亦復不亞乎敦煌的文物。可惜的，令人提到便痛心的，便是赫色勒莊上一幅被洋人竊運到柏林去而至今完整異常的壁畫。這壁畫十足表現龜茲藝術，人物肢態和動姿多帶硬直，而部輪廓十之八九圓形的特徵。德國人劫走的壁畫是摩耶夫人靈夢圖，作於西元五世紀，圖的中央下段是夫人橫臥在寶牀上，左右四天王和四侍女，這當中有一個人從寶瓶裏倒出香水來，爲夫人淨身。圖的上段畫的大概是兜率天宮的菩薩，其中以釋迦在天之靈爲中心，襯以各種姿態的天女，描繪得極其工細，人體的陰影頗類印度Ajenta壁畫。

這是從庫車城外西北十五里處的赫色勒莊，許多石窟中的海馬洞裏的穹窿天井側面的弦月壁上剝劫了到柏林去的。詳情容後細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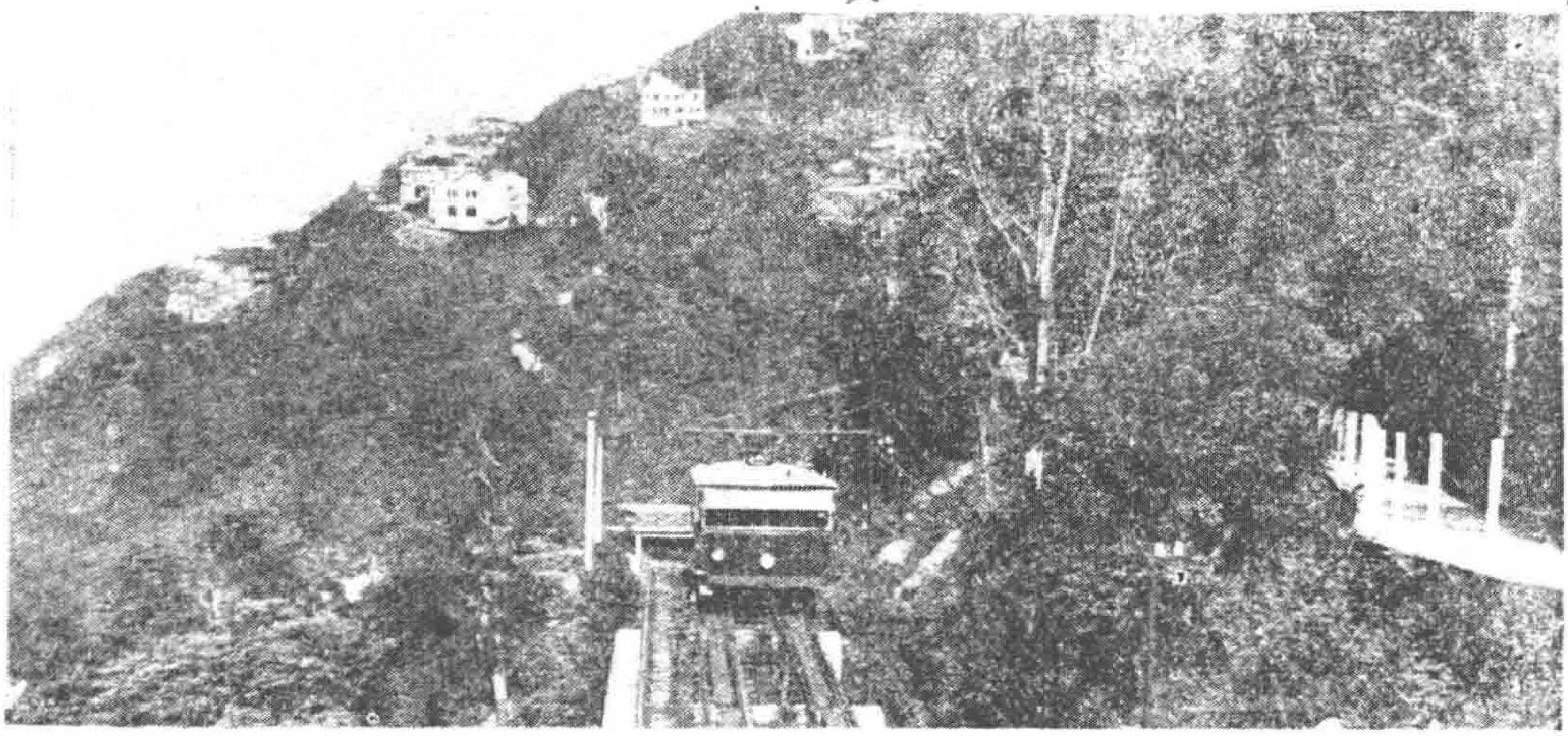
中國第一扇業之王

杭州王星記扇莊

本莊創自同治初年在杭設廠專門製扇年產兩百萬把銷遍外中名馳全球爲中國最有經驗之製扇專家出品精美花式萬千且備貨充足定價標準 歡迎各大埠同業批發及大宗定貨

上海發行所
南京路七二七號
電話九〇六〇六
九七二三七
電報掛號八七九三

杭州總店
太平坊大街
電話一八〇一



香港登山纜車及高等住宅

香港半山區消夏記

——南國散記之六——

程志政

如果要拿人們的住處來區分階級，在香港是最簡便了！山頂上的住戶是金字塔尖上的西洋紳士，半山區所住的是高等華人，山底所住的是屬于另一階級了！

這個結論似乎有些武斷，例如山下的跑馬地一帶，何嘗沒有富翁的宅邸，然而我是依據統計方法，就大多數論斷的，任何定律，都有例外，這是大家所承認的！

住在山頂上或是半山區的人們，最低限度，要自備一輛汽車，如果沒有自備汽車，根本就沒有辦法到中區來辦公，所以第一個條件，要有汽車才能住在山區，非富有之家豈能辦到？再說房屋，山區的房子都是洋樓巨廈，租費也非每月數百元乃至數千元不辦，頂費非有數萬不可，這個條件，又限制了普羅階級了！

當我們在九龍遙望香港的時候，白雲深處的華貴住宅，引起你不少的羨慕，彷彿住在山頂和半山區的人，都是神仙，都是上帝的寵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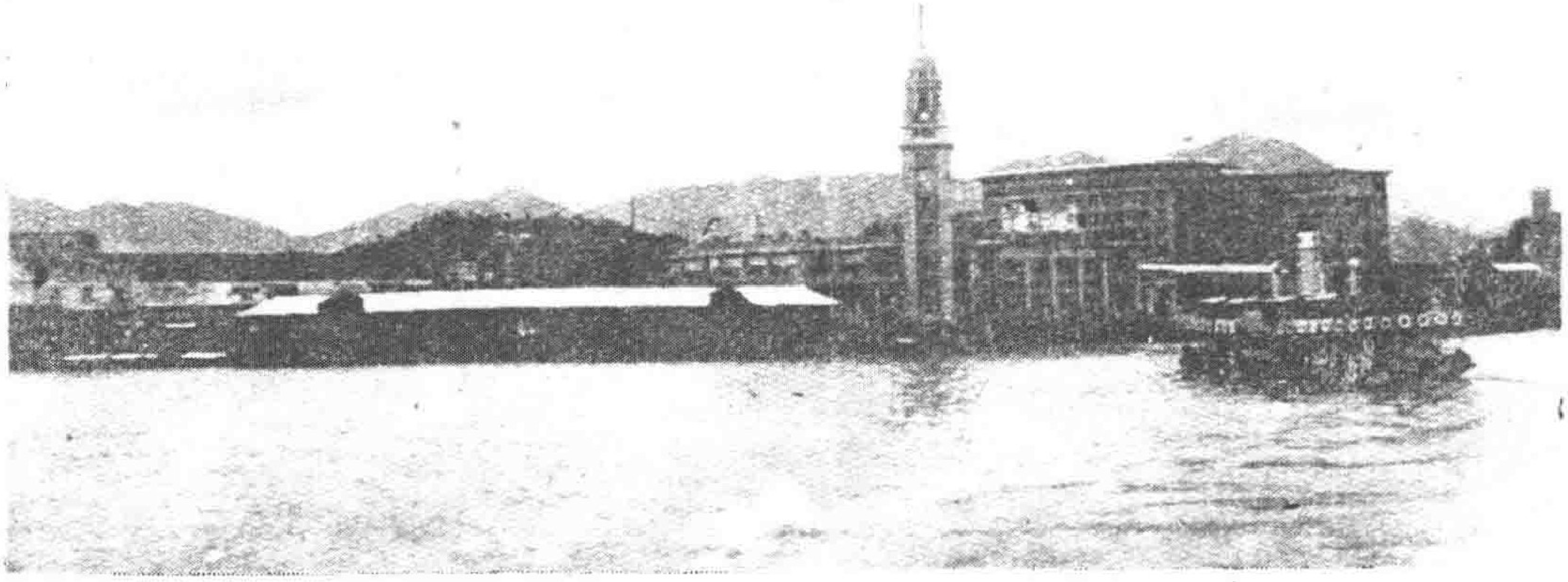
說來可笑，記者一年以來，住的地方，是香港人所認爲「爛仔」區的灣仔，雖然有六國飯店做芳隣，可是當你告訴朋友住在「灣仔」的時候，總有些羞於啓齒，這種「自卑感」，會不期然而然的發生的，正如英倫人士不願說他住在 East End 一樣的道理。

實際上；我住的房子並不壞，尤其面對九龍，山水清明，正似一幅天然圖畫，憑窗遠眺，比西湖還要偉麗，我雖然愛它，然而可惜他所在的地段太差了，提起灣仔，腦海裏便聯想到「小偷」「流氓」「娼妓」「烟窟」以及一切的罪惡。當每天上下班的時候，望着山區的許多住宅，眞有說不出的嫉妒和怨艾。幾時我才能上山住呢？幾時我才能離開這污濁的「灣仔」呢？

* * *

正當初夏苦熱的時候，一位朋友從上海來了，他雖不是「布爾喬亞」，可是他已幸運在半山區找到了一所住處，承他不棄，也邀我到他的住處去消夏，我欣然的同意了，於是很高興地離開了「灣仔」而遷居到他所租的半山區「避暑山莊」裏去，我從此高昇了，彷彿由地獄到了天堂，以後朋友們問到我的住處，我十分驕傲的說是在半山區堅尼地道，朋友們一聽也異口同聲的說我幸運，因爲半山區似乎祇許富人住的！可不是嗎？

這座洋樓負山面海，幽靜極了！而且四面通風，廳房裏終日涼風習習，入晚以後，儘管山下的人們熱得不能睡，我們非蓋毛毯便要着涼。靠臥房的一邊窗外有一株巨樹，濃蔭掩蔽，點綴更富詩情畫意，星期日的早晨，我靜靜坐在椅上，從窗外的濃蔭裏，看山際的白雲悠然自得，使我混忘了人世間的煩惱！我彷彿是在莫干山，又好似置身匡廬，朋友也是賦性風雅的，他說住在這兒，不禁回憶到北平西山的一切，的確，從臥間的窗外看出去，一片蒼翠，眉宇皆綠，宛如人間的清涼世界，怎不令人留戀呢？六月裏香港的雨特別多，雨後大瀑布似雷震一般的在山崖間傾瀉下來，如飛珠如濺玉，站在臥室的窗前，可以盡情的欣賞這大



九龍渡頭

自然的奇觀。

廳前是一個洋台，由此望出去，正是烟波浩渺的碧海，和延綿不斷的青山，九龍歷歷在望，海峽裏停着碩大無朋的戰艦和巨輪，在高處俯瞰下去，幾乎小如浮鷗了。

傍晚又是一派景色，我和朋友最喜歡在黃昏沿堅尼地道一帶去散步，路上的行人很少，所見到的多半是一對對的情侶，並肩密語，把沉寂的空氣點綴得有些活意。他們在大自然的懷抱裏領略着愛的滋味，和山色海光完全融成一片了！

山道特別曲折，在一處轉灣的地方，有幾株高大的白皮松，峯迴路轉之後，又到了另一清新境界，山更高了，林木蓊翳，翠色欲流，一股飛泉，從山頂流下，遠望過去，好似玉帶、高懸，十分可愛，走近了，流泉潺潺，冷然清韻，更是怡人。空氣是極度的沉靜，偶然汽車裏帶來了一片笑聲！

夜的序幕展開之後，九龍的燈火，如同夏夜繁星，我們在靜默裏緩緩地走着，直到山頭被雲霧罩蓋了，才興盡歸來。

在山上住了幾個月，身體的康健的確進步很多，體重也增加了近十磅。朋友預定在八月初回上海，我也決定在那時再遷回我那灣仔區的舊居。八月一日午夜的時候，風雨交加，雷聲震耳，我在睡眼矇矓之中，聽到了窗外一聲巨響，心想，也許是這座洋樓要傾圮吧！立從床上跳下來，昏暗中看見一件龐然大物落下山坡去了！接着又是磚瓦的震碎聲，風雨的怒號聲，我在這風雨之夜，提心吊胆的沒有能再入睡鄉，第二天大清早我向窗外一望，忽然開朗多了，對山的一切，完全看得清清楚楚，忽然朋友走來告訴我，那株百年大樹昨夜被風吸倒了！這纔明白窗外忽然開朗的原因，我開窗仔細一看，大樹齊根整個的倒下去了！圍牆被壓得粉碎！從此，我最心愛的綠蔭沒有了，它似乎知道我要離開了，使我看到它那不幸的結局。

八月十日我又遷居到灣仔了，每天抬頭望着這半山區的洋樓，便勾起了我無限的回憶，無限的留戀，何時再能住上山呢？我迷惘的凝想着。

遊名勝　嚐名點

喬家柵湯糰

有卅年歷史　具特種風味

鷄肉春卷
蝦仁餛飩
糟田螺
擂沙圓
排骨麵
蝦仁肉餃
麵筋百葉

鴛鴦小閣

古色古香佈置　別具風味小酌

上海襄陽路(拉都路)中　西門路二七六

電話　七四一七四　八二七〇六

吸取外匯平衡收支

意大利招徠游客

滋孟

由於戰事的發生，和盟軍的佔領，以致限制入口護照，和一切尙未上軌道的關係，往意大利遊覽的旅客，只是些少數人而已。自今年夏季以來，遊覽事業已稍見起色，好像涓滴的泉水，漸漸而來。一般人都希望這點點滴滴的細水，在幾個月之後，能成爲溪流，而不久之將來的若干年中，即可化成洋洋其貌的江河了。

遊覽事業之於意大利，在國家經濟上講，倒是非常重要的。因爲它能平衡國家在國際方面的收支。在戰事之前，意大利的遊覽事業，佔意國「無形出口」的大半。而現在呢，比較上說起來却格外要見得重要，因爲意大利的商船，比較戰前的噸位，所剩不過尾數，其結果由航運而獲得的外匯，至此已經枯竭殆盡了。政府於是不得不移轉目光於遊覽事業，以資彌補。

美國遊客如能到達意大利去的話，所有一向著名的名勝所在，和歷史古蹟的地區，沒有一處不可前去暢遊。只有一個例外，就是在被佔領中的維尼齊、朱利亞，尙有若干限制。講到觀光的種種交通工具和一切便利，可說大體方面已經恢復到戰前的情況了，約略說起來，十分之七點五的建築物、博物院、美術畫院、和其他可資遊賞的地方，大衆已可隨意玩賞了。

譬如羅馬的梵蒂崗美術畫院以及各博物館，均已恢復舊觀，和戰前並無二致。不過佛羅稜薩的烏非齊畫院，還沒有開門；而觀光米蘭的遊客，如欲賞鑑文西的傑作「最後晚餐」者，務須得到當局的特別許可證。

能在意大利化用美金的遊客，由於兌匯率的優越，換成意幣里拉之後，決不吃虧，賞心樂事的遊覽還在其次。美鈔的兌匯率時價刻刻有變化，但在目下（五六月間）官價約合四〇〇，而黑市的非官價，現鈔與旅行支票，合到六〇〇至七〇〇里拉。意大利當局指定外國銀行供給美國人以鈔幣。

旅館中的單人房間，每天租金自五〇〇里拉到一千五百個里拉。像羅馬的華貴大旅館，和那不勒斯的大陸旅館等，單人房間連有浴室者，每天也是一千五百個里拉。如果照官價結匯，約合三元五角美金，黑市匯價則爲二元半金元。

在上等旅館中用膳，上好的酒菜約爲一千里拉，合二元五角美金，或一元半金元，視匯率而定。

由於盟軍在意大利徵用上等旅館的結果，旅館的供應問題，便感非常困難。所幸近來軍隊逐漸撤退，歸還的旅館亦已不在少數，嗣後其情形當更改善，因爲盟軍於對意大利簽訂和約後，規定在九十天之內即行把軍隊撤退也。

即使在目前，各處大小旅館中，都有法子可以定到房間，就是在許多最著名的遊覽地區，像羅馬、那不勒斯、塔俄密那、阿馬爾非、卡普利、威尼斯、佛羅稜薩、米蘭、湖區、比薩、和里維埃拉等處，莫不盡然。不過，如果要訂房間的話，最好在事前託由旅行機關代辦方妥。

在意大利買東西，堪說爲歐洲大陸旅行中最稱心的事。各種不同質料的東西都標明價格，意大利人看起來，也許覺得昂貴，但是在使用金元者視之，無論如何總是便宜的呀。

下面幾點，講到意大利眼前的一般情形，旅客們倒似乎值得參考的：

鐵路交通雖未完全恢復常態，但已很快的在改進了。目下國內路線計有四十四條，國際火車十四線，都有臥車的設備。行車的速率，估計約合戰前百分之七十的標準。

駕駛汽車的遊客，將覺得意大利的公路，在大體上情形都很好。雖然有幾處橋樑在戰事期中破壞者，至今尙未修復。其中亦有多處暫時用浮橋代替，像軍用的培萊橋等是。

黑市汽油可以隨時買到，並無多大困難，每加侖的代價爲五角至六角。民用汽油的政府配給劵，制度非常複雜，而所謂「合法」的汽油，其代價比諸得之黑市者，也未見得便宜到那裏呢。

公路上的攔劫雖然時有所聞，尤其以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爲多，但是並非到處發生盜案，像謠傳之盛。

瑞士名勝依然舊觀

今年夏季，瑞士開始企盼大批美國遊客的光降，這種情形，還是戰事結束以來的第一遭哩。和平之後，已有三十多萬美國兵，分由德國及意大利往瑞士消磨假期，瑞士

人覺得他們眞够受歡迎，因之對於美國遊客，早有心嚮往之的觀念。

穿卡奇布制服的美國兵士，雖則源源光顧，但是究與普通的遊客不同，這班遊客至少已有八個年頭之久，沒有踏到風景甲全球的瑞士而不勝想思之苦了。瑞士人認爲美國朋友眞是他們最推崇的主顧，至於他們的肯用錢，倒還在其次哩。去年夏天，歐洲各地遊客差不多把瑞士的旅館都擠滿了，可是因爲護照和運輸上的種種困難，獨不見美國遊客的光降。

今年各種情形均已改善，所以夏季美國遊客往瑞士者，實繁有徒。美國各旅行代辦機關早與瑞士方面接洽，組織遊覽團，佈置行程。大概每一遊覽團，少則二十人，多至四十人不等。旅客們在瑞士勾留的時日，從四天到七天不等，以搭乘火車者爲最多，去玩的地方，以琉瑟恩、固脫拉根、蒙特勒、祖利克、日內瓦、和提契諾最爲遊人所激賞。

瑞士一向爲歐洲的遊樂勝地，尤其自戰事以來，其他各國多數捲入漩渦，而瑞士則獨否。因之帶了金錢到瑞士去玩上幾天，不但身心愉快，而所化的代價之小，和所收穫之大，堪說爲歐洲任何地方所不及。

到瑞士旅行的人們，大概先到英國或法國，他們既進瑞士國境，第一點的印象，就是要什麼有什麼。無論在餐館酒排間，色色俱全，應有盡有。雖然有若干主要的食品要受配給的限制，但是多數是指在家庭中進膳者而言。在餐館中進食需要投以配給券，這些藍色的餐券，在進入國境時發給遊客，數量相當豐富。這種配給餐券不過是一種形式而已，對於遊客絲毫沒有其他的限制。

旅館或餐館中僅有的限制，就是每晚九時之後，不再供應熱食，而星期三和五兩天，不賣肉食。喜歡吃肉的美國旅客或者將以爲苦，其實亦不盡然。因爲除了肉之外，像魚和各種小鮮種類甚多，儘可代替肉食。瑞士的餐費並不十分昂貴，上等的膳食，佐以酒水，只須兩元美金已足。

瑞士的酒水頗著名，可惜外人知者不多，黑啤黃啤到處皆有，飲而不醉的水酒尤堪嚐試。瑞士人管理旅館之本領天下聞名，遊客們無論在什麼小城市裏，所看到的旅館都是一塵不染，潔淨而舒服。所將引以爲奇的，就是旅館中私人浴室極爲稀少，而且沐浴視爲奢侈之舉，須另行收費，旅館的賬單上還有若干附加稅，也是特殊的一點。

旅館收費大小不一。上等的二級旅館，一個房間，連三餐膳食，美國式早餐不在內，大約每天五元至六元美金。另一方面，如果在著名的遊覽區像聖摩立茲等處，在華貴旅館中勾留一天，約須二十金元一天。

外客在瑞士旅行可不受幣制的限制。一個遊客，每星期約可照官價四、二五法朗的匯率，掉換一百二十五美元。此外可在公開的匯兌市場上，照三、六五法朗的匯價，掉換任何數目的匯票和旅行支票等。居住於上等旅館者，往往可以向政府機關，拿美鈔照官匯率換取更多的法朗。

外來遊客一入瑞士國境，不一定能看到富有地方色彩的炫異服裝，可是最顯著的，當你一踏進瑞士，立刻好像回復到一九三九年的老日子，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爲瑞士在這次戰事中始終沒有遭殃呀！

雲南實業銀行

上海分行

辦理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總　行：昆明

上海分行：上海天津路四六〇號

電話　經理室九二八二六號　營業室九四九一二號

電報掛號五二六一號

分　行：成都　貴陽　賓川　鹽興

義大利的勝景



弗羅稜薩（一譯斐冷翠）全景

戰前意大利遊覽事業素稱發達，究其原委：（一）氣候溫和（二）文化背景優越（三）公教教宗駐在羅馬，實爲重要之因素。戰後復興，意國爲取得外匯及一新國際人士之觀感起見，必奮起直追，竭力倡導，發展趨勢，頗可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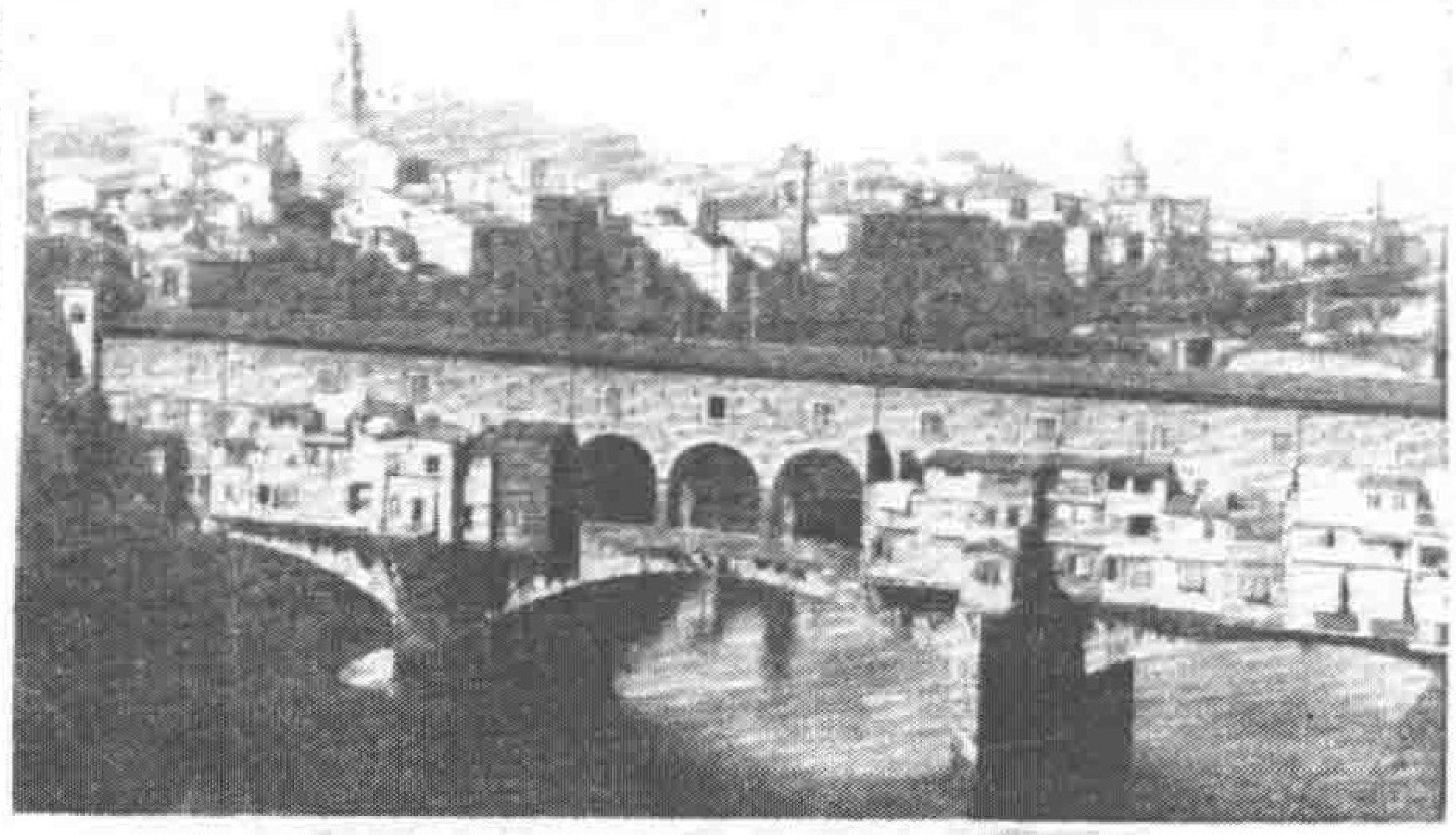




弗市古教堂（公元一四二〇明成祖永樂中建）

弗市鄉間別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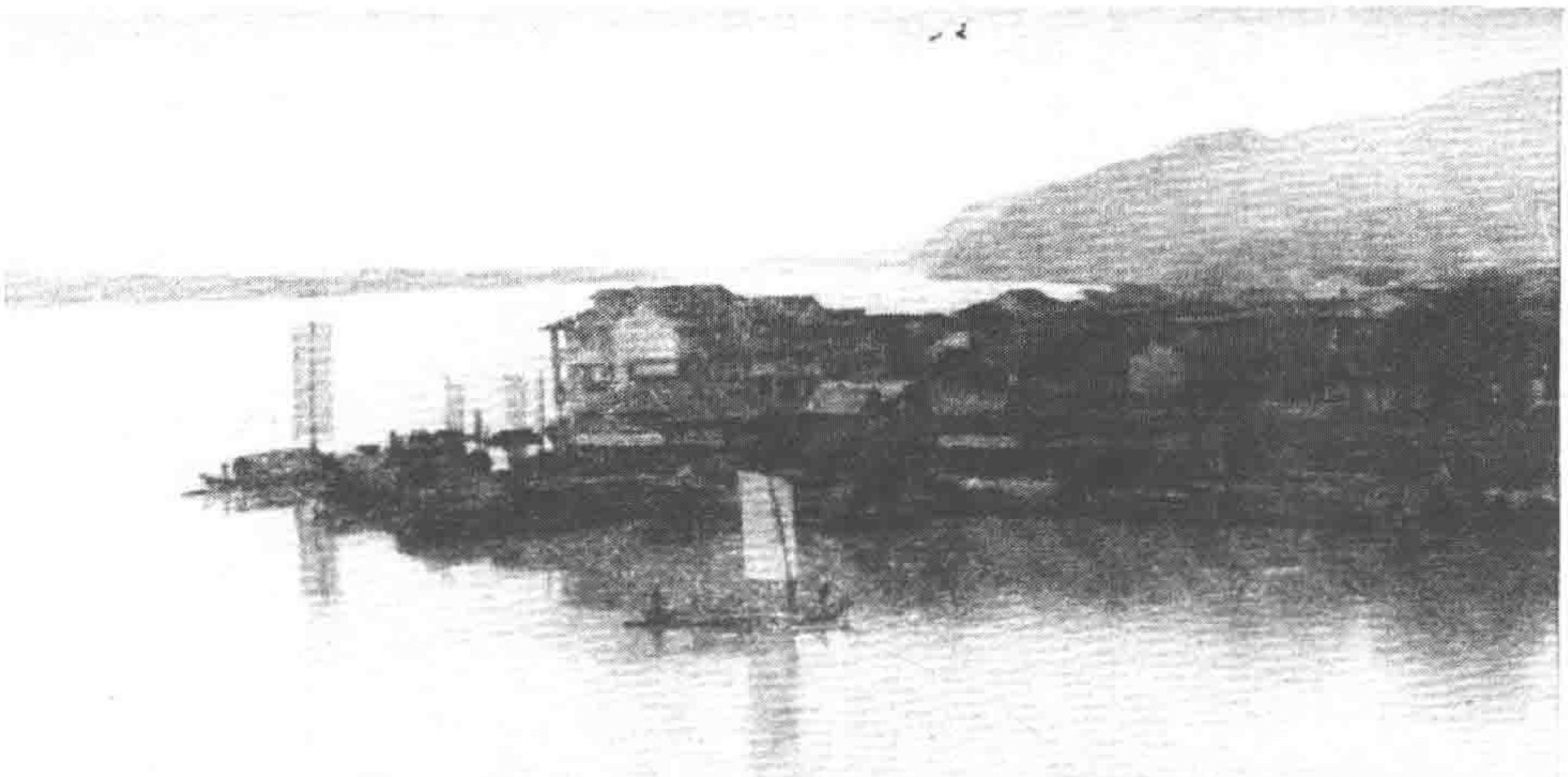
弗市古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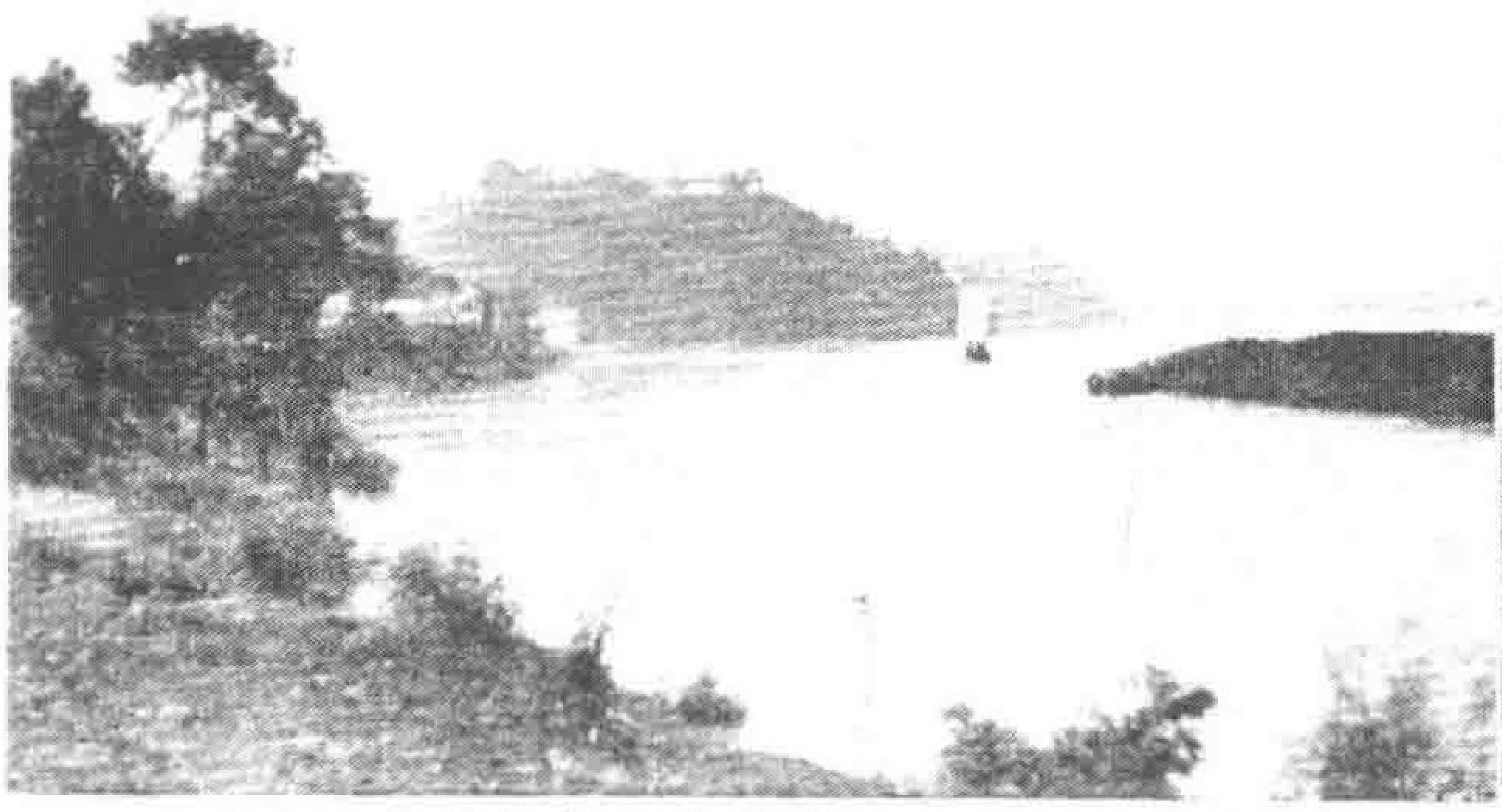
米蘭大教堂

〔上四圖係由意大利貿易服務所 Italia Trading Adviser Service 贈刊，弗市鄉間別墅二圖係 Alinari 攝影社攝製〕

嚴瀨訪古



⇧桐廬縣城區在兩江環繞之中，居民臨水建屋，風景如畫



⇧桐君山一峯高聳於兩江之間，綠樹白塔，由富春江上遠望，如仇十洲的一幅海上仙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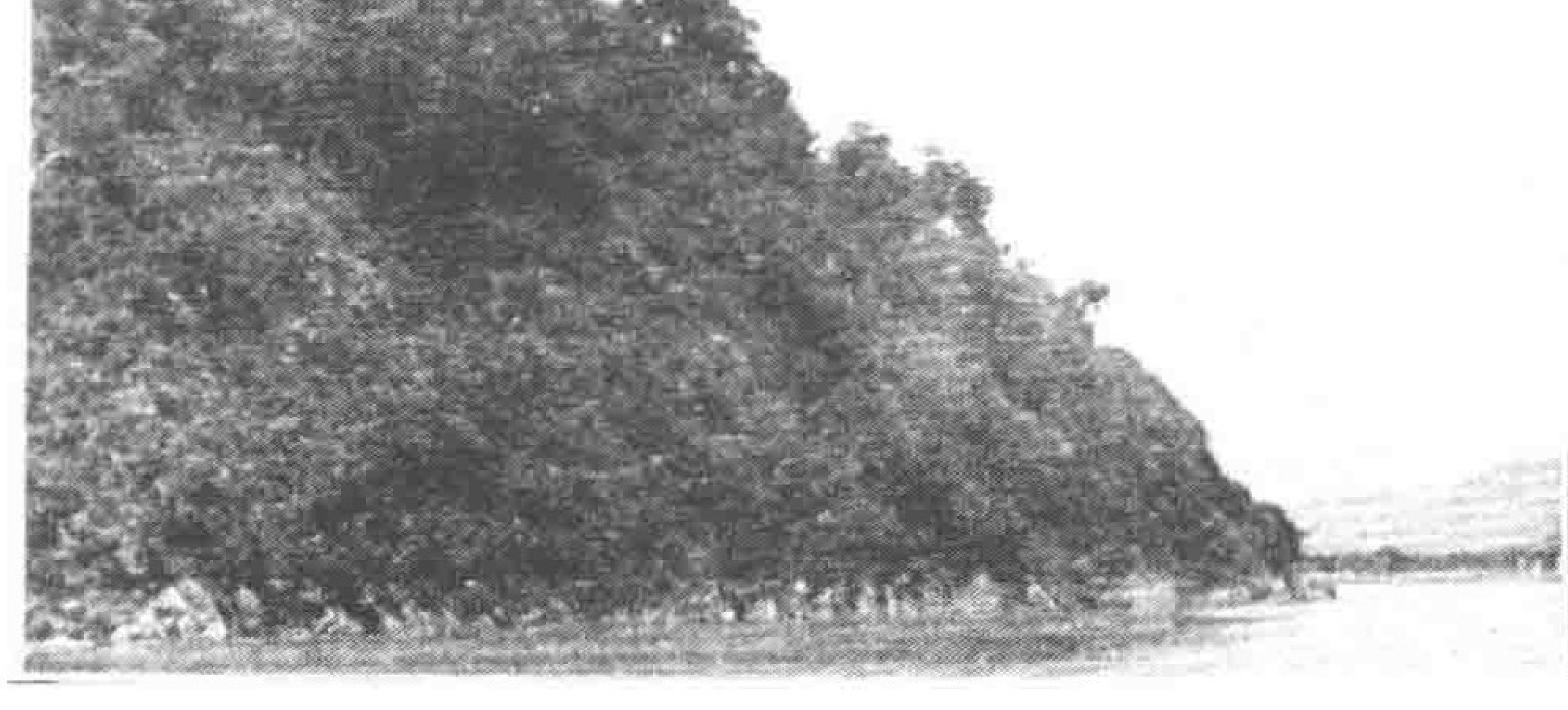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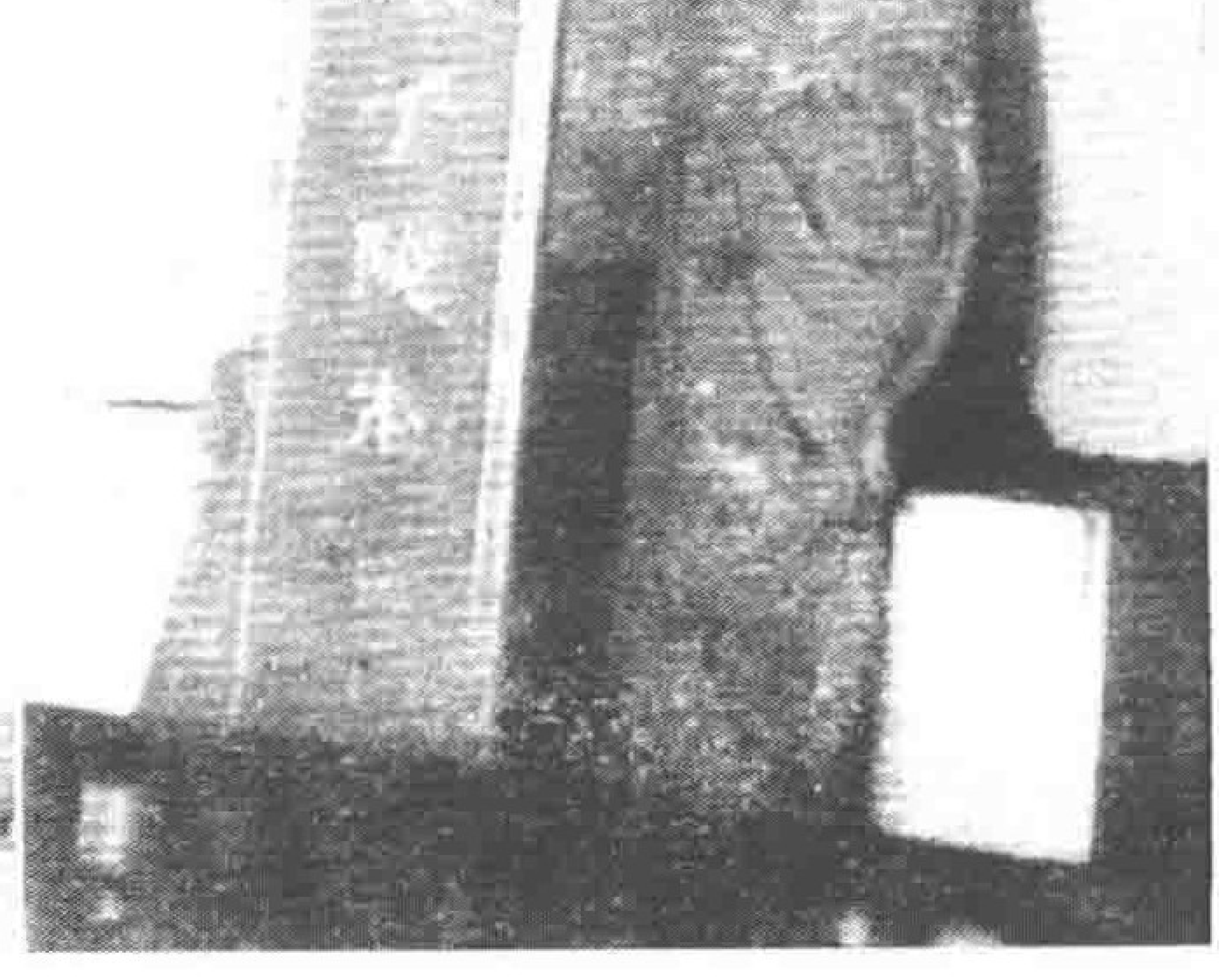
⇧嚴子陵先生祠堂建在富春山山腰，堂前有平台，俯瞰江流，山光水色盡收眼底。



⇧由富春山最高處遠望，山環水複，皆是雲山蒼蒼，江水泱泱。

⇩桐君山在兩江合流處，眺望，壁立千尋，形勢天成。





祠堂兩旁，碑刻甚多，詩文並茂，惜不少已模糊，不易認識。

富春江上訪嚴陵

陳其英

本年初夏，錢塘江水正在狂漲的三四天中間，筆者適因事在杭州有所躭擱，以偶然的機會，很愉快的，又很舒適的重遊了一次富春江。同伴三十餘人，分乘兩隻大江船拚排在一起，由一登陸艇拖行，雖然是逆流，每小時也有十幾公里的速率。本來這江船是來往杭州和桐廬間最大的江船，船上的老大，縴夫和打雜們，都是江山縣籍，在前時，——最近數十年以前，江山人操縱錢塘江、富春江的航運，差不多是這江上的英雄。遇到順風時，祇要船老大把握着舵，揚起帆起，便會很快的前進，牠的速率並不讓機動的小火輪，船工纜夫便可逍遙自在的休息着；倘無風，最倒霉時，遇到逆風逆流，所有船工便要拚命的鼓槳，纜夫便要在岸邊牽着纜索，一步一低頭的杭唷、杭唷，那種吃力負重的情形，不是『寸步爲艱』所能形容萬一的，卽使無風逆流，行船也是非常艱難；江山人以力強又習水性，因之，便在這江上稱雄。惟自通行小火輪以來，人力終敵不過機器，前時的江船便逐漸在淘汰中，現時可容二三十個鋪位大船，僅有十餘艘。我們這次所乘的兩艘，是其中最大且最好的，一艘有三十二個固定的鋪位，一艘二十八，此外尚有統舖，艙底可以裝貨。我們祇有三十餘人，所以非常寬裕；清晨自杭州開航後每人都坐在前頭艙面的椅子，眺覽沿岸的風光。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曇天，太陽像害羞般隱蔽在雲層裏面，難得稍一露出面目來。船是平穩地前進，因爲拖索放得長，前面登陸艇卜卜的馬達嘈聲，和柴油煙，便覺得很微弱，沒有什麼妨礙；是我們這次船行，便享受到舊式交通工具的平穩舒適；又同時享受到新式交通工具的高速度；大家在眺覽時，有說有笑；尤以同伴中兩位女性，是母女兩人，均生長在非島，初次返歸祖國，對一切情况都覺得的異樣，爲好奇心所驅使，便不免問東問西；但她倆祇會說閩南話和英語，對於國語，滬語都僅得很少，僅僅在滬客居數天中所學習的一二句口頭禪。筆者便不能不盡一點臨時繙譯的義務。在我們同伴中，筆者是前時曾遊覽過，十四年前的影事，歷歷如昨。一切的一切，變動得太利害了，眞是前時意想不到的，使筆者寄以無限的感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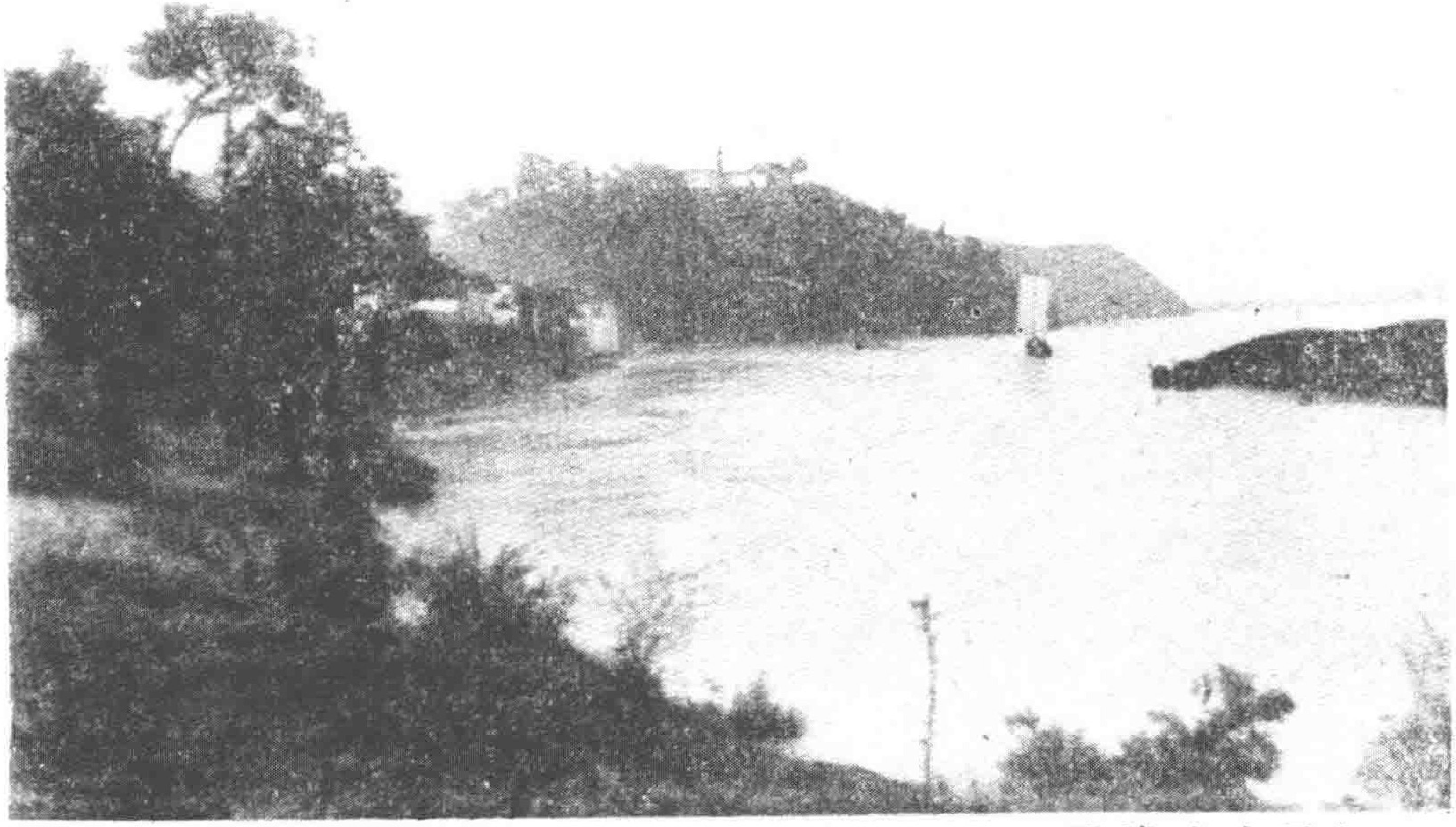


富陽觀山登山石級

浙省最大的河流

——七里瀧風景最勝——

提起富春江便不能不聯及錢塘江。這是浙江省最大的一條河流，全長凡四百六十公里，流域面積約計五萬四千八百方公里。因爲江流很曲折，故名爲：『浙江』；又以形如『之』字，又名爲：『之江』；所謂錢塘江者，僅指下流在杭州入海的一段，上流從富陽後，隨地異名，上源有東南西三個：東名婺港，卽東陽江，源出大盆山；南名衢港，卽信安江，合余溪、烏溪、江山港的水，會東源於蘭江；西名徽港、卽新安江，源出皖南率山，會東南二源於建德。再東北流經七里瀧稱桐江，至桐廬東南，西合了桐溪水與天目溪，東南合豐江，東北流至富陽縣，始稱富春江。計自桐洲入境至長嶺頭出境，長爲八十五里，以論富春江的風景，並不在富春江的本身，而在桐廬縣境的桐溪，自天目溪流入桐廬縣境爲桐溪，自分水以下溪中有十八灘，怪石



桐君山之遠眺

嶙峋，急湍相激，珠花四濺，確是很好的風景！尤其在桐廬縣西四十五里與嚴陵瀨相接的七里瀧，兩山夾峙，水駛如箭，更爲奇觀。所謂七里瀧者，急流長僅七里，俗稱：『有風七里，無風七十里』；以流急，船不易上瀨，無風靠人力牽挽，七里中便等於七十里。猶憶十四年前來游時，是在仲秋，由杭州登上錢江輪船，溯流而上；兩岸田野雖不免有點蕭索；但天高氣爽，風煙俱淨，使人更覺愉適，有飄飄出塵之感。自長嶺頭入富陽境後，水澄碧如藍，清可見底，游魚細石，一目瞭然；因爲江流愈狹，便覺山色愈近，有時竟像掠山而過；小輪船便不能不緩緩前進，并且臨時有兩個工人分立船頭左右用篙測水，報告水位，使駕駛的，得根據以撥舵前進。自富陽至桐廬縣治，不足九十里，坐小輪船也須四五小時，到桐廬後，以山勢愈陡，江身愈淺，小輪船不便通行，祇有改乘民船，進入七里瀧，船經在峽谷中，船伕用盡了氣力，撑着竹篙，渾身大汗，船始得慢慢地向前，有時船底和江中砂石相摩擦，沙沙作響，好不容易始達到釣台。可是這次由登陸艇所拖的大江船，一直拖到釣台下，並且再由釣台拖到長坑鎮以上。江流的奔肆放大，又是另有一種偉觀。

觀山揮淚吊曼陀

——刼數東南天作孽——

我們所乘的江船，由登陸艇於早上七時由杭州開行，於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即抵達富陽，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聳立江頭的觀山，形勢雖依舊，山上建築物破壞不堪，即先給予筆者以無限感慨。隨後靠岸登城，富陽縣城東南臨富春江，城區面積僅廣六里，延袤一千丈，原是較小的縣份；商業不發達，出產完全是農產物，間雖有點工業品，如紙張、磚瓦、紙傘等都是舊式的手工業。經這次八年抗戰，敵人蹂躪，城區到處是碎瓦頹垣；蕭條荒落，全城最偉大的建築物爲文廟，更殘破不堪。本來浙贛鐵路的前身杭江鐵路路線，原擬沿江線，祇以工程過鉅，改爲現在路線，自杭江鐵路完成後，富陽漸趨荒落，現時交通除靠江外，僅有杭富路，連二支線共長一百十一公里，僅供少數旅客往來而已；從物產、交通種種現况推斷，此後富陽當不易恢復過去繁榮狀態。筆者在城區走馬看花般穿過幾條街道，懷着幾分蒼涼之感，仍返原來江邊而轉登觀山，首先經過春江第一樓，以形勝言，樓倚觀山、臨春江，登樓一望，春江如畫，本來確是很幽美的風景。謝靈運富春渚詩，中有：『宵濟魚浦潭，旦及富春郭，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泊，逆流觸驚急，臨圻阻參錯，亮乏伯昏力，險過呂梁壑。……』就是詠歌這裏的風光。這風光歷數千年而不變；但現時的春江第一樓却破壞零落，板壁缺了大半，頂已洞天，樓板大部份被拆去，已至搖搖欲倒的情况，同伴中多人不敢登臨，筆者冒險至樓前眺覽，因爲提心吊胆，怕偶一失足；當然減少欣賞情趣。

出樓後，沿石級登觀山；一到觀山，思古之情便油然而生。山一名石頭山，一峯高聳，橫截大江，形勝的奇險，可稱爲：春江第一山。又以山下有石磯，形如鶴，故又名爲鶴山。至稱觀山的起源，山頂有觀潮所，可遠望錢塘江潮，三國時孫氏嘗於山頂建道觀。孫仲謀雄擅江表，卒成鼎峙之業，據傳是發跡於觀山。仲謀的祖先孫鍾是富陽人，種瓜爲業，以孝感於天，卒葬於山，孫氏由是興起。史稱：仲謀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因之曹孟德有『生子當如孫仲謀』之語，想見仲謀的文采風流，必超邁於曹丕、曹植諸人。前時觀山上所有亭樓臺閣，重叠盤曲，已不可再見；而孫氏所建的道觀及觀潮所遺跡，埋落於荒煙衰草，實不易辨認，筆者不自覺地哼出蘇坡老：『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寄以慨歎！山後石穴，尙覺幽邃，不過太小，僅能容十餘人；東麓吉祥寺殿宇也頗破爛，無可欣賞。山麓舊有石碑，鐫『釣台眞蹟』四字尙存在，嚴子陵往來富春江，垂釣或不止一處，這裏是否爲當時曾垂釣之處，實在也無從考證。最觸目驚心的爲新近所造的郁曼陀先生的衣冠塚及達夫的紀念碑。曼陀達夫兄弟兩人與筆者均相識，兩人遭遇悲慘，使筆者揮淚憑吊，情不自已！

曼陀先生名華，爲我國有名的法學家，持身謹嚴，任上海臨時法院庭長多年，以廉能著稱：當民國二十一年間，筆者有從少同學的鄉友兩人，從日本返國，寄住敝寓，適以他的另一留東友人有某種嫌疑，牽累到這兩位鄉友也連帶被捕，送法院後此案是由郁先生主辦，筆者以情誼關係，不能不挺身爲兩鄉友作證明，事前由友人之介，往見郁先生略談兩鄉友確實是無辜受累；并於開庭時，再當庭作保證，由是始認識郁先生，覺得他的爲人公正而明幹，欽佩不已。以後曾兩次於友人宴會中與郁先生同座，始悉先生精於舊詩；每有題詠，輒膾炙人口，當『八、一三』事變發生，上海淪陷後，先生仍嚴守崗位，不折不撓；爲敵僞所深恨，卒於二十八年十一月間爲敵僞狙擊於上海臨時法院前，而爲國犧牲矣！當時筆者適在後方，噩耗傳來，悲愴不已。勝利後，富陽人爲紀念曼陀先生的高風亮節，舉行公葬，籌備經年，於本年四月十六日始於觀山之麓，完成曼陀先生衣冠塚，筆者此次前來，正是曼陀先生：『一坏之土未乾』，怎能不爲之萬分慨歎呢？

至於達夫呢？在當世文人中，他的境遇最悲苦，胸懷最悽惻，所以他的詩最具哀感，纏綿悱惻，使人寄以無限同情。筆者認識達夫，是在一位鄉友家中，這鄉友也是創造社的一份子，因爲過從較密，後來與達夫便成爲熟友，達夫身世飄零，爲筆者所深悉，抗戰後飄流到海外，仍不免遭敵人毒手。他以富陽人，曾爲富春江寫了不少詩文，歌誦故鄉，自値得富陽人的建碑紀念。達夫生前最愛富春江的山水秀而且靜，風景整而不散，曾謂：『倘使我若能在這樣的地方結廬讀書，以養天年，那還要什麼高官厚祿，還要什麼浮名虛譽哩！』但因環境不許可，達夫結廬讀書之願未償，而慘死海外，達夫在流浪期間，曾有『滿地月明思故國』，三句達夫有知，當魂歸故土，筆者在達夫紀念碑前竭誠地爲之招魂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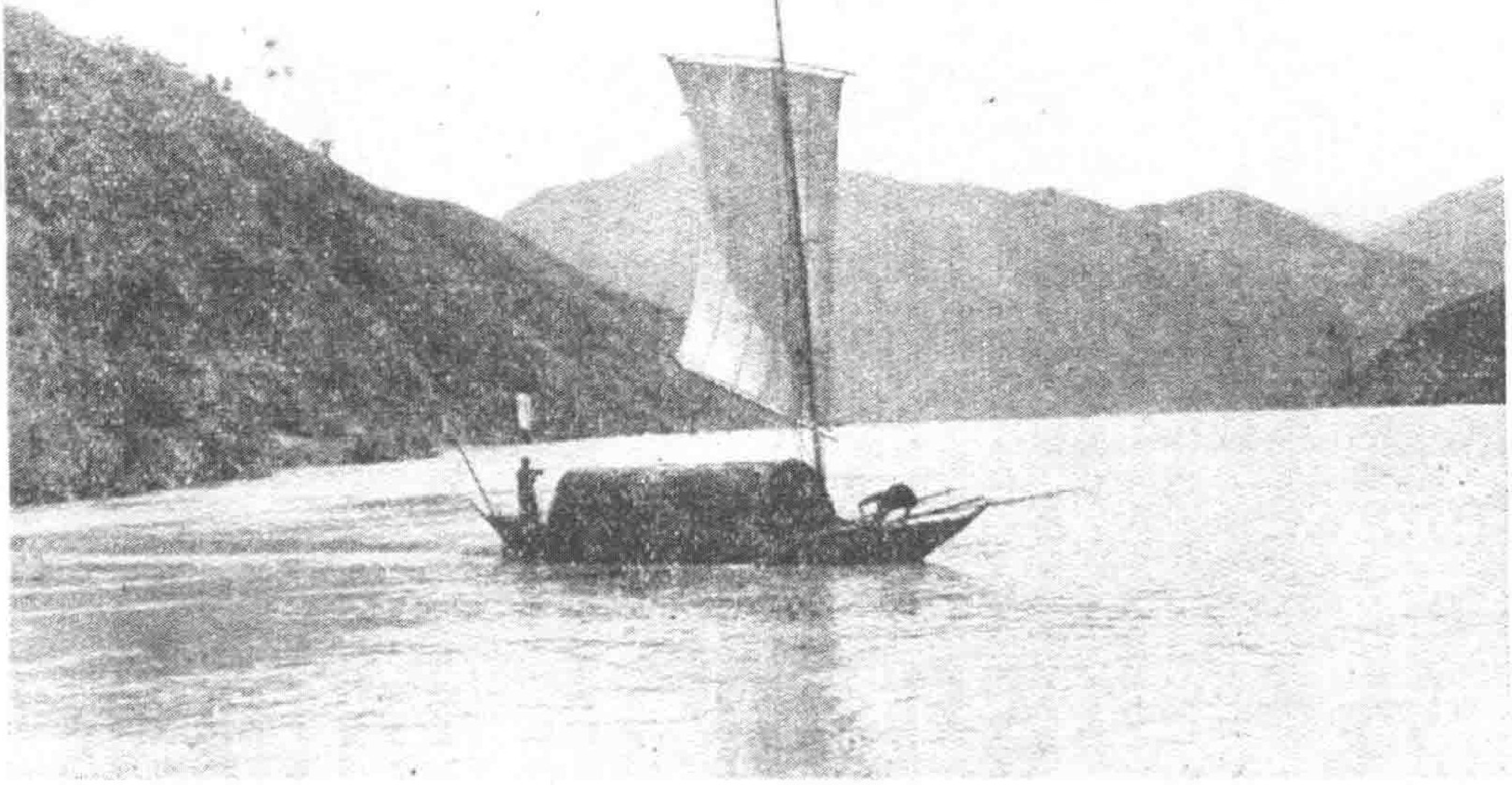


由桐君山俯瞰桐廬臨水人家

蕭灑桐廬繞一灣

——桐君山側訪古桐——

遊完了觀山，返到船中，筆者是最後的一個，用完中飯後已是二時半了，仍由登陸艇拖引前進，兩岸風景仍是前時一般的蕭洒；不過江水漲了起來，將前時奇險的景象改變爲雄壯而已。這情況在前時是求之不易，以水漲有風，可揚帆前進，一日便可到達桐廬。因之楊維楨富春夜泊詩，便有：『春江大汎潮水長，布帆一日上桐廬』之句。但我們這次



七星灘之山光水色

所乘江船，僅費三小時餘的時間便到達桐廬，在夏令時間，六時就是五時，原不算晚，因爲是陰天，便覺陰沉沉已近黃昏時候了。船靠岸後，即匆匆登岸，轉到魚梁渡頭，渡過桐江而上桐君山。

桐君山當桐江（天目溪）入富春江之口，孤峯突起，雖不見高，但因下瞰兩江，形勢却異常雄壯而險峻，山在縣東一里，縣因山而名。據傳山側有桐樹，枝柯偃蓋，蔭蔽數畝，嘗有異人採藥於此，結廬樹下；或有問其姓者，則指桐以示之，因名其人爲桐君。果然「山不在高，有仙則名」，而山便因桐君而得名，徐舫桐君山詩：

「古昔有仙君，結廬憇桐木，問姓即指桐，採藥祕仙籙，黃唐盛禮樂，曷云遯空谷，接迹巢許儔，曠志押麋鹿，擗葉爲製衣，松苓聊自服，山中諒不死，時有飛來鵠。子欲訪仙踪，雲深不可矚！」

我們一行歷石級三百餘，曲折盤旋，達到山巔，桐君道觀大部尚完好，樹木頗茂，以桐樹爲多，間有枯桐數樹，枝幹古拙，值得撫摩！俯瞰南岸桐廬縣市，臨江人家，掩映於綠柳中；南面對江爲十里長洲，唐詩人方千的故居，所謂：十里長洲九里花的花田深處便在這裏；桐江則水碧如藍，船桅如林般排列；富春江適在風潮起湧，帆影上下；這情景確是一幅絕妙的山水畫。桐君這人不管是仙家或道家，他能够選擇風景這樣幽美的地方，結廬隱居，思想確是很蕭灑。

由桐君山下來後，仍匆匆渡桐江，以天尚未全黑，我們一部份約十餘人，以有餘勇可鼓，仍步行到舞象山山麓訪圓通禪寺，往返約十條里，寺本來至具規模，環境也至幽勝，惜未加修理，處處顯示荒凉；一部份較爲完整的房屋又爲軍隊及機關所借用，不許遊人涉足，事實上並無可觀賞之處。但我們並不失望，因圓通寺距泊船處五里多路，有二里多路是沿江邊，可眺覽九里洲，風景至佳，餘三里是經過桐廬縣市街，桐廬縣城是這三里長，往返經過，差不多可以見到桐廬縣城的輪廓。桐廬縣原是皖浙兩省交通要道；自前杭江鐵路完成後，便逐漸而趨於衰落；更以八年抗戰，數次遭敵人蹂躪破壞，所以現時更爲蕭條，過去的繁華熱鬧，不是短時間可恢復得來。最具體的表現，就是桐君山脚下的一隊花船，便完全失蹤了；別具風韻的桐巖嫂，也很少出現在桐江之上。我們返到船上巳近九時，船是在這裏過夜，用飯後，略爲休息，仍不想再上岸，以事實上這個縣城，實沒有什麼可再留戀。偶憶唐許渾晚泊七里灘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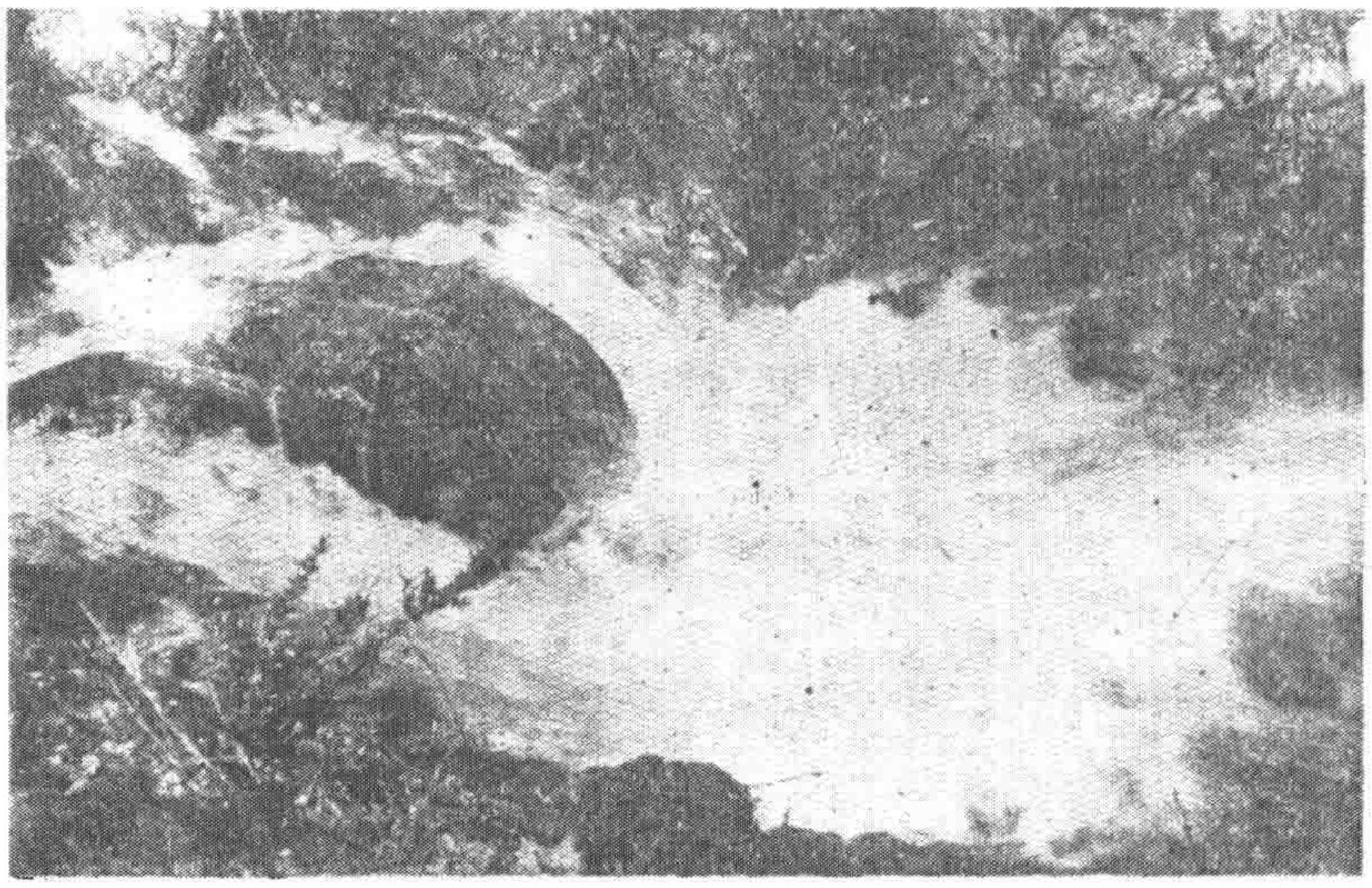
「天晚日沉沉，歸舟繫柳陰。江村平見寺，山郭遠聞砧。樹密

猿聲響，波澄雁影深。榮華暫時事，誰識子陵心！」

宋楊萬里舟過桐廬詩：

「瀟灑桐廬縣，寒江繞一灣。朱樓隔綠柳，白塔映青山。稚子排窗出，舟人買菜還。峯迴好亭子，不得一躋攀！」

在兩首詩中，這一帶的風景，確是迷人。不過現時兩岸的樹並不密，有的地方竟至童山濯濯，老早已無猿聲可聞了。最可惜的，兩岸柳樹多遭砍伐，柳本爲保護堤岸最好的樹，點綴風景猶在其次，柳樹被砍伐以後，堤岸便容易被水冲塌，許多田地淪落於江；而江中又浮起不少的沙灘，於行船發生很大障礙。想至此，不勝滄桑之感！



長坑之瀑布

登富春山訪釣台

——憑吊孤忠謝皋羽——

晨起早餐後，船便直向釣台前進，沿排山門行十餘里進入漏港灘，再前進爲七里瀧瀧口，當口處爲蘆茨埠，出瀧處爲羅芷，釣台已在望了。再行二里，便是釣台之下。這次船行，因爲是漲水，並未見到灘險；船行很快，由桐廬至釣台僅三小時而已。這是我們這次旅行的目的地，我們在江上望見兩座矗立在山頭的石壘，便覺精神上很暢快。

嚴先生的祠堂是在富春山腰，建築並不怎樣偉大，僅有兩進，旁有碑亭，石碑記述嚴先生事略，但是嚴先生的祠堂很有名，這不能不說是宋范希文（仲庵）先生：嚴先生祠堂紀一文的宣傳效力。現在的祠堂，是在洪楊以後重建的，尚覺完好，不過祠堂側面附屋一旁是在抗戰期間倒毀了。祠堂的本身並無特別可流連的地方。隨即轉上東西兩釣台，釣台是兩個石壘，各高二三百尺，離江面約有二里左右；兩台相去不過一二百步，惟因中間夾着一條深谷，由東台到西台須盤一大曲折，頗費氣力。論約台的本身，不過具有林石之勝而已。倘立在釣台展望，雲山蒼蒼，江水泱泱，盡收入眼底，尤以在東台俯瞰羅芷，煙樹人家，確是很美妙的一幅山水畫。

西釣臺爲宋義士謝翺（皋羽）哭文天祥之處，台旁有謝翺之墓，現時來釣台訪古的人士，對謝翺尤表崇敬。大概以「子陵肥遯以鳴高，天下興亡不負責」；不若謝皋羽的盡忠於國族！謝皋羽原爲文丞相天祥的參軍，勤王失敗後，不屈降，走遍山澤屢謀起兵；以後聞宋室幼主殉崖山，文丞相殉燕市，皋羽廠衣繩履至釣台酬酒痛哭，是皋羽的孤忠，確值得憑吊！

至嚴子陵的隱居生活，早有范希文先生稱爲：「山高水長」，可謂推崇備至！但元人有詩云：「一着羊裘便有心，虛名浪說到如今。當年若着漁簑去，烟水茫茫何處尋！」這意思是說嚴子陵若眞心做隱士，和普通的漁夫一般，簑衣簑笠，出沒于煙水迷茫中，漢光武便無從尋着他了！他于六月間着了羊裘，並且反着，自然是藉此駭俗，便有點做作，而刻意想做王侯。未見得是純正的清高！不過嚴子陵還是很聰明而瀟洒的人，覺得富貴榮華是暫時的事，做了王侯之後名是有了，仍是歸隱；所以唐張繼題釣台詩：有「歸隱人如在，清風亦似秋……古來芳餌下，誰是不吞鈎？」之句。嚴子陵不吞富貴榮華之鈎，所以現在富春山「嚴光有釣台」；至光武雖當時是一位皇帝，死後一切便完了，「光武無寸土」，自不若一個漁翁。嚴子陵值得自傲而爲後人所崇拜的就在這一點。

釣台遊後，時間尙餘裕，我們一半的同伴，單獨乘登陸艇直至距富春山約十餘里的長坑去玩一趟。長坑這地方是一個鄉鎭，因爲兩面高山夾峙，中有一坑，流水淙潺，怪石嶙峋，蜿蜒曲折達十餘里，其間有不少小瀑布，飛珠噴霧，這景緻可說是極幽勝。杭州的九溪十八澗比不上什分之一；不過因地太偏僻，有勝而無名。我們沿坑旁小路行了一半，因爲時間關係，仍返富春山釣台，午飯後即直返杭州，於夜十時餘抵南星橋。

戰後的芬蘭〔上篇〕

伍墨衡
白拉特萊女士(La Verne Bradley)著　譯自地理雜誌

我們在一月間前往芬蘭旅行，是够嚴重而不是戲弄的。我們在巴黎接到薩姆的電報說：「請等兩星期，天不够冷！」我們剛從波蘭零度的氣候歸來，不認這一個電報只是一點兒玩笑。

我們等待着。到了一月的下半月，我們的小瑞典輪船在大冰凍之前作由瑞典京城到芬蘭京城最後一次的航行，經過浮着大冰塊的海面，駛入有冰岸的赫星基港，(Helsinki)。

我們曾橫渡波濤汹湧的波羅的海，而入破冰船在土耳庫羣島（Turku，土耳庫又名亞波 Abo，在芬蘭灣北岸，其東即赫星基。）鑿開的一條航路。兩星期後，我們乘馬和雪車，越過這條航路，於是才明白「天不够冷」的意義。

赫星基的第一次峭寒之夜，氣溫還在華氏表零度之上十度，我們須等天氣更冷，再作南部諸島的後一旅行，所以定計趕快先到芬蘭北部一遊。

向拉伯蘭出發

第二天清晨八時，飛機場跑道剛有微光，我們乘飛機升入凍寒密佈的天空，向拉伯蘭（Lapland 拉伯蘭一地從白海到大西洋岸，包括芬蘭的一部，和斯干的那維亞半島的北部。這裏所稱的拉伯蘭是芬蘭的一省。）進發。同機者除筆者外，有我們的攝影員華克，和斯干的那維亞半島的大部分及芬蘭的美國紅十字會代表克拉哥。筆者此番到達芬蘭，專爲調查美國在該國的救濟活動。

我們所乘的是DC-2舊飛機，駕機員是芬蘭航空界有名的能手。向下一望，只見一片雪地，向北愈進，閃目的白光愈見强烈。芬蘭最大的工業城坦比爾(Tampere)，適位在右面，它的織廠和紙廠，它的皮革廠和五金廠，冒出的黑烟，裊娜在天空之中。

更北沿海濱一帶却是耕地，田間點點小舍，滿堆着夏季的乾草，和勞苦農民的存糧，以供度冬的需用。波的尼亞灣(Gulf of Bothnia)伸出的「冰指」，牢握着陸地。森林受雪的重壓，都靜默地臥在魔力之下。

我們繞過了吉米（Kemi），瞭見貨船凍結在港中，漁船反轉地排列在冰岸一帶。當日的情況雖已微露光明，但至惡劣的寒冬正在前途。陸海隨時似將封鎖之處。城市、農村社會、人民、動物都已安排它們自已，以應付大自然的威力。

我們在降落這北方大白土以後，十八小時之內目覩冬季的奇觀。冬神剛伸它的巨掌蓋在一個國家之上，並隨意磨折國內的人民。在二十四小



「我不知世界能這麼仁愛」芬蘭米契爾森夫人領取美國人民所贈的棉衣時，垂淚示感，說了上面一句動情的話。



時之內，我們又見這些人民的堅韌力，他們的悲劇非在跟冰雪和寒冷奮鬥，卻在人類不能担保他們有竭力利用寒冬的權利。

冰北熱烈歡迎

羅伐尼米(Rovaniemi)被摧毀後，吉米便成了芬蘭遠北省的臨時都會。拉伯蘭省的總督曾在吉米備了午餐，等待我們。

這一種光明而出乎意料的優待姿勢，超過芬蘭傳統的社交性。原因是：(一)美國紅十字會曾在戰後主持芬蘭最大的救濟計劃，我們現在代表該會到達芬蘭。(二)我們在他們最困難的一季中訪問芬蘭人民，

芬蘭人民領取芬蘭紅十字會當局核准的配給證。他們雖穿着快樂時所購的美好服裝，但對於衣鞋等物，很感缺乏。美國紅十字會曾以大批衣着運濟他們的冬季需要。

他們很為感動！(三)這是最重要的一點，在以往七年中，很少美人能夠到達芬蘭，芬蘭人民很崇拜美國，人人都覺得和美國作任何接觸，是跟國家和本人都有重要關係的一件事」。

他們在牽涉美國的戰爭中雖只短時立於敵對方面，而這一悲劇卻重壓在他們的心頭。他們大都常常說，我們並未交戰，以圖消滅這種嫌隙。他們對於美國現在所擬對付芬蘭的情感，過份感覺，費去了許多非必要的時間，以彌補他們的「錯誤」

芬蘭第二次接續和俄國開戰，似屬不合現實，但歷史家都將承認這一戰爭是不能避免的。俄羅斯當時是芬蘭唯一傳統著名的敵國。除掉一九三九至四〇年的戰爭猶念念不忘外，芬蘭在獨立以前，還有一代芬蘭人能夠記得被沙皇黨和人民委員會俄羅斯化的兩個時期。

「貝察摩三角地」

我們在那天下午由吉米前赴美麗的吉米河旁特伏拉(Tervola)附近的貝察摩三角地(Petsamo Triangle)。試翻開戰前芬蘭的地圖一看，芬蘭猶如一個跳舞的女郎，穿着起渦捲的裙子，而向北面伸出兩臂。在一九四四年和俄羅斯締結和約後，這個跳舞女郎衰弱了百分之十二。她的腰圍線比前更細瘦，她已墜下一臂，掠起她以前磨擦南方敵人的裙子。芬蘭今已失去貝察摩區，和沿東面及東南面邊疆的土地一萬三千方哩。那些土地中的難民四十五萬人以上，已移入芬蘭新邊界內，覓取新居所，和生活的新途徑。

貝察摩四千方哩的土地由芬蘭東北肩伸臂而入北冰洋，它的居民大都是漁人、商人、和由貝察摩軍險不凍港產生的海員、以及貴重鎳礦銅礦工作的礦工。政府為重行安插這些團體起見，已在三角地內發展一種建設完全新的社會的計劃。那塊土地約在北伊那裏湖境(Inari)魯吐河(Lutto)總流周圍，及沿吉米河一帶，而稱為貝察摩三角地。

南三角內的中央鎮市，現已定名為「新鎮」，森林滿播，白雪厚積。只見許多人由森林中走出，手裏都拿着斧頭和小鋸，沿着雪路絡繹地行動着。芬蘭北部白晝很短，下午三時天即轉黑，這些工人正在各歸廬舍，以度他們的長夜。

新生活的開始

「新鎮」上有長排的營房，專供建築工人和他們的眷屬居住，四周有許多村舍，那是新到人民的永久居所，其外更有農舍、茅屋、和極簡單的臨時住所，一直接連到遠處的森林地段。全鎮的一切都呈露新的氣象，鼻間嗅到的氣味，也覺新鮮，正像美國西北部一個新的木料野營一般。

這些人民重行開始他們的新生活，有些是伐木者，有些是木匠，有些是鋸木廠的工人，有些是農夫。

美國紅十字會供給品（自戰爭終止後，美國紅十字會會以值美金四百三十萬美元的衣、鞋、牛奶、運輸設備品、和醫藥品、供給芬蘭。）的分配主管員，連同他的眷屬三人，住在新鎮上的一所有兩個房間的小屋中。這所小屋剛剛完成，以供度冬之用。以前他們和其他許多辦事員都住在更北拉伯蘭人所用的小帳幕中，那主管員曾在貝察摩當保險掮客。

在脆弱的薄板壁之外房屋的餘部是牲畜的飼養所。等到夏季能够造成一所倉房和築成新牆時，全眷將移入現在牛羊所處的室中。他們夜間用長凳作牀，地上舖着麥草。牲畜是他們家庭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牠們和這些人民的內心力都是國家的財富，這些人民抱着定心和信任應付所未預料的艱難，這只能和我美開闢時代的居民所受的一切



「拉伯蘭的希特勒紀念物」一九四四年德軍退出芬蘭北部時，曾破壞廣三萬五千方哩的地區，許多地方只燒剩幾個直豎的烟囱。這一個烟囱孤立在拉伯蘭省羅伐尼米附近茂盛的松林中。

相比較。他們選擇了這個途徑。他們假使願意做蘇聯公民的話，儘可留在割讓給俄國的土地內，保存他們的家園。我有一次詢問一位政府官員，多少人願意留居的。他說，「大約十數」。

「大約萬人吧」？

「大約十人」。

我們甚至還未準備迎受那羅伐尼米(Rovaniemi)所給我們的激動。這個前為拉伯蘭省燦爛的小都會正在北極圈之南，在戰爭以前大約是世界上曾施人工的最富原始森林地之一。它的裝有閃光玻璃用三合土築成的新式旅館，是斯干的那維亞半島全部——滑雪世界——所聞名的。它是一個多新舊故事的城市，人民穿着漂亮的滑雪服裝，出入於現代的建



筆者白拉特萊女士，前為地理雜誌編輯部職員之一，後充美國紅十字會代表，視察芬蘭戰後情況。她穿着芬蘭陸軍的冬季大衣，站在北極圈上。一九四四年德軍在芬蘭北部退走時，曾摧毀地面的一切。圖中的表識，立在羅伐尼米正北通至貝察摩的大道上，是示明北極圈的，甚至也被破壞。現另用新表識，上有紅十字會和美國友人事務委員會的徽章

築中，並雜於木工和鑛工之間，在木塊砌成的人行道邊際逍遙地散步。人民說及拉伯蘭的夫婦常常每冬到那旅館中留住一星期，穿着富麗的服裝，在旅館中時式的酒排間中啜飲香檳酒。一星期滿後，他們悄然而去，再和帳幕馴鹿度那遊牧的生活一年。

今日羅伐尼米已被稱為烟囪城。一九四四年德軍退走時，大施破壞後，羅伐尼米以前的輪廓線只剩了焚餘房屋的幾個磚砌的烟囪，好像陰森的墓碑矗立在瓦礫中間一般。它們現被稱為「希特勒紀念物」。納粹在芬蘭整個北部敗北時忿怒破壞田莊的情態，以此可為表徵。

一九四四年芬蘭和俄羅斯簽訂休戰協定時，駐在芬蘭北部和東部的德軍共有十萬名。芬蘭軍沿沃魯河(Culu)重編之後，開始逐走他們的新敵，於是德軍回向北面，經過挪威境而退走。貝察摩的德軍匆迫和向南向西循行同一的走廊，他們沿途肆意破壞，那慘烈的狀況，恐為戰爭中任何戰場所未有。芬蘭拉伯蘭全省所留存的一部分，只有西南的一小段，因德軍被迫急退，不及縱火焚燒。

三萬五千方哩的一個區域今已成為荒土，德軍所過的一路，一切農舍、倉房、或乾草堆、都被付之一炬，零星的小木屋，甚至北部荒涼境內孤寂的拉伯蘭人的住舍，也被焚燬。各鑛却未經摧殘。向西或向南逃離家庭越過托恩河(Torne)而入瑞典境內的人民，共有十七萬以上，現在他們大都已回至本鄉，和失地逃來的難民共同開始建築。

羅伐尼米現由芬蘭的著名建築師阿爾托計劃重興，使成芬蘭最新式的城市。若干鋼骨水泥的新建築剛才具有形式，它們原始的白色，襯着四周荒蕪的黑色，很不調和。但羅伐尼米的大部分今很像美國阿拉斯加少壯時的一個鬧市。臨時的房屋都是木造的，居民的大部分都度着權且生存的營房生活，他們在臨時木造的商店中交易，他們在臨時木造的初步治療所醫治病症，他們送子弟入木造的學校求學。人民用北部所有居民的活潑的精力生活並工作，因為他們都是芬蘭人，所以加倍努力。



這輛汽車雖已失去一個輪胎，仍能安駛於雪路。駕車者是芬蘭戰爭英雄滿尼倫。

蒸汽浴和滾雪

我於一月間在北極圈上的羅伐尼米作第一次蒸汽浴和滾雪。芬蘭的蒸汽浴不但是國家的定制，和社會的事務，並且是家庭中的一種法律。這是我平生所遭的一種閱歷。

蒸汽浴室通常造在家宅主屋的附近，而為一間小室，其中的佈置像小圓戲場，有數排升起的坐椅，隨着就浴者所能吸熱的能力逐步升高。一個角落中有一大堆石塊，下面有烈火把它們炙熱。附近有一大鍋熱水，旁邊放着一條軟管，和一個噴水龍頭，或放着幾桶冷水。

一次一次把冷水澆在炙熱的石上，蒸汽冉冉地上升到天花板上，然後像一條窒息的毯子降在浴者的身上。浴者在第一次氣喘後，便不覺得難受，於是空氣變成催眠性。不慣受烈熱的人們，必須有一個懂得估量蒸汽熱度的人陪在旁邊。芬蘭人絕少單獨作此浴的，或全家同浴，或男子先同浴，然後由女子同浴。其中幾常有賓客數人。

芬蘭人作蒸汽浴，必在星期六日的夜間。那天我浴時，並非星期六日，由兩個芬蘭女子導我到一家鄰居的蒸汽浴室中，專為我生火發出蒸汽。當我像蠟人一般開始融化而成流質形滑擦板時，兩個芬蘭女子之一便走到下面，用赤楊葉浸了冷水輕輕的拍打我的全身。頓時室中充滿着像月桂的辛辣氣味。赤楊葉的拍打，足以刺激皮膚，而在其上留有碎葉的清芳氣味。

當我已足够時，她們便告訴我。我們由坐席庇走下，開始用盆中的溫水冲洗。因為我是客人，兩個女人之一必須摩擦我的背，——用粗紙

五八—三五四

海綿狀的巨塊在背上重重地拍擊，轉瞬間，我便覺得復有氣力。

滾雪當然是我的理想。她們以前曾做過，後來我曾學習過，但不常常試行。我想這是芬蘭儀式的一部分。

我們把門開啓，巨陣的雪片湧入戶內，這時已入北極的黑夜。我堅定自己一秒鐘後，便跟隨他們迅速地倒入最近的雪堆中。那衝擊使人週身不能動撣，但很快地消失這種感覺。我們蹣跚地走回戶內，軟弱地緊靠着溫暖的壁上，突然我覺得精神煥發，爲我平生所未有。我不勝歡騰。我在冰水桶中冲洗，開始高唱「芬蘭第亞」名歌的選篇。

我們走入整衣室，室中有一個火焰炎炎的小火爐，乃用毛巾裹在全身，伸展四肢，以作「護暖」的運動。我感到一種身體的幸福，而詫異爲什麼這種著名的妙術不普行於全世界。再一轉念，並不足詫異，這是一個善跑善戰的種族啊！



陶利埃倫夫人和她的家屬住在廣闊各十二呎的「柯爾蘇」地下室中。夜間用兩張桌子，上鋪草和褥，作牀鋪。大的孩童睡在地板上，初生的嬰兒即以桌子當「搖籃」。

空間的魔力

瞭望延亙的潔白土地，遠處點綴着沉寂林木的山脊，使人能在空間催眠的魔力中靜立數小時，而不感覺厭倦。一個令人担憂的世界所發生的種種問題，似屬遙遠，而未侵入此間。這些漫無拘束的荒土，也會遭兵燹的掃蕩，眞使人難以置信。

某晨天明約九時左右，我們啓程向芬蘭東部受戰禍最烈諸區之一進發。在全日長征之後，覺得滾雪已失其重要，而我對芬蘭人的敬仰，却已急速地增進着，——這是正確的。

我們所乘的是轎式汽車，幸頗溫暖，但駕車者却是一個瘋漢。他還裝着一隻木腿。其實他並不瘋癲。我們知道拉伯蘭人駕駛汽車都取此途徑。我們在雪路狂馳，每小時的速率達五六十哩，車過之處，雪花騰起，飛射兩面。我們經過森林濃密的山谷，繞行兩面結冰的彎路，越過牢凍的湖面和河面。途中是容易闖禍的。但他滿不在乎，且不能阻止他，他似乎用不着如此。他知道在雪中如何駕駛汽車，比聖誕老人知道如何處置拉伯蘭的馴鹿更爲精明。當我們明悉這點時，很爲愛他，實際他是得到許多獎章的芬蘭戰爭英雄滿尼倫。

庫薩摩鎭(Kuusamo)也出木材，以前是夏季的游息所，區內美麗的諸湖和諸河流，到了那時，常有人在水濱垂釣，或駕艇遊覽，而戰爭之中曾遭到和羅伐尼米同樣的破壞。

人民悲慘的遷徙

這裏的人民曾經過奇怪和悲慘的遷徙。正東約十五哩外是在一九三九至四〇年「冬戰」終止後割讓俄羅斯的一片土地。當時境內的居民紛紛遷出，散播在庫薩摩鎭和新邊界上下的各社會中。

「第二次戰爭」中德軍和芬蘭軍共同迫令俄軍退走，而收回失地，於是人民都回至故鄉。後來芬蘭和俄羅斯簽訂休戰協定，那一片土地復歸屬蘇聯，於是人民又離開那裏。但現在他們被迫更向西進，以圖避免新衝突。

德軍是在這東部邊界一帶開始他們的破壞工作。庫薩摩鎮只剩了兩所房屋，依然樹立着，境內的工業交通，和牲畜（連同可貴的鹿羣）都被摧毁無餘。歸來的難民曾努力恢復原地，成一個可居的城市。這裏比我們所到的任何各處更可看見可憐的人民聚集在用粽板粗製造並用紙填塞空隙的臨時託身所中，或擁擠在廢棄的軍人窟穴中，——隨處可以覺得，借此躲避北方嚴酷的寒威。

庫薩摩也有「柯爾蘇」(Korsus)城的名稱。柯爾蘇是先由芬蘭兵在地下造成的營房，後來俄羅斯兵又大批的興造。這原爲防禦砲火起見，但却發覺這是軍隊抵抗風雪的最暖住所。每一小室中可駐十名兵士，現在一室中常住十餘人。那屋面傾斜到地面上，外觀好像狗房，亮光很微，並只有少許空氣。其中發出腐敗的烟氣，並用粗脂肪烹調一些低劣食品的臭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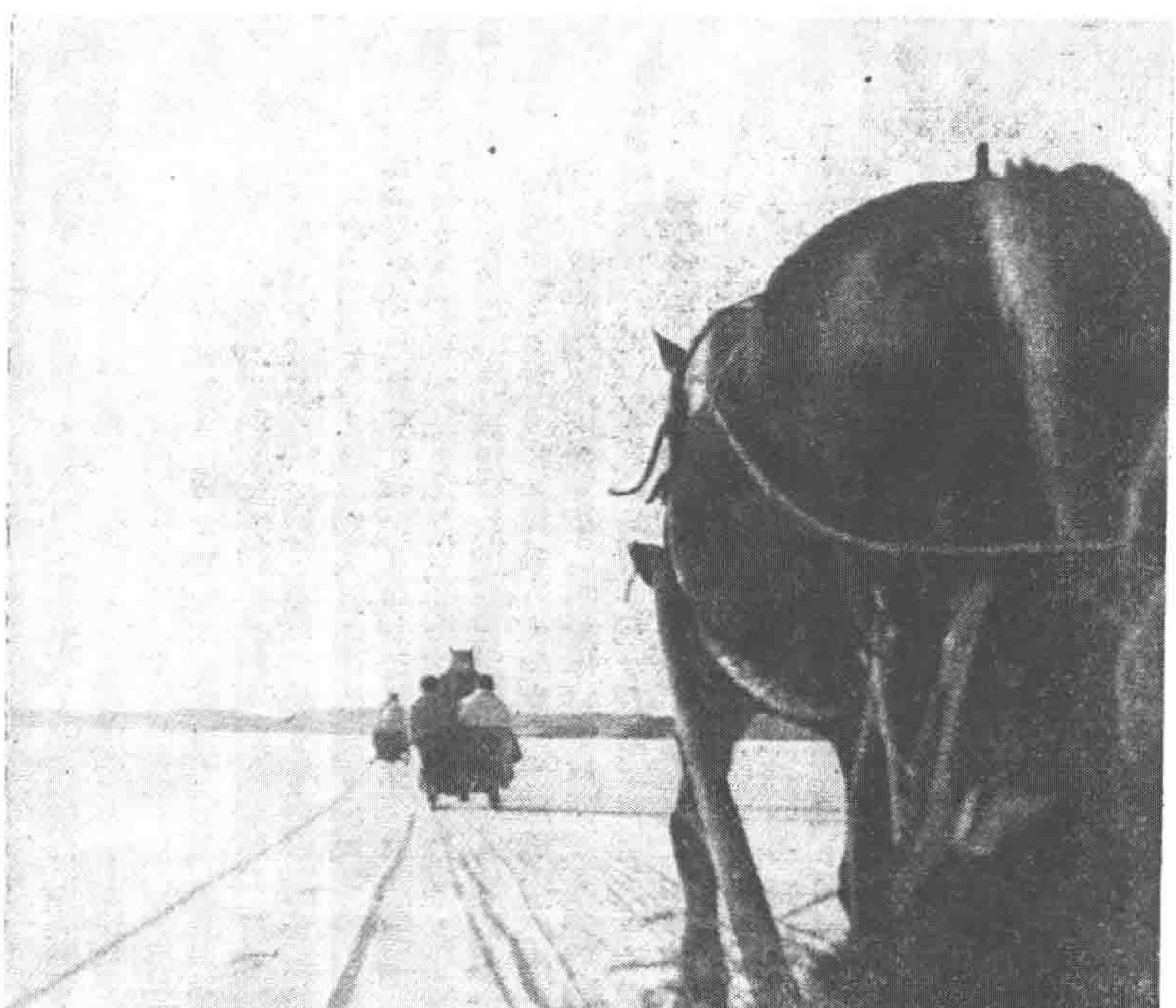
戰前這個清潔城市絕少肺癆病，但在今日患者很多，已成一種危機。我們挨屋訪問，所遇到的人們都是營養不足，衣服襤褸，面呈病容。我們曾在新醫院中看見許多兒童，這是豫備恢復的第一建築，只待營造機器運到後，即可興工。

「夠冷」的天氣終於到臨

我們回到赫星基幾天之後，接到土耳庫羣島終已結凍的消息。這時天氣業已「够冷」，而可實行南征。我們先乘火車到達古時的海港市，覺得已入操瑞典語的芬蘭中心。我們後悉並不是向土耳庫羣島，却是向亞波蘭的斯卡爾迦登進發（亞波是土耳庫的瑞典名稱。）

土耳庫現在雖是芬蘭的著名城市，但諸島操瑞典語的人民仍有百分之九十之多，他們都是芬蘭昔爲她的西隣一部分時住在這裏的瑞典人的後裔。土耳庫羣島是世界中島嶼最密的羣島之一，在冬季中上受波的尼亞灣，下受波羅的海吹來的冰冷烈風夾攻，所以氣候是非常冷冽的。雖然紀錄的島嶼共有三萬之多，但在此三千方哩的區域中，尙有數千無名的礁崖，接近在沿海交通路中。所奇的諸島長住的居民，也是三萬左右，這並非說每島只有一人，因爲人民大都集居於較大可居的諸島中。

外部較小的諸島，另有人民居住，那是眞正的斯加爾迦登人，他們歷代度着孤寂的生活，大都是進化落後，但一向自給自足，——直到戰時爲止。他們是刻苦耐勞的種族，慣於極冷的氣候，至小的安樂，簡單的需要。現在全國所受的戰爭限制和配給，以及貧乏的痛苦，已使他們更感孤寂，內有許多，將臨不能生存的地步。



陽光中海面的雪車：冬季中土耳庫羣島之間都已結凍，芬蘭人常乘馬拖的雪車馳於海中冰面之上。

越過冰橋

在秋季或冬季中冰凍到臨時，和在春季中開始融凍時，這些人民完全和世界斷絕一切物質的接觸。馬匹、橇、舟，都失效用。或須經過數星期，而不見生物的動作。甚至郵差，雖是冬季中作島行的有限數種人之一，也不能爲力，必須等待嚴寒造福，恢復他們到大陸的橋梁。

我們也是如此。

我們乘着汽車從土耳庫開始作奇異的遠征，越過跨在海峽以達亞波島美觀拱形的橋梁。那裏，在島的外緣桑特維克(Sandvik)附近有雪車

和馬匹等待着。我們停車之後，只見冰天雪地，一望無涯，——希望我們的芬蘭友人能够「好自爲之」，免在途中遭遇不幸。

我們穿着羊毛的大衣，外加厚皮袍，我們的兩足套着毛皮囊，放在雪車底下的乾草堆上，使冷氣不能侵入。那馬拖着雪車，向無徑的荒地進發，我們便這麼離開海濱，而到了結凍的海上。因爲積雪厚至四吋，馬蹄聲也不能聽到。雪車悄然地向前進發，在寂靜的下午中，萬籟俱息，只有馬匹奔馳時發出柔和的呼呼之聲。此外不見其他動作，在一小時有餘中，沒有生活的徵象呈現眼前，甚至我們也被皓白全景的偉大氣象所楞住，默不作聲。

忽然瞭見遠處有幾個人站在好像冰面一個大裂口的旁邊。轉瞬我們已到達兩星期前我們在赴赫星基途中所曾經過滿佈浮冰的輪船水道。當我們行近時，有幾個侍者從一座危立在水流旁邊的小屋中走出，在裂口鋪上橋梁，使雪車得以經過。凡經雪地前赴諸島的旅行者，必須認識通至這一地點的道路。我們的新嚮導員里森林特上尉，是諸島地理專家，以前曾在芬蘭陸軍中服務，現在領導我們，百無一失地到達每一險要地點。

一個島叢的中心

我們到達那古(Nagu)島叢的維哥姆鎮(Vikom)時，天巳黑暗。我們沿着負雪的高大松林中間一條道路到了一所男爵的舊田莊，兩旁有較小的房屋，大倉房，和起伏的田地，其外有濃密森林的陰影。這是我們數日中所得到的最豐富的閱歷。

斯卡爾迦登所餘還在工作的大地產，現巳無多。這所田莊是我們第一次度夜之所，由另退職陸軍軍官勒契上尉購作夏季的別墅。羣島是芬蘭最熱鬧的夏季遊息地，每臨盛夏，居民比冬季要增多一倍餘。但是主人現在終年住在這裏，經營一千二百畝木料和牧草場，並以在芬蘭目前市場所不能購得的糧食和用品供給他的家庭，他的友人，他的工人。外島的小農民現在都自力求生，勒契上尉也是這樣，可是他的規模却很偉大。

勒契夫人今天正在織機上用家產而由自己紡成的羊毛線從事織製圍巾和毯子等物，正如外島的婦女歷代所爲的工作。勒契上尉指導田地上的工作，他的夫人却照管飼養牲畜，烘製每週的食糧，以及大家庭中的一切事務。她並任他們所住的一區的政府公共衛生護士，所以時常乘了雪車，或着了滑雪屐，（夏季却乘舟）前往外緣各島稽查人民的衛生情狀，並攜帶由美國運來的醫藥品供給需要的人們。

這是辛苦而忙碌的生活，孤寂和遠處的漁民相同。但是他們溫暖的家庭中儲藏着許多佳書樂譜糧食，度着很舒適的生活。在數年的缺乏各物中，他們却能自給自足，但是外緣各島的農民和漁民的處境是大不相同的。

在那古島叢的南部瑪特那斯(mattnas)，我們遇到郵差林台爾。他是一個刻苦耐勞沉着的瑞典芬蘭合種人，知道每一小島的站所，更重要的是，知道各島中間的冰凍情狀。林台爾・薩姆，和我共乘一輛雪車，居前馳行，後面一輛是寇特和傑里兩人。我們又到了廣闊的海面，向南進發。

芬蘭人約翰森的家庭

約翰森全家住在羅克爾荷姆島上(Rokelholm)。他們有三個房間的居舍，位在雪坡之上，下瞰着一個小天幕，那裏有幾條漁纜，通入冰面的幾個小洞中。這是整個冰地數哩以內還有生物的唯一表徵。約翰森全家三人，都集在小廚房中，忙碌地從事他們的冬季工作。母親坐在一角旁邊放着一籃



林台爾郵差奔路時的情狀：林台爾郵差冬季中常着滑雪屐或乘馬和雪車在土耳庫羣島間遞送郵件，他那小椅是用手足推動，馳行極快，芬蘭老少男女出行時都用此物。

生羊毛，正在梳成小捲，以供紡線之用，她的兒子正在拆開他的脚踏車，修理車輪的關節，約翰森先生却在另一角修理一個大「瓶網。」

約翰森全家不像我們在各島所訪問的許多漁農家庭，他們是專以漁業爲生。他們沒有田地，他們一年所需的食料，都在夏季中向較大一島上的社會商店全數購齊。本年因爲政府實施嚴格的配給，不能購得日用各品，他們只以薯芋、麥粥、和魚糊口。在豐年中，夏季所捕獲的魚，可以售得美金八百元。

但據這位老人說，戰爭期間因交通不便，銷數很少，再加缺乏編製新網或修理設備品的物料，因此更感困苦。一個捕鯡魚的大網，只能用三年。當我們談話時，年老的母親已預備好了敬客的咖啡，這是芬蘭家庭中必不可少的禮節。他們無論如何困難，總得存備若干咖啡，以維持戰前傳統的狀況。倘若不照豐富之時拒絕和客人共飲，便是失禮的舉止。

咖啡荒的國家

在咖啡荒的芬蘭國中，我們所飲的咖啡，足以浮起一艘戰艦。我們隨身攜帶些糖精糖塊，以供報答主人的敬禮之用。

這位老人領我們去看他的漁纜。他用鯡魚爲餌，以捕冰梭魚。這些漁纜都供他們自已需用。到了夏季，他和他的幾個兒子駕了兩條漁船，去捕鯡魚。他以他的漁船，他的漁網，他的兒子自豪。他見我們到臨，很是快樂。他幫助喂我們的馬匹，又警告我們前途某處有一薄冰的地段。

將近薄暮時，我們又向南面進發，經過荒寂的海面，這時忽起東風，把那細雪颳起，一巨片一巨片地掠過冰面。這好像一幅巨筆繪成的灰、藍、銀色的風景畫。那馬匹開始被凍，嘴和鼻孔四周結成一簇簇的塊冰。林台爾和寇特各駕一車，坐在前位，當風直吹着，而身上只穿着羊毛襯裏的短大衣，頭戴着便帽。

我們常常裹着大皮毯。我們新來的人和老於戰場的勇士相比較，眞令人可笑。但這可表示他們對於我們缺乏閱歷，很是關切。寇特曾在拉伯蘭的冬季戰爭中受過鍜鍊，我們由此能够深知芬蘭戰士的堅韌力。

寇特有一次用長刺向前插下，幾乎失去了它。我們立刻後退，覓找東面的新途徑，而沿着一串小島更堅固的海岸線前進。這樣順利前進了半小時，我們又折向南面，而入廣闊的海面。一切都覺良好，那冰厚約三呎。忽然我們觸及一個裂縫，那水濺及馬足，馬便驚畏猛衝而進。我們安然越過這危險點，知道後面一輛雪車將接踵而至，立刻回頭警告他們，但他們的車已觸及裂縫。那馬突然躍起，而作狂奔，險些兒把傑里和寇特掀在冰面。

馬的聰明

動物有一種畏危險的奇性，當受驚時，卽怒不可遏。馬匹常常像林台爾一樣的謹愼，緩步而進，張縮牠們的鼻孔，好像要以嗅覺決定冰的厚度。牠們的蹄鐵之上套着特別的尖鐵，以供馳行冰面之用。牠們能够很安穩地奔馳，我們不得不愛這些動物，視爲近於人類的好伴。某晨我驚異地看見林台爾正在用他的嘴哈氣溫暖馬的銜鐵。

在這個早晨，我們發覺不能再過冰面，到那南面的諸島。瑞典北部向南吹來的寒流，已使氣候降至華氏表的零度下五十四度，人們覺得不堪忍受。我們曾在白格罕島(Berghamn)度夜，諸人分住在島上的各家中。我單獨在一所二世紀的古屋中消磨長夜，那家有一位老寡婦，和一捕魚爲生的兒子。我踡縮一個磚砌的大火爐旁邊，仍不覺暖。那女主人用溫柔的天眞小心服侍我，甚至在一間臥室中（冬季中關閉着）燃生一個大瓦火爐，在這個荒蕪的小島上，燃料都從別處運入，這是一個貴重的犧牲。

在我臨睡時，這位老婦人把一個貴重的糖管塞入我的嘴裏，其中含有少許家製的酒精，以期我的內部夜間可以溫暖，但並未發生效力。到了早晨，氣溫已轉爲華氏表零點下十度，我們的計劃突然完全改變。因爲得到寒流將到的消息，林台爾和寇特重定路程，裁我們到較近的諸島，那裏仍可爲我們顧見的代表地，而中間旅行的時間可以縮至最少。

面部凍傷

我們離開白格罕向東進發，當我們正入大海冰面時，一陣猛烈的冷風迎面吹來，不到十分鐘，傑里的兩頰已被凍傷。寇特抓了一把雪用力擦那白色的凍痕。數分鐘後，薩姆臉的一面也轉白了。林台爾第一次露出驚態，趕快照寇特的方法，用雪擦臉。兩個受害人的面部都用圍巾完全纏着。我呢，似乎較爲幸運，縱目欣賞單調而偉大的野景美觀，忽然我的眼瞼覺得沉重，一轉瞬間，凍僵不能開合。此後數哩內所遭遇的一切，好像純爲無根據的傳聞。在風中的氣溫，已降至華氏表零點下三十四度。

過了兩小時，那久長好像整個的一生，我們到達了白蘭斯卡爾島（

Brannskar）當地的人民見了我們，都覺詫異。我們臉上的圍巾都成白色，因受了呼吸的冷氣，都凍爲挺硬的一塊。馬匹從首至尾，都已結冰。甚至寇特和林台爾似乎也因太冷，有些兒萎縮。我們在白蘭斯卡爾島出發後，依次訪問每一島，但行程很短，每島只費一小時餘。最後到達了班薩爾島。

有「頂點」的班薩爾島

班薩爾是羣島中最美的諸島之一，有海濱的峭壁和瑪瑙石的狹谷包裹着，遍地植物叢生，冬青樹和赤楊樹尤爲茂盛。無數山脊層層地達到岩石的頂點，在上面可以遠瞭四周數哩內的諸島，這是諸島中有相當高度而可稱爲有頂點者之一（大約三百呎）。

班薩爾島以前是十萬名志願者組成的民防軍的一個海軍單位的訓練根據地。這個組織以公民義勇隊的方式在芬蘭全國服務，隊員每年必到這島度他們的假日兩星期，而在游息的氛圍中操練砲術，和航海術，並度營房的生活。他們能在島濱游泳和划舟，並作任何體育，以便應徵替國家盡各種役務。另有女子輔助隊替他們當廚司、酒餐室的工作者和護士。因爲政治的猜疑，（民防軍是由一九一八年的白衛軍產生，以戰共產主義者）這兩個組織都在一九四四年和俄羅斯簽訂休戰協定後解散。

班薩爾島後由一個經營派迦斯附近的大石灰礦的私人公司出價購買。現在每入夏季，成爲公司中職工的休憩所，冬季中有許多房屋被漁民團租用，他們住在這裏，以便每天就近到南面產鯡魚的淺灘。

冰地最惡劣的冬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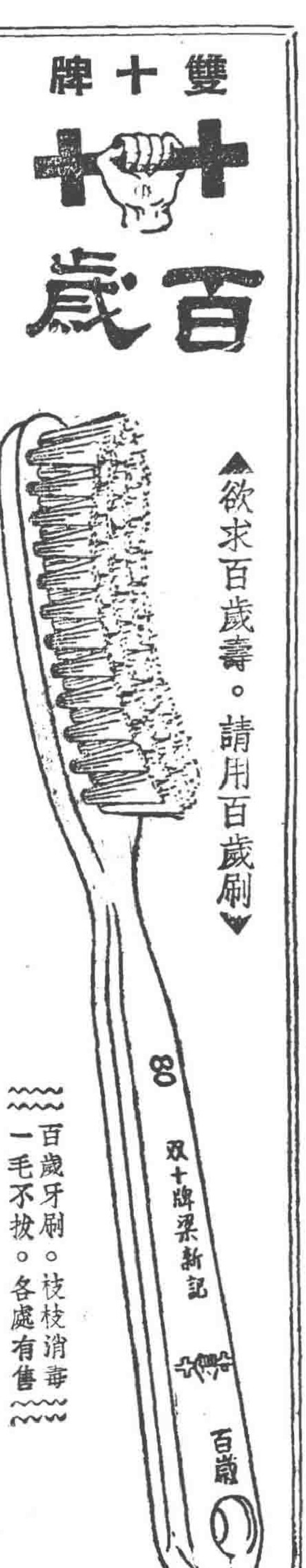
我們到達班薩爾島的那天，恰巧逢到二月間最冷的一天。這一年冬季的酷冷，爲斯干的那維亞半島和芬蘭數十年來所未有。這種情勢，現在沒法可以應付。馬匠必須送回，因爲在班薩爾島等寒威退去，萬一飼料斷絕，那便無可奈何。更因爲三個少年不能冒寒折回維哥姆（Vikom），林台爾不得不單獨回去。甚至林台爾當那天早晨集合雪車出發時，神經也微覺緊張，他接受了加備的裝具，內有我修飾囊中的小鏡一面。以供他照看臉上是否凍傷之用。後來我們得悉他安然到達維哥姆，但這次出行，在他也是一種極艱難的經歷。林台爾去後，我們都在班薩爾島等着，看看有何辦法。

照管休憩所的，是一家四兄弟和他們姊妹，他們把我們安置在以前婦女輔助隊的營房中，供給很爲周到。我們原擬由班薩爾島到南面的漁場一遊，但因沒有交通工具，不能作何行動。我們不能請求漁民帶我們同去，於是終日只在冰上守待他們歸來。

我們只能在島上散步，看着兄弟駕了小舟到村上去取牛奶，並攀登山巔瞭望是否有人前來迎接我們。但從未有人前來。大約須到春季才能轉機吧？我們困居在土耳庫羣島中間，被冰包圍着，而和文明隔絕。

所以我們叫了一輛汽車。

某夜傑里正在閱書，忽然抬起頭來提出這個滑稽的建議。使我們驚異的是，四兄弟之一說道，「我們可以試試看」，於是他便出發到派迦斯。使我們更驚異的，他居然找到一個汽車夫，那人願意受普通的代價，冒險駕駛汽車經過冰面，來接我們。這不是前所未聞的事。汽車常在冰面往來各島之間，但天氣雖冷，而在尚未最後冰凍以前能由遠處駛來，這眞是使我們出乎意料之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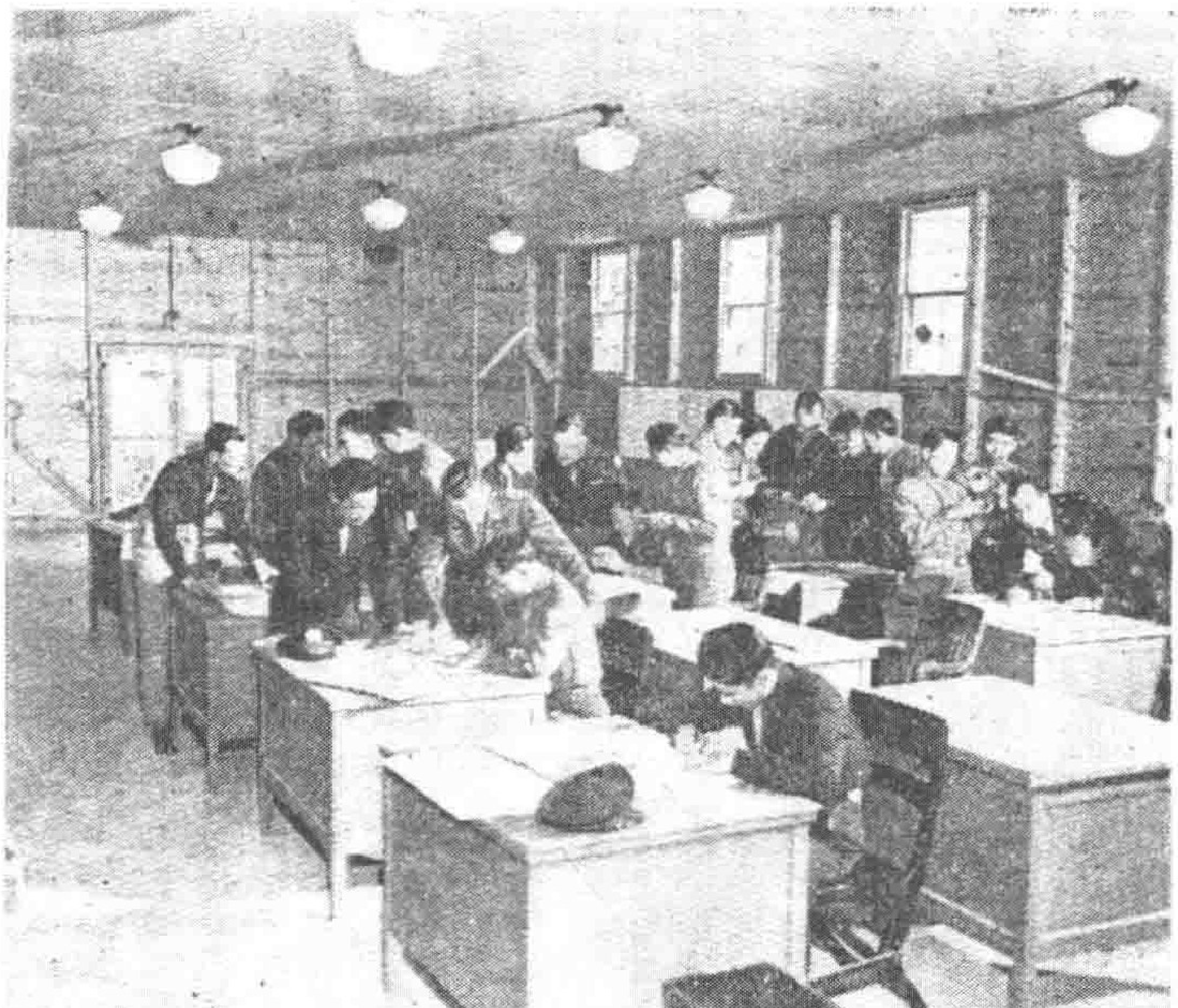


空軍領

隨着珍珠港的轟炸聲，便有大批中國空軍軍官到美國受訓，準備長期抗戰。這大批的空軍軍官中，有極小的一部分是受領航訓練的，地點是美國南部德士州的聖馬哥斯。美國有四所領航學校，聖馬哥斯被稱爲個中巨擘。這所領航學校的特點，乃是敎學認眞，規模宏大，設備充實，管理美善。尤其可貴的是敎官的循循善誘，寓尊嚴於友誼，師生打成一片，無朴作敎刑的峻法苛章，而有遵守紀律的自動精神。

領航訓練不合飛行訓練或其他訓練一樣，而人才的選擇尤其困難，因爲領航員必須對於數理及天文具有根基，雖然領航員通常是以不適於駕駛的受專科訓練後改習領航，這完全是體格上的區別，在職務上是無所軒輊的。美國規定B—29的駕駛員必須受領航訓練，領航員必須受駕駛訓練，這樣正副駕駛員受傷，領航員可以代理駕駛，領航員受傷，駕駛員也可代理領航。這是一種有伸縮性的設施，本來駕駛員與領航員在空中是相依爲命的，領航員是全機人員的千里眼，在出發以後的數分鐘內，他已把到達目的地的時間預先算定了，如果途中風向不變化得太大，那個時間是相當準確的。

訓練期間在平時是一年，在戰時是十八個星期到二十一個星期，學科和飛行各半。學科是包羅萬象，應有應有，待我開一篇賬，主要的有航行學和氣象、天文航行、製圖原理、地面實習、測太陽、測星、次要的有雷達、打電報、飛機識別，實彈射擊、體育、英文、唱歌，後兩個節目是專爲中國人添設的。飛行有二十多次，每次平均飛六小時，一共有十幾種領航任務，每種重複飛二次到三次，讓我也開一篇賬，主要的有羅盤修正 Air Swing 測算直線飛行 Dr Straight Leg 測算曲線飛行 Dr Dog Leg 地面目標飛行 Pilotage 風向航行 Airplot 方型搜索 Square Search 英文Y搜索 Y Search 天文航行 Celestial Navigation 大陽線航行 Sunline 海岸領航法 Landfall，好了，這些名詞已够頭痛了，坐在飛機裏恍得昏頭昏腦，還要伏在矮桌上，一手用計算盤，一手用鉛筆，在地圖上麥柯泰圖上計算里數時間





〔上圖〕聖馬哥斯空軍領航學校教室一瞥〔下圖〕中國留美領航軍官在華盛頓檢查日本飛機轟炸設備，自右至左：徐同鄴，左第一人爲黃爾毅。

航軍官在美國

徐菽園

目標風向風速，一一會看羅盤，一會看高度表，一會看溫度表，一會用天文羅盤 Astro Compass 測太陽，夜間還要測星，天上的星是千千萬萬，要在千千萬萬的星羣中去找什麼北落師門，什麼南河二，北河三，好容易找到，給飛機一恍又恍掉了，怎能把星放在測星儀的水泡中央呢？

飛行的時候雖然緊張，飛完了有半天休息，吃過飯洗完浴，大家拖着疲乏的身體進城找美國女朋友去了，無論在電影院、咖啡館、遊泳池、草坪上、樹蔭下，英雄美人，喁喁情話，熱烈情焰，把半天的飛行疲勞燒得一光二盡。軍人在美國是最吃香的，尤其是掛了飛鷹的軍官，戰時的美國，男子是那麼稀少，物以少為貴，空軍軍官在美國眞正做了名副其實的天之驕子。

中國領航軍官與美國軍官一同起居飲食，但並不在同一教室，因爲言語的關係，教中國人的方法不同，在某一個時期，有三班中國軍官同時訓練，學校當局把整個的一所大房子交給中國人使用，每班有美國分隊長一人，彷彿是班主任，每三個學生有一位導師，也就是他們的御用教官。多數的教官是歐洲作戰有功的，胸前掛了好幾排勳章，什麼歐洲戰場，什麼太平洋戰場，什麼紫心，什麼品行優良，眞是五光十色，絢爛非凡。

領航軍官前前後後也畢業了七八期，算來有二百人左右，多數編配在轟炸大隊，他們的飛鷹中間是一個地球，而飛行員的則是美國的國徽，凡是掛美國地球牌飛鷹，一見而知其為領航軍官。

長途飛行，尤其海洋飛行，非仰仗領航員不可，我國空軍，及民用航空太需要領航人才了，這種人才既是十多個星期可以造就的，就應大量訓練，無論軍用空運機或民航機都有一種保障，否則照去年耶穌聖誕節民航機失事的記錄，航空公司所有的飛機，無需幾個月就全部報銷了。

中美軍官及華僑小姐痛飲香檳慶祝勝利





哈德拉斯角潮漲時一景，遠方之燈塔雖被廢棄，但仍有助於船舶之避免觸礁

景物美妙・令人神往
北加羅列納州風貌

Jouathan Daniels 原著 節譯自假期雜誌十月號

銅駝

關於北加羅列納州（North Carolina）最早一部旅行文學書籍是由英國的朝臣，政治家，航海家華爾德・勒雷（Walter Raleigh）手下的將校們所撰述，文字動人，不但使英國的皇后讀之目移神往，而且也使小市民層為之激動。被激動的男男女女小市民層當然更其重要。他們按照這一羣旅行者文字的指示，踏到第一塊殖民地上，那就是他們消失在玄妙的境界中，成為詩篇的種子。勒雷的僚屬寫海岸如一個花園，使大海沐着薰香。「葡萄園到處皆有，就像海水的拍擊與泡沫能使葡萄繁生的。」

其後還有一本北加羅列納州的報告，詳盡方面，次於上述一書，出諸威廉・勃德（William Byrd）手筆，他是一個造金器匠的裔孫，後來成為佛琴尼亞州（Virginia）的貴族，其人老邁富足，鄙夷一切，當時有一輩人創造了一種意見，認為北加羅列納過去與現在，是介於南加羅列納與佛琴尼亞許多貴族化公園之間為貧苦白種人保留着的一片土地，勃德也是這種意見的創造人之一。

「老實說，」歡喜譏嘲的老勃德上校說：「一種不喜勞作的習性使人們蠭湧而入北加羅列納，此地富饒而有溫暖的日光，證明他們是終其一生可以傾向懶惰的。」

有益的譏諷

到一九四七年的今日，上述兩部報告文學還有近似的眞實性，為一般人所需要。在羅諾克島上生長着老幹椏杈的白葡萄樹，據說就是海水灌溉大的葡萄樹。但勒雷部隊發現的最豐盛的葡萄樹仍舊遺留下來，在白色的沙岡上，藍色的海峽邊，黃色的河畔，綠色的沼澤旁，小山頂上，較大的葡萄樹一直綿延到東部最高的山麓畔，都是世界上年齡最老的葡萄樹。除此葡萄樹的各色變種以外，沒有再比譏諷更為有益的事了。上校勃德住在北加羅列納的時候，其地還不着重於「有閑」，然而關於本州之富饒，陽光之充足，以及平民之能享受富饒與日光，他的譏諷是正確的。

關於懶惰，在今日還需要一點註脚。北加羅列納州有其自己的樂趣，同時在農業與工業方面，在古老的南部是最富庶的一州，貢獻於世界享樂一方面的有美洲烟葉，其產量之豐富，處於領導地位；而在製造玻璃絲襪這一門工業上，也是名列前茅的。到現在，人們才要列隊排着去買這兩樣東西。近代有一位佛琴尼亞州的作者，發現他鄰居所製出來的香烟，在柏林

是比現鈔還要彈硬的一種幣制。有的人更有一個重要發現，玻璃絲襪甚至在美洲亦有其流通性與轉讓性。

正如老勃德上校所說，還有不少人仍舊列隊到北加羅列納州來追求日光，豐饒以及本州所能供給的各式各樣懶惰的神奇機會。他們是歡迎的。據本州官員說，旅客在北加羅列納州的消費是一個龐大的整數，有一億七千五百萬美元之鉅，本州旅行局官吏認為該欵常有利用之處。那是值得珍視的一點，因為在這一州中，單是烟草棧房的收益，就要兩倍於這數字。



每年七月在屈倫河上舉行賽船游戲

但是講實話，北加羅列納雖然酷愛人們結隊來游，他們在州中最關心的一件事是自己享受。事實上北加羅列納州有新的公路，新的工廠，旅行者小屋，旅館，漁舍，名山，出產香魚的河流；它在美國的地位，仍舊是單純地為拓荒者所確保的一片土地，或是早期美國平民的子孫所保有的一片土地，從壞的一方面說，他們並不想追求一處新大陸，而只是知足常樂而已。

來自其他各州的外省人，在他們本省有更好的儀容的人物，更多的貴族，第一次馳騁於原野的公路。踏進北加羅列納之後，其中只有少數人加入他們的生活。早期的美國人及其數百年綿延下來的有色人種伴侶，和印第安人生活一起，現在仍舊保住了與世無涉的孤單，像他們的早期生活一樣；因為北加羅列納有更多的印第安人。他們信奉基督新派，其餘則信奉浸禮會的比聖公會的人多。北加羅列納大部份農村區域中，只有少數猶太人，比例上是比諸任何一州要少得多。天主教徒極少，似乎只有傳教政治家用以威嚇頭腦單純的選民的一種項目。起先，清淨教徒比保王黨員多，像現在一樣；但加羅列納的清淨教徒並不較縊巫祝，清淨教徒對於地獄的恐懼轉換成為「在地獄中解脫」的心理。



海灘上的避暑女郎

拓荒者在這一處鄉土裏，習慣上似有西部化的傾向，北加羅列納作為拓荒者一成不變的子孫所保有的一州，是常被人忽略過去的。事實上，拓荒者像平常的美國人一樣準備戰鬥或戲謔——特別注重後者——這種拓荒者就不能在唯一的，金黃色的加利福尼亞州(California)中的老年人和貧困的女人中間找到，只有求之於北加羅列納最初到邊疆來的那輩人。他是北加羅列納人，年輕，天眞，在國中以最大的速率自然增加着人口，今日決心在他們「精神上不變的本土」享受自己。

北加羅列納州是奇異地為了固執的拓荒者或最後的一種特居地而位置着的。從地理上說來，它的位置適宜於保證環境的孤立，使旅客難以達到。而它又是不能漏落的一州，北加羅列納人以為漏落了北加羅列納州不去觀光，便是沒有看到美國的一切。美國一共有四個長州，但是其中沒有一個使旅客的行止上不可避

免的。在波士登(Boston)與地德律(Detroit)之間的五千萬人如其不穿過本州，就不能到達南方，享受日光。當南方在消費着正在要從南方逃出去的錢時，就有更多的錢流進北加羅列納州。當然，它並不僅是作爲一處邊界的。

自哈德勒斯角(Cape Hatteras)把像要攫食的鳥喙伸展到灣流(Gulf Stream)的一點起，迤西五百里有奇，以迄南部一百四十八哩高的阿帕拉欽諸山(Appalachians)，這裏就是「變化不同的假期勝地」。事實上當然不像上面括弧中的句子這樣有綜合性。在同一天中，從灣流吹來的暖風可以激動史密斯島(Smith Island)上的棕櫚樹，積雪可能覆蓋在高山中的香樅樹上。西班牙苔蘚一直從低地上蔓延過來，以至佛琴尼亞，而在加拿大最普通的樹木遮掩了斯摩基山(Smokies)的山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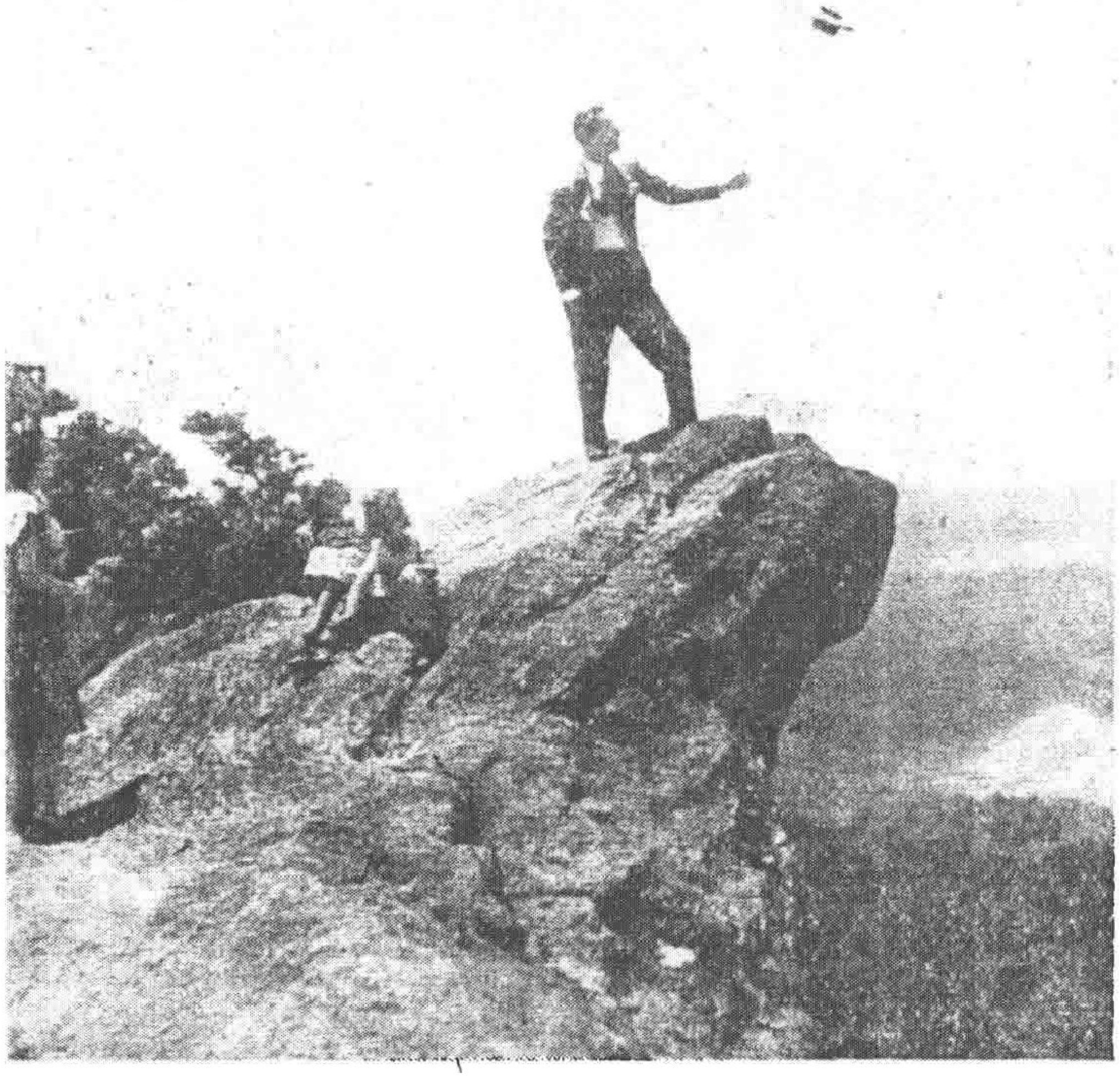
在海岸與斯摩基山中間，有這一州中的三個鄉村，一個人能够在整整一天中穿過這地區，只要他能够像北加羅列納年輕人一樣地以最高速率馳騁於公路上的樣子駕駛他的車輛。他可以從美國東部最高山脈出發以至峯巒起伏的皮得蒙城(Piedmont)，其地有鋼絲籬笆圍繞的棉花廠，還有尖峯一樣堀起於城市之中的香烟廠。他從首都勒雷遠眺，只見北加羅列納州東部是一片平疇，種植的是烟葉與花生，棉花和蔬菜，低而彎曲的河流，沼澤，海峽。許多海峽給予北加羅列納以更多的河泊區域，不論狹的或闊的，魚蝦繁生，適宜垂釣，除明尼蘇達(Miunesota)與佛羅列達(Florida)之外，非其他諸州所能望其項背。

遊艇從內地河道順流而下，經過藍色的水隘和河流，兩岸多土煤的泥地上長着參天松柏，樹榦節皮掉入河中，河流像染了古銅色一般。汽車在兩山之間的藍脊公園路(Blue Ridge Parkway)上駛下來，色彩變化，目不暇接，隨着季節之不同，被夏秋之交的山躑躅與桂樹點綴了郊野的景色。所有的公路上點綴了奇異的許可牌，像移棲的天鵝脚上所縛的帶子，但是這種許可牌照並非假期活動的標識，只是合家旅行用的福特汽車後面所矗起的一根釣魚桿子而已。

謙遜的流域

美國諸州中，要以北加羅列納的地理最不能僅以山水來作爲它四周的邊界。主要的邊界並非天成而是測量者所造成，是屬於精神上的。在北加羅列納與佛琴尼亞州以上，和南加羅列納以下之間幾條不可見的疆界綫，比阿帕拉欽山更其不通水流。一位顯然是北加羅列納人隱名的智者描寫這些邊界比測量者還要深刻，他說北加羅列納州是兩座自負甚高的山頭中間一個謙遜的流域。當然，謙遜之中帶着挑戰的性質。這種說法足以代表一個平常人的微笑，既非受了有新觀念的新來者之壓服，亦不是受了貴族的老南方人或是一個富豪的新南方人所講出來的本地傳說之威脅。總之，謙抑的傳說便是北加羅列納州娛樂的主要來源。

這條看不見的界綫仍舊保留着。常常聽到人們這樣說，並非嘲笑而是事實，北加羅列納州比了它的鄰省既很自由又很悠然自得。它加入合衆國已經很遲，來不及選舉喬治華盛頓，離開它又很遲了，夠不到推選傑佛遜・台維斯(Jefferson Davis)。在南北戰爭時，他當然供給很多的小兵，但或許比了其他同盟諸州少



囘風石——旅客以帽向外拋擲，向上吹升之囘風，能使呢帽自行飛還，爲大烟山之一奇景。



生於湖中之長柏.

崛起了幾位將軍。在許多小地主中間的最大的地主們嘗自稱爲農人——從不自以爲是「種植地主」。也許北加羅列納的基本信念是人人都是善人，如其你不相信，他一定要告訴你，他的眼光比你好。

鄉下打扮

一九〇〇年時，北加羅列納州中沒有一個小城市，居民一共只有二萬一千人。年輕人當中，五個小孩當中倒有四個孩子仍舊住在鄉下。隨着工業的發展，大部份沒有推展到城市裏去，只是小鎭逐漸在增加，住在這種鄉村中的人們還是一身鄉下打扮。而且在一州中的人們，大都有親屬關係，所以城裏人極少，城裏人不佩戴鄉下農村的結子。這種結子至少在打獵釣魚方面有用。

山景如畫

山區的人民竭誠歡迎旅客之光臨，並且供應舒適的牀舖。不同區域中人們的相似之處比了他們的不同點更其顯明。

在幾處古老而著名的集會之地，大都是在山上，有許多精緻的小旅館。這種集會勝地，不以盈利爲目的，有幾幢房屋，爲未爲一輩建造芳泰納水閘(Fontana Dam)和藍湖的工人而設。

但是沒有一個老實的北加羅列納人敢告訴旅客，他能够有上佳的供應品以備旅客應用，像上帝創造美麗的河山，白色海灘，可以釣魚的河流一樣容易。

北加羅列納以米契爾山(Mount Mitchell)爲首，共有二十六座高山，卽以美國人傳統視爲最高的華盛頓山來比較，後者還是稍遜一籌。北加羅列納高山的得名，並非取之於雄壯敬畏，倒是因爲愛好的緣故。例如其中有一座大山卽稱之爲「山芋頭」(Potato Hill)。

山勢的美麗並非只是因爲具有崇山峻嶺，匹練瀉珠。山的可愛處俯拾都是。六月的路畔，就呈顯着奇觀。山躑躅與桂花，杜鵑花，如火如荼地盛開着，使人要怪花開得浪費。秋天的景像也是瑰麗的。遍山有參天的松柏，間以山慈姑樹，像圓柱一般矗立着。森林之邊緣，有一千種不同的植物開着花，而森林中各色各樣的樹木，有爲全歐洲所未經見過者。高山的飛泉流入平地，成爲活潑的河流，其中有香魚游泳。河水流到平原區域，灌溉田畝，使玉蜀黍生長，金黃的日光照耀着，人們會想到，這是世界上最愉快的部份。

風景之美麗，難以描摹。但山區神奇的景色爲任何美國人所能達到。據旅行方面統計，「大烟山國立公園」週圍六百餘哩住着八千萬人。公園始建於一九二六年，但每年游客之衆多，比了黃石公園還要多。

從西部或南部到山區，不但有最好的公路，而且從人口密集的北部諸州到達整個區域，有世界上最美麗的公路通達，卽「藍脊公園路」是也。當然沿路所見，不僅是野草閑花，罕奇苔蘚，高大桂樹，而且還有響尾蛇。此外，則有黑熊出沒其間。

歷史之覆本

東部北加羅列納有二個特點，有最早的英國殖民地和第一次的飛機飛行。一五八七年時，英國籍父母所生的第一個孩子在這裏誕生。一九〇三年時，拉愛脫兄弟(Wright Brothers)第一次試飛飛機於此。在鄉下還有一個動人的故事流傳着，至少傳說是如此，那是關於茜亞度雪・蒲耳 (Theodosia Burr) 的。歷史上的紀載是，亞朗・蒲耳(Aarou Burr)的美麗女兒，是南加羅列納州總督亞爾斯頓(Gov. Joseph Alston) 的妻子，在一八一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乘了愛國號船由南加羅列納州的喬治鎭駛往紐約，但此後關於這條船，這個女人，就永沒有再聽到什麼消息了。

在旅行時怎樣攝影

陳其英

愛好旅行的人，往往是同時愛好攝影者。旅行的目的，如在欣賞自然的景物，能夠自開始至終止將沿途所經過的情況和最愛好的景物，一一收入鏡頭，當是最愉快而永恆的一件有趣的事。旅行的目的，如在作學術的考察和研討，例如地理學家的實地勘測形勢，土木工程家的選擇交通路線，生物學家的採取標本等等，平時對於攝影技術有相當研究，當可得到不少的幫助，使本身的工作更易順手開展，更有較優良的成績表現出來。

攝影術的發明不過一百餘年，惟因先進國家時時刻刻有人在埋頭研究，進步是非常快，可說是『日新月異』；就就近而言：彩色照相的發明，本來是難能而可貴的奇事，現時能於空中以飛機每小時二百哩的速度，攝取地面上很明晰的照片，使地面各種僞裝失去效用，於軍事上是如何有效用？其次是能在海底的照相，使撞沈在海底的船隻情形能夠顯示出來，這於打撈工程該怎樣有利益？並且地理學者從此得到深海底面積情況，進一步以研究海底山脈和坑陷的詳細情形；海洋生物學家從此可得到水底生物活動照片，以研究海底各種生物的詳細情形；此外若海中暗礁、海岸淺灘的形狀，如由照相明明白白表現出來，於航行方面又將怎樣的貢獻！我國近十年來，於攝影技術方面，未見有若何的進步；或許可說是在退化，相形之下，該是如何慚愧！本來在抗戰期間，以照相器材來源的困難，交通的不便，并且許多風景區劃入軍事範圍，禁止隨便攝影；所以除了軍事方面和新聞方面的應用以外；一切旅行上的攝影，是歸於靜止狀態。戰事勝利結束以後，一般愛好攝影者正在興冲冲的活躍起來；但最初以原來日本人遺留下來的材料，質料並不如何佳，且又過了期；德國經打垮了，一時不見得有新貨可來；美國貨又是供不應求，價格相當的高；而自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公佈的：「修正進出口貿易暫停辦法」，所有一切照相材料，都屬於：「暫時不准進口」之列的。我國現時既不會製造，外國貨又不許進來，所以現時照相材料是極困難，雖然有不少最新的貨色，如彩色片等，價格是非常貴。事實上，我國的社會情態，既不能退返一百年前的農業經濟時代，自然無法可阻止照相的應用；何況照相又有法定的用途，例如：國民身份證須貼照片，機關中職員的服務證須貼照片，學校畢業文憑須貼照片，出洋的護照，尤其不能缺少照片，一個考取公費的留學生，自報名投考起至辦護照時，尚未出國門一步，先後繳了三十三張的照片。且我國要迎頭趕上現代化的文明社會，尤在在需用大批照相器材，例如各城市的測量，需用空中攝取一萬分之一以至五萬分之一的地形圖，所用照相材料當甚多，就上海一隅，一次航空測量即需用九時寬二百呎長的軟片十捲，全國有多少城市，將來的需要將如何估計？作爲提高文化水準，普及教育的教育電影，又將需用若干的材料？又如X光和顯微照相於醫學上和刑事上的應用範圍又大大增進，將來也會成爲一筆大數目；如果不從根本着想，獎勵自行製造照相材料，而貿然停止外國照相材料的進口，似乎有點不可解？

現實既然是照相材料甚缺少，而價又高，遊樂的照相當然要少攝。尤其攝時不要浪費，要張張能夠清晰。至於旅行的攝影，更須把握得住每張照片都要清晰，不能模糊；到老遠地方去旅行，如果攝壞了，不輕易，或不可能再去攝過。這是要靠着平日的經驗和請教有經驗者的指示。

怎樣選照相機？

攝影第一件要事，即爲選擇照相機，選擇的標準，須視用途、個人的經濟能力和對攝影的技巧而定。

無論那一種的照相機，在牠的功能範圍以內，配以適合的環境，即使最便宜的小號白朗尼鏡箱裝月形濾色單鏡頭，也能攝得很清晰的照片。倘使攝影技術很差，用最名貴的徠卡照相機裝F.1.5Xenon鏡頭或F.2. Summitar鏡頭，不見得會攝出很佳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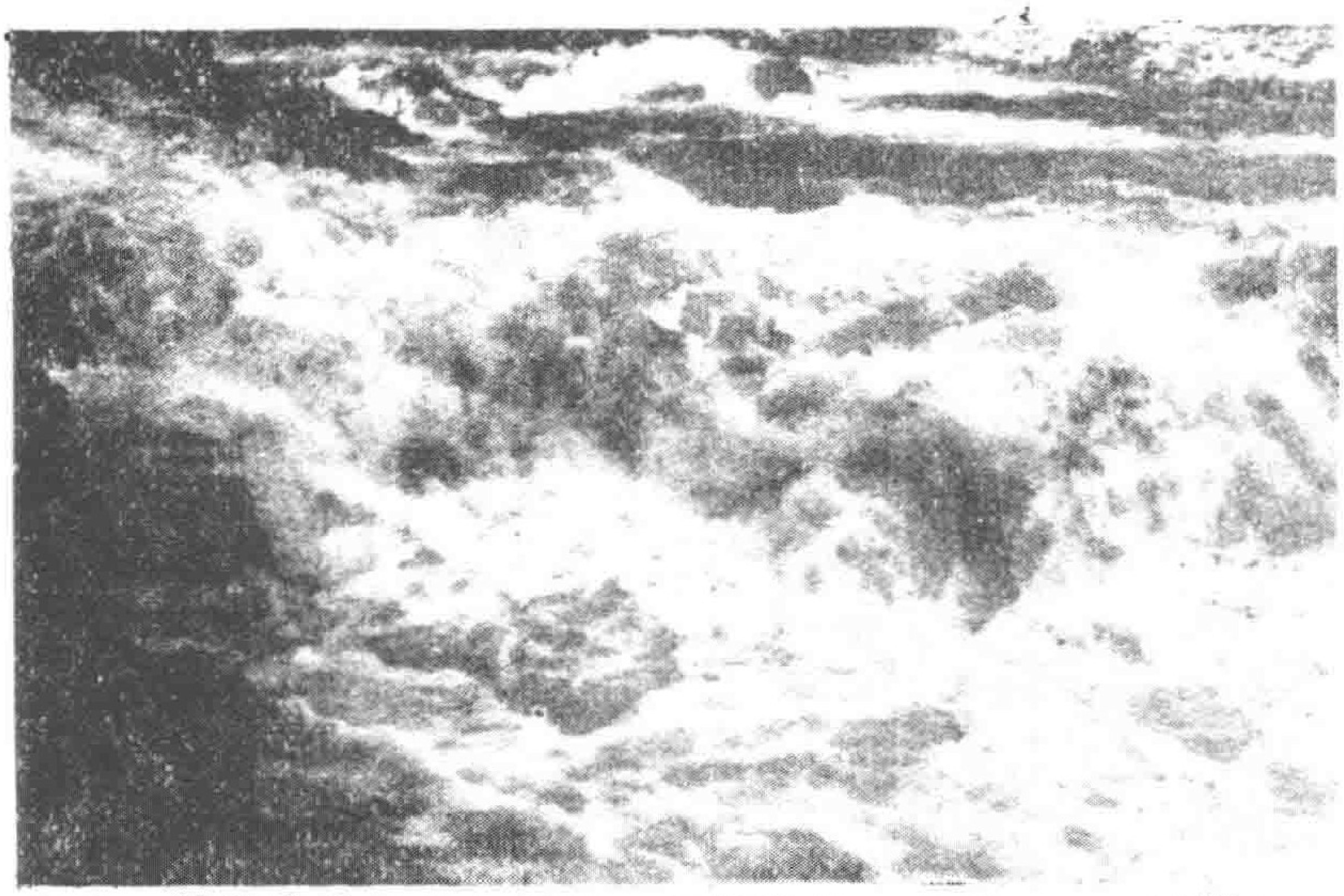
倘使在常住地方，於晴朗的天氣，到公園或郊外攝幾張人像或風景玩玩，即使普通的照相機如摺合式的也行。但是在長途旅行中，不免遇到很壞的天氣，就非備較佳的照相機不可，尤其是旅行中，要便於攜帶，而攝影時又要很輕快，自以靈巧的小型照相機爲最適宜。

在這次戰前，攝影最前進，居世界領導地位的國家，是德國，德國一向的作風，是凡事力求精巧經久，節省浪費，因之充分推行小型照相機，應用小底片，由於德國技術人員的不斷努力研究，在那時已有很高貴的小型照相機如康泰時 Contax徠卡 Leica 風行，這類照相機，有較大的景深，較速的鏡頭，用途是很廣，直至現時並未見有比較更精巧的相機出現。

現時領導世界攝影的國家已是美國了。美國是新興的暴發戶，物質條件很優裕，一時又未能急促製出F.1.5或F.2.的大鏡頭，所以現時風行底片四寸大的照相，配合鎂光燈，不論黑白片、彩色片，不必計較光圈、快門、距離，隨時隨地都可攝出很清晰可觀的照片，誰都可以攝影，祇有在取材與構圖方面區別高明與否。

筆者認爲，二十年前所流行的大反光鏡箱，實在太笨重，於旅行中攜來攜去太不便利；且片子不但貴而且不易購到，現時美國所流行的連着閃光設備的大鏡箱，於材料極缺乏的我國，現時也是不適合。最適當的還是德國的小型照相機如徠卡、康泰時，牠有很多種的附屬鏡頭，如望遠鏡頭 Tele Photo Lens，廣角鏡頭Wide Angle Lens，如果對攝影稍有研究，可無窮的利用，普通照相機所不能攝的，盡可由這類

鏡頭攝出來。如果覺得此類照相機價值過高，其次的便是摺合式的照相機，用「一二〇」或「六二〇」一卷軟片攝八張或十六張，此項照相機上等的如SuPer Ikontar配Tesar鏡頭，也有自動對光的設備；其較次的照相機用F. 4.5或F. 6.3鏡頭，無自動對光的，如果稍有點經驗，遠近估計不大錯誤，也能攝得相當美好的照片。此外若 Rolleiflex 及 Rolleicord 等反光鏡箱，價值亦不怎樣便宜，雖然較容易攝，但反光鏡所能看到的總不若自動對光來得準確，有時印出來看看還可過去；但放大出來便不免較差。且一卷軟片拍十二張，完全四方的尺寸，也未免呆板點。與其用 Rolleicord 還不如用 Exakta 尺寸來得美觀。



麗江之白浪滔天，冬日早晨陽光不強，光圈四點五，速度二百分一秒。全色特快片。

旅行所用的照相機，還是以平時熟用的為原則；自然由於「熟能生巧」，在應用上便利，且不至有意外障礙；如果你臨時新購買或向友人借用，那非事先詳細檢查過不可；經檢查沒有毛病，最好還是先試一下。

如果有好幾個照相機，當應用於長途旅行時，還是選擇其中最適用的一架為原則。如同時帶兩個照相機，不但攜帶方面感到累贅；即用起來也有時心猿意馬，不能專一，致不免失去很好的攝影機會。

怎樣選擇軟片？

攝影技術的不斷進步，尤以軟片的長足改進，實給予愛好攝影者以極大的便利。現時最風行的彩色片，筆者經另有詳述。現在就黑白片約略分述之：

我國現時尚無軟片出品；以前的日本片現已將絕迹，市面上所有的軟片，多為美國出品，約為柯達、愛斯哥及 Royol, Dover, Dupont 等多種，Dover, Dupont 及 Royal 等因牌子較新，價較便宜；但筆者覺得還是柯達及愛斯哥為較有把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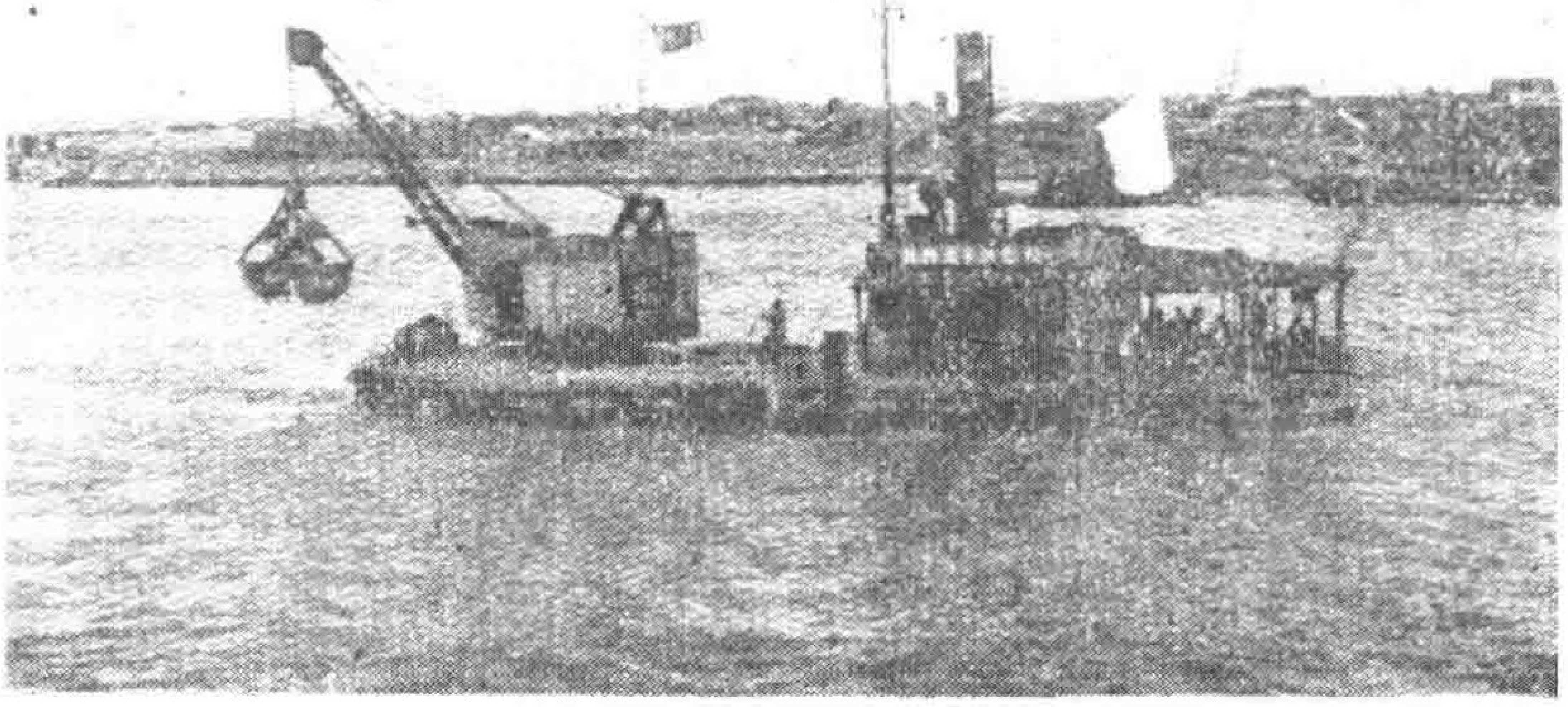
柯達以前所出的普通片，正色片，現時也很少見到，並不通行。現時最通行的為萬利Verichrome 以價廉而普通用用還不錯。其實感光快而色調佳還是全色特快片 Super-xx，其銀粒細而色調尤佳者為全色微粒片 Plus-x- Finegrain Ponchromatic。不過此兩種片均較萬利價值高出四分之一左右。至愛斯哥的全色特快片 Superpan Press實在很好，並不在柯達同樣軟片之下；而價又較為稍廉。筆者現時所用之軟片，為愛斯哥及柯達、兩家之全色特快片或全色微粒片，覺得相當滿意。

小型鏡箱所用之三十五種的電影片，最合算的辦法，是購一百呎或二百呎一盒的，自己裝用。可隨意裝多少；一卷片中如裝得多點，在沖時固然經濟，不過有時因裝得過多，塞滿盒子，便卷不出來，反為費事；還是每卷中不要超過四十張以上。

未攝的及已攝的軟片，應好好包妥，放在適當地方；尤其在夏季，熱度過高，稍不當心，藥膜便易融解；在長途旅行時，最好用很輕便盒子，將未攝的或已攝的軟片，先用黑紙包好，放在盒內，用膠布封口，便不至出毛病。



寒舟載雪，嚴冬下午陰天甚冷，光圈四點五，速度一百分之一秒。全色特快片。



輪船起重机，初夏上午十一時，晴，在輪船上攝，是由動體攝動體，光圈九，速度二百分之一，全色特快片。

怎樣攝彩色片？

彩色攝影(Color PhotograPhy)爲近時最進步的一種攝影，在美國早甚風光。而在我國的現時，以底片及冲放的價錢太貴了，不能爲愛好攝影的人士所普通採用，惟因其價錢太貴，對於攝影時，尤應特別注意，務使幀幀能夠成功，不容許失敗。如果稍不經心攝出來不夠美麗動目，即等於浪費，現在先提出一個預算。

一、徠卡型（三十五糎）彩片色一卷，攝二十張，計國幣三十五萬元。

二、冲費每卷十萬元。

三、彩色片放大（現在滬上祇能放大不能印出）三寸（即一二〇型）每幀八萬元五寸乘七寸三十萬元，八寸乘十一寸五十萬元。

假定有經驗的攝影者，攝完一卷徠卡型二十張的彩色片至少有十六張過得去，放三寸的八張，五寸乘七寸的八張則共需國幣三百六十萬元。這數目在有錢的人們，當然不算什麼一回事，而在靠薪水收入的，試問每個月能夠攝多少卷？或者積蓄數月的餘款尚不足一卷？因爲這樣的花費，無論如何有錢，總是要當心，不要白浪費；而在節省幾個月餘款，湊成攝一卷的更須小心翼翼，使能張張成功。

彩色片時間性限制甚嚴，如過限期一二個月，顏色即見灰暗，若在三個月以上，許多顏色即毀失掉，在購片時，應先注意。

一、彩色片種類

——愛斯哥較便當——

彩色軟片原來有四種，爲：

（一）多美天然色軟片(Dnfay Color)

（二）矮克發天然色軟片(Agfa Color

（三）柯達天然色軟片(Kodak Color)

（四）愛斯哥天然色軟片(Ansco Color)

多美爲英國出品，矮克發爲德國出品，在抗戰前已風行各地；現時在上海尚未見到。現時在上海所常見的爲柯達與愛斯哥兩種。柯達片爲美國所製造，誰都明白，愛斯哥片，亦在美國製造，係前時矮克發在美國所設立的分廠，所以各種片的性能與前矮克發出品無何差異，爲現時與柯達片同樣流行。此兩種彩色片製造之物理性與化學性完全不同，愛斯哥底片上塗有紅、黃、藍三原色與銀粒混和之藥膜，感光後，不需要部份而在全部冲洗時冲去，祇留感光部份之紅、黃、藍三原色之正像。柯達片用冲洗加入法，將紅、黃、藍三種染料在冲洗時分三次加入，使成爲有彩色影像。柯達與愛斯哥兩公司早經將冲放方法公開，惟現時上海方面，僅能冲放愛斯哥彩色片（價目已詳上文），柯達片攝後仍須寄美國柯達公司冲洗。上海僅可放大。



柳堤，初夏上午十一時，晴，狂風，光圈六點三，速度五百分之一秒。全色特快片。

二、曝光要準確

——不宜過多過少——

吾人用黑白膠片攝影，如曝光時間稍過或不足，

是可於印放時設法補救，大凡曝光過多，可用軟性紙或最軟性紙；不足用硬性紙或最硬性紙，總有辦法可想。但攝彩色膠片，對曝光時間，應絕對準確，方有良好成績。不能過多或不足，倘過多在一倍以內，尚且軟片淡薄，色調不準；如過多在一倍以上至二三倍間冲出後全張變爲白片；過少在一倍以內，色調灰冷，倘過少在一倍以上至二三倍間，冲出後全片變爲暗藍色。

曝光要準備，最好還是用曝光表；以較全色特快片(Super-xx)約慢四倍爲準。通常以日先彩色片爲通行，玆將愛斯哥日光彩色片簡明曝光時間列下：

天氣：	快門	正面日光	側面日光	面背日光或戶外陰暗處
極晴，炎日：	1/100SEC	F4·5	F3·5	F2·5
	1/50SEC	F6·3	F4·5	F3·5
	1/25SEC	F9·	F6·3	F4·5
晴，有霞霧：	1/100SEC	F3·5		
	1/50SEC	F4·5		
	1/25SEC	F6·3		
微雲，明亮：	1/100SEC	F2·5		
	1/50SEC	F3·5		
	1/25SEC	F4·5		
雲，陰天：	1/100SEC	F1·8		
	1/50SEC	F2·5		
	1/25SEC	F3·5		

應用表上時間原爲夏季日出後二小時至日落前二小時之中間時間，目的物光線適中。如目的物光線陰暗須將曝光時間加慢半倍；反之，加快半倍。

冬季曝光時間，照表宜用次一號大光圈，或照表列時間延長一倍；倘攝雪景或海景，須照表加速半倍。

彩色膠片感光較慢，曝光須準確，距離尤須準確；普通方形鏡箱或鏡頭在F.6.3以下的鏡箱，恐難勝任，這一點値得留意。

三、色調要勻稱

——切忌單純灰暗——

一幀優美的照片，須賴構圖的適當。所謂構圖，就是照片的組織，最主要爲：線條須平衡；主要物體須處於顯著地位；背景須較佳妙，色調須勻稱。攝黑白片固當注意，攝彩色片尤須特別注意。其中尤以色調比黑白片爲重要；且較爲困難。

彩色片雖稱爲：天然色，但攝出的色調，往往與肉眼所見的不免差異。柯達彩色片於玫瑰紅、黃、藍三色最敏感，尤其富於藍色，其他顏色較差；愛斯哥彩色片，於大紅、玫瑰紅、藍、黃諸色特別敏感，其他混合彩色，也甚鮮豔，惟綠色較差，常略帶藍。用柯達彩色片以攝取青天白雲的天空和汪洋一碧的海景，常至佳妙。用愛斯哥彩色片攝一切混合顏色景物均較鮮豔；惟於夏季綠葉成陰的園林，色調常常深暗，似欠美觀。因此攝彩色片對於色調應該特別注意：

（一）照片之主體、襯體，及背景等顏色，切忌單純，須有各種顏色平均襯託，始見美麗。

（二）照片中須有由明至暗各種光調層次；明暗的分配，必須適中。大約夏日的正午，光線由上直下，攝出來的顏色總不會鮮豔美麗。

（三）用彩色片背光攝影，顏色是灰暗，失去美麗，實在不値得。

四、注意濾光鏡

——普通的不適用——

濾光鏡爲改進色調之用；但黑白片所用之普通濾光鏡却不能應用於彩色片。現時新出的幾種鏡頭可應用於彩色片的，約述如下：

（一）避光鏡頭(Coated Lens)鏡頭上塗一層氟化鎂的化合物，在側面看去，呈紫色。此鏡頭本來是避免反光，免去照片上因反光而起的白影，增加光亮度，感光正確。攝遠距離的景物，可使黑白更分明，免去糢糊，如用以攝彩色片，可使彩色更爲正確、美麗。時間約須延長半倍。

（二）極化濾色鏡(Polariping Filter)亦爲避免反光作用，攝黑白片所用者爲帶黃色之一種。專用於攝彩色片者爲無色玻璃，可使天空藍色加深，及避免玻璃反光，水面拆光，曝光時間約須延長一倍半。

（三）紫外光濾光鏡Ultra-Voilet Filter在天氣明朗，空曠之處應用，可免紫外光影響，並可減少頭擴散作用。曝光時間不用延長。

至於顏色片的冲放，實較黑白片爲繁難，尤以需要特殊的設備，暫從略論。

筆者曾用徠卡Summitar鏡頭照相機攝二十張徠卡型彩色片，柯達片係寄美國柯達公司冲，而由上海放大，愛斯哥片在上海冲放；又曾用Super-Ikontar，Tesar鏡頭照相機攝愛斯哥彩色片「一二〇」捲十六張，在上海冲放，試驗結果，均告滿意。惟以用費過大，不能夠時常繼續攝下去。

攝影的技術問題，實在太多，以上僅就選用相機、軟片及彩色片的攝法，略爲敘述，已有數千字。關於如何取景，冲放等項，當另外再專文敘述。本誌的讀者，對於攝影技術如有高見或發生疑問，筆者甚願竭誠互相研討。

中國旅行社
導游叢書
杭州導游　八千元
廬山導游　七千元
南京導游　五千元
嘉興導游　四千元
北平導游　五千元
黃山手冊　二千元

長篇小說

海屋劍客羣

（二十）

葉勁風

〔情節索引〕——天目迤西有深谷，四面絕嶺屛障，覺厂老人闢爲桃源，隱居其中，題名大覺谷。二十餘年以來，老人親友共居其中，爲數頗衆，老人擇其中優秀子弟，授以武功及養生術，且遣赴各國，研究新學。爲集思廣益計，在上海唐氏家祠，成立百忍莊，聯絡同志，研究新村計劃，以大覺谷爲實驗區，作全國新村先驅，以開闢邊疆爲最大目標。百忍莊成立後，數年內聚有若干新舊同志，學問之外，尤注意武事及養生術。蓋老人認爲凡體格不堅强者，意志每薄弱；一遇困難，不沮喪，即淪爲巧取豪奪，運用陰謀欺詐技倆以求達目的；實我國自私卑鄙怯懦之病源，百忍莊同志，疾惡如仇，嘗爲社會鏟除不平，有如劍客行爲。七七後，老人鑒於倭寇猖獗，乃決暫留「海屋」，指揮同志，暗中活動，補助我反間諜網人力之不足。盧山會議時，潯陽江頭，當地土劣，受倭命綁架代表；「海屋」同志，即聯合我警務，剷平匪窟，破除其陰謀。次在首都集合同志，鏟除漢奸走狗之新青社。八一三前夕，滬地戰雲瀰漫，百忍莊同志，誓與倭寇鷹犬週旋。哨探鬼蜮動向，掃除恐怖根源：擒先後擊破日寇謠言製造所；擒獲宮崎貞夫。唐傑復得密報，夜探「同文書院」，獲悉「黑色恐怖」消息；翌日守一又獲正岩情報，及設計突擊大擧侵襲我虹橋飛機場之寇軍；因避日寇藉口啓釁，僅以特製催淚彈于半途擊毁其攻勢，予以警告……

（四）第二要塞

這天下午從兩點鐘到六點，屈指一算，百忍莊可說有三種良好美滿的收獲：一，蘭馨的音樂話劇義演，雖說僅僅演完日場，總算一大美滿收獲。二，當場由羽白領導幾位同志，把兩個黑色恐怖份子和兩個日寇便衣折服，送鬼出門，沒讓這幾個傢伙，實施惡毒計劃，小題大做起來，不能不說也是一種上好的收獲。再有守一領導的小組，冒着極大危險，打消了日寇挑釁陰謀，出奇制勝，半路上把日寇進襲虹橋機場的大隊人馬，弄得狼狽而逃，這，當然是一種無上的美滿收獲。

守一這小組正在這邊截擊敵人的當口，同時虹橋區保安隊，接到李明轉達守一的警告之後，也派出了十來名隊員，分作四個小隊，四面兜截那兩名進襲機場的先頭行動觸鬚。依照保安隊的原定計劃，本想把這兩個傢伙活捉生擒到手，以便揭破日寇啓釁陰謀，應付日寇預計的惡毒交涉。詎料這兩個傢伙，動手就把機場崗警擊斃了兩名。比及機場守衛還擊，保安隊兜圍過來，兩個傢伙看見勢頭不對，只好退却；在退却中，又擊傷幾名守衛；像狂獸一般，東奔西突。保安隊各小隊，知道不易活捉，這才瞄準正身，把兩個傢伙給槍斃了。

守一這邊，親眼看見自已的突擊計劃成功，知道這三小隊寇軍，已經失去活動力，不僅不能偷襲機場，在時間與能力上，連後援的工作都辦不到了，這才一聲暗號，四個人分乘兩部機車，一陣撲撲馬達聲，像拍着凱旋的節湊似的，向百忍莊馳去。

四人剛抵百忍莊大廳當口，早聽見廳上一陣聒聒喳喳，喧噪不已；原來蘭馨義演的的人，第一批如馮逸、希賢、子玉、子珊、顧青、等等，也先一步回到莊裏。爲什麽聒喳喧噪呢？因在演出之後，人人興奮到了頂點，一時按捺不下，當然都要搶着說話：類如「你不該把要緊台詞改掉」，「你缺德，正在緊要關口，爲什麽對人家扮鬼臉？」等等。一方面又對馮逸作許多建議；勸她好好休息一個時期，主張她從此着手練功等等。

這裏正在喧噪上頭、守一、唐傑、杜民揚、馬遵吾四人也大踏步進了大廳。

「唷，您幾位……這是打哪兒鑽出來的，這麽一頭一臉的灰土？」

問這話的當然是子珊。她眼疾口快，一見四人走進大廳，便這麼問着。因在台上過分賣力，嗓子有些沙嗄。

「嘿，眞有意思；」守一笑嘻嘻地回答：「咱們試驗了兩件廢物，沒想到居然成功，廢物變成了新發明。」守一指着唐傑手上的幾件長短不同的鐵管。

「您騙人！」子珊瞧見了四個人各人都有手槍，外加帶着從來不用的老式六子連和許多子彈：「這裏邊有故事，……一準上哪兒跟鬼子們了一回……不成，爲什麼趕巧在我們忙着上台的當口，偷着去打鬼子？……」

「故事是有的，並且很多很有趣，可是現在不得閒，沒法說。要不，您找小弟弟，他都知道，……」守一應付了子珊，便對馬杜兩人說：「您二位有工夫嗎？晚上也許還得再勞動一回；我有些不放心；鬼子吃了虧，決不甘心，也許另有舉動。我預備洗洗擦擦，換一身衣服，再上「同文」去看看——您知道，小弟弟已經露過面，不便上那兒走動。」

「行。」馬杜二人同聲答着：「廠裏的事，有人照管着，用不着回去，咱們就待在這裏，等到晚上再說罷。」

守一留住了馬杜二人，換了一身工裝，又給正岩通了電話，便上虹橋路「同文書院」去了。他所佈置的一條內線，乃是「同文」的那個司閽兼打雜。

這時蘭馨方面，筥浩還在料理義演以後的各項事務，同時還未十分決定晚上是否應該舉行夜場，所以曉莊、羽白、華冑夫妻、慧君、心田、紹裘紹華兄妹，建中和我這些人，弄了一些酒食，邊吃喝邊討論着。約莫七點鐘模樣，忽地聽得馬路上一片聲喊，我們就近俯在窗口一瞧，單是幾個小報販，像犯了狂症似的，在路上一面跑一面喊着：「××報號外：：要看打殺日本兵新聞……！」

從這號外上，我們才知道虹橋飛機場發生了事端，兩個「租界」當局，因恐歹人乘機騷動，立卽增加崗位，無形中戒嚴起來。這一來，曉莊才決定停止夜場義演，擬了一張通告，貼在戲院門首。

我們幾個人，除了筥浩還有些須手續未完外，都準備動身回莊。正在這當口，唐傑忽有電話打來，單單催促建中一人回莊，却未說明原由。建中却早料到「準是南京方面，有緊急事故發生；」自己一人，在一邊嗐聲嘆氣，獨自咕噥不已。

我們一到莊，小弟弟唐傑已在大廳門口鵠候着：

「建中哥，南京有長途電話掛了來！……」

唐傑迎頭跑來，這麼說着。

「說的什麼？」建中認爲是匡時的電話，迫不及待的問着。

「沒有知道。」

唐傑這話一出，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

「那麼，誰接的電話呢？」建中却十分驚疑。

「我接的。」唐傑這句話，更把自己襯托成了一個傻小子似的。

「難道您沒有問誰打的電話，對方是誰，有什麼事嗎？」焦急之中，建中也變成了一個不會問話的傻瓜了。

「大哥，您別心急，也別這麼追着問，像審賊似的；讓小弟弟自己說罷。」紹裘拍着建中的肩頭，這麼點撥了他一下。「因爲雙方都在急躁中，這麼一個追問，一個搶答，決不能把話說明白。」

「對的，」華冑邀着大家進大廳裏去：「且在廳裏休息一下，讓傑弟從頭說起，反正電話想必早掛斷了。」

這時子玉子珊等一羣，和馬杜兩人，早已各自休息去了，廳上並無一人。

這長途電話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小弟弟唐傑是全莊通訊總主任，他精于各種通訊技術，担負着十分重要的職責，怎麼連一個長途電話，還弄得這麼不明不白？

南京有長途電話打來，確是事實，但唐傑去接的時候，對方却無人接話。對着電話「喂」了好幾分鐘，仍無回音。長途電話，本有限定時間；直到時間已過，話局接線生才問唐傑這邊，「要不要延長通話時間？」唐傑便告訴接線，對方沒有回話，請他重搖過去試試。接線却告訴唐傑，對方本來有人接話，決不會把線掛斷，但立卽又叫唐傑暫時掛斷，讓他試試。過了約莫一兩分鐘，接線又搖電話過來，告訴唐傑，說南京方面，直到現在，並未將線掛斷，却又眞的無人接話；不知什麼道理。

「就這麼鬧了十多分鐘，」唐傑告訴建中和我們：「我請這邊電話局通話到南京話局去問，南京話局也說對方並未將線掛斷，因此沒有辦法；除非派人去查看一回；但至少也得一小時才有回信，可是話局不大過問這一類的事。」

這話一說，我們大家漸漸感到空氣緊張起來。因根據唐傑的查問，知道對方的電話號碼，正是李匡時藥房的號碼。匡時爲人，雖說嘻嘻哈哈，滿臉滿口的交際應酬，但却十分精細；旣有長途電話打來，決不致不在那裏守候上海回音。上海回音一到，經過南京話局通話之後，絕對不能不接話，而又不將話線掛斷之理。所以我們大家都感覺到情形特別，必定發生了非常事態。

「所以您這才打電話讓我趕回來？」建中素日的滑稽，幽默，這時一掃無餘，却掛上了一臉的心事。

「不。」唐傑趕忙答應；「我立刻又打了長途電話到您南京的公館裏，以為有事發生，也許用人們知道一些；誰知您那位管家婆，一點什麼也不知道。我當時就請她到匡時兄藥店去跑一趟，約定八點鐘再掛長途電話去問她：……」

「她怎麼說？」建中又追問起來了。

「她記下了地址，並說她知道那個地點；她這就去——人倒是挺能幹伶俐似的。……」

「她可去了？」建中好像失了主腦，問起糊塗話來了。

「可是我還不放心，立刻又坐了機車，趕到徐家匯館子裏，又掛南京長途電話，打到匡時兄那裏，南京回音說那邊電話「有人在打」，叫我再等幾分鐘。誰知一等十多分鐘，話局兩三次回話，都說恐怕對方出了事情，因話綫並未掛斷，却又無人接話——我想匡時兄那邊，上上下下也有十來個夥計，用人，難道沒有一個人來管這電話的事？必是事出非常，店裏大概沒有人了？……」唐傑這麼推想着。

「人也許有一兩個，恐怕都沒管到電話這節事……」華冑聽到這裏，插口說了這一句。

「對。」紹裘也接了口：「我猜想這長途電話，如非匡時自己打來，必是他命人打來的。按長途電話手續，叫起電話來，必有一會就擱。在就擱的這一會裏，必是店裏有事發生，所以叫電話的人，竟沒有在那裏守候着。等到話局搖電話過去的時候，必是有人接話，但因見是長途電話，自己不能，或不敢負責接話，所以去找能負責的人來。也許這時事情鬧得更大，店裏竟找不到可以負責接話的人，而找人的這個人，臨時因為遇到旁的事，或礙到環境不許可，竟忘了顧到電話這回事。……不過我很奇怪，匡時那裏的電話，我們幾個人都見過，用過。那電話是裝在賬房室裏的；要是賬房裏連一個人都沒有，事態必是相當嚴重！……」

「不管事態如何，我得趕九點零五分的飛快車上南京！」建中態度十分堅決：「只消五個鐘頭，可以到南京，大概明早三點到四點必有長途電話來，給您各位老大哥報告消息：……現在已經七點三刻，我還得上紹裘老弟那邊，把應用東西歸着一下，就從那邊動身。八點的長途電話，我看打與不打，都沒關係；因那老媽子雖說能幹，也決打聽不到什麼，——要是事態嚴重的話。」建中邊說邊離座，說畢，向大家舉了舉手，大踏步走了。

紹裘紹華，因建中住在他們兄妹莊上，自己是主人，見建中回去，當然也應當回去招待照拂；但又因建中這時態度似已失常，他的行動，既沒得到曉莊贊同，也沒𦗟聽我們的意見，如此決絕的一走，似乎有些不合莊裏向來的習慣；所以兄妹二人，不約而同，站了起來，却又瞧着曉莊羽白等，要向他們討一個主意的意思。

「這不能怪他；」曉莊點頭微笑着：「私下他要求過幾次，想回南京，我因老人家似乎不大注意南京那邊的事；這邊趕着義演，又需要他幫忙；說不定這幾天還有意外的事發生，這聽老人家口氣，咱們應該集中力量，專管上海這一方面；所以我才留住他。看樣子，他這時候心下已亂，只能讓他先回南京再說，……」

曉莊替建中的行動，下了一個解釋。

八點一刻模樣，唐傑在通訊室裏打完了長途電話，回到廳裏告訴我們，果然建中的那個女傭，只說匡時的藥店，已經關門，只有一個廚子在家，什麼事他都不知道：……唐傑把這電話結果，用自裝支線接到紹裘莊上的時候，建中却已動身走了。

百忍莊忙碌了這一整天，照理，這一天的工作應當告一結束，大家也應當休息了。殊不知上海一隅，自從「七七」以來，已經人心惶惶，遇有風吹草動，即感覺大禍將臨。比及宮崎貞夫失踪事件發生之後，大家都知戰禍不遠；加之日寇又在虹口一帶，不時借故出動，斷絕一部分交通；在北四川路駐軍營，司令部一帶，常常鬧些什麼「衝刺」演習，擺出猙獰面孔，做出恫嚇聲勢；如今又有偷襲虹橋飛機場之舉，雖說不會得手，上海却也被這些矮寇鬧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了。上海羣象之中，抗日最力最敏感的，要算百忍莊的這一羣；當此多事之秋，百忍莊又哪裏能够安枕貼席。

唐傑剛剛打完電話，大概也不過八點二十分鐘左右，正打算休息，不意守一和筥浩二人，先後回到莊裏。筥浩倒是僅僅想見到曉莊，報告義演結束事項，和慈善機關聯絡人章明和伍光照二人，對停止夜場義演的意見，問題平常得很。惟有守一却神色緊張，見面就叫唐傑轉達曉莊，請求立即招集智囊團小組會議。自己本人却慌慌忙忙鑽到研究室裏去了。

百忍莊的智囊團小組，本來只有五人；曉莊爲首，其餘乃羽白、華冑、紹裘、和專門顧問法律一類性質問題的伍光照。惟伍光照私人法律事務極忙，平常本就不大到莊出席；這幾天因同章明聯絡上海幾個慈善人物，創辦收容所，頭緒紛繁，所以更加不能出席。曉莊因見筥浩，杜民揚，馬遵吾，都在莊裏，所以主張大家都到大廳，率性開一個擴大會議，邀請男

女同志自由參加；順便也好把日間辦理的幾件事，正式報告一聲。

這個消息由唐傑傳達，到了管氏兄妹莊上，頭一個就是子珊，從榻上一躍而起，一面換上出門服裝，一面一叠聲催促紹華、顧青、和她姐姐子玉「快些！」又衝到我和紹裘這邊來，發出動員命令「走！」自己搖着腦後兩條髮辮，飛步出莊。子珊隨時隨地，就是這般火雜雜地。

我們這一行五衆，趕到百忍莊時，大廳上已經列席入座了：長案上首當然就是曉莊主席，左手邊第一位是羽白，空下兩席，大約一席是紹裘的座次；再次坐着華胄夫人唐燁和希賢，這時兩人正在喁喁低聲交談着。右手第一席虛懸着，華胄坐在二席上，空開兩席，坐着守一和小弟弟唐傑；再空二席却是慧君。慧君下首又空着三四席，大約是留待紹華、顧青、子玉子珊姊妹的。長案下首正中乃是笪浩，杜民揚和馬遴吾二人列為左輔右弼。我們五人一到，我和紹裘，補了羽白下首空檔，三位小姐，早在慧君上下手空位上入了座。

百忍莊平日開會，除了曉莊首席以外，其餘的人，從來不大講究座次；也無上下先後的等次分別，各人愛坐何席即坐何席。不過有時因小團組說話方便，所以每個小團組常坐一起。譬如笪馬杜三人為莊外活動組，曉莊羽白華胄為莊內主事組、心田、馮逸、希賢等為藝術組，守一唐傑自成一研究組，紹裘建中和我為文書組，開會時担任會程記錄。此外則為慧君紹華顧青子玉子珊五位小姐，自成一淘氣團體，並無特殊團體職務。另有唐燁和羽白夫人伍氏，因招待會衆關係，不大列席，隨意起坐。伍光照李匡時和章明女士，則頗鮮赴會。

這一晚伍、章、二人、因臨時不易招集，所以缺席；建中已去南京，馮逸因出演暈厥，已成病狀，故未出席；心田，伍氏，因須看護馮逸，議定由希賢代表報告。所以這一會議，凡可能出席的，却已列席，座次也如上排定。其中只有子珊人小而頑劣，在會議中，並不安於座位，如同一顆彗星一般，溜去溜來。

主席提出報告之後，首由笪浩三言兩語，說明日場義演各項，及夜場停演原因，次由小弟弟報告「突擊之突擊」一段首尾因果；再由羽白補添四個倭寇便衣一節。這幾件事，大家心裏早已零零碎碎有了底稿，這時當衆報告，不過清理一個頭緒罷了。

報告既畢，大廳空氣立即緊張起來。這是由于小弟弟把守一回莊時情形，和要求招集智囊團會議的事，悄悄透給了慧君，大家於是知道守一必有特殊緊要消息報告，也必有重要行動決定，因此會場空氣，一到這時，自然緊張起來。

守一在出動到「同文」探聽「突擊」效果之前，本已打過電話，告訴林正岩「突擊」時情形，並叫正岩作速探聽倭軍部對這偷襲機場，挑釁失敗的後果，和日寇方面的反應如何。並且約定八點左右，再行通話，交換消息。

誰知守一跑到「同文」時，偌大一個間諜養成所，竟是闃無一人，僅僅賸下三兩個司閽打雜的幾個中國人坐在那裏乘涼閒撩。照理，這應該是一個上好機會，可以舒舒服服，從這幾個人口裏，探聽一些消息。但要知道，矮疙疸們並不這等膚淺。偷襲的三個小隊和「黑色」嚮導團，失敗之後，不知怎麼一來，並未到「同文」，並且一個電話，把在院所有的其他疙疸，三四百名「未來間諜」，一齊調走。不但如此，而且這個舉動，做得十分機密，竟連一絲消息，半句言語，都嚴絲合縫地保藏在「院長」一人心下。只有一個消息露了出來，就是「出動」兩字。

這個消息，守一聽來，心下立刻明白；知道多半是那降落傘送去的警告，和上面的離間計劃已經發生效力。但也不能十分確定；因如係離間計劃發生澈底效力，「同文」方面至少應該有些爭執和追索，決不能做得如此神秘。此中必定還有其他複雜成分。除了趕緊往正岩那裏探訪一番外，再也沒有方法把個中眞情弄得明白。

守一趕到正岩辦公處，偏生不遇；因正岩接到守一電話之後，早已出發到有關係各機關裏去尋覓消息去了。倘幸守一正在那裏鬼混當口，正岩恰巧有電話回部，探問部裏有否重要公事。守一乘這機會，利用電話，遞過暗語，約他在探明消息之後，在一指定地點會面。

直到七點半鐘模樣，二人見面之後，守一這才獲到兩個惡劣之至的消息：一，「黑色」團體，不知用何種方式，探到有百忍莊這麼一個厲害民間團體，正在跟他們對敵；這次破壞偷襲機場的計劃，正是百忍莊工作之一。並且，也探明這個百忍莊大本營，正是設在「同文」的三里半徑圓圈之內。因此黑色恐怖集團，立誓在可能時間內，要把這個團體的基地找到，並且不惜一切，把這基地夷為平地，不留一草一木。

二、上海倭軍駐滬總司令部別動隊，曾在前一日，收到「駐南京」間諜總部秘密訓令，着該部迅急派遣精華部隊一小隊（二十四名）趕赴「支那第二要塞」協助駐京別動隊，一、助理長江上游兵艦、僑戶、衝出「封鎖線」；二、在可能範圍內，毀壞這個第二要塞，不惜

發動華中大戰。

守一得到這兩個惡劣消息，這才匆匆趕回百忍莊，請求曉莊招集智囊小組會議，研究應付的方略。

關于第一點，夷平百忍莊的問題，據少數幾人的意見目下尚不十分緊要；因百忍莊在成立之後，早已顧慮到這一點，所以一切防範，十二分的周備。頭一點，敵倭方面，就遜「黑色恐怖」這羣笨貨，就難得探到百忍莊的地點；二、就算探到眞確地點，要想「夷為平地」，也不容易；三、縱然這所莊址被他們夷平，百忍莊只要獲到相當代價，倒也無所謂；難道夷平了這所莊院，還能打消了百忍莊的工作？

「然而也不能不加緊提防。」華胄一面輪着手指，輕輕在桌面上點着，一面把這一句話用有韻律的方式發表出來。

「我主張本莊下戒嚴令！」子珊閃動着那雙亮晶晶的眼珠：「一、減少人來人往；二、派人，隨便什麼人，在兩個進出口一里以內，來往哨探；東頭有警，趕緊往徐家匯打電話進來；西頭有警，趕緊上管莊紹華姐那裏送信。三、兩頭入口的主任，這就關照他們着手戒備；四、……四……」大概這第四點，在她腦想中，還未組織成功具體條件。

「這個提案很妥當；」曉莊點着頭，表示接受：「當初本莊原有一個議決案，所有關于本莊安全問題，也有一個負責的小組織，由羽白領導，守一和冠一（即小弟弟唐傑）兩位老弟輔佐，專門司理本莊安全一類佈置。現在當然仍由三位辦理；需要幫忙的話，自然還得勞動大家一下……」

「管莊方面……有問題沒有？」羽白雖是問着大家，目光却集中在管氏兄妹頭上：「這個三里半徑圓圈的話，不知根據的什麼，……說到這裏，我又想到小鬼們究竟從什麼地方得的情報？」羽白又移過目光，瞧着他的令弟守一。

「我看沒有第二個地方，也沒有別人；」慧君這位女福爾摩斯推斷着：「怕不就是徐家匯那個小館子的小鬼……」

「我看不然，二姐，……」唐傑帶着抗議口氣：「那小鬼傢伙雖有些傻頭傻腦，我担保他不敢說什麼……並且他也不知道咱們究竟住在哪兒——他只知道我是大學學生，旁的一概不知……」

「那麼，日本鬼子還能不從電話號碼上面着手。——假使把咱們這裏電話探聽了去的話？——」慧君問着她的令弟。

「這恰好是一個反證，」唐傑再度反駁着；「要從電話着手的話，早就確定咱們這個地點了，何必還要恍恍忽忽地說是三里半徑圓圈——我的解釋，這三里半徑圓圈，完全是小鬼們推測的話；其中有詐，有作用！」

「我看『第二要塞』的問題，比較咱們莊子問題更重要！」守一自從開會報告了兩項消息以來，一直默默地深思着，這時才又開口說話：「我的意思想請大家先把這個『要塞』問題研究一個結果，再談本莊安全的話；因這『要塞』，關係着全國一部分命運。」

「守一哥，這第二要塞究竟在哪裏？」子珊的大圓眼珠連連閃動着，似乎在儘量追想從前學後裏唸過的地理本子。

「我問過正岩，」守一很愼重地解答着：「他說按照日本軍用地圖，第二要塞指的江陰礮台，第一第二等等，都是日本鬼子自說自話規定的。」

「二哥，剛才聽您說，鬼子秘密派人幫助軍艦和僑民，衝過這個要塞，這話我不大明白。」慧君提到守一剛才報告的話。

「這話問題很複雜，連正岩也不明白，我仔細推想過，也許鬼子認為我們最高軍事機關，有封鎖要塞的秘密動議，被鬼子探聽了去？」

「我看其中怕有不少文章！」紹裘插入了這一句。

「這麼辦罷；」曉莊以主席的資格發話了：「對于守一老弟這第二個消息，我們都有些茫無頭緒，何不就請守一把這個問題和應付方法先說一個大概，然後再請各位推測研究一下，再定我們應有的步驟……有了這幾點，我再去請示老人家，決定行止。各位認為如何？」

這個提議，是一種正常會議方式，當然大家都接受了。

守一對于消息一方面，仍舊只有方才已經報告過的那一段，並無增減。關于應付計劃，主張一方面由本莊向李明及其他可能接近的幾個軍事人物或機關，作非正式性質的接觸；設若這幾處已得密報，我們即順便探聽一下最高軍事組對這事的佈置，我們再決定暗中幫忙的步驟和方式。萬一他們竟一無所知，我們就可把這段消息透給他們，讓他們轉達國防部。我們這邊却得竭盡全力，火速趕到這個要塞，看事行事，予敵人一個嚴重的打擊。

守一本來有一個極厲害的方式，遏止敵人陰謀，再加以重創。這方式分為三個步驟：其一，師「鐵鏈鎖江」故智，以巨型駁船數千隻，裝載石子，沉於江陰上游四十餘里小注口江底；其處江面頗窄，且係一洪流直角轉灣所在，水勢洶湧，北岸底汚積甚厚，旁南岸江底，亦南低不一，平日行舟亦極困難；再加沉舟重疊，任是兵艦炮船亦無法通過。但在表面

上須佯作淘江模樣，宣告暫停行舟，以爲外交掩護，免爲敵人借口。

其二，守一和冠一二人，根據推動器學理，曾經發明一種自動衝擊魚雷，雷首裝有小型磁極，磁性極其敏感，二三百碼圓圈以內，如有鐵類物件，即可引動磁性；磁性一動，立即啓發尾部所置小型汽油發動機；於是以磁性吸引爲指導，再加發動機推動，魚雷本身即自動追逐目的物，愈近而追勢亦愈急，直至達到目的點；一經接觸，則雷首信管，一撞之下，即將魚肚炸藥引燃。這種魚雷，本以艦尾推進器爲目標，故炸力僅以破壞兩隻推進器爲最大目的，無須大量炸藥，並且構造也極簡單。守一回莊，即往研究室一鑽，就是去把這個魚雷的雛型取出，整理；預備試驗給大家瞧瞧。

守一這一着棋，專門預防敵人惱羞成怒之後，不顧一切，把停泊在黃浦和吳淞口外的兵艦調到江陰，逕行破壞封鎖，攻打炮台的當口，就拿這個自動魚雷，來補助炮台火力的不及，在江邊有利地形上，把這些魚雷儘量發送，破壞敵艦的推動器。

還有一步，那就是在江陰一帶，暗中搜索敵方派遣的便衣別動隊，予以打擊。所採爲狙擊方式，見一個革殺一個，見兩個革殺一雙；快刀斷蔴，殺個痛快。本來，敵方既以陰謀方式出動，又是便衣，多半還是化裝我國農民、小販、商人之類，打盡殺絕，大概不致引起任何藉口。

守一把這方式發表之後，同志們計議了一番，結果認爲封鎖江底問題，有些過形露骨，政府未必同意；雖說能够拘留倭方幾隻小型兵艦，少數僑民，（况還未必拘留得住），稍爲有點刼持作用，可把華中戰事，壓下幾時，但究竟於敵損失不大。况且，從另一角度來看，未免因噎廢食；難道因爲封鎖幾隻敵艦，竟連自己江面交通都停頓起來？

還是那自動魚雷，設若製造的工程不大，倒可備下若干具，防備眞的發動戰事，也可在黃浦和揚子江裏，打擊敵人。至於動員同志，到江陰去搜索企圖破壞江陰要塞的敵諜，且等正岩採到比較準確的消息，立即着手。好在從上海到江陰，只有幾小時汽車行程；另有火車，也稱方便，到了無錫或常州，步行也可跑到。

「咱們什麼時候動身？」子珊老是這等火燒眉尖的急躁性子；聽見大家贊成到江陰去搜索敵方間諜，提高了嗓子，這們問着。

「馬上就走！」這是她令姊子玉的回答；聲音很低，只够傳達到子珊耳朵裏。她們中間，只隔着慧君一人。近身邊的紹華和顧青，一聽子玉這話，知道是嘔子珊的，不覺嗤的笑了；慧君更是笑得出了聲。

「這本來也是要緊問題；」慧君忍住笑，一面提高嗓子，向大家說：「咱們要上江陰去的話，也得有個章程：什麼時候去；如何去法；結隊走還是分成幾小組走；誰去誰不去；江陰地方不大熟，是否需要嚮導，爲了免除誤會，是否應該跟當地軍政界先有接洽；……還有一個最要緊的問題：日本鬼子究竟用什麼姿態去，咱們如何能够辨認？」

慧君這一連串的問題一宣佈，大廳裏頓時肅靜下來；一方面大概各人都在聽候曉莊對這些問題的措置；一方面各人自己也在心下籌劃，預備貢獻幾個具體的方案，解決這些問題。

「慧姐這最後的一條，我倒有個小貢獻：」紹華首先衝破了沉寂：「我認爲我們與其到了江陰，才着手搜索敵踪，况且還不易辨認，莫如請守一兄再麻煩一下。我記得守一兄說過，南京的倭酋，有密令到這邊來，叫這邊派一小隊矮鬼去，幫仝那邊的矮鬼勾當，……好……我們爲什不派人跟踪這邊的一小隊一起去。這麼一來，這邊的一小隊，當然落在我們監視之下了；且等他們到了地點，他們兩邊必須會合，至少也有接觸；那麼，連那邊的鬼子們的行踪，不是也可探到了？……」

紹華這話一說完，不僅曉莊等贊成，就連她這位令兄紹裘，平日總以「有勇無謀」四字批評他令妹的，這時也不由得連連點頭，認爲「孺子可教」。

這時大家都把目光移到守一頭上，看他對于紹華這個提案，作何態度。只見守一略一沉吟，立即站了起來。

曉莊裏平日會議，多半坐着說話，除非這話十二分重要，爲了引起大家注意，才偶爾站起發言。但這時候，我瞧守一站了起來，並非爲了引起大家注意，因大家本來巳經注意着他哩。也許他預備離座，立即去打電話，要從正岩那裏，探到倭鬼派遣小隊的消息？

守一剛一站起，還未發動第二個動作的當口，就在這幾乎同一時間內，忽然聽到自從裝置以來，從未用過的警報鈴，陡地「嗤嗤」大響起來。同時，大廳四個頂角，和好幾個特殊裝置的報警電光，也陸地閃爍不已，發出驚心動魄的光線來。

（本節未完）

交通消息

水陸運費調整價目

交通部對於全國鐵路及水運運價最近重訂標準。關於鐵路方面：

（一）客票價格，按照現行加百分之八十，（湘、桂、黔路普通客票，現比粵漢路高百分之二十，調整後應與粵漢路普通客票價相同。）

（二）貨物運價照現行運價增加百分率，不得超過下列限度。

（甲）糧食及食糖，百分之八十。

（乙）食鹽，食油，百分之一百二十。

（丙）其他貨物百分之一百六十。

（三）包裹運價，照其貨物同樣辦理。

（四）現行糧食十五種之六折特價，調整後仍照新運價繼續按六折收費。

（五）鈔票運價現按六月三十日舊運價收費，應照舊運價同樣加百分之一百六十。

水運方面：

（一）長江線滬漢及漢宜段，按現行價增加自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五十五。

（二）沿海線照滬漢段加百分之十。

（三）宜渝段照沿海線比例增加。

京滬滬杭兩路局調整票價

京滬滬杭兩路客票價格，自十月三日起實行調整新價，計客票加百分之八十，普通貨運增百分之一百六十。茲將調整後自上海至各站間對號車新票價抄錄於后：

凱旋號錢塘號及金陵號

上海至	頭等	二等
蘇，錫，常	十四萬二千元	八萬四千元
丹陽	十七萬四千元	十萬二千元
鎮江南京	十九萬二千元	十一萬二千元
嘉興杭州	十四萬二千元	八萬四千元

西湖號

嘉興	十四萬二千元
杭州	十五萬六千元

太湖號

蘇州	十四萬二千元
無錫	十五萬六千元

中航開航中美航線

中國航空公司中美線（上海至舊金山）客機於十月六日起正式開航，担任飛行之空中霸王號，內部裝置華麗舒適，可容四十餘座，票價俟中美兩政府批准中。

中航公司重訂飛行班期

中國航空公司自九月十五日起修訂定期航班表，茲將自上海起飛日期列后：

上海—南京—青島—濟南—天津—北平　每星期二、四、六、日飛行

上海—南京—九江—漢口每星期六飛行

上海—南京—九江—漢口—重慶每星期一、二、三、四、五、六、飛行。

上海—南京—西安—蘭州每星期三飛行。

上海—台北每日飛行

上海—廈門—台南—廈門每星期一飛行。

上海—福州—廈門—汕頭—廣州—香港每星期一、六飛行。

（另見八十七頁詳表）

央航調整票價

中央航空公司以本月份補貼取銷，汽油價漲，特呈請交通部准予調整票價，客票加百分之廿五，貨票加百分之廿，茲悉此項申請業經交部核准，該公司定自本月六日起開始實行，其主要航綫票價如次：滬京卅五萬，滬漢一百七十萬，滬渝三百卅萬，滬昆四百一十萬，滬港二百六十萬，滬穗二百卅五萬，滬青一百七十萬，滬平四百一十萬，京漢一百卅五萬，京渝二百九十五萬，京蘭四百卅萬，京青一百卅五萬，京穗二百卅六萬，京平二百八十一萬，京港二百五十八萬。

渝廣公路調整票價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五運輸處渝廣線（由重慶至廣元）客票價目，自九月十六日起重予調整，計每公里四三三元，由渝至廣全程為六二五公里，其票價應為二十七萬零七百元，保險費每票仍收一千八百元，免費行李每人十五公斤，逾重每五公斤每公里十八元。

徐淮公路調整票價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運輸處徐淮綫公路票價，自九月十六日起予以調整，茲將自徐州起至各站票價列后：

雙溝	三萬二千元
睢甯	六萬三千元
宿遷	八萬八千元
泗陽	十二萬六千元
淮陰	十五萬四千元

長江輪船新票價

招商局，三北公司，民生公司，及長江線各大輪船公司，自十月三日起票價一律漲百分之四十五，貨運分四級收費：（一）百分之二十五，（二）百分之三十五，（三）百分之四十五，（四）按照第三級加百分之十，再加五十五。調整後自南京起之票價如下：

	特等	頭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漢口	四十六萬四千元	四十四萬五千元	二十七萬七千元	二十二萬九千元	九萬六千元
宜昌	一百六十九萬二千	一百十二萬九千	七十五萬一千元	五十八萬一千元	三十七萬九千元
重慶	四百零八萬元	二百七十二萬四千	一百八十一萬一千	一百三十九萬九千	九十二萬一千元

以上各項票價包括伙食在內，軍人小孩另有半價優待。

中國航空公司定期班機表

三十六年九月十五日訂

主線	分線	路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海—南京——青島—濟南—天津—北平		401→ ←402	←0	0→	←0	←0→		←0→	0→
重慶——————漢口——————北平		381→ ←382		0→	←0				
	北平—太原	441→ ←442			←0→				←0→ ←0→
	北平—歸綏	461→ ←462			←0→				
	北平—瀋陽	491→ ←492	←0→	←0→			←0→		
上海—南京—九江———————漢口		303→ ←304						←0→	
上海—南京—九江—漢口————重慶		301→ ←302	0-K→	0→ ←K-0	←0→	0-K→ ←0	0→ ←K-0	←0→	←0
	重慶—昆明	341→ ←342	←0					←0→	0→
	重慶—西昌	351→ ←352					←0→		
	重慶—貴陽	331→ ←332	←0→						
	重慶—成都	361→ ←362				←0→ ←0→	←0→		←0→
上海—南京————————西安—蘭州		321→ ←322			0→	←*0		←**0	
	蘭州—肅州—哈密	323→ ←324				0**→	←**0		
上海——————————————台北		207→ ←208	←0→	←0→	←0→	←0→	←0→	←0→	←0→
上海——廈門———台南——廈門		1207→ ←1206	△→					←△	
	廈門—台南—汕頭—香港	←1281 1282→			△→	←△			
	廈門——馬尼刺	123→ ←1232		←△→			←△→		
上海—福州—廈門—汕頭—廣州—香港		203S→ ←204S	0→	←0			←0→		
上海—南京—漢口—桂林—廣州—香港		201→ ←202	←0						0→
重慶——————桂林—廣州—香港		←281 282→	0→		←0	0→			←0
	香港—廣州—海口	241→ ←242		←0→				←0→	
昆明———————————————河內		341N→ ←342N		暫	時	停	航		
香港——————上海		←601 602→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0
	上海——————北平	801→ ←802		←口→		←口→	←口→	口-T→ ←口	←口→
香港——————昆明———加爾各答		661→ ←662	口→	←口					
上海——————香港————馬尼刺		901→ ←902		暫	時	停	航		
上海————檀香山——————舊金山			←**口				口*→		

說明：

本航班表得隨時修正之

0＝機型：DC—3

△＝機型：C46

口＝機型：DC—4四引擎空中霸王

*＝每月第一及第三星期

→＝單程

**＝每月第二及第四星期

←→＝來回程

T＝經停青島

K＝經停九江